武俠世界

銀　狼　　一條瞎眼的銀狼，一個殘暴的兇手，引出了一件恐怖的殺人案子！殺人兇手以狼進行他的殺人計劃，沈勝衣以狼追查殺人兇手，鬥智鬥力，動魄驚心！



$2.00

910

◀編 後 話▶

今期刊出的沈勝衣傳奇故事：「銀狼」，是個很令人驚奇叫絕、莫測高深的故事，全篇由頭到尾充滿恐怖陰森詭異神奇氣氛！狼嗥遍野，血雨橫飛！到底一頭盲目的銀狼、一個千變萬化的狼人和一位美麗的少婦誰是殺人兇手？名捕查四與奇俠沈勝衣窮一夜之追踪，展盡奇謀智慧，終於破獲了一件人間罕見的奇案……欲知其詳，請閱本文。

***　　***　　***

「四大名捕會京師」及「血雨」今期相告終結，兩大巨著都有波譎雲幻的情節發展，高潮如疊浪洶湧掀起，更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結局。馮嘉君在下期裏再推出新篇「血皇冠」，名作家高庸的俠情故事「硃砂井」也在下期刊出。

***　　***　　***

「憨人憨福」是曹若冰君最新之作，今期起在本刊連載，故事內容精彩非常，人性描寫刻劃入微，栩栩如生，活現紙上，情節妙趣橫生，令人發噱………

***　　***　　***

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在下期刊出的鐵拐小說「末日天堂」出現，驚心動魄，從所未見！本文作者馬雲先生日前已與佳藝電視台簽約，今後他的全部作品——「鐵拐故事集」將會出現螢光幕上，屆時讀者們又可大飽眼福一番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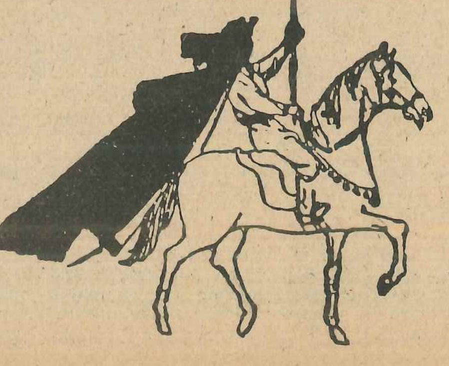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1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銀狼

爪痕斑駁 血腥四溢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風雨揚州。

黃昏。

一輛馬車穿過城北的石板長街，來到一幢莊院的門前。

黑色的馬車，連車簾子都𣝣成黑色。

拖車的也是兩匹黑馬，駕駛馬車的却是一個頭戴竹笠的錦衣人。

馬車停下，錦衣人馬鞭往車旁一插，連隨從車上躍下來。

他幾步奔上門前石階。

大門緊閉。

錦衣人手握門環，力撞在門上。

街上的行人看見，不由都停下脚步，神情大都很詫異，其中一人脫口道：「這個人難道不知道雙英鏢局早在三個月之前已經結束了。」

旁邊的朋友突然一聲輕咳，道：「你說話小心，這個人看樣子好像就是雙英鏢局的總鏢頭柳西塘。」

「給你這一說，我也發覺了，嗯——的確是很像。」

「如果眞的是他，我們最好趕快走開點。」

「不錯，這個人的脾氣實在厲害。」

「否則怎會連他的結拜兄弟鳳棲梧也怕了他，跟他拆夥，搬出鏢局？」

「鳳棲梧的搬出雙英鏢局據我所知並不是這個原因。」

「哦？」

「聽說完全是因爲鳳棲梧送了一頂綠帽子給他。」

「是麼？」

「你有沒有見過他的妻子？」

「見過幾面，我還知道，她叫做玉蘊芳。」

「這個女人你認爲怎樣？」

「人很美，娶來做老婆，却認眞要考慮。」

「因爲她的武功也很高？」

「武功高的女人，大都是一條可怕的母老虎。」

「她却是例外。」

「哦？」

「她其實是一個很溫柔的女人，所以很多人都認爲她與鳳棲梧簡直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這就難怪柳西塘戴上綠帽子了。」

他們相顧一笑。

笑意刹那凝結在面上，因爲他們突然發覺錦衣人已停下拍門的手，轉頭向他們望來。

錦衣人站在石階之上，是以雖然頭戴竹笠，他們仍然看見錦衣人的臉龐！

「眞的是柳西塘！」

「莫非他聽到了我們的說話了。」說話的兩個人心頭一凜，不約而同的擧起脚步，急奔了出去。

柳西塘也許未必聽到他們的說話，旁邊的其他幾個路人却是聽到的，一看見他們離開，慌忙亦四散。

他們都是這附近的居民，當然亦知道柳西塘是怎樣的一個人。

柳西塘武功的厲害他們當然也是清楚得很。

× × ×

柳西塘盯着四散的路人，眼瞳中彷彿有火焰燃燒起來。

他雖然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却不難想像得到不會是好說話。

也就在這個時候，緊閉的大門「呀」的在內打開。

柳西塘應聲回頭。

開門的是一個老蒼頭，一見是柳西塘，臉上立時露出了恐懼的神色。

柳西塘即時一巴掌痛摑在老蒼頭的臉上。

「叭」一聲，那個老蒼頭被摑的打了一個轉，幾乎倒下去。

鮮血從他的嘴角流了出來，他却哼也不敢哼一聲。

他叫做柳忠，自小就被父母賣入柳家當僕人。

窮人的兒子，有他這種遭遇的，多得很。

今年他已經六十一歲，柳西塘却不過四十三，他看着柳西塘長大，對於柳西塘的脾氣當然最清楚沒有。

柳西塘發脾氣打人的時候，應該怎樣才可以避免再挨打？他也早就已經有分寸的了。

因爲他挨打的經驗已非常豐富。

所以他現在既不哼聲，也不伸手去抹嘴角的鮮血。

柳西塘果然沒有再出手，只是斥責道：「我叫你看着門戶，你躲到那裏偷懶去了？」

柳忠俯首低聲道：「我……我方在燒飯。」

柳西塘悶哼一聲，道：「先給我將馬車趕進去！」

柳忠一聲：「是。」趕快走出門外。

他走下石階，才走近那輛馬車，一聲長而尖，恐怖已極的嗥叫突然從車廂內傳出來！

柳忠不由的一怔，失聲道：「這……這不是狼叫？」

柳西塘走了過來，道：「是狼叫！」

柳忠又一怔。

柳西塘脚步不停，走到車廂後，拉開了車門。

颼一聲，一團銀白色的東西即時從車廂內標出來！

一條狼！

銀白色的狼，渾身長毛銀針一樣閃閃生光！

這顯然並不是一條普通的狼！

狼脖子之上鎖着一個鐵環，環上相連着一條鎖鍊。

叮噹的鐵鍊聲落地，狼脚亦落地，那條狼突然「嗚」一聲嗥叫，撲向柳西塘！

狼眼血紅，狼牙却是利劍也似，閃爍着白森森的冷芒，咬向柳西塘的咽喉！

柳西塘冷笑。

冷笑聲方起，已將頭戴竹笠取下一送，正好送入狼口中！

刷的，狼牙咬住了竹笠。

柳西塘旋即半身一側，左手抄住了鎖鍊，右手一拳痛擊於狼口之上。

狼立時被打的頭一側，咬着的竹笠亦從狼口中飛出去。

牠狂嗥反噬，可是柳西塘的左手已握住了鎖鍊，只一揮，牠的口還未咬到，整個身子已被柳西塘橫揮了出去，重摔於地上！

牠立即翻身跳起，柳西塘的脚，的拳却到了。

三拳十一脚！

拳脚都很重，那條狼三拳十一脚挨下來，嘴角已溢出鮮血。

牠彷彿知道再反撲也只有挨打，終於靜下來，一雙眼却瞪着柳西塘。

即雙眼睛紅得更厲害，一股强烈的怨毒從眼中射出來。

柳西塘突然發覺，嗆啷的一抖左手鎖鍊，冷笑道：「你恨我？」

那條狼也不知是否聽得懂他的話，眼瞳中的怨毒又濃了幾分。

牠却沒有回答柳西塘。

狼根本不能够說人話，不過却連狼聲也沒有發出來。

只是牠眼中的怨毒，更濃了。

柳西塘橫移幾步。

狼眼跟着柳西塘移動。

柳西塘走到掉在地上的那頂竹笠旁邊

，腳一挑，倏的將那頂竹笠挑起來。

他接在右手，忽然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

那條狼即時「嗚」一聲。

這一聲之中，充滿了恐懼。

莫非牠已經感覺到了危險？

柳西塘手握竹笠，連隨向那條狼走過去。

那條狼這一次竟然向後退。

牠退後半丈，撞在一個車輪子之上，偏身一縮，就想鑽入車底，柳西塘握着鎖鍊的左手却就在這時往後猛一扯。

那條狼颯的當場被他扯的離地飛了過來。

他右手竹笠同時迎着狼頭擊下！

霍霍的兩聲，狼血飛激！

淒厲已極的狼嗥聲刹那暴响，驚裂長街的靜寂！

柳忠的膽也幾乎驚裂了。

× × ×

血激入了半空。

血中赫然有兩隻眼。

狼眼。

柳西塘右手竹笠一翻，劃入狼血中，將狼眼接下，再一沉一送，送入了狼口！

淒厲的狼嗥，立時被竹笠截斷！

狼口已給竹笠撞裂，整條狼都被那頂竹笠撞倒在地上。

那條狼隨地亂滾，滾過的地方，都留下斑斕的血漬。

雨仍然在下，一街泥濘。

血漬與泥濘相混，被雨水打淡，顏色變得很怪異。

狼身的顏色更變得怪異。

銀白色的狼毛已遍沾泥、血。

驟看起來這就像是一頭怪獸。

血繼續從狼眼中流出來。

狼眼已變成兩個血洞。

柳忠那邊偏過半臉，不忍再看。

柳西塘却目不轉睛的盯着那條狼負痛在地上打滾。

那條狼在地上滾動了一會，再次靜下來，鼻翅一陣抽動，突然箭一樣從地上標起，撲向柳西塘！

牠雖然已沒有了眼睛，鼻子並沒有損壞。

狼鼻嗅覺的敏銳，據說並不在犬鼻之下。

只可惜柳西塘已經在防備着牠。

這一撲當然撲空。

柳西塘偏身一閃，左手的鎖鍊一緊，那條狼就橫摔在他身旁！

一摔不起，終於昏倒。

牠畢竟也是血肉之軀。

這種折磨並不是血肉之軀能够抵受。

柳西塘半轉身子，盯着倒在地上的那條狼，冷笑道：「這就是你對我無禮的懲罰！」

他再轉身子，繼續道：「無論是人還是獸，對我無禮，必會後悔！」

他的目光落在柳忠面上。

柳忠打了一個寒噤。

柳西塘連隨吩咐道：「將馬車拉入莊內之後，立即給我準備熱水食物，送到練武廳。」

柳忠詫聲道：「練武廳？」

柳西塘目光再落在那條狼的身上，道：「我要將這條狼全身洗刷乾淨，醫好牠的傷，再給牠足够的食物。」

接着，柳西塘又道：「這是罕有的異種銀狼，我見牠可愛，才不惜重金從那幾個參客的手中，將牠買下來，否則牠已被剝皮拆骨！」

柳忠心裏暗忖道：「我就不覺得這條狼有什麼可愛了。」

柳西塘接道：「誰知道這畜牲非獨不感激，反而對我這樣子無禮，這種忘恩負義的畜牲，我若是讓牠死得這麼痛快，豈非便宜了牠！」

柳忠聽着心中暗笑。

因為他已經不止一次聽到柳西塘這樣罵對不起他的人：「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竟然忘恩負義——」

現在這條狼雖然沒有一個狗肺，却是有一顆真正的狼心。

難道柳西塘根本忘記了這是一條狼？

聽到最後柳忠却暗驚起來。

柳西塘的說話之中顯然還有說話。

× × ×

雙英鏢局的練武廳相當寬闊，不過已經很久沒有人在那裏練武。

柳西塘與鳳棲梧也就是雙英鏢局的雙英，他們既然已拆夥，雙英鏢局的招牌自然亦得拆掉。

鏢局也就此結束。

因為鏢局中的人大都與柳西塘合不來，鳳棲梧一走，他們很多亦跟着離開，留下來的就不給柳西塘趕走，不久亦沒有意思再留下去。

柳西塘非獨沒有再接生意，脾氣更日益暴躁，有時候簡直就像是一個瘋子。

沒有人喜歡侍候一個瘋子。

偌大的一間雙英鏢局於是只剩下柳西塘夫婦，柳忠一個老僕人。與及春花秋月兩個小丫環。

春花秋月兩個小丫環亦是柳忠一樣，自小賣入了柳家，他們不能不留下來。

柳忠春花秋月三人都不是練家子。

玉蘊芳一向只是在後園練劍。

練武廳不廢置才奇怪。

現在這個練武廳更成了養狼的地方。

柳西塘將那條銀狼在一條柱子上鎖好不久，熱水食物都送來了。

柳忠知道柳西塘的耐性有限，也知道柳西塘等得太久，就會動怒。

他並不想再挨打。

柳西塘果然用熱水將那條銀狼身上的血漬泥濘洗刷乾淨，而且還用最好的創藥敷上狼眼，再紮上白布。

那條銀狼雖然醒轉，可是柳西塘早已將牠的雙腳用繩子綑縛起來。

所以洗刷敷藥的工作，進行得還算順利。

紮好狼眼，柳西塘才用刀將狼腳的繩子割斷。

那條銀狼立即躍起身撲前。

柳西塘已經站在狼牙咬不到的地方。

他繞着那條柱子移動腳步。

那條銀狼亦跟着移動，始終是面向着柳西塘。

牠的鼻子亦可謂靈敏的了。

只要那條鎖鍊一斷，牠就可以撲到柳

西塘的身上。

鎖鍊却是鐵打的，並非一條狼能够掙斷。

柳西塘緩步移到那盒食物之前的時候，那條銀狼終於停下來。

牠沒有再跟下去，低頭吃那些食物。

在飢餓之下，人也會忘記羞辱，向食物低頭，何況狼。

可是那條銀狼才吃了一口，柳西塘一腳就將盤子踢開。

那條銀狼立時叫起來。

這次的叫聲就像在哀求柳西塘將食物還給牠。

柳西塘一笑，用腳將盒子移回，那條銀狼的口一落，他却又將盒子踢開。

這無疑也是一種虐待。

一次又一次，那條銀狼的叫聲逐漸憤怒起來。

牠盛怒之下，再開始狂嗥亂撲。

柳西塘一見大笑。

這個人的腦袋莫非有什麼問題？

× × ×

一個人的腦袋如果沒有問題，相信絕不會無故在家中養一條狼。

柳西塘是真的將那條銀狼養在家中。

他養那條銀狼的目的似乎就只是為了有一個虐待的對象，三個月下來，所有虐待的手段他幾乎全都用上了。

那條銀狼的叫聲，一日比一日淒厲。

現在如果解開了那條鎖鍊，牠一定會跟柳西塘拚命。

甚至柳忠也已有那種感覺，柳西塘却仍然繼續他對那條銀狼的虐待。

莫非他真的腦袋有問題？

× × ×

三個月後的一日。

拂曉。

拂曉在百香院來說，仍然是睡覺的時候。

錢天賜却在這時候走出了百香院。

他並不是因為身上沒有錢，所以趕快於這時候溜出來。

雖然他並沒有任何賺錢的本領，他的父親錢如山却是一個賺錢的天才。

揚州城的綢緞店據說最少有一半是錢如山的產業。

有一個這樣的父親，他的身上又怎會沒有錢？

只是並非每一個女人都是用錢就可以滿足。

昨夜他找到的就是一個不能够用錢滿足的女人。

一夜未過，他已經被那個女人弄的筋疲力倦，那個女人竟然還要繼續下去。

他所以連忙找個機會，趕快溜出來。

因為他也是一個愛惜生命的人。

× × ×

長空寂寥。

錢天賜一個人走在石板街道上，走得並不快。

他的兩條腳事實在發軟。

他手扶牆壁，走了十來步，喘了幾口氣，不禁歎息道：「好厲害的女人，我再留在那裏不走，這條命，只怕真的會被她玩掉。」

語聲未已，一個聲音突然在前面巷子傳出來，道：「你留在那裏反而或者可以保得住性命！」

錢天賜一怔，輕叱道：「誰？」

一個黑衣幪面人兩步走出巷子，道：「我！」

錢天賜又是一怔，道：「取下幪面的黑巾！」

幪面人道：「我一定會讓你看清楚我的本來面目，但不是現在。」

錢天賜道：「等到什麼時候？」

幪面人道：「我殺你的時候。」

他說着一步跨前。

錢天賜不由一步後退，道：「我那裏開罪你了？」

幪面人道：「你沒有開罪我。」

錢天賜道：「那是誰指使你？」

幪面人道：「我是替自己工作。」

錢天賜忍不住問道：「目的何在？」

幪面人道：「我殺你的時候也一定會給你說清楚。」

錢天賜道：「你真的要殺我？」

幪面人道：「當然是真的了。」

他再一步跨前。

錢天賜道：「你還沒有說清楚殺我的原因！」

幪面人道：「我不是現在就殺你。」

錢天賜道：「那麼，你現在準備怎麼樣？」

幪面人道：「先將你擄回去，囚禁起來。」

錢天賜忽然道：「我明白了。」

幪面人道：「明白什麼？」

錢天賜道：「你是擄人勒索，打算以我的生命，要脅我的父親給你一筆錢。」

幪面人還未開口，錢天賜已經接上說話，道：「事情這就簡單了，我一定會跟你密切合作，不過錢到手的時候，一半却要歸我。」

幪面人道：「哦？」

錢天賜道：「老頭子近這一年以來，一直在限制着我用錢，我早就想找一個機會，大大的敲他一筆的了。」

幪面人冷笑。

錢天賜道：「有我幫忙，這件事一定會很成功，你不妨考慮清楚。」

幪面人道：「無須考慮。」

錢天賜道：「決定與我合作？」

幪面人搖頭，一笑道：「我的目的並不是在錢，是在命——你的命！」

語聲一落，人就撲前，雙手齊出！

錢天賜聽得也以為幪面人並不是在說笑，一見幪面人動手，慌忙就大叫救命！

一個「救」字才出口，他的口已經被幪面人的左手掩住，幪面人的右拳同時重擊他的小腹之上。

只一拳，幪面人就將錢天賜，擊昏過去。

他半身一矮，連隨將昏過去的錢天賜抬在肩頭上，轉身走回去他方才藏身的那條小巷。

小巷內冷霧淒迷。

幪面人抬着錢天賜消失在冷霧中。

錢天賜這個人也就從此失踪。

× × ×

對於錢天賜的失踪，最緊張的一個人

當然就是錢如山。

錢天賜是他最疼愛的一個兒子，因爲雖然不成材，比起他另外兩個兒子，最低限度完整得多。

他另外的兩個兒子，一個半身不遂，終身臥床，還有幾分傻氣，另一個更是白痴。

他所以限制錢天賜用錢，只因爲他認爲平日給錢天賜的錢已足够有餘。

至於錢天賜將錢花在什麼地方，他却是從不過問。

懂得找地方花錢的人，就算不懂得賺錢，多少都有幾分聰明。

他並不希望這個兒子也是一個笨蛋。

不過他却限定每一天由中午到黃昏這段時間之內，錢天賜必須跟隨他出入，或者巡視一下那些綢緞店，或者應酬一下與他有生意來往的商人。

他必須替錢天賜打好一切基礎，以便錢天賜將來能够承繼他的事業。

錢天賜不敢不服從這個命令。

因爲他試過偷懶一天，結果就做了三天的窮光蛋，接連三天錢如山一分錢也不給他。

在他來說，這樣的經驗，一次都已太多。

這已是三年前的事情。

三年來，錢天賜一到下午，必然就侍候在錢如山身旁。

然以他失踪的那一天中午，錢如山久候不見，不由就担心起來。

他等到傍晚，終於忍不住打發家人出去找尋。

那些家人找遍錢天賜平日喜歡去的地方，終於在百香院那裏打聽到錢天賜昨夜是留宿在院中，却一早便已離開。

錢天賜離開百香院之後去了什麼地方，却是沒有人知道。

到了第二天中午，錢天賜仍然下落不明。

錢如山不再猶疑，一面向官府報案，一面發散家人去打聽錢天賜的下落，而且已準備賞格。

錢多好辦事，錢如山終於從棲宿在百香院附近的一條橫巷的一個老乞婦那裏知道了一件事。

那個老乞婦在錢天賜失踪的當天拂曉，無意中看見兩個人在街上談話，其中的一個人不久就將對方打倒，抬在肩頭上，抬入一條巷子裏。

問清楚被擊昏的那個人的衣着裝束，赫然就是與錢天賜一樣。

錢如山一聽大驚失色，連忙將消息通知官府。

揚州太守一接到這個消息，不敢怠慢，立即命令捕頭查四率領捕快窮搜那附近一帶。

錢如山在揚州，到底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

查四他們的搜索，並沒有任何收穫。

這早已在查四的意料之內，只不過上命難違，不得不搜索一次。

搜索雖然是沒有結果，查四並沒有罷手，也不容許他罷手。

他用自己的辦法繼續調查下去。

也一樣沒有結果。

查四仍然不灰心，他爲捕十年，更困難的案子也遇過不少，那些案子雖然是困難，憑他堅强的意志，聰明的頭腦，最後還是一一將它們解決。

早在多年前，他已被稱爲天下三大名捕之一。

也就是因此，才被調到揚州這個地方來。

× × ×

又是黃昏。

黃昏的揚州，才眞正開始熱鬧起來。

沈勝衣也就於這個時候，進入揚州，他只是路過，也根本不知道查四已調職揚州。

他與查四是朋友，因爲追捕大盜「紅蝙蝠」認識。

這已是一年多之前的事情。

一年後的今日他們又見面了。

沈勝衣進入揚州東城的時候，查四正好走過。

沈勝衣眼利，一見便大聲叫道：「查兄！」

查四應聲回頭，一見是沈勝衣，立即奔馬一樣奔了過來，大笑道：「我以爲是什麼人，原來是沈兄，什麼風將你吹來這裏？」

沈勝衣信口道：「東風。」

查四說道：「好一陣東風，吹得正是時候，我這就請你去喝一杯，聊盡地主之誼。」

沈勝衣道：「你原來是揚州人氏。」

查四搖頭，道：「我只是揚州的總捕頭。」

沈勝衣一怔道：「你不是一直在大名府任職？」

查四道：「半年之前，我已經調職揚州。」

沈勝衣「哦」了一聲，道：「有半年時間，對於這個地方，相信你已經很清楚的了。」

查四道：「不能不清楚。」

沈勝衣道：「那麼，這個地方的酒業，以那一間店子最好，你當然亦是清楚得很。」

查四道：「當然，我現在就準備請你到那裏去。」

沈勝衣道：「到底是那裏？」

查四道：「花近樓。」

× × ×

花近樓也就是在揚州東城。

沈勝衣查四沿着東城大街前行，不久就來到花近樓樓前。

查四一收脚步：「到了。」

沈勝衣左右望了一眼，道：「這附近並沒有花。」

查四道：「樓中有幾盆。」

他一笑接道：「這個酒樓的名字，其實是取意杜詩的一句……」

沈勝衣截道：「是不是——花近高樓傷客心？」

查四道：「正是這一句。」

沈勝衣笑道：「這個名字不好，開酒樓爲什要傷客心呢？」

查四大笑。

笑聲未絕，一個人已來到兩人身旁。

並不是花近樓的人出來招呼。

那個人從旁邊走來，在查四身左突然停下了脚步。

查四立時發覺回頭一望。

這一望，嚇了他一跳。

那個人的相貌也實在有些恐怖。

他一頭亂髮，面很長，却不像馬面。

倒像是狠面，尤其是他那張嘴，闊大得出奇，與狠嘴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他顯然喝過酒，一雙眼睛滿佈血絲，混身酒氣，脚步踉蹌，好容易才站穩。

他滿佈血絲的眼睛盯着查四，一瞬也不一瞬。

那副神情雖然沒有狠那麼兇惡，却活像一個瘋子。

一個瘋子往往比一條狠更加難應付。

若是一條狠走近來，可以立即將牠打殺。

瘋子不可以。

因爲瘋子也是人，除非他已經有所行動，已經瘋起來。

瘋子瘋起來，却是比狠還要兇。

查四所以立即就小心防備。

沈勝衣也已發覺那個狠面人的走近，道：「是你的朋友？」

查四道：「不是，你也不認識？」

他口裏雖然說話，目光並沒有離開過那個人。

沈勝衣頷首道： 也不認識。」

狠面人即時道：「我何嘗認識你。」

他的聲音異常尖銳，異常難聽。

一說話，他的嘴巴更顯得闊大，更加像狠嘴。

笑起來更就是比狠嘴還要恐怖。

他咧嘴一笑接道：「我只是認識查總捕頭。」

查四一怔道：「哦？」

狠面人笑道：「總捕頭整天到處巡視，不認識總捕頭的人相信並不多。」

查四道：「你是來告訴我這件事。」

狠面人道：「當然不是。」

他突然壓低嗓子，道：「我有一件事，只不知你想不想知道。」

查四道：「我已經聽着。」

狠面人語聲更低，道：「有一件殺人案子就要發生了。」

查四道：「哦？」

狠面人道：「那是一件很奇怪的殺人案子。」

查四道：「被殺的是什麼人？」

狠面人道：「女人，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查四繼續問道：「殺人的，又是什麼人？」

狠面人道：「男人，一個很兇惡的男人。」

查四追問道：「這一男一女，叫做什麼名字，這件殺人案，將會在什麼地方發生？」

狠面人搖頭道：「對不起，我知道的只是這些。」

查四道：「哦？」

狠面人怪笑道：「你是一個出名的大捕頭，也許有辦法查出這件事，就算查不出也不要緊，案發後，一定會知道的。」

查四盯着狠面人道：「你怎會知道這件事？」

狠面人道：「無意中聽到。」

查四苦笑道：「是麼？」

狠面人又怪笑道：「總捕頭好像懷疑起我來了。」

查四道：「你不認爲自己的舉動非常值得懷疑。」

狠面人道：「以其說舉動，毋寧說相貌，我這副相貌本來就不像一個好人，但生來就是這樣，可怪不得我。」

他伸出舌頭，舐了一下血紅的嘴唇，道：「總捕頭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這件事的確與我完全沒有關係，話說到這裏，我可要走了。」

說走就走，他連隨舉起脚步。

查四突然一聲：「且慢！」

狠面人應聲收步回頭，一些驚懼之色也沒有。

查四連隨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狠面人道：「甘豹。」

查四再問道：「住在什麼地方？」

狠面人甘豹道：「城西吉祥賭場。」

查四道：「你是在那裏工作？」

甘豹點頭。

查四道：「做什麼工作？」

甘豹道：「打手。」

查四道：「這是否事實，我派人到吉祥賭場一查就清楚。」

甘豹一陣怪笑，再次舉起脚步。

查四這一次，沒有再喝止，沉默了下去。

甘豹也沒有再回頭，怪笑不絕，脚步不停。

他脚步踉蹌，走得却不慢。

到底他是眞醉還是假醉？說的是眞話還是假話？

查四盯着甘豹的背影，一肚子疑惑。

他轉顧沈勝衣，道：「沈兄認爲這個甘豹如何？」

沈勝衣道：「並不像發酒瘋。」

查四道：「那麼他說的是事實了。」

沈勝衣道：「也許是的。」

查四道：「如果是事實，他必然隱蔽了其中一部份的事情。」

沈勝衣道：「我也是這樣想。」

他反問道：「你準備對他採取什麼行動？」

查四道：「我正在考慮，應該拘捕他回去衙門問清楚抑或追踪他。」

沈勝衣道：「以我所知，你並不是一個遇事猶疑不决的人。」

查四道：「本來不是的。」

沈勝衣道：「是不是因爲我這個朋友在身旁？」

查四沒有否認。

沈勝衣道：「我知道你準備採取什麼行動了。」

查四道：「什麼行動？」

沈勝衣道：「追踪甘豹。」

查四一笑道：「知我者沈兄。」

沈勝衣道：「如此還不動身？」

查四道：「可是……」

沈勝衣道：「我並非現在就離開揚州，何况由現在開始，相信有一段時間我是在你身旁，你若是一定要請我吃一頓，包管你絕不會沒有機會。」

查四失笑道：「我幾乎忘記了你這個

人的好奇心並不比我小。」

沈勝衣道：「一個突然出現的狠面人，一件很奇怪的殺人案子，就是這些，已可以使我暫時留在揚州了。」

他說着第一個追了出去。

因爲他發覺，那個狠面人甘豹已經很快走到長街的盡頭。

查四當然亦趕緊舉起脚步。

他追上沈勝衣，道：「老實說，無論奇怪與否，我都不希望這件案子發生。」

沈勝衣道：「站在你的立場，應該這樣希望。」

查四道：「住在揚州城的善良百姓，相信也是我這樣希望。」

沈勝衣道：「這個地方一向都不怎樣太平？」

查四點頭道：「大概是因爲太多有錢人住在這個地方。」

沈勝衣道：「有錢人越多的地方，罪案無疑也會越多，錢，本來就是罪惡的根源。」

查四道：「半年來這個地方發生的罪案比我在大名府初上任的那半年，最少多一倍。」

他歎了一口氣，又道：「我帶着一羣親自訓練的捕快，出生入死的奔走了三年，大名府的人，才知道還有所謂法律，好像大名府那樣的地方我本來以爲是獨一無二的了，誰知道這附近一帶，比大名府還可怕。」

沈勝衣左右望了一眼，道：「表面看來却不像。」

查四道：「可怕也就可怕在這裏，正如人一樣，大奸大惡的人，往往都有一副忠厚的相貌，平日亦是循規蹈矩，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來。」

沈勝衣連連點頭，道：「你所以調職這個地方，莫非也就是爲了這個地方的罪案太多？」

查四道：「正是。」

說話間，狠面人甘豹已經走到了長街的盡頭，左轉消失。

沈勝衣查四脚步連忙加快。

他們走到長街盡頭，又看見了甘豹，雙方的距離，却已因爲他們這一陣急奔，縮短了很多。

甘豹踏着原來的步伐沿着橫街一路向城外走去。

查四盯着甘豹的背影，道：「他似乎還未發覺我們的追踪。」

沈勝衣道：「也許。」

查四道：「他一直沒有回頭張望。」

沈勝衣道：「或者他心裏已有數，知道我們必然有此一着，是以只顧走路，懶得回頭。」

查四道：「哦？」

沈勝衣道：「查兄從他方才的說話態度豈非已看出，他知道的不止那麼少。」

查四點頭。

沈勝衣接道：「可是他爲什麼不肯將之完全說出來。」

查四道：「你認爲是爲什麼？」

沈勝衣道：「也許是他與這件案多少有些關係，他有所顧慮，但亦不無可能是出於英雄觀念，或者是抱着幸災樂禍的心理，那麼他必須將我們引到現場去，否則那番說話就會無作用的了。」

他一頓接道：「不過我們的推測完全錯誤，亦未可知，如果是這樣，我們這一次的追踪將會一些收穫也沒有。」

查四道：「我們現在，却只有這個辦法。」

沈勝衣頷首，道：「希望當然最好是他現在將我們引到現場去，事情僥倖又仍未發生，來得及阻止。」

查四道：「希望是如此。」

他們口裏在說話，脚下却一步也不放鬆。

這個追踪到底有什麼結果？

× × ×

黃昏已逝，夜色漸濃。

城北並沒有城東那麼熱鬧，不過一路上燈光仍然不少，是以沈勝衣查四的追踪並不怎樣的吃力。

狠面人甘豹始終沒有回頭張望，舉止却逐漸奇怪起來，時而手扶牆壁一陣怪笑，時而手舞足蹈。

查四忍不住一聲輕歎，道：「若不是有方才的一番說話，我現在看見他，一定以爲他是一個瘋子。」

沈勝衣道：「他顯然很得意。」

查四道：「說不定就是爲了他說的那件事。」

語聲甫落，甘豹那邊突然走入了一條小巷。

沈勝衣查四連忙追了過去。

他們才來到那條巷口，長街上馬蹄聲響，一輛雙馬大馬車如飛駛來。

駕車的是一個青衣中年人，手中馬鞭如雨般落下，口中不住在狂呼着叫嚷：「讓路！」

沈勝衣不覺轉頭望了一眼，道：「這個人將車趕得這麼急，一定有要事。」

查四道：「說句黑心話，也許家裏死了人。」

沈勝衣道：「也許。」

查四接道：「他那件事未必是一件罪惡的事，我們現時管的這件却是的。」

他說着閃身走進那條小巷之內。

沈勝衣當然亦走進去，沒有再理會那個駕車飛馳的青衣中年人。

那條小巷並不怎樣寬闊，兩個人並肩勉强可以透過。

小巷中沒有燈，一片幽暗，沈勝衣查四，却仍然能够看見走在前頭的狠面人甘豹。

× × ×

小巷的盡頭是一幅荒地。

荒地的左邊是一座小山丘，右邊是一幢廢舍，向着小巷則是一幢莊院的後院。

甘豹穿過荒地，在那幢莊院的後門前面停下脚步•他歪起腦袋，木立在那裏，好像在考慮什麼，又好像在等候沈勝衣查四兩人過去。

沈勝衣查四並沒有過去，只是遠遠的監視着甘豹的行動。

甘豹也只是呆了一會又舉起脚步。

他走到門前，耳貼門板聽了聽，再四下張望一下，立即推門。

那扇門赫然虛掩，一推就開，狠面人甘豹迅速閃身而入。

沈勝衣遠遠看在眼內，道：「那幢莊

院莫非就是將會發生他說的那件奇怪的殺人案子的地方。」

查四點頭道：「如果那是他的家，用不着這樣鬼鬼祟祟，看他的舉動，亦不像一個小偸。」

沈勝衣截口問道：「那幢莊院，是誰的？」

查四道：「不知道，繞到正門也許就會有一個解答。」

沈勝衣道：「我們還是過去那邊看看怎樣，再作打算。」

查四一聲道：「也好。」舉步走了過去。

× × ×

甘豹並沒有將門關上。

門內一片黑暗，一片寂靜。

查四探頭望了一眼，道：「這地方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妥。」

沈勝衣道：「進去瞧瞧。」

查四道：「只怕驚動了裏面的人，將我們當做賊來對待。」

沈勝衣道：「這個一定不會。」

查四道：「哦。」

沈勝衣淡笑道：「你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上是穿着官服。」

查四不禁失笑。

兩人正想舉步進去，一聲怪叫突然從莊院內傳出來了。

他們跟着聽到了脚步聲。

狂亂的脚步聲，迅速的移向門這邊。

也不過瞬間，一團黑影飛快從黑暗中竄出。

是一個人——甘豹。

甘豹一面驚懼之色，就像是瘋了一樣，衝出了門外。

沈勝衣查四不由自主的左右讓開。

甘豹彷彿根本就沒有發現他們，一衝出了門外，就連滾帶爬的，狂奔向山丘那邊。

查四方待將甘豹叫住，嗆啷聲中，眼旁又見一團黑影颼的竄出。

這一次並不是人。

「是一條狗！」查四一怔。

沈勝衣目光一閃，詫聲道：「是一條狼！」

「狼？」查四又是一怔，一雙眼鴿蛋也似瞪大。

說話間，那團黑影已經竄出了門外，從他們當中奔過追在甘豹的後面。

沈勝衣並沒有看錯，眞的是一條狼。一條銀白色的狼。盲狼！

那條狼雖然沒有了眼睛，神態的恐怖，並不在一條瞪着一雙兇惡的眼睛的狼之下。

牠滿面鮮血，身上不少地方亦鮮血斑駁。

狼口更就是鮮血淋漓。

牠的口張着，露出利劍一樣銳利慘白的牙齒。在滴血，牙縫也是在滴血。

鮮血大滴大滴的從牠的口角下來，在地上濺開了一朵朵的血花。

那些血花隨又被牠頸上垂下來的鎖鍊拖碎。

鎖鍊差不多有一丈長，從狼頸垂到地上，給拖的嗆啷直響。

那種聲响在此時此地聽來，很恐怖，可是與那條狼，那些血的恐怖比較，簡直就是悅耳的音樂。

銀狼紅血，特別觸目！

觸目驚心，查四心頭一凜，盯着地上的鮮血，道：「這些血我看並不是那條狼身體內的血。」

沈勝衣道：「如果是，那條狼如何還能够走得像現在那麼快。」

查四道：「不是狼血又是什麼？」

沈勝衣道：「相信就是人血。」

查四道：「這是說，那條狼，咬傷了人？」

沈勝衣搖頭道：「那麼多血，絕不是尋常的負傷流血，被咬的那個人，我看是死定了。」

「殺人！」查四面色一變。「那件殺人案子莫非就發生在這幢莊院之內，現在，已經發生？」

沈勝衣一聲嘆息，說道：「顯然就是了。」

他連隨回問查四：「你打算怎樣，追狼還是先進去這幢莊院之內瞧瞧？」

查四道：「那條狼已經瞎了眼睛，又走向那邊荒郊，暫時相信不會再弄出人命，可慮的只是牠追着的是甘豹。」

沈勝衣道：「以我看，除非甘豹停下脚步不走，否則那條狼很難追得到他。」

查四道：「這我們大可以放心進去這幢莊院一看究竟了。」

語聲未已，莊院之內，又有人大叫一聲！

尖銳已極的叫聲，顯然是出自一個女人的口中。

沈勝衣查四不再猶疑，雙雙衝進去！

× × ×

入門左右兩條花徑。

左面的那一條，一片黑暗，右面的那一條的盡頭，閃爍着燈光，而且一徑的血漬。

那條銀狼毫無疑問從右面的那條花徑奔來。

× × ×

燈火由一個大堂射出。

那個大堂之前有一塊橫匾，上面寫着「練武廳」三個金漆大字。

練武廳之內現在似乎並沒有人練武，寂靜得出奇。

廳外站着兩個人，一個男，一個女。

女的花容月貌，男的亦非常英俊，簡直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他們相擁在一起，既沒有說話，也沒有其他動作，木偶一樣怔在那裏，眼睛直勾勾的瞪着練武廳內，一瞬也不一瞬。

到底在望什麼？

沈勝衣查四來到了身旁，他們仍然沒有發覺。

燈光下看清楚了他們的臉，沈勝衣倏的一怔，道：「那個男的就是方才在街道上大叫讓路，駕車飛馳的人。」

查四也看清楚了，說道：「不錯，就是他。」

那一男一女終於被說話聲驚動，混身一震，一齊回過頭來。

男的一剔眉，連隨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查四兩步上前道：「我是查四。」

那個男子這下子亦已發現查四的身上穿着一襲官服，一怔道：「我聽說過你這個人。」

查四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男人臉部的肌肉一下痙攣，回顧練武廳，道：「查捕頭請看。」

沈勝衣查四不約而同上前幾步，探頭往練武廳內望去。

一望之下，他們就像是大冷天給迎頭澆了一兜水，混身都是起了鷄皮疙瘩。

沈勝衣匹馬江湖，一身是胆，也不知出生入死了多少次，查四爲捕十年前後亦見過不少驚心動魄的恐怖塲面。

他們現在才眞正領略到所謂驚心動魄是怎麼的一種的感覺。

事情也眞令人動魄驚心。

鐵環厲嘯　劍氣冲天

練武廳之內燈火通明，照耀的光如白晝。燈光下，一個人橫屍於一條柱子的旁邊。

但穿的不是人的衣服，也不知那是人屍還是獸屍。

因爲那具屍體已經被咬的一塌糊塗，到處都是齒洞，爪痕，鮮血淋漓。

屍體的臉孔是血肉糢糊。

眼珠被抓碎，鼻子不見了一角，嘴唇亦裂開，縱然臉龐並沒有抓花，亦難以分辨得出本來面目。

屍體的咽喉，更就被咬成肉漿一樣。

血泊上東一塊，西一塊，不下十塊血淋淋的人肉。

屍體周圍的地面，到處都是狠脚踏出來的脚印，還有鎖鍊拖過的痕跡。

鎖鍊拖過的痕跡有若樹莖，狠脚的脚印一如梅花。

那簡直就像是有人在塲上以血描出了一幅血梅圖，却沒有梅香，只有血腥味。

濃重的血腥味。

沈勝衣查四居然忍得住沒有嘔吐，却已忍不住一連打了幾個寒噤。

血梅一出練武廳外，折入那條花徑之中。

查四的目光順着血漬移動，到了花徑那裏亦一折，却是折向那一男一女。

那一男一女仍然相擁於一起。

查四怔怔的望了那一男一女一會，才如夢初覺的一眨眼，道：「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個男人啞聲道：「那條銀狠咬死了牠的主人。」

查四詫異道：「銀狠？什麼銀狠？」

那個男人回答道：「一條毛色銀白的狠。」

他懷中的那個女人顫聲接口道：「是那條銀狠將人咬成這樣的，那麼兇惡的野獸養於家中，我早就担心遲早一定會出事，現在果然出事了。」

查四道：「是誰將那條銀狠，養在這裏？」

那個女人顫抖着手指着那具血肉糢糊的死屍。

沈勝衣插口道：「他就是那條銀狠的主人？」

那一對男女一齊點頭。

沈勝衣接問道：「他是誰？」

那個男人道：「柳西塘。」

沈勝衣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一旁查四思索了一下，忽然道：「這裏莫非就是雙英鏢局。」

那個男人頷首道：「總捕頭原來也聽說過柳西塘這個名字。」

查四接道：「柳西塘據我所知，是雙英鏢局的總鏢頭。」

那個男人道：「他是的。」

查四道：「你又是誰？」

那個男人道：「鳳棲梧。」

查四道：「是雙英鏢局的另一個總鏢頭？」

鳳棲梧道：「以前是的。」

查四道：「這個以前，是什麼時候以前？」

鳳棲梧道：「九個月以前。」

查四道：「九個月以前你就與柳西塘拆夥了？」

鳳棲梧頷首，道：「總捕頭連這件事也知道？」

查四道：「只知道你們已經拆夥，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的。」

鳳棲梧沉吟道：「如果我沒有記錯，總捕頭調職揚州，不過半年的事情。」

查四道：「你沒有記錯。」

鳳棲梧道：「這半年之內柳西塘方面不知我並未與官府有來往。」

查四道：「柳西塘也沒有。」

鳳棲梧奇怪問道：「何以總捕頭竟然會留意到我們兩人？」

查四道：「我上任之初，第一樣要下屬提供的資料，就是住於揚州與及附近一帶的武林中人的名單與及他們的概況。」

鳳棲梧「哦」的一聲。

查四解釋道：「根據我多年來辦案的經驗，多數的罪案，都是與武林中　有關，尤其是命案。」

鳳棲梧恍然大悟。

查四轉回話題道：「你與柳西塘是結拜兄弟？」

鳳棲梧點頭道：「總捕頭的記憶力實在驚人。」

查四淡然一笑。

鳳棲梧道：「以我所知，這附近的武林中人沒有一千，也有八百，總捕頭既不是早已留意到我們兩人，只因爲聽到我們兩人的名字，就能够省起雙英鏢局，與及我們是結拜兄弟，這些事實在不容易。」

查四道：「大概是因爲你們的名字比較特別，而鏢局附近日前又發生了一件案子，我恰巧將住在城北一羣武林中人的名單翻閱一遍。」

鳳棲梧順口道：「這附近日前到底發生了什麼案子？」

查四道：「錢如山的兒子在百香院那條街道上給人綁走。」

鳳棲梧一怔道：「錢如山的兒子？」

查四道：「他叫做錢天賜。」

鳳棲梧道：「我知道這個人，却不知道他日前被人綁去。」

查四道：「這件事城中幾乎已無人不知。」

鳳棲梧道：「我並不是住在城中，這幾天也沒有進城。」

查四道：「你與柳西塘拆夥之後就搬出了雙英鑣局？」

鳳棲梧道：「非搬不可。」

查四道：「搬到那裏去？」

鳳棲梧道：「城南五里的百家集，我在百家集買了四幢房子。」

查四道：「百家集並不是個熱鬧的地方。」

鳳棲梧道：「我也不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

查四道：「你住在揚州多少年了？」

鳳棲梧道：「大概七年。」

查四道：「七年不是一個短日子，一個住在揚州城這麼熱鬧地方的人，竟然搬到百家集那麼僻靜的地方去，不是有些奇怪麼？」

鳳棲梧道：「並不奇怪，我生性本來就是喜靜。」

查四道：「是麼？」

鳳棲梧接道：「何況百家集事實是一個風景很美麗，很令人留戀的地方。」

查四道：「這樣說，住在城中的七年，你過得並不寫意的了。」

鳳棲梧道：「事實如此。」

查四道：「好像你這種人並不適宜做鏢師。」

鳳棲梧淡然一笑。

查四道：「你怎會做起鏢師來的？」

鳳棲梧道：「說來簡單，因爲柳西塘開的是一間鏢局，我既然一心要帮助他，當然就只好在他的鏢局做一個鏢師。」

查四道：「雙英鏢局不是你們兩個人的？」

鳳棲梧道：「不是。」

查四道：「柳西塘一個人所有？」

鳳棲梧點頭。查四道：「你却是雙英鏢局的兩個鏢頭之一。」

鳳棲梧道：「這是柳西塘瞧得起我，所以將這間鏢局的名字改做雙英。」

他一頓接道：「這間鏢局本來是叫三環鏢局，所以有這個名字，是因爲柳西塘用的兵器是三枚鐵環。」

沈勝衣道：「很少人用這種兵器。」

鳳棲梧道：「飛環門本來就不是一個怎樣大的門派。」

沈勝衣道：「鄂北飛環門？」

鳳棲梧道：「正是。」

沈勝衣道：「這個門派的弟子的確不多。」

查四連隨問道：「爲什麼你要帮助柳西塘？」

鳳棲梧道：「他對我有救命之恩。」

他嘆了一口氣，道：「那一年我在大漠被仇敵圍攻，雖然到最後盡將仇敵殲殺，自己亦重傷倒地，也就在那個時候來了十多條餓狠，若不是柳西塘保鏢經過，及時將我救起，我已經死在一些餓狠的爪牙之下，活不到今天。」

查四恍然道：「原來是爲了報恩。」

鳳棲梧道：「我並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他又再嘆了一口氣，道：「只可惜這七年來，他福星高照，一直都沒有讓我報答他的救命之恩。」

查四道：「現在你不必再爲這件事担心了。」

鳳棲梧道：「我離開雙英鏢局之後，我已經再沒有爲這件事担心。」

他淡然一笑，道：「因爲我們的關係，在當時經已一刀兩斷。」

查四道：「是柳西塘的主意？」

鳳棲梧道：「不錯。」

查四道：「到底是爲了什麼？」

鳳棲梧道：「他的疑心太重。」

查四道：「他懷疑什麼？」

鳳棲梧道：「懷疑我與他的妻子做出了對不起他的事情。」

這句話出口，他懷中的那個女人如夢初覺的，突然從他的懷抱掙扎出來。

鳳棲梧也好像到現在才知道那個女人仍然在自己懷中，怔住在那裏。

沈勝衣查四的目光不由落在那個女人的面上。那個女人的面龐立時紅了。

沈勝衣信口問：「這位姑娘是……」

鳳棲梧苦笑道：「她就是柳西塘的妻子玉蘊芳。」

沈勝衣「哦」的一聲。

查四的眼瞳中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鳳棲梧立即發覺，連忙解釋道：「我們只是因爲事情太恐怖，驚慌之下不覺相擁在一起。」

沈勝衣道：「人之常情。」

鳳棲梧道：「事實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並不是柳西塘懷疑的那樣，曾經做出對不起他的事情。」

查四道：「沒有就最好。」

他眼瞳中的疑惑之色並未消除。

鳳棲梧看在眼內，亦只有苦笑。

查四一聲輕咳，突然問道：「你與柳西塘拆夥後，有沒有再回來雙英鏢局？」

鳳棲梧道：「沒有。」

查四道：「一次也沒有。」

鳳棲梧點頭道：「一來這裏的主人不歡迎，二來雙英鏢局在我離開之後便已解散，當年跟隨我出生入死的一衆鏢師都已一一離開，我即使有意到來，亦沒有藉口，況且我根本不想。」

查四語聲一沉，道：「你現在却是在這裏。」

鳳棲梧道：「方到不久。」

查四道：「這一點我們知道，先刻我們看見你飛車駛過。」

他一頓接道：「我們却不知道你既然不想到來，今夜爲什麼又到來。」

鳳棲梧道：「因爲我接到了柳西塘給我的一封遺書。」

查四道：「哦？」

鳳棲梧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道：「也就是這封了。」

查四道：「眞的是柳西塘的遺書？」

鳳棲梧道：「總捕頭請過目。」

查四接在手中打開。

素白的信箋上，只寫着十三個字。

「可還記得去年七月十五夜之言？」

查四小心的看了一遍，道：「上下欵也沒有，怎知這封信是柳西塘給你的？」

鳳棲梧一瞟身旁的玉蘊芳道：「這封信是他的妻子親自送到百家集，親自交給我。」

查四的目光落在玉蘊芳的面上，道：「他說的是否事實？」

玉蘊芳頷首道：「是的。」

查四道：「這信是柳西塘交給你。」

玉蘊芳頷首。

查四道：「他叫你送去百家集交給鳳棲梧？」

玉蘊芳道：「他是這樣吩咐。」

查四奇怪道：「既然他懷疑你與鳳棲梧曾經做出對不起他的事情，爲什麼還要叫你送信給鳳棲梧？」

玉蘊芳微喟道：「也許這是一封遺書，他不放心交給外人送去，也許他藉此支開我，好得自殺！」

「自殺？」查四一愕。

沈勝衣亦非常奇怪的道：「你是說柳西塘自己讓那條銀狼咬死自己。」

玉蘊芳道：「我不能不這樣懷疑。」

沈勝衣道：「原因。」

玉蘊芳道：「兩個原因。」

沈勝衣道：「請說。」

玉蘊芳道：「第一個原因，他死前支開了家中的所有人。」

沈勝衣道：「這個家除了你們夫婦之外，還有什麼人？」

「還有一個老僕人柳忠，春花秋月兩個小丫環。」

沈勝衣道：「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玉蘊芳道：「柳忠一早就不見人，不知道那裏去了，至於春花秋月都給他打發回家省親。」

沈勝衣道：「她們家在那裏？」

玉蘊芳道：「城外農村。」

沈勝衣道：「來回，相信毋須多少時間。」

玉蘊芳道：「不出兩個時辰。」

沈勝衣道：「她們是在什麼時候回家去的。」

「今天中午。」

「現在還未回來？」

「他叫了她們明天才回來。」

「以前他有沒有這樣做？」

「從來沒有。」

「當時你難道完全不覺得奇怪？」

「我奇怪得很。」

「他再叫你送信給鳳棲梧，你當然更奇怪了。」

玉蘊芳點頭，道：「我甚至已經有此感覺——這個家將會出事。」

沈勝衣道：「那麼，你爲什麼還要離開？」

玉蘊芳道：「他堅持要去，我不去也不成。」

她垂下頭，說道：「我到底是他的妻子。」

沈勝衣道：「如果你堅持不去，相信他沒有你的辦法。」

玉蘊芳淡然一笑，沉聲說道：「如果我受得住他的說話，挨得起他的鞭撻，就是的。」

沈勝衣道：「你是說如果你不去，他就會對你打打罵罵？」

玉蘊芳無言點頭。

沈勝衣道：「他喜歡罵人？」

玉蘊芳道：「很喜歡。」

鳳棲梧接口道：「他罵人的時候，什麼話都罵得出來。」

沈勝衣道：「打人的時候又如何？」

鳳棲梧道：「那種殘忍有時簡直令人不忍卒睹。」

他一聲輕嘆，道：「他雖然對我有過救命之恩，對於他這種行事作風，我一向都瞧不過眼，爲了這件事，我們已經好幾次發生意見。」

沈勝衣道：「這相信也是你們拆夥的另外一個原因。」

鳳棲梧沒有否認。

沈勝衣道：「他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子？」

鳳棲梧道：「以我所知，他這種性格是與生俱來，無可救藥。」

沈勝衣道：「不少人的確天生就是一個虐待狂。」

鳳棲梧歎息接道：「也所以我一離開，鏢局就散了。」

沈勝衣道：「沒有人忍受得住柳西塘的脾氣。」

鳳棲梧道：「早就忍受不住的了，只因爲我極力挽留，一直又待他們還不錯，才留下來。」

沈勝衣道：「他們在你走後，跟着離開，柳西塘怕會懷疑是你從中唆擺。」

鳳棲梧道：「有人告訴我，他是這樣懷疑。」

沈勝衣道：「如此他的心情一定非常惡劣。」

鳳棲梧歎息道：「也就苦了仍留在他身旁的人。」

玉蘊芳道：「不過自從有了銀狼之後，他對家中的人就沒有怎樣了。」

沈勝衣道：「哦！」

玉蘊芳道：「因爲他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虐待對像。」

沈勝衣道：「那條銀狼？」

玉蘊芳道：「正是。」

沈勝衣道：「他怎麼樣虐待那條銀狼呢？」

玉蘊芳想想道：「一言難盡，總之他對待的雖然是一條狼，那種殘忍法，居住在這個莊院的人全都看不過眼。」

沈勝衣道：「那條銀狼的眼睛莫非就是他弄瞎的？」

玉蘊芳道：「正是。」

她連隨又問道：「你們見過那條銀狼了。」

沈勝衣道：「我因爲看見那條銀狼混身浴血的從這裏奔出去，我們才走進來一看究竟。」

玉蘊芳鳳棲梧這才明白。

沈衣接問道：「他何以對那條銀狼那麼殘酷？」

玉蘊芳道：「除了天性殘忍，以虐待爲樂之外，我再想不出第二個原因。」

她搖頭歎息接道：「他們簡直就像是寃家對頭。」

沈勝衣道：「那條銀狼，對他也很兇惡？」

玉蘊芳道：「狼本來就是一種兇殘的動物。」

沈勝衣道：「不錯。」

玉蘊芳道：「那條銀狼雖然瞎了眼睛，鼻子仍然非常靈敏。」

沈勝衣道：「牠當然已熟悉柳西塘的氣味。」

玉蘊芳道：「熟悉得很，一接近牠就知道自己的對頭到來，引頸長嗥，作勢欲撲。」

沈勝衣道：「據說，狼的確也會記仇恨。」

玉蘊芳道：「我相信是會的，若不是被鎖鍊限制着牠的行動，牠一定會撲上去拚命。」

沈勝衣道：「那條鎖鏈我看並不是一條狼的氣力所能够掙斷。」

玉蘊芳道：「所以我懷疑是他將鎖鏈鬆開，讓狼咬死自己。」

她補充一句，道：「他死時，這個莊院之內就只得他一個人。」

沈勝衣道：「你懷疑他自殺不是還有第二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玉蘊芳道：「他叫我送給鳳二叔的那封信無疑就是一封遺書。」

沈勝衣方才在一旁亦已看見，道：「去年七月十五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鳳棲梧接口說道：「這件事我來說好了。」

沈勝衣道：「誰說也是一樣。」

鳳棲梧道：「去年七月十五的黃昏，我與他保鏢經過芒陽山飛雲觀。」

沈勝衣道：「聽說那是一間賊觀。」

鳳棲梧道：「這是事實，當時飛雲觀的兩個主持，不賣賬，一定要刦鏢！」

沈勝衣道：「結果打了起來。」

鳳棲梧道：「那一戰亦可謂慘烈，到入夜才分出勝負。」

沈勝衣道：「誰勝誰負？」

鳳棲梧道：「我們得勝，飛雲觀的兩個主持玄眞玄虛伏屍在我們的一劍三環之下，可是柳西塘一時不愼，雙手姆指的指骨不幸一齊被玄虛道士臨死前的鐵塵拂反擊掃斷。」

沈勝衣道：「能否再續？」

鳳棲梧搖頭道：「指骨已盡碎。」

沈勝衣道：「對他有何影响？」

鳳棲梧道：「他的三枚鐵環，不能够再脫手飛出，凌空迴旋傷敵。」

他一頓接道：「飛環門武功的厲害，就是那飛環迴旋半空，出其不意的擊殺敵人。」

沈勝衣道：「這個影响對他亦不可謂不大的了。」

鳳棲梧道：「斷了兩隻拇指，他的武功只能够發揮出以前的三成威力。」

沈勝衣接問道：「他當時有過什麼說話？」

鳳棲梧道：「他說過武功與他的生命同樣重要，一年後如果再無法恢復原來的武功，倒不如一死了之。」

沈勝衣道：「你離開雙英鏢局的時候，他是否已想到了辦法？」

鳳棲梧搖頭道：「所以我一接書信，立即就飛車趕來。」

他歎了一口氣，道：「我還是來遲了一步。」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查四却打破緘默，目注玉蘊芳，接問道：「柳西塘那裏得來那條銀狼？」

玉蘊芳道：「他說是從參客的手中買來的。」

查四道：「什麼時候的事情？」

玉蘊芳道：「三個月前。」

查四道：「其後一直都養在這個練武廳之內？」

玉蘊芳道：「不錯。」

沈勝衣忽然又道：「據我所知狼不時會仰天嗥叫，尤其在夜間。」

玉蘊芳道：「那條銀狼也是一樣，而且牠的嗥叫聲一天比一天淒厲。」

沈勝衣道：「這附近的居民難道都是聾子？」

查四笑道：「他們之中也許會有聾子，却並非每一個都是。」

沈勝衣道：「這是說，他們都聽到狼嗥的了。」

查四道：「其中已有人將這件事通知官府。」

沈勝衣道：「官府沒有理會？」

查四道：「我曾經派手下到來查問過柳西塘。」

頓了頓，他緩緩又接道：「在我接到這投訴之時，我已經有所懷疑，揚州城這種地方，並不是養狼的地方，養狼的人，事實罕有。」

沈勝衣道：「你那個手下當時問到了什麼？」

查四思索着道：「柳西塘回答是暫時養着看屋，到適用的時候，就剝下牠的皮毛製皮衣。」

沈勝衣道：「這個藉口很好。」

查四道：「我那個手下當時也有看過那條銀狼，他不能否認那條銀狼的皮毛事實很美麗。」

沈勝衣也不能不承認。

查四道：「所以他只有請柳西塘小心看管那條銀狼，不要讓牠跑脫。」

沈勝衣問道：「當時，柳西塘又怎樣說話？」

查四道：「他說那條銀狼即使走脫了也不要緊，因爲牠已經瞎了眼睛，還說他一定會很小心看管。」

沈勝衣道：「一條瞎眼狼原則是應該沒有一條開眼狼那麼危險。」

查四不由又望了一眼練武廳中那具血肉的屍體。

他打了一個寒噤，說道：「原則上是的。」

沈勝衣道：「所以你那個手下只好就離開。」

查四道：「在離開之前，他並沒有忘記檢查一下那條鎖鏈。」

沈勝衣道：「也算小心的了。」

查四道：「我當時因爲忙着拘捕幾個罪犯歸案，所以沒有親自走一趟。」

沈勝衣道：「即使你親自走一趟，結果相信也是一樣。」

查四道：「也許會發現那條銀狼雖然瞎了眼睛，一樣很危險。」

沈勝衣道：「雖然如此，你也只能够勸告他加倍小心。」

查四道：「並沒有一條不許在家中養狼的法律。」

他一笑接道：「你若是喜歡，在家中養一條老虎也一樣可以。」

沈勝衣笑道：「你放心，就算養我也不會養在揚州的。」

查四大笑道：「我知道你是個很好的朋友，一定不肯給我添麻煩。」

玉蘊芳奇怪的望着沈勝衣，道：「這

位是……」

查四截口道：「他只是我的朋友，並不是衙門中人。」

鳳棲梧忽然截口說道：「却是一個高手。」

查四道：「你看得出來？」

鳳棲梧道：「我的武功雖然不怎樣好，別人的武功如何，從他的眼神舉止多少可以知道。」

他轉向沈勝衣，抱拳一禮道：「高姓大名。」

「沈勝衣。」

鳳棲梧玉蘊芳齊皆一驚。

查四目注他們，說道：「你們既然也是武林中人，相信總聽過我這位朋友的名字。」

鳳棲梧道：「武林中人沒有聽過沈大俠的名字的只怕萬中無一。」

他回對沈勝衣，道：「幸會。」

沈勝衣一聲：「彼此。」立即轉回話題道：「是了，你們兩人一齊回來？」

鳳棲梧點頭，玉蘊芳亦點頭道：「我坐在車廂之內。」

鳳棲梧連續接口說道：「這是爲了避免……」

沈勝衣道：「莊院之內既然只得柳西塘一個人，你們如何進來？」

鳳棲梧道：「大門虛掩，輕輕一推就開了。」

沈勝衣「哦」一聲，道：「你們於是立即趕來練武廳這裏？」

鳳棲梧道：「我們並不知柳西塘在這裏，只是一路找來，走到這裏的時候，看見那條銀狠混身浴血的從練武廳奔出，奔入那條小徑，覺得奇怪，才上前一看。」

沈勝衣道：「這若是事實，你們與柳西塘的死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了。」

鳳棲梧道：「事實沒有關係。」

沈勝衣道：「可是以這種方式自殺，除非柳西塘的腦袋大有問題。」

查四道：「這件事，的確難以令人置信。」

沈勝衣道：「查兄準備如何處置？」

查四道：「無論如何，必須先澈底檢查一下那具屍體。」

他舉步跨入練武廳。

沈勝衣亦跨進去。

鳳棲梧玉蘊芳相顧一眼，方待舉步，查四倏的回頭，道：「兩位不必進來。」

鳳棲梧玉蘊芳只好站在廳外。

× × ×

廳內的血腥當然比廳外濃得多，幸好沈勝衣查四對於血腥味已習慣。

可是目光落在死人破爛的面龐上，兩人面部的肌肉也不由拉起來。

查四皺着鼻子俯身仔細打量了一遍，歎了一口氣，道：「不是狠那麼兇殘的野獸，相信不會將死屍弄成這樣。」

沈勝衣亦自俯下半身仔細觀察之後道：「屍體上的傷痕顯然是野獸的爪牙弄出來的。」

查四道：「嗯。」

沈勝衣道：「從方才那條銀狠的樣子看來，這個人，縱然不是死在牠的爪牙之下，亦必然是被牠的爪牙撕咬成現在這樣子。」

查四道：「嗯。」

沈勝衣目光再落在屍體的面部，道：「屍體的面部損壞的這麼嚴重，根本已不能辨認。」

查四道：「你懷疑，他可能不是柳西塘？」

沈勝衣道：「我是這樣懷疑。」

他一笑接道：「我這個人的疑心向來很大。」

查四笑道：「我也是的。」

他連隨回頭問鳳棲梧玉蘊芳：「你們憑甚麼肯定這死者就是柳西塘。」

玉蘊芳應道：「屍體穿着的，是他的衣服。」

鳳棲梧接道：「面部輪廓與及身裁也是一樣。」

他一想又道：「如果有懷疑，大可以檢查一下他那雙手的拇指。」

不等他說完，沈勝衣查四已分別伸手按向屍體左右兩手的拇指。

沈勝衣一按，說道：「拇指果然已碎了。」

查四道：「這隻手的拇指也是。」

鳳棲梧即時道：「他斷指這件事，當時追隨我們左右的鏢師與及趟子手都知道，他們相信還沒有完全離開揚州，總捕頭可以傳來一問。」

查四道：「我自有分寸。」

他回對沈勝衣道：「聽他這樣說，屍體也許眞的就是柳西塘本人了。」

沈勝衣道：「屍體的身份既然已能夠確定，我們大可以專心找尋他的死因。」

查四道：「你似乎認爲他並非被那條銀狠咬死。」

沈勝衣道：「柳西塘既然能夠擊殺飛雲觀玄虛道士，武功可想得知，雖然他雙手拇指盡斷，不能夠再充份發揮飛環的威力，仍然有三成功力，憑這三成的功力，擊殺那條銀狠大概已不成問題。」

鳳棲梧聽在耳裏，道：「也許那條銀狠出其不意掙斷了鎖鍊，撲上去一口咬在他的咽喉之上。」

沈勝衣道：「一咬，他就立即氣絕身亡。」

鳳棲梧道：「不無可能。」

沈勝衣說道：「他只是雙手拇指的指骨斷碎，好像他武功這樣好，臨敵經驗這樣豐富的人，反應有沒有可能，會這樣遲鈍？」

鳳棲梧道：「他逗弄那條銀狠既然已成了習慣，三個月後的今日一定已沒有那麼小心，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反應遲鈍是必然的現象。」

沈勝衣道：「還有一個問題，狠無疑習慣咬敵人的咽喉，但是，那條銀狠已瞎了眼睛，怎麼能夠一咬就咬在他的咽喉之上？」

鳳棲梧歎了一口氣，道：「世上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子巧合。」

沈勝衣道：「說到巧合，任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可能發生的。」

他淡然一笑，轉顧查四道：「查兄又認爲如何？」

查四道：「屍體雖然是衣衫破爛，體無完膚，死前顯然並沒有怎樣的掙扎，如果是死在狠口之下，那麼就眞的一咬致命

的了。」

沈勝衣點頭道：「無論有意自殺抑無意被殺，都必須一咬致命，才會有這種情形出現。」

他的目光又回到鳳棲梧的面上，道：「你們方才不是說柳西塘是自殺？」

鳳棲梧道：「從他死前的異常舉動與及給我的那封信看來，我不能不懷疑他是自殺。」

沈勝衣道：「但你方才的 話，却顯然認爲是那條銀狠掙斷了鎖鍊，出其不意的將他咬死。」

鳳棲梧道：「我們所以這樣說，完全是因爲方才發現了兩點很可疑的地方。」

沈勝衣道：「請說。」

鳳棲梧道：「第一點你們已發現了，就是他死前顯然並沒有怎樣掙扎，一個人即使視死如歸，可是目覩一條狠張牙舞爪，向自己撲過來，有沒有那麼大的勇氣，接受這種死亡，不閃避？不掙扎？」

沈勝衣道：「我認爲就沒有了——第二點是甚麼？」

鳳棲梧道：「如果他是自殺，無論他怎樣解開那條鎖鍊，那條鎖鍊也應該保持完整才是，現在却是中斷，還有一截鎖鍊在那條柱子之上。」

沈勝衣道：「這一點，我們也已發覺了。」

他並沒有說謊，查四現在將留在柱子上的那半截鎖鍊拿在手中。

鳳棲梧接道：「就是因爲這兩個原因，我才會那麼懷疑。」

沈勝衣道：「問題這又來了，以一條狠的氣力，能否掙斷那麼粗的鎖鍊。」

鳳棲梧道：「是不是鎖鍊斷折的那個部份已經銹爛的七七八八。」

查四冷應道：「鎖鍊並沒有生銹。」

鳳棲梧道：「這就奇怪了，難道那條銀狠的氣力眞的那麼大？」

查四道：「鎖鍊根本就不是整條自然扯斷，那斷折的部份是先被以利器鑿斷了八九分，剩下來，未斷的一二分，便是小孩子，相信也不難將之折斷，在那條銀狠來說，更就簡單了。」

他說着將鎖鍊交給沈勝衣。

鳳棲梧玉蘊芳再也忍不住，一齊跨進練武廳了，走到沈勝衣身旁。

查四說的是事實。

兩人不由的怔在那裏。

沈勝衣手執鎖鍊，反覆再看，忽問道：「是誰將鎖鍊預先鑿斷了八九分。」

鳳棲梧玉蘊芳都沒有作聲。

查四一長身，道：「這如果又說是柳西塘，死因又變回自殺的了，一個人只能夠死一次。」

鳳棲梧苦笑！

玉蘊芳仍然怔在那裏。

沈勝衣看了兩人一眼，回問查四道：「查兄認爲是自殺還是被殺？」

查四道：「被殺，沈兄呢？」

沈勝衣道：「一樣。」

查四道：「也許我們的判斷完全錯誤，可是在目前來說，非要以謀殺案件來處理不可了。」

他一頓接道：「這具屍體最好由衙門的仵工再加以檢查，他們的經驗到底比較我豐富，在檢查之後或者就會有一個確實的答案。」

沈勝衣道：「查兄是否打算現在趕回衙門將人叫來。」

查四道：「我正是這樣打算。」

沈勝衣道：「那麼將這裏暫時交給我好了！」

查四道：「沈兄當然知道應該怎樣做的了。」

沈勝衣道：「當然。」

查四道：「一切拜托了，我會盡快回來。」

他連隨轉身舉步，疾奔了出去。

沈勝衣目送查四身形消失，轉顧鳳棲梧玉蘊芳道：「我們也出去外面。」

鳳棲梧玉蘊芳並沒有異議。

× × ×

出了練武廳，沈勝衣不由吁一口氣。

他連隨扶着一條柱子，在走廊旁邊的欄干上坐下，似笑非笑的望着鳳棲梧玉蘊芳兩人。

玉蘊芳不由自主的垂下頭。

鳳棲梧亦給望得混身不自在，微喟道：「沈兄在懷疑兇手是我們？」

沈勝衣說道：「你們的嫌疑，本來就不輕。」

鳳棲梧道：「可是我們事實並沒有殺過人。」

沈勝衣道：「是非曲直，始終有一個水落石出，你們既然沒有殺人，又何須担心。」

鳳棲梧道：「查捕頭據說是天下三大名捕之一。」

沈勝衣道：「不錯。」

鳳棲梧道：「他能夠被稱爲名捕，當然不是一般庸吏可比。問題是，他到底只是一個人，不是神，人總會有錯的。」

沈勝衣道：「你担心他判斷錯誤，寃枉你們？」

鳳棲梧道：「我不要緊，只担心委屈了嫂嫂。」

沈勝衣一瞟玉蘊芳道：「查四這個人我却是很放心，有些事他儘管不得不依法辦理，在未能夠完全證實之前，他絕不會怎樣爲難你們，也不會就此罷休的。」

鳳棲梧展眉道：「沈兄怎樣的一個人我也早已已有耳聞。」

沈勝衣道：「是麼？」

鳳棲梧道：「這件事有沈兄與查捕頭插手，我們其實應該很放心才是。」

沈勝衣道：「你却顯然担心得很。」

鳳棲梧道：「因爲我覺得其中彷彿隱藏着一個陰謀，事情的發展將會對我們極之不利。」

沈勝衣淡然道：「我却是認爲只要你們眞的是清白，根本就用不着過慮。」

鳳棲梧玉蘊芳相顧無言。

沈勝衣忽然省起了一件事，道：「有一個叫做甘豹的人，你們可認識？」

鳳棲梧一怔，道：「你問的那個甘豹，是否有一張狠面。」

沈勝衣道：「不錯。」

鳳棲梧道：「他以前是雙英鏢局的一個鏢師。」

沈勝衣道：「雙英鏢局結束以前？」

鳳棲梧搖頭道：「以前半年。」

沈勝衣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鳳棲梧道：「人如其面。」

沈勝衣道：「這是說他的人好像豺狼那樣？」

鳳棲梧道：「有時比豺狼還兇悍，私生活也不大檢點。」

沈勝衣道：「他是自己離開鏢局？」

鳳棲梧道：「不是。」

他目注玉蘊芳，玉蘊芳即時道：「是我將他辭掉的。」

沈勝衣道：「何故？」

玉蘊芳皺眉道：「我家中只有一個父親與一個妹子，年前家父因病身故，我將妹子接來鏢局……」

沈勝衣試探着問道：「是否給甘豹瞧上了！」

玉蘊芳道：「不錯，他終日糾纏不清，我總不能夠寸步不離妹子身旁，沒有其他辦法，只好將他請走。」

沈勝衣道：「事情是否因此了結？」

玉蘊芳搖頭道：「那之後他老是在門外徘徊，一有機會就溜進來，找我那個妹子的麻煩，這樣下去遲早出事，所以我最後惟有將妹子暗中送回家去。」

沈勝衣道：「其後他有沒有查出那個地方？」

玉蘊芳道：「一切都是在秘密中進行，我又沒有假手別人護送，因此除非我說出來，否則他根本就不知道我那個妹子去了甚麼地方。」

沈勝衣道：「事後，他相信一定很生氣。」

玉蘊芳道：「應該是的。」

沈勝衣道：「有沒有進來嚕嗦你？「

玉蘊芳道：「他不敢嚕嗦我。」

沈勝衣道：「是否因爲你的武功在他之上？」

玉蘊芳道：「這是一個原因，最主要却是他不敢開罪一個人。」

沈勝衣道：「柳西塘？」

玉蘊芳點頭。

鳳棲梧接道：「很奇怪，他雖然那麼兇悍，在柳西塘面前却連說話也不敢很大聲。」

沈勝衣道：「也許因爲他只是一條狼，柳西塘却是一條虎。」

鳳棲梧撫掌道：「這個譬喻最貼切沒有了。」

玉蘊芳忍不住問道：「沈大俠何以突然問起這個人？」

沈勝衣沒有回答玉蘊芳的話，他聽到了脚步聲。

不是一個人的脚步聲，却也不是很多人。

只是兩個人。

他們的脚步聲並不相同，一個很重，一個却很輕，輕的幾乎聽不到。

不像是查四率領手下到來。

是誰？

沈勝衣奇怪的，望向脚步聲傳來的方向。

鳳棲梧玉蘊芳看在眼內，不由亦留上心。

他們亦聽到了脚步聲。

鳳棲梧脫口道：「查捕頭不會這麼快回來。」

沈勝衣道：「來的並不是他。」

語聲未已，兩個人已經從那邊小徑轉出。

走在前面的是一個老僕人，手提着燈籠，玉蘊芳一見道：「那是柳忠。」

跟着柳忠後面的也是一個老人。

那個老人比柳忠足足高出一個頭，既不瘦，也不胖，一個身子標槍挺直，目光如電，顧盼生威。

他的左肩上掛着三枚寒芒閃爍的大鐵環。

看見這個人，鳳棲梧不由皺起眉頭。

沈勝衣即時問道：「柳忠後面的那個老人又是誰？」

鳳棲梧道：「商孤竹，柳西塘的師叔，人最是護短。」

沈勝衣道：「這個人我沒有印象。」

鳳棲梧道：「據說他十年前已經退出江湖。」

沈勝衣道：「他住的地方離開這裏遠不遠？」

鳳棲梧道：「不遠，來回用不着一天的時間。」

沈勝衣道：「柳忠大清早離開鏢局，相信就是去他那兒請他到來的了。」

鳳棲梧道：「無疑就是。」

沈勝衣道：「這當然是柳西塘的意思了。」

鳳棲梧道：「當然。」

沈勝衣沉吟道：「柳西塘請他來爲什麼？」

鳳棲梧道：「這要問他才清楚了。」

說話間，柳忠商孤竹已經走進來。

商孤竹目光一掃，亦三步越過柳忠，一面走一面道：「整個莊院就只是這裏有燈光，人果然也就在這裏。」

他的目光連隨停留在鳳棲梧玉蘊芳的面上，道：「你們在這幹什麼了？」

鳳棲梧玉蘊芳沒有作聲，事實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

他們只是眼定定的望着商孤竹。

商孤竹似乎並不喜歡別人這樣，臉色立時沉下來，道：「你們原來連老夫也不放在眼內了。」

鳳棲梧微喟道：「豈敢。」

商孤竹冷笑道：「如此何以不回答我的問話。」

鳳棲梧道：「因爲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前輩你才好。」

商孤竹冷笑聲中踏上兩級石階，鼻子忽然一皺，道：「血腥味。」

這句話出口，他的眼睛就大了幾乎一倍。

他瞪眼問道：「出了什麼事？我那個師姪現在那裏？」

鳳棲梧回答他第二個問題：「在練武廳內。」

商孤竹一聽立時奔馬一樣奔上石階，衝入練武廳。

一聲怪叫旋即在練武廳內爆發！

那一聲怪叫充滿了驚怒。

商孤竹跟着一面驚怒之色的倒退了出來。

一退出廳外，他霍地轉身，瞪着鳳棲梧，玉蘊芳道：「練武廳之內只有一具死屍！」

鳳棲梧道：「那具死屍，也就是柳西塘！」

商孤竹喝問道：「是誰下的毒手？」

鳳棲梧道：「他養的那條狼。」

商孤竹道：「那條銀狼？」

鳳棲梧道：「正是。」

商孤竹冷笑道：「你這是當我小孩子來騙？以他的武功，那條銀狼怎能夠殺得了他！」

鳳棲梧微喟道：「其中也許另有蹊蹺，可是目前並沒有找到任何的綫索。」

商孤竹冷冷的道：「你們找不到，還有誰能夠找得到？」

鳳棲梧玉蘊芳齊皆一怔。

商孤竹接道：「你們的計劃雖然周密，還是瞞不過他的眼睛，他儘管不知道你們在打什麼主意，却已看出你們經已動了殺機，他立即寫了一封信，叫柳忠送來給我。」

鳳棲梧脫口問道：「是一封怎麼樣的信？」

商孤竹道：「告訴我他的處境，還有就是什麼人準備謀殺他，希望我盡快趕來救助。」

鳳棲梧追問道：「信上他到底怎麼寫的？」

商孤竹一字字的道：「姦夫淫婦陰謀殺害，見字，請速趕來鏢局，遲恐性命不保！」

鳳棲梧玉蘊芳又怔住。

沈勝衣也好像很意外，他奇怪的望着商孤竹。

商孤竹眼中却彷彿根本就沒有沈勝衣的存在，只是瞪着鳳棲梧玉蘊芳，接道：「這封信並不長，我記性雖然不大好，將文字記下來也並不困難。」

他頓足一聲嘆息，說道：「只可惜我雖然讀完那封信，立即就起程，還是趕不及。」

鳳棲梧亦自歎息，道：「趕得及就好了。」

商孤竹面色一寒道：「現在也總算還是時候，如果我來到，你們已離開，那就眞的太遲了。」

他左肩旋即一沉，叮叮噹噹的一陣金屬聲响，肩上掛着的三枚鐵鐶落在手中！

鳳棲梧一見色變，道：「老前輩待要怎樣？」

商孤竹冷笑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要怎樣，你還要問？」

鳳棲梧道：「柳西塘的死事實與我們並無關係。」

商孤竹道：「這是說，那封信是假的了。」

他沉聲喝道：「你當我是什麼人，有心情與你開這種玩笑？」

鳳棲梧道：「老前輩也許眞的收到那樣的一封信，可是……」

商孤竹截口道：「信已然是眞的，事情當然亦不假！」

他冷笑接道：「信中的姦夫淫婦，是指那兩個，大概不必我說出口。」

鳳棲梧面色一變再變。

商孤竹左手一甩，三枚鐵環，一枚飛入了右手，暴喝一聲道：「姦夫淫婦，償命來。」

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鳳棲梧玉蘊芳兩人，雖然並沒有指名喚姓，一聲姦夫淫婦是叱喝何人，已經很明顯的了。

玉蘊芳應聲混身一震，一面的悲憤之色。

鳳棲梧胸膛起伏，亦顯得非常激動，好一會才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目前仍然一個謎，在事情未得證實之前，老前輩口齒最好乾凈一些。」

商孤竹冷笑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你們這種傷風敗德的人，這樣說話已經是年老火氣大收，若是年輕的時候，又豈止是這樣說話？」

鳳棲梧鐵青着臉，道：「我念在你是前輩，爲人平日又還算正派，才一再容忍，但你再這樣胡言亂語，也就莫怪我不客氣了。」

商孤竹道：「不客氣又如何？」

鳳棲梧按劍冷笑，道：「飛環門的武功我早就想領教一下了！」

商孤竹大笑道：「狐狸到底露出尾巴來了，想打架還不容易？」

他身形陡動，颼的飛落在練武廳外的院子上，道：「姦夫淫婦都給我下來！」

鳳棲梧再忍耐不住，撩起長衫的下擺塞在腰間，縱身躍下去。

玉蘊芳粉拳緊握，看樣子似乎亦想動手。

她畢竟沒有移動脚步。

商孤竹看在眼內，道：「狗男女到底是狗男女，一有事就各顧各的了！」

玉蘊芳立時一聲嬌叱，從石階躍下。

商孤竹却又說道：「原來還有一份情義哇！」

他左右手三枚鐵環叮噹的一撞，道：「來！一齊來受死。」

鳳棲梧玉蘊芳腰間的長劍幾乎同時出鞘。

商孤竹一直等到他們拔劍出鞘，才大喝一聲：「打！」左手雙環砸向鳳棲梧面龐，右手一環橫切玉蘊芳咽喉！

鳳棲梧側身閃過一旁，玉蘊芳亦自一劍架開！

這一劍硬擋，玉蘊芳不由倒退一步。

商孤竹的功力顯然在玉蘊芳之上，但那一環不過用了六分氣力。

一招見高低，商孤竹大笑道：「如此本領也敢胆在我面前放肆。」

他似乎忘記了是他迫對方動手。

大笑聲未絕，匹練也似的一道劍光已然刺向他的肩膀！

鳳棲梧的劍！

商孤竹回手一環架住！

這一環他亦是只用了六分氣力。

鳳棲梧一動也不一動。

他的武功無疑是勝玉蘊芳一籌。

商孤竹大喝：「好！」鐵環一震，撞開鳳棲梧的劍，翻腕，鐵環又擊出！

鐵環本來就是罕見的外門兵器，飛環門的武功更詭異。

鳳棲梧眼看來勢，並不想硬接，可是一任他身形如何轉變，商孤竹那一環始終是如影隨形。

他只好硬接！

「噹」一聲，鳳棲梧連退三步。

商孤竹那一環已用上九分差不多十分

功力！

「原來也不過如此！」商孤竹立時大笑。

鳳棲梧面無表情，伏劍殺回來，玉蘊芳那邊亦展開了攻勢！

他們這聯手一齊進攻，其實也並不容易應付。

只是商孤竹的武功實在太高。

他喝叱連聲，三環飛舞，不過幾個照面就擊散了鳳棲梧玉蘊芳兩人的攻勢，右手一環順勢一撞，玉蘊芳就連人帶劍給他震開了半丈，左手雙環同時亦將鳳棲梧迫開三尺！

劍光環影一剎那盡歛！

商孤竹左手三環前胸一靠，一張臉突然紅起來，垂胸長鬚同時無風自動，混身衣衫亦波浪般不住起伏。

誰也看得出來，他是在運起全身的功力。

看情形，他已經試準了鳳棲梧玉蘊芳兩人的份量，準備一擊將他們擊殺。

玉蘊芳神色凝重，不由亦默運全力，以備迎接商孤竹的致命一擊。

鳳棲梧的神色亦非常凝重，忽然道：「你莫要迫人太甚！」

商孤竹道：「便迫你太甚又如何！」

這句話說完，他混身的骨骼已鞭炮一樣响起來。

鳳棲梧慘然笑道：「生死存亡，我只好動用那種武功了！」

他突然將手中利劍擲出！

「奪」的劍插在地上，不停的顫抖。

鳳棲梧却彷如變成了一具石像，動也不一動，甚至連一身的衣服，也似乎已硬化。

他的面龐同時逐漸青起來，現出了玉石一樣的顏色。

沈勝衣站在那邊看在眼內，面色忽然一變。

玉蘊芳旁邊看見，露出了詭異之色。

她似乎也奇怪，鳳棲梧竟然會變成這樣子。

商孤竹同樣詫異，忍不住問道：「你是什麼武功？」

鳳棲梧冷冷的一哼，道：「不要命的武功。」

商孤竹「哦」了一聲，道：「不要命，好！這就全成你！」

「你」字一出口，他突退一丈，左手衣袖「悉索」的一聲暴响，手中兩枚鉄環，「嗚嗚」的飛入半空！

叮噹的一聲，兩枚鉄環半空猛一撞，左右飛開，左擊鳳棲梧，右擊玉蘊芳！

兩枚鉄環的去勢非常凌厲，嗚嗚的响個不已，却不是一直飛去，左一斜，右一偏，廻旋飛舞！

也就因此，難以判斷飛環從那一個角度擊來。

商孤竹左手雙環出手，右手一環亦蓄勢待發！

對方迎擊飛環之際，他必定會伺機出手。

他的出手當然比飛環更厲害。

要接下他的飛環已經不容易，他右手鉄環若是乘隙擊到，鳳棲梧玉蘊芳的武功如果眞的他判斷的那樣，無論他攻擊的是鳳棲梧抑或玉蘊芳，亦非死不可！

他雖然蓄勢待發，目光却閃爍不定。

這也是一種戰略，這一來，敵人就不會知道他的動向。

飛環現在已凌空，第一個他要殺的到底是誰？

× × ×

玉蘊芳盯着向自己飛旋而來的鐵環，額上已有汗淌下。

鳳棲梧無動於中，面色變的更青白。

驀地，他雙掌高舉過頂。

衣袖自然褪到他雙手肘部，燈光下清楚得很，他那雙手亦已變成青白色。

青白的如同玉石雕琢出來，簡直就不像是人的手。

掌化爪，他右掌曲指如鉤，突然又由上下移！

他顯然，亦已蓄勢待發！

三人的一切動作，完全在剎那間的事情。

也就在那剎那之間，霹靂一暴聲喝突响！

「慢！」

霹靂與閃電幾乎同時到達！

閃電一樣輝煌的一道劍光颷的凌空飛來！

劍光一閃，飛向玉蘊芳的那枚鐵環就被震飛，再閃，飛向鳳棲梧的那枚鐵環亦被震飛。

三人吃驚都還來不及，劍光已消失，他們當中却多了一個人。

這個人正是沈勝衣！

除了沈勝衣，那地方還有誰有這樣身手？

沈勝衣突然出手制止，到底是爲了什麼？

× × ×

震飛的那兩枚鐵環竟然是向商孤行飛回去。

商孤竹一驚再驚，慌忙伸手接下來。

他到底也是一個高手，看得出那兩枚向自己飛回來的鐵環幾乎已力道全消。

這一次他的判斷完全沒有錯誤，很容易就將鐵環接下，一顆心却已寒了。

沈勝衣這樣的高手，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他既然是一個高手，當然亦看得出沈勝衣身手的高低。

沈勝衣站於那邊欄干之上，他其實早就已看見的了，只是現在才加以留意。

他手握三環，瞪着沈勝衣，一面的疑惑。

——這個人到底是誰？

× × ×

沈勝衣着地轉身，目注鳳棲梧疑惑的問道：「鳳飛飛是你的什麼人？」

鳳棲梧一怔，道：「我們是姊弟。」

沈勝衣恍然道：「難怪你懂得『化玉功』了。」

商孤竹那邊聽到鳳飛飛這名字，神態已有些異樣，再聽到「化玉功」這三字，面色就變了。

鳳飛飛這名字在他來說並不陌生，就正如其他江湖朋友一樣。

因爲鳳飛飛十年前已經是江湖上的第一號女殺手。

不過她殺的人雖然多，聲名並不壞。死於她手下的據說全都是該死惡徒。

荒涼頹廟　詭秘恐怖

鳳棲梧似乎想不到沈勝衣竟然看得出他用的是什麼武功，又是一怔。

他連隨問道：「沈兄認識我姊姊？」

沈勝衣搖頭道：「只是聞名。」

鳳棲梧道：「如此你怎能够看得出我用的是『化玉功』？」

沈勝衣道：「江湖上所有名人的武功我全都曾經仔細打聽清楚。」

鳳棲梧道：「哦？」

沈勝衣解釋道：「我在初出道的時候，有意挑戰江湖上的所有名人，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種準備工夫，如何少得。」

鳳棲梧道：「原來如此。」

說話間，他的膚色已逐漸回復正常。

沈勝衣盯着他的面龐，道：「你的『化玉功』雖然練的不錯，內力方面與對手到底有一段距離，一搏之下，必然是玉石俱焚的局面。」

鳳棲梧道：「我也知道，只是士可殺，不可辱！」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不過有我在這裏，除非我根本無力阻止，否則，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你們再弄出人命案子來的。」

他一頓接道：「死一個已够了。」

鳳棲梧無言退下。

沈勝衣轉顧商孤竹道：「在未得證實之前，這位商兄也請不要再出口傷人。」

商孤竹一瞪眼，道：「你是什麼東西？竟然走來教訓我！」

沈勝衣道：「我不是什麼東西，是一個人！」

商孤竹道：「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男人！」

商孤竹怒道：「我是問你姓什麼？名什麼？」

沈勝衣道：「名勝衣，姓沈！」

「沈勝衣？」商孤竹一驚。「是那一個沈勝衣。」

鳳棲梧旁邊替沈勝衣應道：「以我所知，到目前爲止，江湖上就只得一個沈勝衣。」

商孤竹悶哼道：「怪不得有那麼好的身手。」

他回對沈勝衣道：「這件事與你有何關係。」

沈勝衣道：「一些關係也沒有。」

商孤竹道：「既然沒有，爲什麼要插手？」

沈勝衣道：「只爲了我應承一個朋友，小心照顧這裏。」

商孤竹道：「你那個朋友是誰？」

沈勝衣道：「查四。」

「做捕頭的查四？」

「正是！」

「他已經知道這件事？」

「才離開不久。」

「他怎樣說話？」

「認爲有重新將屍體小心檢驗的必要，他離開，就是去召集手下的捕快仵工到來。」

商孤竹語聲一沉，道：「如果證實是他們所爲，又如何？」

沈勝衣道：「查四回來的時候你可以問清楚他，法律這方面，我知道的並不多，因爲我並非官府中人。」

商孤竹道：「你是說這件事必須交由官府處置？」

沈勝衣道：「事在必行！」

商孤竹冷笑道：「這件事一證實，我立即打殺了他們。」

沈勝衣道：「除非他們拒捕。」

商孤竹道：「否則如何？」

沈勝衣道：「先得殺死查四與及他手下的捕快。」

商孤竹道：「你當然亦不會袖手旁觀了。」

沈勝衣道：「當然。」

商孤竹道：「他們若是買通了官府上下，得以輕判又如何？」

沈勝衣微笑道：「我相信不會有這種事。」

商孤竹道：「萬一有呢？」

沈勝衣道：「到時你動手殺人，最低限度有兩個人不會阻止。」

商孤竹道：「查四與你？」

沈勝衣道：「不錯。」

商孤竹道：「一言爲定。」

沈勝衣道：「事情若是證實與他們無關又怎樣？」

商孤竹道：「當然我也不會再找他們麻煩。」

他傲然一笑，道：「我一生正直，到這個年紀，更不會改變。」

沈勝衣道：「我高興認識正直的人，查四也是。」

商孤竹岔開話題，道：「江湖上傳說你武功高强，果然眞的有幾下子。」

沈勝衣淡然一笑。

商孤竹接道：「有機會，非請你指點一下不可。」

方才已經是機會的了，他却並沒有出手。

這顯然祇是場面說話。

一個人活到這個年紀，對於完全沒有把握的事情，一定會特別小心，考慮清楚才動手。

沈勝衣也根本就沒有與商孤竹動手的打算，淡應道：「有機會再說。」

他連隨轉身，負手踱回去。

玉蘊芳無言收回劍，跟在沈勝衣的身後。

鳳棲梧將插在地上的劍拔出，亦自步上石階。

商孤竹却沒有動，他木立原地，仰眼向天，也不知在想着什麼。

柳忠更就始終沒有作聲，沒有移動，手棒燈籠，顫抖在來路上。

整個莊院立時又寂靜下來。

× × ×

半個時辰過去，查四終於回來雙英鏢局。

同來有十多個捕快，兩個仵工。

燈籠火把照亮了練武廳一帶。

查四快步走到沈勝衣身旁，第一句就問：「那個老頭兒是誰？」

沈勝衣道：「他叫做裔孤竹，是柳西塘的師叔。」

查四道：「那一個給他的消息了。」

沈勝衣道：「柳西塘。」

查四道：「哦？」

沈勝衣道：「柳西塘大清早就吩咐柳忠將一封信送給他。」

查四道：「是一封怎樣的信？」

沈勝衣道：「求救的信。」

查四道：「信上怎樣寫？」

沈勝衣道：「姦夫淫婦陰謀殺害，見字，請速趕來鏢局，遲恐性命不保。」

他的記性居然這麼好，一字也不漏，全都記下來。

查四不由又「哦」了一聲。

沈勝衣接又道：「信很短，也不難記憶。」

查四道：「所以裔孤竹立即趕來。」

沈勝衣道：「只可惜他住的地方，來回最快也要一天，他雖然一接信就起程，來的經已不是時候。」

查四道：「他方到。」

沈勝衣道：「在你離開之後，片刻到的。」

查四道：「有沒有鬧事。」

沈勝衣道：「一言不合，他們三個人就打了起來。」

查四道：「你由得他們？」

沈勝衣道：「我有意借此機會一看鳳棲梧玉蘊芳的武功。」

查四道：「兩人的武功如何？」

沈勝衣道：「玉蘊芳很不錯，鳳棲梧更可以與裔孤竹同歸於盡。」

查四面露詫異之色。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聽過鳳飛飛這個人。」

查四點頭道：「鳳飛飛與鳳棲梧莫非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道：「他們是姊弟。」

查四更加詫異，沉吟道：「柳西塘雙手姆指已碎，手中三環只能够發揮原來的三成威力，裔孤竹是柳西塘的師叔，武功本來只怕就已在柳西塘之上，現在當然更就不用說了。」

沈勝衣道：「鳳棲梧既然有本領與裔孤竹同歸於盡，要殺柳西塘，似乎沒有需要利用那條銀狠的牙爪。」

查四道：「我正是這樣懷疑。」

沈勝衣道：「何況鳳家子弟在江湖上素負俠名，他看來亦不像是那種人。」

查四道：「也許他並非眞的是鳳家子弟。」

沈勝衣道：「方才他是施展『化玉功』準備與裔孤竹同歸於盡。」

查四道：「那眞是眞的了。」

沈勝衣道：「以我所知，鳳家化玉功向來不傳外姓。」

查四道：「我也曾聽說。」

沈勝衣忽的橫跨一步，振吭遙問鳳棲梧：「鳳門十三俠之中，你排行第幾？」

鳳棲梧道：「第四，武功却是倒數第一。」

沈勝衣道：「依我看，你的化玉功的確練的並不怎樣好。」

鳳棲梧道：「因爲這七年來我一直都沒有時間苦練。」

沈勝衣問道：「是不是鏢局的工作太忙？」

鳳棲梧道：「這是一個原因，化玉功一練必須持續好幾個月，才能够進入另一個境界。」

沈勝衣道：「你即使要休息半年，柳西塘相信也不會不答應。」

鳳棲梧道：「可是我實在不想多作任何的解釋。」

沈勝衣道：「聽你這樣說話，你似乎並沒有向柳西塘透露本來的身份。」

鳳棲梧道：「事實沒有。」

沈勝衣道：「何故？」

鳳棲梧道：「一來鳳家仇敵滿天下，一洩露出去，仇敵必然會找來，我並不想給他添甚麼麻煩，二來也不知何故，由開始我就已有一種感覺……」

沈勝衣道：「甚麼感覺？」

鳳棲梧道：「我們遲早必會鬧翻。」

查四插口問道：「你在雙英鏢局七年、難道就只爲了找機會報答柳西塘的救命之恩。」

鳳棲梧肅容道：「鳳門子弟一向有恩必報，有仇必報。」

他仰天一聲嘆息，道：「這七年以來，雖然我始終沒機會報恩，對他這鏢局，到底已盡了心力，是以這一次離開，亦問心無愧。」

查四「哦」一聲，沉吟了起來。

沈勝衣接上說話，道：「保鏢是一種很危險的工作。」

鳳棲梧道：「危險得很。」

沈勝衣道：「你不用化玉功，只用劍，憑你的劍術，要應付那些危險是必很吃力。」

鳳棲梧道：「是以一開始我就苦鍊一種暗器，來補助劍術的不足。」

沈勝衣道：「什麼暗器？」

鳳棲梧說道：「我叫它做『恩怨七星針』。」

沈勝衣道：「方才，又何以不見你使用？」

鳳棲梧道：「一出鏢局，恩怨盡了，我當日離開鏢局的時候，已將之棄在鏢局門前的地上。」

沈勝衣道：「是麼？」

鳳棲梧道：「鏢局的鏢師很多都可以證明，當時他們送我出門外。」

他奇怪地問道：「沈兄到底在懷疑什麼？」

查四也奇怪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一笑道：「一會自有分曉。」

他轉顧查四，道：「查兄的人應該着手調查了。」

查四道：「嗯。」回身一揮手。

隨來的仵工捕快紛紛舉起脚步，走向練武廳。

沈勝衣接問道：「查兄有沒有派人去找那個狠面人甘豹？」

查四道：「已派了兩組捕快，一組去吉祥賭場查問，一組向他方才逃走的那邊追尋。」

他一頓接道：「不過那邊一帶都是山林，甘豹如果擺脫不了那條銀狠，一齊逃入林中，那就麻煩了。」

沈勝衣道：「以我看，甘豹並不是一

個頭腦遲鈍的人。」

查四沒有異議。

他並沒有忘記，是甘豹將他們引來這裏的。

一個頭腦遲鈍的人，又豈會做出這種事情。

× × ×

甘豹這個人本來就是有幾分聰明。

可是就連沈勝衣查四那麼經驗豐富的人，看見了臥在練武廳內的那具屍體亦不免心驚魄動，他怎不魂飛魄散。

在一驚之下，他就連半分聰明也沒有了。

他連滾帶爬的衝出了雙英鏢局後門，拚命向前跑，竟以爲跑快一些就能够擺脫那條銀狠。

輕功方面他雖然沒有下過苦功，但是拚命跑起來，倒也快得很。

可惜他只得兩條腿，那條銀狠却有四條。

幸好那條銀狠曳着很長很重的一條鎖鍊，也因爲那條鎖鍊的影响，一時間不能够追上他。

那條銀狠，並不就此罷休，在他後面窮追不捨。

狠脚踏地本來不會發出多大的聲响，那條鎖鍊却叮噹不已。

所以甘豹無須回頭，也知道那條銀狠緊追在身後。

在生死關頭，不由得他不繼續發足狂奔。

他跑過了一座山丘又一座山丘，到他跑上第三座山丘，兩條腿已經發酸，却仍然奮力衝過前面的一個疏木林子。

出了林子，再奔前十多步，不小心一脚踢在突出地面的一角岩石上，他又變了滾地葫蘆。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踢着東西，摔倒地上的了，只不過那幾次他倒地之後就爬起，這一次却不見爬起來。

他實在已太累。

累得非獨不能够再跑下去，甚至行也似乎行不動。

他好不容易坐了起來，索性就在那裏喘氣。

疏林內叮叮噹噹的一陣金屬聲响，那條銀狠亦跟着奔了出來。

牠竟然亦脚踢在那角岩石之上，亦變了葫蘆滾地。

一人一狠距離只不過兩三尺。

人在喘氣，狠也在喘氣。

甘豹喘着氣，道：「我平日並沒有開罪你，沒有理由對我這樣兇。」

那條銀狠低嗥一聲，也不知是否聽懂甘豹的說話。

牠也就側臥在那裏，沒有從地上爬起來。

看樣子顯然已沒有方才那麼兇。

甘豹看着那條銀狠，看了好一會，大着胆子，伸手過去摸了一下那條銀狠的腦袋。

他是用左手。

左手伸出去之前，他右手已抓起地上的一塊石頭。

那條銀狠若是回頭來咬他，他右手那塊石頭就會搶先擊下。

他的左手一落在那條銀狠的頭上，那條銀狠的嘴巴便張了開來，露出了黏着血肉的森森白齒。

甘豹抓着石頭的那隻右手，不由的一緊。

可是很奇怪，那條銀狠的鼻子抽搐了幾下，嘴巴的肌肉便已鬆弛，竟然由得甘豹的左手撫在頭上。

這到底是牠嗅出甘豹並非牠的對頭，抑或甘豹的身體亦散發着豺狠的氣味，牠已經將之當做朋友？

甘豹左手不住的輕撫着那條銀狠的腦袋。

右手却始終緊握着那塊石頭，一些也不敢大意。

良久。

那條銀狠都沒有再發狠，相反越來越柔順。

甘豹眼中的警戒之色亦逐漸消失。

他右手雖然仍握着那塊石頭，手指不覺已放鬆。

夜已深，月已在中天。

荒山更寂靜。

凄冷的月色之下，人狠都顯得非常蒼涼。

蒼涼而恐怖。

甘豹坐在那裏又呆了半响，忽然目注那條銀狠，道：「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條銀狠當然不懂得回答，却彷彿知道甘豹在問牠，又低嗥一聲。

甘豹嘆了一口氣，道：「可惜你就算懂得聽人話，也不懂得說人話。」

那條銀狠低嗥不已。

甘豹又嘆了一口氣，又道：「說到我，雖然天生一副狠相，却是連狠話也聽不懂。」

那條銀狠只是低嗥。

甘豹輕拍銀狠的腦袋，道：「不要再吵了，讓我靜靜的想想。」

那條銀狠竟眞的停止了嗥聲。

甘豹亦眞的沉思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甘豹忽然露出了笑容。

那種笑容很奇怪，並不像只是表示開心。

一種狠嗥也似的怪笑聲跟着在他的咽喉中响起來。他笑着放下右手那塊石頭，抄起那條鎖鍊，左手又往狠頭上輕撫了幾下，道：「你已經瞎了眼睛，大山野林間，只有等死的份兒，跟我走好了。」

那條銀狠沒有反應。

甘豹怪笑接又道：「大家都是這樣一副嘴臉，我既然收留得你，絕不會待薄你的。」

他連隨站起身子。

那條銀狠亦自站起身來，沒有眼睛的眼窩向着甘豹，牠血流披面，混身血汚，樣子無疑是恐怖，神態却毫不兇惡。

甘豹一見大喜，又怪笑道：「走，我們先找個地方躲藏起來，查四現在想必已率領手下向這邊追捕來了。」

語聲未落，脚步已起。

那條銀狠竟然乖乖的跟着甘豹離開。

牠憎恨的似乎就只是柳西塘這個人。

可是甘豹仍然很小心，時刻準備應付那條銀狠的襲擊，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那

條銀狼。

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他還要冒這個危險。

方才他那麼笑，顯然是有所發現。

到底他發現了什麼？

× × ×

查四一直都沒有離開雙英鏢局。

他不錯關心那條銀狼的下落，但是更關心柳西塘的死因。

所以他只是吩咐手下捕快搜尋那條銀狼，自己則留在雙英鏢局，等候仵工的驗屍結果。

沈勝衣，鳳棲梧，玉蘊芳，商孤竹也是在等候這個結果。

老家人柳忠大概亦不會例外。

可是沈勝衣之外，其他人，查四實在懷疑是否全都希望那兩個仵工能找出柳西塘的真正死因。

柳西塘的屍體損壞得實在太厲害，驗屍的工作因此進行得並不怎樣的順利。

半個時辰之後終於還是有了結果。

兩個仵工一面驚訝之色的從練武廳內走前來，衆人的目光立時集中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當然都是走到查四的面前。

查四鑑貌辨色，問道：「你們檢查清楚了。」

兩個仵工一齊點頭，年紀較大的一個隨即道：「屍體上的傷無疑是野獸的爪牙弄出來的，以我們的經驗推測，相信是狗狼的一類。」

查四頷首道：「不錯就是一條狼。」

那個仵工道：「致命傷是在咽喉。」

查四道：「應該就是了，此外還有什麼發現？」

那個仵工道：「屍體四肢的關節都插着一支鋼針。」

查四一怔道：「哦？」

第一個仵工即時奉上一方白紙，道：「我們已經將其中的四支鋼針起出，請捕頭過目。」

白紙上放着四支三寸長短的鋼針。

查四沈勝衣各自拈起了一支。

鳳棲梧那邊看在眼內，突然變了面色，他嘴角顫動，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沈勝衣彷彿沒有在意，手拈鋼針問查四：「這種鋼針刺入四肢的關節，你以為會有什麼影响。」

查四道：「四肢也許就完全不能夠移動。」

沈勝衣道：「如此只好臥在地上等死了。」

查四點頭道：「嗯。」

沈勝衣道：「這是否能夠解釋屍體臨死前何以完全不掙扎？」

查四連連點頭，道：「你早已發覺那些鋼針了？」

沈勝衣道：「我只是懷疑死者的所以完全不掙扎，是否因為死前已經昏迷，死亡，或者被人以暗器，武器擊傷，擊斃，以至根本就不能夠掙扎。」

查四說道：「難怪你方才那樣問鳳棲梧。」

他連隨轉向鳳棲梧道：「你是見過這種暗器？」

鳳棲梧苦笑道：「這種暗器就是『恩怨七星針』！」

查四道：「也就是你用的暗器？」

鳳棲梧道：「正是。」

查四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鳳棲梧道：「我無話可說。」

他雖然自稱離開雙英鏢局之時已經將所有的「恩怨七星針」撒在鏢局門前地上，當時也有不少人看見，但他撒在地上的是否真的所有的恩怨七星針？事後又有沒有再打造？却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查四道：「事情到這個地步，恕我不得不暫時將你收押起來了。」

鳳棲梧一聲歎息，道：「我明白。」

查四道：「你打算怎樣？」

鳳棲梧道：「跟你回去。」

他從容伸出雙手。

查四說道：「你這樣合作，我非常高興。」

鳳棲梧道：「我相信你們絕不會就此罷休。」

查四道：「絕不會。」

鳳棲梧道：「希望你們早日拿到真兇，讓我自由。」

沈勝衣道：「如果真的不是你殺死柳西塘，我們絕不會讓你失望的。」

鳳棲梧一笑，道：「有沈大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查四即時問道：「柳夫人玉蘊芳這幾個時辰之內，是否一直都是在你身旁？」

鳳棲梧道：「這是事實。」

查四轉顧玉蘊芳，道：「很抱歉，柳夫人，我們只好也將你暫時收押。」

玉蘊芳無言苦笑。

鳳棲梧脫口問道：「為什麼？」

查四道：「柳西塘的死亡，無論死因是什麼，顯然都是這幾個時辰之內的事情，已然你就是嫌疑兇手，柳夫人又一直在你身旁，你以為她有什麼嫌疑？」

鳳棲梧沉吟道：「幫兇。」

查四道：「你到底也明白了。」

鳳棲梧又一聲嘆息，回顧沈勝衣，玉蘊芳的目光亦同時落在沈勝衣的面上。

他們無疑想聽沈勝衣的意見。

沈勝衣不假思索，道：「對你們來說，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鳳棲梧玉蘊芳奇怪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接道：「柳西塘的被殺倘若真的是與你們無關，是他人嫁禍，那麼嫁禍你們的那個人，目的相信亦不過要你們被官府當做殺人兇手來處決，也是立心置你們於死地，如果你們一些事也沒有，他一定失望得很，一定採取行動。」

鳳棲梧道：「這最好不過，怕只怕他就此了事。」

沈勝衣道：「也許你武功遠在他之上，可是很多事並非只憑武功就能解決。」

鳳棲梧道：「只是很多事，不是每一件事。」

沈勝衣道：「他願意與你面對面了斷的話，根本就不會多此一舉。」

鳳棲梧不能不點頭。

沈勝衣道：「一個人能夠利用狼來殺人，絕不簡單，他此舉無效，再向你們採取行動，是必更毒辣，更出人意外。」

鳳棲梧苦笑道：「這樣說，我們在監牢內反而比較安全的了。」

沈勝衣道：「應該是的。」

他目光一轉，接道：「最低限度你可以不必時刻都準備與商孤竹拚命。」

鳳棲梧不由望一眼商孤竹。

商孤竹已經向這邊走來。

他一直走到沈勝衣面前，道：「事情怎樣了？」

沈勝衣道：「目前嫌疑最重的無疑就是鳳棲梧玉蘊芳兩人，捕頭已決定將他們帶回去，暫時收押起來。」

商孤竹瞪眼道：「還未能夠證實？」

沈勝衣點頭。

商孤行冷笑道：「兇手毫無疑問就是他們，你們實在無須再調查，再浪費心力了。」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找個人一問。」

商孤竹道：「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姓甘名豹，也許是惟一的目擊證人。」

商孤竹一怔，道：「他看見什麼？」

沈勝衣道：「這要問他了。」

商孤竹道：「你們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

沈勝衣道：「也許在今夜，也許在明天。」

商孤竹冷笑道：「也許？」

沈勝衣道：「沒有人知道他現在給那條銀狼追到什麼地方去。」

商孤竹一怔，鳳棲梧玉蘊芳亦驚訝的望着沈勝衣。

查四接口道：「我們的所以發現這件慘案，其實完全是由於看見那條銀狼追着他從鏢局的後門出來。」

鳳棲梧道：「那麼，非找他一問不可了。」

商孤竹冷笑。

沈勝衣道：「也許我們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死人，已經死在狼牙之下了。」

查四道：「這樣事情就麻煩了。」

沈勝衣道：「他現在仍然活得非常好亦未可知。」

查四道：「聽天由命好了。」

他回身手指玉蘊芳鳳棲梧，向身邊捕快道：「將他們帶走。」

左右捕快應聲走過去。

查四連隨對鳳棲梧玉蘊芳道：「你們儘可以放心，在未得完全證實之前，是絕不會難為你們的。」

鳳棲梧玉蘊芳無言苦笑。

查四回顧沈勝衣，道：「今夜辛苦沈兄了。」

沈勝衣道：「那裏話。」

查四道：「現在我無論如何，也得先替你找一個住宿的地方。」

沈勝衣道：「這個我自己來得了。」

查四道：「那麼，明天我如何找你是好？」

沈勝衣道：「明天正午我們就在花近樓上見面如何？」

查四笑道：「你仍然記着花近樓？」

沈勝衣微笑道：「也記着花近樓的好處。」

查四忽然道：「我幾乎忘了我們現在還未吃過東西。」

沈勝衣道：「誰遇到這種事也會廢寢忘餐。」

查四道：「不過我現在既然省起，怎也得請你到衙門那邊去一趟了。」

沈勝衣道：「哦？」

查四道：「那邊有幾間賣小吃的夜店，都是不錯的。」

沈勝衣失笑舉步。

鳳棲梧玉蘊芳亦隨着一羣捕快動身，一面的無可奈何，絲毫笑容都沒有。

這種經驗在他們來說還是第一次，他們本來是覺得有些可笑。

商孤竹亦是面無笑容，他瞪着鳳棲梧在身旁走過，商孤竹握着鐵環的雙手青筋畢露。可是他始終沒有再出手。

× × ×

花近高樓傷客心。

花近樓的名字雖然是取自這句詩，花近樓的老闆却沒有傷客心的意思。

他目的不過在讓別人知道花近樓的老闆也懂得詩，並非完全是一個市儈。

用這句詩來替酒樓取名字，他也知道不適合，可惜他懂得的詩，比較適合的已完全給別人用光。

幸好一間酒樓最主要的並不是名字，客人最着重的是酒菜做得是否好。

花近樓的酒菜做得非常好。

酒樓附近並沒有花，一朵也沒有。

花是在樓中，在窗前，用精緻的花盆栽着，放在精緻的几子之上，每一個窗的左右都有。花近樓四面皆窗，所以花近樓的花已不算少的了。

玉凝香與喬裝叫化之捕快低語一[illegible]，縱身躍上牆頭。

欣賞花的客人却少得很，到來的客人，目的大都是爲了欣賞花近樓的酒菜。

對於這件事，花近樓的老闆並不在乎，因爲他始終沒有忘記，他開的是酒樓，不是花店。

但是對欣賞酒菜之外，也欣賞那些花的客人，他們仍然大生好感，往往會吩咐店小二們加以招呼。

這所以爲什麼沈勝衣在一坐下，那些店小二就過來招呼得他無微不至。

沈勝衣當然不知道這許多，還以爲這間花近樓的招呼向來都是這樣。

這時候已經是正午。

他坐下不久，查四就到了。

一眼看見沈勝衣，他連忙走了過來。

沈勝衣招呼他坐下，第一句就問：「事情有什麼進展？」

查四道：「昨夜我回到衙門，就收到甘豹的一封信。」

沈勝衣道：「哦？」

查四道：「這是連同一塊石頭擲進衙門大門的，上面寫着我親拆……」

沈勝衣道：「裏頭寫着什麼？」

查四道：「寫着『我看見玉蘊芳將鎖着那條銀狠的鍊子鑿斷了大半』。」

沈勝衣道：「只是寫着這些？」

查四道：「還有就是他的名字。」

沈勝衣道：「這件事你認爲如何？」

查四道：「我非常懷疑。」

他一頓接道：「甘豹既然寫得那封信，爲什麼不親自來見我？」

沈勝衣道：「可能他是另有苦衷。」

查四道：「但無論如何，在未見到他的人，問清楚之前，我是絕不會相信那封信。」

沈勝衣道：「你收到那封信的事，有沒有其他人知道？」

查四道：「這件事我仍然未公開。」

沈勝衣道：「也好，否則給商孤竹知道，吵鬧起來，事情就麻煩了。」

查四道：「不錯，一吵上公堂，大老爺就得開堂審訊，甘豹若是在那個時候現身作證，所謂人證物證俱在，鳳棲梧玉蘊芳不認罪的話，皮肉之苦，相信是在所不免。」

沈勝衣道：「聽你的口氣，你好像已肯定鳳棲梧玉蘊芳並非兇手。」

查四道：「你難道不是？」

沈勝衣道：「我也是的。」

查四道：「他們雖然有殺人的動機，實在沒有理由採取這種殺人的方法。」

沈勝衣點頭道：「鳳棲梧既然有能力與商孤竹同歸於盡，要殺柳西塘的話，根本就用不着利用那條銀狠，再說一切的證據未免太明顯了。」

查四道：「不過他們亦可能有他們的一套計劃。」

沈勝衣道：「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有可能利用別人不相信他們是殺人兇手這個心理……」

查四截口道：「每一種可能我們都必須考慮到。」

沈勝衣轉過話題，道：「甘豹寫得那封信，人當然仍在城中。」

查四道：「現在或者已不在，當時却一定在的，這種事即使有人肯替他做，他也必須進城來找人。」

沈勝衣道：「你昨夜不是派人去吉祥賭場。」

查四道：「他沒有回去吉祥賭場。」

沈勝衣道：「派去山林那邊搜索的捕快又有沒有什麼發現？」

查四道：「他們也沒有，人固然找不到，那條銀狠同樣不見踪影，說不定已跑入山林深處，但亦不無可能，已被甘豹擊殺。」

沈勝衣道：「不跑回城中就好了，那條銀狠，雖然已瞎了眼睛，危險性仍然很大。」

查四道：「我已吩咐那隊捕快留在山林的邊沿附近，不分日夜，小心戒備。」

沈勝衣道：「可是，城中仍然人心惶惶。」

查四道：「你也知道了。」

沈勝衣道：「我還在客棧的時候，已經看見有不少人靑看臉，兩兩三三的聚合一起談論這件事。」

查四道：「我手下捕快，十九都非常多口，消息相信現在已傳得很開的了。」

沈勝衣道：「這一來讓城中的居民知道警惕，也是好的。」

查四點點頭，說道：「所以，我由得他們。」

他一皺眉，又道：「現在我只担心一個人。」

沈勝衣道：「是誰？」

查四道：「商孤竹。」

沈勝衣道：「你懷疑他與這件案子有關？」

查四道：「這個人可以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沈勝衣道：「那麼你担心他什麼？」

查四道：「今天早上他重金請驛站的人飛馬送出了三封信，這件事給我手下的捕快發現了！」

沈勝衣道：「那麼他的信寫給什麼人，相信你亦已在驛站查出來？」

查四道：「嗯。」

沈勝衣道：「信是寫給那三個人？」

查四道：「宋可南方樵和鄧追雲。」

沈勝衣道：「宋可南方樵這兩個名字我並無印象，至於鄧追雲……」

查四道：「飛環鎭中州鄧追雲在江湖上的份量並不輕。」

沈勝衣點頭，道：「莫非他也是飛環門的前輩。」

查四道：「我認爲就是，其他兩人只怕也是的。」

沈勝衣道：「這顯然他是有意以武功解決這件事。」

查四道：「他邀來的帮手，武功相信絕不會在他之下。」

沈勝衣道：「果眞如此，合他們四人之力，殺入監牢相信也不成問題。」

查四道：「沈兄在這裏，他們也許會有所避忌，可是沈兄總會有離開的時候，况且這根本就不是辦法。」

沈勝衣道：「即使我在這裏他們亦未必會放在眼內的，鄧追雲，宋可南，方樵的武功，說不定都在我之上。」

查四道：「這個我相信沒有可能。」

沈勝衣道：「在未見他們的出手之前，我就不敢這樣說了！」

他一聲輕歎，道：「飛環門的實力在江湖上一直是個謎。」

查四無言。

沈勝衣道：「爲了避免無謂的死傷，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在他們到來之前，解決這件案。」

查四道：「我已經加派人手，搜查甘豹的下落去了。」

沈勝衣道：「甘豹是目前惟一的綫索，這個人的相貌很特別，很容易辨認。」

查四道：「可是甘豹如果躲起來，要找他却也並不容易。」

沈勝衣道：「揚州這個地方，實在不小。」

查四道：「何況，這個人還懂得易容術。」

沈勝衣一怔。

查四接道：「今天早上，我找來了雙英鏢局以前幾個鏢師，是他們告訴我這件事。」

沈勝衣不由四顧一眼，道：「那是說，他現在就算也在花近樓上，我們也未必能够發覺的了。」

查四道：「他的易容術，相信不至於高明到連你我的眼睛都能够瞞過。」

沈勝衣道：「難說！」

查四道：「對於找尋那個人你有沒有其他比較好的辦法！」

沈勝衣沉吟起來。

查四不由盯穩了沈勝衣。

好一會，沈勝衣緩緩的道：「這件事有一個人也許能够帮忙。」

查四道：「誰？」

沈勝衣道：「玉凝香。」

查四道：「玉蘊芳的那個妹妹？」

沈勝衣道：「正是。」

查四目光一閃，說道：「甘豹很喜歡她。」

沈勝衣道：「如果甘豹知道她回來，一定忍不住去找她。」

查四道：「我們只要守候在玉凝香的身旁，就可以找到他。」

沈勝衣道：「我們兩個人，都不能露面。」

查四恍然道：「因爲甘豹見過我們，那麼，我找幾個精明的手下假扮郎中小販什麼的，一旁監視着好了。」

沈勝衣道：「這個由你安排。」

查四道：「問題是我們又不能做得太明顯，令甘豹生疑，揚州城地方不小，玉凝香即使來了，甘豹亦未必見得到她，我們如何使甘豹知道這件事。」

沈勝衣道：「甘豹方面我相信他或者會想到玉蘊芳被捕的消息玉凝香遲早會知道，知道了之後，必是會到來一看究竟，到來少不免走一趟雙英鏢局，所以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在以後的幾天，甘豹相信會在雙英鏢局附近窺伺，只要玉凝香在雙英鏢局出入多幾次，他始終會看見。」

查四道：「我一會就吩咐手下改裝監視鏢局附近一帶，如果發現有形跡可疑的人在那附近徘徊，便跟踪調查他的底細，有問題的話，一於抓起來。」

沈勝衣點頭，道：「無妨如此，最好在玉凝香到來之前，就將甘豹找到，省得麻煩。」

查四說道：「我們似乎忘記了一件事情。」

沈勝衣道：「玉凝香的下落？」

查四奇怪地道：「怎麼你思想如此靈活！」

沈勝衣道：「只是巧合說中了——關於這件事，大可以去問玉蘊芳，她是知道的。」

查四道：「只怕她不說。」

沈勝衣道：「她如果是清白無辜，一定會說出來。」

查四連連點頭。

沈勝衣笑道：「你本來也是一個思想很靈活的人，怎麼現在竟然好像變得遲鈍了？」

查四摸摸腦袋，苦笑道：「也許在揚州這半年，腦筋傷得太厲害之故。」

沈勝衣道：「不是因爲有我在，乘機休息一下，由得我去動腦筋？」

查四又笑了起來，這一次不是苦笑。

他開懷笑道：「你心裏明白就是，爲什麼要說出來？」

沈勝衣道：「兩個人動腦筋，總比一個人動腦筋的好。」

查四道：「你這樣說，我如何還好意思偷懶？」

沈勝衣道：「不過你就算要動腦筋，也且待塞飽肚子之後。」

查四道：「我幾乎忘記了這件事！」

兩人相顧大笑。

×　×　×

玉蘊芳也許眞的是清白無辜，並沒有隱瞞玉凝香的下落。

對於沈勝衣查四的計劃她全無異議，只是表示不放心玉凝香的安全。

沈勝衣查四不待言當塲大拍心口，强調有他們兩人，玉凝香的安全絕對不成問題。

玉蘊芳於是說了出來。

沈勝衣查四雖然知道了玉凝香的下落，最快仍要等待兩天，才可以見到玉凝香的面。

由揚州城到玉凝香居住的地方，來回怎也得用上兩天。

×　×　×

一天又一天！

兩天很快又過去。

在這兩天內，事情一些進展也沒有，甘豹仍然是下落不明。

沈勝衣查四只好寄望玉凝香的到來。

在那天黃昏，玉凝香終於趕到來了。

×　×　×

玉凝香比玉蘊芳年輕很多。

玉蘊芳已經漂亮，可是比起玉凝香，顯然又有了一段距離。

通常，一個女孩子具備這了種條件，大都會擺出一副高不可攀，凜若冰霜的樣子。

玉凝香却是例外，他的面上很多時都帶着一種親切的笑容。

好像這樣的一個女孩子，當然是人見人愛的！

沈勝衣查四見到了玉凝香，才明白甘豹爲什麼對她那樣喜愛。

玉凝香到來的時候顯得很担憂，可是

入牢房見過玉蘊芳之後，又有了笑容！

沈勝衣查四一直在旁邊，兩人的說話他們都聽聞在耳裏。

一共只有幾句說話——

玉凝香道：「姊姊，那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

「爲什麼他們要抓你坐牢？」

「關於這一點你問沈大俠和查捕頭好了，他們有一件事，也正要你帮忙。」

「什麼事？」

「這件事在辦妥後，也許能够證明我的清白，你盡力帮助他們好了。」

玉凝香不假思索，立即應允，然後就退出監牢。

× × ×

出了監牢，查四招呼沈勝衣玉凝香在外院捕房坐下。

玉凝香坐下就笑道：「那件事一定不是我姊姊做的。」

查四一怔：「你憑什麼如此肯定？」

玉凝香道：「我姊姊根本就不是那種人，她也從來不會欺騙我。」

查四微喟道：「我們却不能够只憑一句相信就斷案，必須有充份的證據。」

玉凝香點頭。

查四道：「目前我們得到的證據，對於他們兩人却是極之不利！」

玉凝香忍不住問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查四耐着性子將事情說了一遍。

玉凝香聽到最後，面上已全無笑容。

她思索着道：「總捕頭難道不覺得他們的殺人的證據太充份？」

查四道：「所以我才只是將他們收押起來。」

玉凝香道：「人如果是他們殺的，他們一定會盡快將證據消滅，鳳叔叔是一個聰明人，我姊姊也是的！」

查四道：「也許他們想不到我們會在雙英鏢局出現，來不及消滅證據！」

玉凝香道：「你方才還沒有告訴我你們爲什麼會突然走到去雙英鏢局。」

查四道：「我們可以說是給人引去的，那個人也許就是惟一的目擊證人。」

玉凝香道：「那個人也死了？」

查四道：「我們肯定他仍然生存。」

玉凝香道：「這是說事發之後，你們並沒有見過他。」

查四道：「事實一直都找不到他。」

玉凝香道：「當時你們應該將他留下來的。」

查四道：「我們當時很懷疑他的說話，到我們看見他給那條銀狠追出了鏢局之後，一心牽掛着鏢局之內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也就將他疏忽了！」

玉凝香道：「你們又憑什麼，認爲他是惟一的目擊證人。」

查四道：「也就在當夜，他將一封信縛在一塊石頭上，擲進了衙門……」

玉凝香急問道：「那封信內，寫着什麼？」

查四道：「他親眼看見令姊鑿斷那條鎖鍊。」

玉凝香一怔道：「眞的？」

查四道：「這要在見過他之後才能够肯定，只可惜我們雖知道他並未死亡，甚至也許就在附近徘徊，一連幾天儘管我們遍佈眼綫，始終無法將他找出來。」

玉凝香道：「或者他一直躲着，根本就沒有出來走動。」

查四道：「未必。」

玉凝香道：「那麼就是你派出來的人一直都沒有遇上他的了。」

查四道：「即使遇上了，他們也不會認得出來。」

玉凝香詫聲道：「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他？」

查四道：「如果他以眞面目出現，就算從來沒有見過他的人，也不難認出是他的。」

玉凝香道：「哦？」

查四說道：「因爲他的相貌，非常特別。」

玉凝香詫異的問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查四道：「他善於改變容貌。」

玉凝香恍然道：「這是說，他懂得易容術？」

查四道：「不錯。」

他緩緩接道：「所以我們不得不請你來帮忙。」

玉凝香一呆，道：「我並不懂得易容術。」

查四道：「可是只要見到你，他就會來找你的。」

玉凝香又是一呆，問道：「他到底是誰？」

查四道：「他就是甘豹。」

玉凝香更加詫異脫口道：「甘豹？」

查四道：「相信你還記得這個人。」

玉凝香苦笑點頭。

要她忘記這個人，實在不容易，當年她就是爲了擺脫這個人的糾纏，才離開雙英鏢局。

查四沈勝衣的目光一齊落在玉凝香的面上。

玉凝香苦笑道：「這個人的相貌的確特別得很。」

她再問查四，道：「就是他將你們引到雙英鏢局去？」

查四道：「正是他。」

他詳細的將遇見甘豹的情形告訴玉凝香。

玉凝香聽的很用心，到查四住口，就疑惑的道：「甘豹顯然是知道這件事的眞相，爲什麼他不肯將之完全說出來，行動這樣鬼祟呢？」

查四道：「他當然有他這樣的原因，我們必須把他找出來，問清楚。」

沈勝衣插口道：「我們這一次要姑娘這樣帮忙，無疑是委屈姑娘，但是在目前來說，實在沒有其他的辦法。」

玉凝香道：「爲了我姊姊的清白，我一定會帮忙你們找到甘豹。」

查四道：「本來我們是不必麻煩姑娘的，問題是時間不容許我們再躭擱，我們必須盡快將甘豹找出來。」

他沉聲接道：「蔣孤竹已送出了三封書信，邀約他的三個同門或朋友到來，縱然他們未必敢闖入監牢殺人，但是事情鬧大了，一開堂審訊，他們就難免皮肉之苦

，我們這樣做，其實也爲了他們設想。」

玉凝香道：「我明白。」

查四道：「姑娘明白最好。」

玉凝香望一眼沈勝衣查四，道：「看來你們也不大相信我的姊姊是那種人。」

沈勝衣道：「這是事實。」

玉凝香忽然道：「我聽過不少關於你的事。」

沈勝衣道：「是麼？」

玉凝香道：「所以你插手這件事我很放心，因爲我相信，你是絕不會讓我的姊姊含寃受屈的。」

沈勝衣道：「就算沒有我插手，查四捕頭也一定會找出眞正的兇手。」

玉凝香道：「我也知道他是一個好捕頭。」

她連隨問道：「你們要我怎樣做？」

沈勝衣道：「很簡單，只要你在雙英鏢局進出多幾次，或者在附近徘徊一下就可以了。」

玉凝香一面疑惑之色。

沈勝衣解釋道：「以我推測，甘豹是必會想到你們姊妹情深，除非不知道，否則一定會趕來，而這件事你却是遲早一定會知道的。」

玉凝香點頭道：「我住的地方距離這裏其實並不怎樣遠，況且我們姊妹在這裏還有好幾個親戚。」

查四道：「同時你們既然是只得姊妹兩人，在官府開審之前，官府也必會通知你一聲。」

沈勝衣接道：「甘豹當然不肯放過這個能够看見你的機會，現在也許開始在衙門或者雙英鏢局附近窺伺。」

玉凝香頷首道：「如果我回來這兩個地方的確必到的，但，你們也必須考慮一點。」

查四道：「那一點。」

玉凝香道：「甘豹對我說不定巳經死了心。」

查四道：「我相信不會。」

沈勝衣點頭道：「好像姑娘這樣美麗的女孩子並不多。」

玉凝香嬌臉一紅。

沈勝衣轉回話題，道：「姑娘的進出衙門與及雙英鏢局，當然都必須有一個理由，譬如說探監，或者到街上給姊姊買一些她喜歡的食物，有關這些，查捕頭稍後會詳細指點姑娘的了。」

查四道：「至於姑娘的安全問題，我亦巳考慮清楚，由姑娘走出衙門的一刻開始，我的手下將會沿途照應，他們分別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稍後我介紹姑娘認識他們，以便必要時聯絡。」

他沉吟一會，接道：「至於姑娘住宿的地方，則別無選擇，非留在雙英鏢局不可的。」

玉凝香道：「這個計劃什麼時候開始進行。」

查四道：「姑娘的意思怎樣？」

玉凝香道：「當然就是越快越好。」

她輕歎一聲，接道：「姊姊在牢內雖然並沒有吃苦，我還是希望她能够早日出來。」

查四道：「我明白你這種心情。」

沈勝衣道：「不過你自己的安全也必須加以注意，一路上儘管有人照應，如果事情來得太突然，照應你的人亦會措手不及。」

玉凝香道：「我是不怕甘豹的。」

沈勝衣道：「我看出你也懂武功。」

玉凝香道：「說到我的武功或者仍然比不上姊姊，但相信現在巳足以應付甘豹，年來我一直苦練，並沒有一日偸懶。」

沈勝衣道：「事關重大，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切不可單獨採取行動。」

玉凝香無言頷首。

× × ×

雙英鏢局於是就多了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出入。

住在那附近的人，不少仍記得這個美麗的女孩子就是玉蘊芳的妹妹玉凝香。

可是不認識玉凝香的人却很多，尤其是過路的人。

他們看見一個這樣美麗的女孩子在雙英鏢局出入，不由都多看幾眼。發生了那件慘案之後，雙英鏢局在揚州巳非常出名，經巳被目爲兇宅。

不過即使玉凝香，遠離雙英鏢局，不知道她是在雙英鏢局進出的路人，看見她亦不由多看幾眼。

尤其是男人。

玉凝香到底是個非常美麗的女孩子。

看見那麼美麗的一個女孩子，不多看幾眼的男人並不多。

他們當然都希望知道這個美麗的女孩子是誰，其中居然有人千方百計去打聽，甚至有人遠遠的跟在玉凝香後面，看看她到底是那戶人家的女兒。

這些人不待言給照應玉凝香的捕快增添了不少煩惱。

他們不得不分心留意這些人，因爲甘豹很可能就在當中。

可是他們一些發現都沒有。

難道甘豹的易容術眞的是如此高明，抑或他根本就不在那裏頭？甚至他根本就不知道玉凝香巳經回來？

除了甘豹，相信還沒有人能够回答這些問題。

× × ×

又兩天過去。

甘豹仍然是下落不明。

到第三天正午，玉凝香就像過去的兩天一樣，挽了一個竹籃子離開雙英鏢局，走向衙門。

她眞的是做了好幾樣點心，準備送去監牢給她的姊姊。

天色晴朗，萬里無雲。

玉凝香的心情却並不開朗，她走得很慢，低着頭。

一連兩天都沒有收穫，她不得不懷疑沈勝衣查四兩人的推測。

雖然低着頭，她並沒有撞着人。

這時候街上的行人並不多。

其中却有三個人遠遠跟在玉凝香的後面。

一個是賣藥郞中，一個是算命先生，還有的一個竟然是一個光頭和尚。

這三個人交替跟着玉凝香，不留意，實在不容易察覺。

玉凝香却是一出雙英鏢局大門就巳覺察，她認識他們。

他們都是查四的手下。

轉過街角，玉凝香又看見了查四的另外兩個手下。

一個假裝道士，坐在一戶人家的屋簷下，一個却是扮成叫化，蹲在一條小巷之內。

看見他們，玉凝香不由得苦笑。

查四在這件事，無疑已花了不少心思，只可惜到現在仍然一些收穫也沒有。

苦笑未已，玉凝香忽然聽到有人在身旁叫一聲：「小姑娘！」

她轉頭望去，不由得一怔。

一個叫化不知何時已跟在她的身旁。

五六歲的小叫化，皮黃骨瘦，還拖着兩條鼻涕。

這個小叫化當然不會是查四的手下。

玉凝香停住了脚步，問道：「你是叫我。」

小叫化點頭。

玉凝香道：「你叫我做什麼？」

小叫化道：「小姑娘。」

玉凝香失笑道：「今年你多大了？」

小叫化道：「六歲。」

玉凝香道：「你那麼叫我，我還以為你六十歲呢。」

她連隨問道：「你想討錢買食物？」

小叫化搖頭。

玉凝香道：「那麼你是嗅到我那個籃子裏載着好吃的點心了，反正是有多，我給你幾個。」

她正想打開籃子，那個小叫化忽然搖手，道：「今天我已經吃得很飽，飽得再也吃不下了。」

玉凝香奇怪道：「是麼？」

小叫化道：「眞的，那個老婆婆方才請我大吃了一頓。」

玉凝香道：「那個老婆婆？」

小叫化轉身一望，抓着腦袋道：「方才她還站在那邊屋簷下，現在可不知那裏去了。」

玉凝香奇怪問道：「然則你叫我是為什麼？」

小叫化道：「那個老婆婆叫我將這封信親手交給你這個小姑娘。」

他攤開右手，在他的右手之上，果然放着一封信。

玉凝香一手接過，道：「你怎知道是交給我的？」

小叫化道：「我們方才在街上看着你走過來的。」

他摸着肚子接道：「信交了給你，可沒有我的事了。」

說完這句話，他就踢着脚走開。

玉凝香沒有將他叫住，忙將手中信打開。

「想救你姊姊，一個人立即到城西郊半里的藥王廟，我只給你一次機會，如果你將這封信交給別人，這件事就算了，現在我正在一旁監視着你，一切的舉動，都瞞不過我的眼睛的——甘豹！」

讀到甘豹這兩個字，玉凝香不由就面色一變，她張目四顧。

街上左右有很多店舖，每一間店舖之內都有不少人，那些飯店之內就更多。

甘豹到底在那裏？

小叫化口中那個老婆婆是否就是甘豹的化身？

玉凝香一再留神，可是並沒有看見一個老婆婆在附近。

坐在屋簷下，喬裝道士的那個捕快這時候已發覺玉凝香的神態有異，站起身來，放步走過去。

玉凝香一見道士向自己走過來，一時間大感徬徨，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道士很快走到玉凝香面前，那樣子就像是來化緣，說的却不是化緣的說話，道：「玉姑娘，發生了什麼事？」

玉凝香握着信的那隻手往後一縮，搖頭道：「沒……沒有事發生。」

道士的眼睛立時盯着玉凝香的手，道：「你手上拿着的是什麼？」

玉凝香道：「一封信，却是與那件事沒有關係的。」

她面上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在說謊。

道士盯着了玉凝香，倏的一步跨前。

玉凝香一步退後，縱身突然躍進旁邊的小巷。

也就是查四那個喬裝叫化的手下所在的那條小巷。

那個叫化也已留意玉凝香，見她向自己這邊躍來，非常詫異。

正想站起身子，玉凝香已落在他的身前，道：「快通知捕頭，城西郊半里藥王廟！」

話說得很快，這句話說完，玉凝香人就凌空拔起，躍上了左面高牆。

她的左手仍挽着那個竹籃子，右手仍揑着那封信。

在瓦面上停了停，她的身形才再起，向西面掠去。

她這是故意做給甘豹看的。

對於甘豹的警告，在敵暗我明這種情形之下，不由她不相信。

她這樣躍上瓦面，甘豹如果眞的在暗中監視，不難就認為她已經照足信上指示來做。

這條小巷內，只有喬裝叫化的那個捕快，在躍向那邊之時，她已經看清楚。

身形落下之際，她是面向小巷，話又說得那麼快，甘豹除非在小巷內，否則應該就不會發覺她已經將消息傳出去。

無疑她也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

× × ×

喬裝道士的那個捕快一愕，放步追過去。

他當然手脚敏捷，否則查四也不會挑選他暗中照應玉凝香。

只可惜他沒有練過輕功，到他追到巷口的時候，玉凝香已經上了瓦面。

他更就沒有能力縱身追上瓦面，却沒有忘記那個叫化是自己的兄弟。

可是他的目光才落下，喬裝叫化的那個捕快就將頭埋在膝內，道：「有人在暗中監視。」

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那個喬裝叫化的捕快那刹那已經猜想到玉凝香為什麼那樣做。

喬裝道士的那個捕快也不是傻瓜，看見叫化那樣子，已明白了幾分，再聽到那句話，立時就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他連忙抬頭一望，擺出一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模樣。

叫化仍然將頭埋在膝內，接道：「你立即去通知捕頭趕去城郊半里藥王廟，我先走一步，接應玉姑娘！」

道士輕聲道：「好！」

他隨即一步一步倒退，眼睛却仍望着那邊瓦面，就像是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

叫化在道士退後的同時，身子亦向後移動，看清楚巷外，除了道士，並無其他人，立即轉身，拔脚飛奔。

這時候喬裝郎中，算命先生，和尚那三個捕快已轉入這條街，看見道士那樣子，知道事情有變化了，再也顧不了那許多，一齊奔到道士身旁。

和尚問道：「玉姑娘那裏去了？」

道士眼望那邊瓦面，手指那邊瓦面，道：「她上了那邊瓦面。」

和尚一呆道：「現在呢？」

道士突然壓低了嗓子，道：「不要四面望，眼望瓦面那邊聽我說。」

三人雖奇怪，還是依言望着瓦面。

道士接道：「有人暗中監視着我們的行動。」

三人這才明白，算命先生忙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道士不答反問道：「捕頭現在在什麼地方？」

算命先生道：「今天早上我離開衙門的時候捕頭曾吩咐下來，他與沈大俠正午時會在花近樓，却不知現在離開沒有。」

道士道：「為了能够盡快將消息通知他們，我們分開兩批，和尚與我趕去花近樓，你與郎中則趕去衙門。」

算命先生道：「到底是什麼消息？」

道士道：「告訴捕頭玉姑娘已去了城西郊半里的藥王廟！」

這句話說完，他就招呼和尚道：「我們立即趕去花近樓！」

和尚立即放步奔出，道士脚步早已放開。算命先生與賣藥郎中亦不敢怠慢。

表面看來，他們却像是一番商量之後．分頭去追玉凝香。

他們一走，那邊一間賣小吃的店子旁就走出了一個老婆婆。

老婆婆一面皺紋，頭髮都已全白了。

她策着枴杖，躬着腰背走出來。

一出到街口，她的腰背就直了，就像是一下子年輕了二十年。

她連隨一笑。

老婆婆好大的一張嘴巴。

笑着他舉步向西走去。

她走起來更不像一個老婆婆。

莫非她就是甘豹？

× × ×

小巷內有小巷。

喬裝叫化那個捕快向左一轉，轉入了一條短巷，再右一轉，轉入了一條比較長的小巷。這小巷的盡頭再轉右就是街道。

已到盡頭，未到盡頭。

叫化突然收住了脚步，不收步他就得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個人鬼魅一樣，無聲無息的從轉角處閃入，擋住了去路。

是一個書生裝束的中年人，那身材却不大像一個書生。

他却像大病初癒，面色很蒼白的，蒼白的死人一樣。

喬裝叫化的捕快叫做張力，做捕快已經做了十多年，人相當精明，一看就知道那個書生是有意阻擋着去路。

他一步退後，道：「這位朋友……」

那書生冷冷的截道：「不是朋友！」

張力道：「那麼你擋着我的去路，到底有什麼目的？」

書生道：「問你一句話。」

張力道：「哦？」

書生道：「玉凝香告訴你什麼？」

張力道：「你……」

書生道：「方才我也是在那邊大街上，我知她曾對你說話所以趕來這裏等你。」

他一頓道：「這條路只有一個出口。」

張力脫口道：「你倒也熟悉。」

書生道：「這附近，我瞭如指掌。」

張力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書生道：「什麼人也好，用不着告訴你。」他倏斷喝，道：「答我的問題！」

張力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書生道：「捕快！」

張力叱喝道：「你既然知道，還敢攔我去路？咄！快走開，否則拿你回衙門問罪！」

書生道：「少在我面前打官腔，再不說，莫怪我心狠手辣！」

張力沉臉道：「好小子，不給你試試我的厲害，看你是不肯讓路的了！」

嗆啷一陣亂响，張力反手從衫底下拉出了一條三尺長的鐵鍊。

書生面無表情，冷冷的道：「你是自討苦吃！」

話口未完，他人已欺身撲上，張力眼中分明，大喝一聲：「倒！」攔腰一鐵鍊掃去！

小巷雖則不怎樣寬闊，他那條鐵鍊仍然可以施展得開。

他用力不輕，那條鐵鍊的去勢非常凌厲。可是他方動手，那個書生撲前的身形突然向後縮回去。

叮噹的一聲，那條鐵鍊立時掃在旁邊牆壁上。白堊紛飛，這一鍊如果掃在腰上，腰骨不斷折才怪。

張力鐵鍊揮出去之時，已經算準了距離，這下子竟然落空，不由得大吃一驚。

他吃驚未已，忽然發覺那條鐵鍊已經被書生抄在手中。

書生好快的出手！

張力脫口道：「你……」

一個「你」字才出口，他已連人帶鐵鍊給書生扯過去，小腹上跟着挨了一拳。

很重的一拳，打得他當場變了蝦米一樣躬起身子，握着鐵鍊的手也鬆了。

書生旋即化拳為掌，抄住了鐵鍊張力本來握着的那一頭。

他兩手抓着鐵鍊，順勢一套一絞，就將那條鐵鍊勒住張力的脖子，勒得還不怎樣緊。

張力却已魂飛魄散，急叫道：「手下留情！」

他的胆子原來並不大。

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一個胆子本來就很難大得起來的。

書生道：「你現在告訴不告訴我？」

張力道：「我……」他欲言又止。

書生雙手一緊，道：「你不說，我立

即絞殺你！」

張力忙道：「我說我說……」

書生道：「玉凝香對你說過什麼？」

張力喘着氣道：「她告訴我通知捕快，趕往城北半里的老君廟。」

城西變了城北，藥王廟變了老君廟，這個人倒也懂得隨機應變。

書生「哦」一聲，想了想道：「城北半里那來一間老君廟？」

張力想不到書生連城外地方也熟悉，忙替自己掩飾道：「她是這樣說！」

書生冷笑道：「還騙我，你是眞的不想活的了！」

他握着鐵鍊的雙手又再一緊。

這一次比前一次更用力，張力舌頭也幾乎給勒了出來，他面色大變，嘶聲叫道：「饒命！」

書生鬆手，道：「我最後給你一次機會！」

張力道：「是城西……」

書生道：「城西那裏。」

張力道：「半里外的藥王廟！」

書生道：「這一次沒有再騙我？」

張力道：「沒有。」

書生道：「很好！」雙手又收緊。

張力立即發覺，大驚道：「你……」

書生沉聲道：「說了我也要殺你。」

張力道：「可是你……」

書生截口道：「我根本就沒有說過不殺你。」

他的確沒有說過。

張力驚怒交集，大叫一聲，左右肘一齊向身後撞去。

書生雙手即時用力一扯，喀一聲，張力的叫聲頓絕，頭猛的栽下來。

他的手肘才撞出一半。

書生又一聲冷笑，握着鐵鍊的雙手一齊鬆開。

張力連人帶鐵索，「咕咚」「叮噹」的倒在地上。

書生望也不再望他一眼，轉身舉步，頭也不回的向原路走出。

出了巷子，他就往西行，步伐如故，一點也不像是個殺人兇手！

他顯然並不是第一次殺人。

也只有老手，才可以這樣鎭定。

他無疑並沒有留下任何的綫索，這一來，張力的死亡，豈非又是一個謎。

這個却只怕未必。

因爲書生出巷口，又已落入一個人的監視中。

那個人一直站立在巷口對面的一戶人家的屋簷下，一身黑衣，頭上戴着一頂范陽笠子，笠緣低壓眉際，他的頭，又半垂，很難看得清楚他的面目。

他跟踪書生已經很久的了。

只是書生並未察覺。

他看着書生走進小巷，却沒有跟進去，只是在外面等候。

因爲他已經猜測到書生進去小巷的目的。

他沒有白等。

書生一出來，他立即又跟上去。

在跟踪方面，他無疑就是一個老手，否則書生又怎會完全不覺？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連串的追踪於是在城西展開。

書生是誰？戴着范陽笠子的人又是那個？

還有那個老婆婆，其實又是什麼人？

由於這幾個人的出現，事情又起了變化。

沈勝衣查四接到消息的話，當然亦會奔往城西來。

只不知他們是否來得及？

× × ×

——何事沉疴久，含毫問藥王。

能够被稱爲藥王，醫術當然就非常高明。

醫術眞正非常高明的人雖然並不多，却不止一個。

所以被稱爲藥王的人也不止一個。

神農被稱爲藥王，華陀扁鵲亦是被稱爲藥王。

法華經之中更有藥王菩薩，連菩薩之中居然也有一個藥王。

所以每一間藥王廟之內供奉的藥王塑像都未必一樣。

揚州城西郊半里那間藥王廟之內供奉的藥王塑像却根本就分不出是那一個。

因爲早就已崩塌，只剩下半截！

廟後牆壁亦崩塌了一大片，到處蛛網塵封，顯然已荒廢多時。

這如果不是這間廟供奉的藥王不大靈，大概就是因爲這間廟建在半山了。

不過亦有可能是因爲這附近人都非常健康。

到藥王廟參拜的人不是自己有病，相信就是家裏有人生病。

要一個有病的人走來這間藥王廟參拜固然是一件苦事，就算對沒有病的人來說，也不是一件樂事。

雖然這間藥王廟與城西大道之間有一條小路，小路上隔不了遠就有幾級石級，還是不怎樣好走。

好像這樣的一間藥王廟，香火如果還能够旺盛，就眞的是神蹟了。

附近的居民很多已忘記了這間藥王廟，玉凝香一連問了七個人，才問到藥王廟的所在。

那個人却告訴她，那間藥王廟不時鬧鬼。

女孩子聽到有鬼，大都會打從心裏寒出來，玉凝香沒有例外。

可是她仍然非去不可。

設餌佈陷　擒兇雪冤

廟門早就已崩塌，在外面多少亦可以看見這間藥王廟裏頭的情形了。

陽光從崩缺的地方射進了廟內，大部份地方都可以清楚看見，却是不知怎的給人的仍然是一種陰森的感覺。

玉凝香站在門外，仔細的打量了好一會，又傾耳靜聽了片刻，始終看不見人影，也聽不到絲毫人聲！

她忍不住振吭呼道：「甘豹。」

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任何反應。

一再呼喚也都是這樣。

玉凝香手一沉，從腰間抽出了一支軟劍，一咬牙，大着胆子跨進廟內！

廟內事實沒有人。

玉凝香手握軟劍，走到廟堂的正中，張目四顧。

也就在這下，一聲恐怖已極的怪叫聲突然在廟堂內响了起來。

玉凝香冷不防了嚇一跳，握劍右手不由自主的一緊，叱喝道：「誰？」

怪叫聲又起。

玉凝香這次聽清楚了。

——是狠嗥！

她由心打了一個冷顫，循聲望過去！

那邊靠着柱子放着一張神桌，一邊已沒有了兩條桌腿，半倒在地上。

狠嗥聲就是從桌底下傳出來。

玉凝香橫移一步，用脚尖挑起地上的一塊瓦片，踢向桌底下。

噗一聲，狠嗥聲再起，一團銀白色的東西旋即颼的從桌底下竄出來。

是一條狠！

那條狠一身銀毛，上面沾滿了發黑的血漬。

牠嗥叫着竄出來，撲向玉凝香。

玉凝香手中軟劍幾乎同時舉起來，準備那條銀狠一撲近，就一劍砍下！

那銀狠却只是撲前幾尺就突然停頓！

玉凝香這才發現那條銀狠的脖子上鎖着一條鐵鍊，鐵鍊的一頭無疑就綁在那條柱子之上！

那條銀狠活動的範圍於是也就只能在那幾尺地方。

牠也不知是否因爲被玉凝香踢出的那塊瓦片擊中，顯得很憤怒，雖然不能够撲前，却人立而起，向着玉凝香張牙舞爪。

牙鋒利發亮，爪也隱約閃着光，那雙眼却既不亮，也不光。

牠根本就沒有眼珠，可是那沒有眼珠的一雙眼窩更顯得詭異恐怖。

玉凝香看見那雙沒有眼珠的眼睛，不由得一呆，脫口道：「這莫非就是咬死柳西塘的那條銀狠？」

一個聲音回答道：「不錯就是牠！」

聲音從廟門那邊傳來。男人的聲音，站在那裏的却是一個老婆婆。

玉凝香應聲望去，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老婆婆大步跨進廟門，咧開那張大嘴，笑道：「立即你就會知道了。」

她反手扯下頭上的髮髻，再舉袖往臉上抹了幾下，老婆婆於是就變了一個大男人。

一個大男人穿着女人的衫裙，看起來當然很滑稽，何况甘豹本來就是一副怪模怪樣？

老婆婆正是甘豹。

這個人在易容方面果然有幾下子。

他現在若是一面怒容或者露出一副陰險的模樣，看見他的人，不難就以爲他是狠精化身。

可是他現在的模樣，無論那一個看見只怕都忍不住發笑。

他歪着腦袋，歪着嘴巴，口涎一滴滴從嘴角滴下來，一雙眼色迷迷的痴望着玉凝香，眨也不眨一下。

玉凝香却沒有笑。

看見那張大得驚人的嘴巴，不等甘豹將髮髻抓下，她已經知道來的這個老婆婆也就是甘豹。

她瞪着甘豹冷笑道：「是你甘豹！」

甘豹喜形於色，道：「二姑娘，原來還認得我甘豹的。」

玉凝香道：「你到底在搗什麼鬼？」

甘豹搖手道：「二姑娘，搗鬼的可不是我。」

玉凝香道：「那麼你爲什麼不帶那條銀狠去衙門說清楚明白？」

這時候，那條銀狠已停止張牙舞爪，也不再嗥叫，靜靜的伏在地上，知道牠的好朋友甘豹已回來。

甘豹望一眼那條銀狠，道：「我會去的，也許就在片刻之後。」

玉凝香道：「你還等什麼？」

甘豹道：「二姑娘你着急什麼？坐下來，我有很多說話要向你傾訴呢。」

他說着一屁股在地上坐下來。

玉凝香沒有坐，道：「有話快說。」

甘豹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玉凝香的俏臉，現在更好像已望呆了，並沒有回答玉凝香。

玉凝香不耐煩的催促道：「快說！」

甘豹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不見了這麼久，二小姐更漂亮了。」

玉凝香截口道：「少廢話。」

甘豹道：「事實是這樣。」

玉凝香轉問道：「那條銀狠怎會在這裏？」

甘豹道：「是我將牠帶來這裏的，那天夜裏我幾乎沒有給牠咬死，後來大概是因爲嗅到我並非牠的仇人，所以雖然追上來，非獨沒有咬我，而且與我很快就變成朋友了。」

玉凝香左看看，右看看，道：「你們即使結成朋友，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甘豹不以爲意，接道：「也就由那天晚上開始，我們兩個一直住在這地方。」

難怪查四的手下搜遍全城，也找不到他們了。

玉凝香委實難以相信，甘豹竟能够與一條銀狠住在一起。

這却分明是事實。

甘豹笑笑又道：「牠的食量眞厲害，幸好我不過準備養牠十來二十天，否則不出兩個月，我就得變成一個窮光蛋，到時候，不是牠吃我，就是我吃牠的了。」

他說着伸出舌頭一舐嘴唇。

玉凝香一陣噁心，道：「那封信寫着要救我的姊姊，立即一個人到來這裏。」

甘豹道：「我是這樣寫。」

玉凝香道：「現在我來了，你還不給我說清楚明白？」

甘豹得意的一搓雙手，道：「二小姐，可知道你的姐姐與鳳棲梧爲什麼被關入監牢？」

玉凝香道：「爲什麼？」

甘豹道：「那是因爲我寫了一封信向查四告密啊。」

他說得很認眞，看來並不清楚查四在收到他那封信之前已經將玉蘊芳鳳棲梧兩人拘捕。

玉凝香追問道：「是不是眞的有那件事？」

甘豹斷然道：「不是！」

玉凝香道：「我早就懷疑柳西塘不是

他們殺的了。」

甘豹道：「可是你却也不能够不認爲他們的嫌疑最重，在那種情形下，我那封信自然輕而易舉的將他們送入監牢去。」

玉凝香瞪着甘豹。

甘豹笑接道：「二小姐，你可知道任由事情這樣下去，將有甚麼結果？」

玉凝香還未開口，甘豹已又接上說話，自己回答道：「他們將會被拉到法塲斬首。」

玉凝香混身一震。

甘豹看在眼內，忙道：「但你也不必太担心，目前他們仍然未定罪，還可以將他們救出來，有這種能力的却是只得一個人——就是我。」

他一挺胸膛，倏地站起身子，道：「不是我甘豹誇口，普天下能够證明他們清白無罪的，只得我一個人。」

玉凝香脫口道：「你……」

甘豹道：「你是否想我到官府去替他們證明？」

玉凝香不由自主點頭。

甘豹舐唇道：「要我去可以，却是有條件——」

玉凝香道：「甚麼條件？」

甘豹道：「你得嫁給我。」

玉凝香一呆。

甘豹陰聲怪氣的接道：「只要你嫁給我，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

他連隨噗的跪下，道：「我是眞心喜歡你的，求你答應我，嫁給我。」

一面說一面膝行向玉凝香，那條長長的舌頭不時左舐一下，右舐一下，那樣子，就像是要過去舐玉凝香的脚背。

玉凝香不禁毛骨悚然，一連退了好幾步，一聲嬌喝道：「你這個人，實在太豈有此理。」

甘豹一愕，道：「豈有此理？」

玉凝香道：「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答應你的，從來我就沒有喜歡過你。」

甘豹道：「那麼你不想救姊姊了？」

玉凝香反問道：「你難道不知道，現在是誰在調查這件案？」

甘豹道：「我知道是查四，也知道他是天下三大名捕之一。」

玉凝香道：「還有沈勝衣沈大俠。」

甘豹道：「我也知道，可是這一次，他們兩人我相信也一樣束手無策。」

玉凝香道：「你少誇口。」

甘豹道：「非誇口不可，我再三警告你，如果你不答應嫁給我，你姊姊就死定了。」

玉凝香道：「我才不担心，她既然是眞的清白無辜，沈大俠查捕頭他們遲早一定會弄清楚明白，替她洗脫殺人嫌疑。」

甘豹眼旁的肌肉一陣顫抖，道：「眞的麼？」

玉凝香道：「何況我現在就準備將你縛起來，送到衙門。」

甘豹大怒道：「你好大的胆子，我一忍再忍，對你已實在忍無可忍了。」

他第二次跳起身，一雙眼暴睜，嘴咧大，狠嗥一樣怪叫了一聲。

驟看來，他簡直就像已變了一條兇惡的餓狠。

玉凝香沒有給他嚇倒，一振腕，手中軟劍「颼颼」的响了幾下。

甘豹瞪着玉凝香那支軟劍，怪叫道：「好，動到兵器了，你對我這樣無情，就不要怪我對你狠心。」

語聲甫落，他一個箭步突然標到那條柱子的旁邊，解開了拴在柱子上的那條鎖鍊，牽着那條銀狠，狠狠的又對玉凝香道：「我叫這條銀狠咬你的咽喉，吃你的肉，飲你的　！」

他說得倒也恐怖，玉凝香只聽的一連打了好幾個寒噤。

不過她到底一身武功，心情很快又穩定下來，冷笑道：「這樣的一條盲狠，我才不怕牠。」

甘豹立時大喝道：「狠兄，過去咬死她。」

那條銀狠竟然好像聽得懂他的說話，又對玉凝香張牙舞爪起來。

甘豹即時一揮手。

玉凝香以爲他是鬆開那條銀狠的鎖鍊，目光不由落在那條銀狠的身上，準備牠向自己撲過來。

誰知道甘豹那一揮手，並不是鬆開鎖鍊，而是向玉凝香身前的地上擲出了一顆鷄蛋大小的蠟丸。

蠟丸「蓬」的在地上碎裂，爆開了一蓬白烟。

白烟飄香。

異香撲鼻，玉凝香忽然覺得神智一陣迷惘。

她失聲驚呼：「迷藥！」一個身子忙向後暴退。

退得相當快，只可惜已經太遲。

她雖然一身武功，臨敵經驗却實在太少，好像甘豹那麼狡猾的人的手段，又豈是她能够應付得來的呢？

甘豹怪笑道：「正就是迷藥。」

玉凝香怒道：「你……」

才說了一個「你」字已感到頭重脚輕，她知道不能再逗留下去的了，一個字也不再說，轉身向後壁的缺口奔過去！

甘豹又一聲怪笑，道：「我看你還能够走得多遠，來，狠兄，我們追！」

他牽着那條銀狠緊追在玉凝香身後。

玉凝香聽在耳裏，脚步不由快起來，兩三步跨過缺口，跨進廟後的空地。

她繼續前奔。

奔不到半丈，脚步就慢了，身子亦開始搖搖欲墮。

她勉力再走前幾步，脚一軟，終於跌倒地上，人旋卽倒地昏迷過去。

甘豹後面看得清楚，連聲怪笑道：「這種迷藥果然有用。」

他口裏說話，脚下並沒有停頓，那條銀狠更搶在他前面，看樣子竟好像要去吃玉凝香的肉，飲玉凝香的血。

一人一狠很快走到玉凝香身旁，狠口距離玉凝香的身子已不過三兩寸。

那條銀狠雖然看不見，鼻子却嗅得到的。一聲嗥叫，牠咧開了嘴巴，露出兩排尖銳已極的森森白齒。

甘豹這時才省起曾經叫那條銀狠咬玉凝香。

他慌忙將那條銀狠拉住，道：「狠兄，我方才可是跟你說笑的。」

那條銀狠對他也算聽話的了，居然就

這樣給他拉開。

他將那條銀狠拉到旁邊的一株小樹下，順手把鐵鍊在樹幹上繞了幾圈！那條銀狠低嗥一聲，索性就在樹旁臥下。

甘豹隨即一搓雙手，道：「狠兄，你就留在這裏好了。」

那條銀狠低嗥作應。

甘豹笑接道：「莫怪我不讓你回廟，一會有些事，是不便讓你看見的。」

這番話出口，他面上露出了一種淫邪的笑容。

笑着他兩三步回到玉凝香身旁，俯下了半身，伸手一摸玉凝香的臉，道：「這樣可愛的姑娘，我如何捨得讓狠咬你？」

玉凝香毫無反應。

甘豹笑接道：「我這就抱你入廟內，到米已成炊，不由你不嫁給我。」

他的身子俯得更低，想將玉凝香抱起來。也就在這下，那銀狠突然凄厲已極的一聲嗥叫。

甘豹冷不防嚇了一跳，却笑道：「狠兄莫非已吃醋了。」

話口未完，鐵鍊叮噹之聲不絕於耳，那條銀狠竟然掙扎起來了。

牠跟着甘豹已經幾天，這樣子還是第一次。

甘豹不由也奇怪起來，回頭道：「到底甚麼事？嘎——」嘎一聲，甘豹突然瞠目結舌，怔在當場。

他身後不知何時已站着一個人！

一個書生模樣的中年人，面色死白木無表情，手裏握着一支鐵爪。

那支鐵爪與狠爪差不多一樣，閃動着令人心悸的光芒。

那條銀狠正是向着他狂嗥，掙扎着想撲上去，却因爲那條鐵鍊影响，不能够接近那個書生。

看見那條銀狠這樣，甘豹忽然省起了一件事，面色立變失聲道：「是你。」

書生冷笑道：「你知我是那一個？」

甘豹不由自主點頭。

書生冷冷的道：「很好。」

這兩個字之中殺機畢露。

甘豹也聽出來，顫聲道：「你……你想怎樣？」

書生一聲：「想殺你。」手中鐵爪疾擊而下。

血光刹那閃現。

嗤一聲，甘豹後背衣衫迸裂，鐵爪抽起來同時，一塊肉就曳着鮮血從甘豹背後飛起來。

書生的出手，實在迅速。

甘豹卽使已知道書生甚麼時候出手，只怕也一樣閃避不了。

他的武功本來就遠在書生之下。

這一爪傷得並不輕，痛得他一聲慘叫，整塊臉的肌肉全都收縮起來。

書生第二爪跟着擊下。

血肉橫飛。

甘豹心知躲避不了，咆哮一聲，忍痛在地上打了一個滾，雙手抱向書生的雙脚，一張大嘴巴同時張開咬向書生的右脚。

他痛怒之下，整個人就像是變了一條狠。可惜他這些舉動雖然出人意外，書生反應的敏捷，遠在他的動作之上。

他的手還未抱實，口還未咬到，書生的右脚已疾踢上他的胸膛，將他整個人踢起來。

書生的鐵爪旋卽横抓在他咽喉之上。

砉一聲，他咽喉皮開肉裂鮮血激飛。

血洒地，他人亦落地，一聲不發，氣絕身亡。

書生仍不肯罷休，鐵爪一再抓向甘豹的咽喉，跟着又在甘豹的身上抓了幾抓。

到他停手的時候，甘豹已變成一個血人，那一身傷勢，就像是給一條狠的爪牙撕咬過一樣。

他的屍體也就像柳西塘的屍體一樣。

書生一振腕，颯地揮去沾在鐵爪上的血肉，冷笑道：「這就是你多管閒事的結果。」他說着目光轉向玉凝香，沉吟起來，似乎在考慮怎樣處置玉凝香。

稍作沉吟，他舉起了鐵爪。

這個人也可謂心狠手辣的了。

鐵爪尚未落下，一聲歎息忽然在他身後响起。

書生一驚回頭，就看見一個黑衣人站在身後不遠的一株大樹下。

高高瘦瘦的黑衣人，頭上戴着一頂范陽笠子。

書生輕叱道：「甚麼人？」

黑衣人道：「你應該認識我。」

書生道：「取下你戴的笠子。」

黑衣人如言將頭上那頂范陽笠取下。

出現在書生眼前的是一張老年人的臉龐。不是別人，赫然就是飛環門的高手商孤竹。

書生混身一震，仍然木無表情。

商孤竹又一聲歎息道：「你是否覺得非常奇怪？」

書生不能不點頭。

商孤竹沒有立即解釋，將笠子挾在左脅下，道：「這裏並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到後山去。」

書生只有點頭，目光斜落在玉凝香身上。

商孤竹看在眼內，道：「怎麼？還想殺人？」

書生目光斜回，一聲不發舉起脚步。

商孤竹也沒有再說什麼，舉步往後山走去。

那條銀狠竟然覺察，在後面向着他們不停的嗥叫。

狠嗥聲中，商孤竹與那個書生走過山丘，消失不見。

兩人的身形消失不久，甘豹伏屍的地方，又出現了兩個人。

沈勝衣，查四終於趕到來了。

× × ×

一聲「在這裏！」沈勝衣飛燕般從藥王廟後壁的缺口飛出，落在甘豹的身旁。

查四跟在缺口現身，飛奔了過來。

他收住了脚步，不住喘氣。

毫無疑問，他們眞的是趕來的，只不過沈勝衣，輕功好，才顯得若無其事。

查四喘着氣蹲下半身，一探甘豹鼻息，搖頭道：「沒救了。」他奇怪接道：「看樣子，他也是給那條銀狠咬死的。」

沈勝衣道：「銀狠就在那邊樹下。」

他却沒有走過去，查四也沒有。

因爲救人要緊。

沈勝衣連隨走到玉凝香身旁。

查四目光亦轉向玉凝香，接問道：「玉姑娘怎樣了？」

沈勝衣道：「她看來並沒有受傷！」

查四道：「哦？」

沈勝衣蹲下半身，忽然一皺鼻子，道：「原來是中了迷藥。」

查四詫聲道：「迷藥？如何是好？」

沈勝衣道：「從她的面色看來，她中的迷藥並不怎樣重。」

查四道：「如何才能救醒她？」

沈勝衣道：「我身上這瓶藥丸也許用得着。」他一面從腰囊拿出一個藥瓶，一面道：「這是唐門暗器高手唐彪送給我的解毒藥，霸道如銷魂蝕骨散也可以化解，區區迷藥應該就不成問題。」

說着他從藥瓶內倒出一顆藥丸，捏成兩邊，一邊放回瓶內，一邊搓成粉末，捏開玉凝香的嘴巴放進去。

然後，兩人就目不轉睛的盯着玉凝香的俏臉。

× × ×

藥丸很快就生效，玉凝香悠悠醒轉。她眼蓋一陣顫動，終於張開來。

查四一見大喜，道：「醒了。」

玉凝香應聲颯的站起身子。

沈勝衣一把扶住她的肩膀，道：「玉姑娘，是我們，不要慌。」

玉凝香這下子亦已看清楚，道：「沈大俠——」

沈勝衣問道：「出了什麼事？」

玉凝香不由自主的檢查一下身上的衣衫，見衣衫如故，才放下心來，急問道：「甘豹呢？」

沈勝衣道：「你不知道？」

玉凝香搖頭。

沈勝衣看得出她不是說謊，道：「他死了。」

玉凝香一怔道：「死了？」

沈勝衣道：「屍體就在那邊地上。」

玉凝香循指望去，看見甘豹血肉模糊的屍體，變色道：「誰將他弄成那樣？」

查四接口道：「你也不知道，我們更加不會清楚了。」

玉凝香道：「你們方到？」

查四道：「嗯。」

沈勝衣接道：「你且將昏迷之前的事情詳細的告訴我們。」

玉凝香道：「我依甘豹信上指示來到這裏後不久，甘豹就出現，他告訴……」

查四急不及待的追問道：「告訴你什麼？」

玉凝香道：「我姊姊與鳳叔叔都是清白無辜的，不過只有他才能證明，他願意到衙門證明這件事，但却有條件……」

說到這裏，她的臉不由自主的一紅。

沈勝衣道：「什麼條件？」

玉凝香紅着臉道：「他要我答應嫁……嫁給他。」

沈勝衣道：「你當然不答應。」

玉凝香道：「當然——一來我根本就不喜歡他，二來我姊姊既然是寃枉，遲早總會查清楚的，爲什麼要受他威脅，何況，我自問可以將他拿下來，押回衙門。」

沈勝衣道：「你却想不到，他會用迷藥。」

玉凝香赧然點頭。

沈勝衣道：「你發覺中了迷藥，立即就從廟後缺口逃跑！」

玉凝香點頭，道：「當時他牽着那條銀狼在後追來，如果我不走，一定給那條銀狼咬死。」

沈勝衣道：「那條銀狼本來鎖在什麼地方？」

玉凝香道：「廟內一條柱上，據他說那天晚上離開雙英鏢局之後，他就帶着那條銀狼到這裏躲起來。」

查四「哦」一聲，道：「難怪搜遍全城也找不到他們了。」

沈勝衣接問道：「是甘豹叫那條銀狼咬你？」

玉凝香點頭道：「因爲我堅決不答應嫁給他，他非常生氣，叫那條銀狼咬死我，吃我的肉，飲我的血……」

沈勝衣笑道：「他是嚇唬你，好像他那麼眼利的人，豈會看不出你已經中了迷藥。」

玉凝香道：「可是他爲什麼還要牽着那條狼在後面追上來？」

沈勝衣道：「大概是因爲不清楚你吸入了多少迷藥，所以這樣來嚇你。」

玉凝香仍不明白。

沈勝衣道：「你一走，吸入的迷藥便加速發生作用。」

玉凝香恍然道：「我的江湖經驗太少了。」

沈勝衣道：「女孩子江湖經驗太多，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他微喟接道：「尤其是你這種女孩子，根本就不應該在江湖上奔走，要知道江湖險惡，什麼人都有，若說到壞蛋，甘豹比起某些人，簡直就像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

玉凝香伸了一伸舌頭。

沈勝衣給她這表情逗笑了，他笑着又問：「在昏迷之前，甘豹是否牽着那條銀狼走近你？」

玉凝香思索着應道：「好像是的。」

查四奇怪道：「難道那條銀狼突然問狂性大發，反過來咬死了甘豹，而自己則因爲與甘豹搏鬥，拖着的那條鎖鍊不覺纏在那棵樹幹上，所以雖然咬死了甘豹也走不了！」

沈勝衣一面聽一面搖頭，道：「查兄小心看清楚那條銀狼。」

查四的目光立時落在那條銀狼之上。方才因爲關心着玉凝香的安危，他其實並沒有看清楚。

現在他看清楚了，奇怪道：「那條銀狼混身上下並沒有沾染絲毫鮮血。」

沈勝衣道：「甘豹却是血肉糢糊，殺他的如果是那條銀狼，他的爪牙沒有理由絲毫鮮血也都沒有。」

查四沉吟道：「那麼說，殺甘豹的人只怕不是一條狼了。」

沈勝衣道：「殺柳西塘的，只怕也不是。」

玉凝香問道：「不是狼又是什麼？」

沈勝衣道：「相信是人。」

玉凝香道：「誰。」

沈勝衣道：「現在不知道，不過也許很快我們就可以將他找出來。」

玉凝香道：「如何找？」

沈勝衣道：「就利用這條銀狼。」

玉凝香道：「哦。」

查四也顯得有些意外。

沈勝衣解釋道：「你們難道沒有留意那條銀狼一直不停在嘷叫？」

給他一說，兩人都如夢初醒。

查四道：「這實在有些奇怪。」

沈勝衣道：「更奇怪的是牠不是向着我們嘷叫，是向着那邊山丘。」

查四皺起眉頭，玉凝香却不傷這個腦筋，問道：「這又爲什麼？」

沈勝衣道：「也許兇手就向那邊逃去。」他說着忽然舉步走向那條銀狼。

玉凝香看見忙道：「你小心，這條狼非常兇惡。」

沈勝衣道：「我相信牠現在不會向我們發惡的。」說話間，他已然來到那條銀狼的身旁。

那條銀狼果然又是轉頭向沈勝衣皺了一下鼻子，又回頭向山丘那邊嘷叫。

沈勝衣道：「你們看見的了，這條狼雖然瞎了眼睛，鼻子却異常的敏銳。」

查四道：「這也許就能夠解釋牠何以知道兇手向山丘那邊逃去，可是……」

他又皺起了眉頭。

玉凝香詫異問道：「可是什麼？」

沈勝衣替查四接下去：「那條銀狼爲什麼對兇手的氣味那麼熟悉？爲什麼只留意兇手的氣味？」

玉凝香道：「爲什麼？」

查四欲言又止，一雙眼却發了光。

沈勝衣的眼睛也在閃光，他沒有回答，竟伸手解下纏在樹幹上的鐵鍊。

玉凝香只恐有失，慌忙拾起掉在地上的軟劍。

那條銀狼並沒有向沈勝衣撲去，一待沈勝衣解下鐵鍊，立即就扯着沈勝衣向山丘那邊奔去。

牠一面走，鼻子一面往地上嗅索。

沈勝衣也就抓着鐵索，緊跟在那條銀狼的後面。查四玉凝香當然亦跟上去。

玉凝香面上的詫異之色更濃了。

——銀狼是否眞的能夠將他們領到兇手那裏？

× × ×

轉過了山丘，就是後山的一片草地。

草地的左側有一個疏木林子。

商孤竹一直走進林內。

書生亦步亦趨。

入林內丈許，有一片空地，商孤竹就在空地中停下脚步。書生相繼停下。

商孤竹轉過半身，緩緩的道：「查四手下的捕快在鏢局附近窺伺，等候甘豹的出現的時候，我亦以竹笠遮住了臉龐，在鏢局附近逡巡。」

書生沒有作聲。商孤竹接道：「我原意是想一見那些捕快拿住了甘豹，立即將甘豹搶走，自己能夠先那些捕快發現甘豹的踪跡，將他拿了下來，當然就最好。」

書生問道：「爲什麼你要將甘豹抓起來。」

商孤竹道：「因爲他也許就是惟一的目擊證人，我想從他的口中，問清楚事情的眞相。」

書生道：「那麼讓那些捕快將甘豹抓起來，事情的眞相你也一樣會清楚！」

商孤竹道：「可是到那時候，沈勝衣查四是必已對你採取行動，或者，已將你拘捕。」

書生道：「聽你這樣說，你似乎早就知道一切都是我玩的把戲了？」

商孤竹道：「我只是有些懷疑。」

書生道：「哦？」

商孤竹道：「那天晚上我曾與鳳棲梧玉蘊芳打起來。」

書生道：「我看見。」

商孤竹道：「當時你在暗中窺伺？」

書生道：「我當時已發現甘豹看見了那件事，一心想追上去殺他，誰知道就遇上沈勝衣查四從後門奔進來，他們怎會來得那麼快，是否我的秘密早已被別人發覺，洩漏了出去？我滿腹疑惑，實在放不下心，所以就折回來看他們幹什麼。」

商孤竹道：「你認識沈勝衣？」

書生道：「不認識，但從他的手眼步法，已看出他是一個高手中的高手，所以我雖然折回來，並不敢走得太近，也因此，我雖然看見你們交手，看見沈勝衣將你們制止，你們說過什麼，並不清楚。」

商孤竹道：「你其實，看得也不大清楚。」

書生道：「哦？」

商孤竹道：「你是否知道鳳棲梧可以與我同歸於盡？」

書生一怔道：「不知道，鳳棲梧怎會有這樣的本領，能夠迫使你與他皆亡？」

商孤竹道：「說你不清楚，果然不清楚。」

書生道：「願聞其詳。」

商孤竹道：「鳳棲梧是鳳飛飛的兄弟呀！」

書生大驚道：「怎麼從來沒有聽他說過這件事？」

商孤竹道：「鳳家仇敵滿天下，他不肯說出來，是爲了避免你惹上麻煩。」

書生沉默了下去。

商孤竹接道：「當時他準備使用『化玉功』，『化玉功』是鳳家獨門武功。」

書生道：「我知道。」

商孤竹道：「鳳棲梧雖然功力不足，不能夠完全發揮化玉功的威力，但根據沈勝衣推測，我與他再打下去，必然是玉石俱焚的局面。」他一字字的接道：「我相信沈勝衣的判斷。」

書生道：「以沈勝衣的武功經驗，相信是不會判斷錯誤的。」

商孤竹道：「既然如此，鳳棲梧實在沒有理由需要利用那條銀狼來殺人，如果說——」他一頓，才接上說話：「鳳棲梧是害怕飛環門找他算賬，這同樣不成理由，飛環門雖則高手輩出，比起鳳家仍然有一段距離。」

書生道：「所以你動疑。」

商孤竹點頭道：「不錯。」

他語聲一沉：「想不到我在附近一逡巡，竟然發現了一個人……」

書生道：「我？」

商孤竹道：「正是你，我實在難以相信，天下間竟然有兩個那麼相像的人。」

書生道：「我一直戴着人皮面具。」

——人皮面具！

這也就是說書生現在並非本來面目。

書生到底是那一個？

商孤竹盯着書生的面，道：「你雖然戴了人皮面具，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你！」

書生道：「哦？」

商孤竹歎息道：「你忘記了？」

書生道：「忘記了什麼？」

商孤竹道：「我看着你長大，你的武功差不多有一半是我敎的。」

書生道：「我沒有忘記。」

商孤竹道：「你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是兒子一樣，對於你的言談擧止，我早已很熟悉，是以只見你的背影，已經懷疑是你，再聽你在飯店呼喚店小二的聲音，更加肯定。」

書生道：「由那時開始，你就跟踪着我？」

商孤竹道：「不錯。」

書生道：「你是否看見我繞道兜截那個喬裝叫化的捕快？」

商孤竹道：「只是我沒有跟着你進入那條小巷。」

書生道：「因為你知道那條小巷並沒有第二條通路，而我絕不會從那個捕快進來的那邊出口出去。」

商孤竹問道：「你到底將那個捕快怎樣了？」

書生道：「也沒有怎樣，只不過將他拿來打我的那條鐵鍊搶到手，反勒在他的頸子上。」

商孤竹道：「死了？」

書生道：「你應該知道，我出手向來很重。」

商孤竹微喟道：「你怎會變得這樣惡毒的？」

書生冷笑道：「然後你就跟着我走來這裏？」

商孤竹道：「你只顧走路，一直都沒有發覺，到了這裏，你全副精神無疑又集中在甘豹的身上。「

書生道：「你當然也看見我殺害甘豹的了。」

商孤竹道：「當然。」

書生道：「既然你嫌我心腸狠毒，為什麼看見我殺人也不加以阻止？」

商孤竹道：「好像甘豹這種惡徒，正所謂死有餘辜，你當時就算不出手，我也會出手殺他。」

書生道：「玉凝香却是個好人，所以一見我有意殺他，你立即就出來阻止？」

商孤竹突然道：「那條狼追來了。」

狼嘷聲正在由遠而近，迅速的向這邊移來。

書生道：「牠已經再沒有任何利用的價值，我早就準備將牠殺了！」

他握着鐵爪的手一緊，冷笑道：「但是現在也不遲！」

商孤竹忍不住問道：「為什麼你要那樣子利用那條銀狼？」

書生仰頭望天，一聲冷笑！

× × ×

轉過了山丘，那條銀狼突然停下了脚步。四望無人，沈勝衣查四玉凝香不由怔在那裏。

——莫非兇手的氣味到此全然消失？

沈勝衣此念方動，那條銀狼猛力發出一聲凄厲已極的嘷叫，發力向前一衝！

沈勝衣一驚握着鐵鍊的右手不覺一鬆，那條鐵鍊立時脫手飛出！

那條銀狼幾乎同時，拖着那條鐵鍊箭一樣向那邊的疏木林子撲出去！

沈勝衣一聲：「追！」第一個追了出去！查四玉凝香亦自跟着追出。

眼看着，那條銀狼嘷叫着撲入林內！

林子內立時响起一聲怒叱！

狼嘷聲刹那尖銳起來，直拔入雲霄！

尖銳而慘厲！

× × ×

書生冷笑未絕，狼嘷聲已穿林而入！

那條銀狼狂嘷中撲向書生！

書生一聲怒叱，鐵爪閃電擊下！

那條銀狼的動作雖然迅速，又怎迅速得過書生的動作，況且牠瞎了眼睛，只是憑鼻子靈敏的嗅覺，知道書生的所在，書生却是在狼嘷聲穿林而入的時候，已蓄勢待發！這一擊又豈會擊不中？

鐵爪落處，鮮血飛激，那條銀狼整個頭被擊碎，橫飛丈外，重重的撞在地上！

嘷叫聲那刹那一尖一慘！

慘厲尖銳的嘷叫聲一起即落，那條銀狼在地上一陣抽搐，生命終於結束！

書生冷然收鈎，一聲不發。

商孤竹盯着書生，眼睛一眨也不一眨，嘴角露出了一絲苦笑，一面無何奈何的表情。現在他的確不知如何是好。

也就是這個時候，一條人影飛燕般凌空落下！

商孤竹目光及處驚道：「沈勝衣！」

書生聽在耳裏，混身一震。

他半身一側，脚步欲起未起，眼神顯得很閃縮。

沈勝衣只是一瞟商孤竹，目光就落在書生面上。

目光銳利如劍，彷彿要割開書生戴着的人皮面具。

不過片刻，颼颼又是兩條人影竄入。

查四在前，玉凝香在後。

他們看見商孤竹，都不由一怔。

查四一聲：「是你！」脚步急收。也只是這一聲，他的目光就轉向書生。

玉凝香也沒有例外，一瞥見書生手中那支勾着血肉，猶在滴血的鐵爪，立時失聲驚呼：「兇手！」

書生沒有作聲。

其他人也沒有作聲，疏木林子內突然死寂下來。

良久——

沈勝衣目光一閃，倏的回顧查四道：「查兄明白了沒有？」

查四領會道：「明白了。」

沈勝衣道：「這個書生相信你已經猜測得到究竟是那一個。」

查四道：「那條銀狼的仇敵。」他一頓接道：「否則那銀狼怎會只留意他的氣味，怎會發狂一樣追來這裏拚命？」

沈勝衣道：「那條銀狼的仇敵就只是有一個。」

查四一字字的道：「柳西塘！」

書生聽到這裏，仰天突然一聲狂笑，一手將戴着的人皮面具撕下來擲在地上！

人皮面具後的那張面龐沈勝衣查四都完全陌生，他們並不認識這個人，也沒有任何印象。

玉凝香却是熟悉極了，她瞠目結舌，

怔住在當場。

沈勝衣轉顧玉凝香，道：「姑娘想必還認得這個人？」

玉凝香見鬼一樣脫口尖聲叫道：「他是柳西塘！」

柳西塘豈非早已死亡　被那條銀狼咬得血肉模糊？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玉凝香的目光不由轉落在沈勝衣的面龐上。

沈勝衣看得出玉凝香的心意，不等她開口，就說道：「這件事看來雖然複雜，但仔細一想，仍是不難明白的。」

玉凝香苦笑道：「我就是不明白。」

她的思想現在簡直就像是一堆亂草，不能够集中思索。

沈勝衣解釋道：「這一切其實是柳西塘將自己安排成被銀狼咬死的樣子，嫁禍你姊姊與鳳棲梧。」

玉凝香仍然一面疑惑之色。

沈勝衣接道：「當然，被狼咬死的並非真的是他，而是別人。」

查四道：「那個人只怕未必是那條銀狼咬死的。」

柳西塘突插口道：「事實就不是！」

查四的目光又落在柳西塘手中的鐵爪上，道：「你手中那支鐵爪抓弄出來的傷口與狼的爪牙弄出來的簡直完全一樣。」

柳西塘道：「我是經過一番研究才打造這支鐵爪。」

查四道：「我檢驗『你』的屍體之時，已經奇怪，一條瞎了眼的狼，怎能够這麼準確，一連幾口都咬於咽喉上，面龐上，將那具屍體咬得面目一塌糊塗，完全不能够分辨的了。」他搖頭，微喟又道：「也虧你下得了手。」

柳西塘眼角的肌肉一陣跳動。

沈勝衣道：「殺人的方法有很多種，件還不必採用這麼殘忍的方法的。」

柳西塘冷笑道：「也許這是因為我雖然並不像甘豹那樣有一張狼臉，却有一顆狼心！」

沈勝衣道：「也許只有這樣解釋了。」他一頓接道：「這種殺人方法無疑是意外，却也就因此難以令人置信。」

柳西塘道：「是麼？」

沈勝衣道：「以鳳棲梧的武功，要殺你又何須多此一擧？若說是害怕飛環門的報復，這更加不成理由，鳳家的人如果害怕他人報復，又豈會仇敵滿天下？」

柳西塘道：「鳳棲梧的底細我剛才知道。」

沈勝衣側望一眼，道：「你的師叔告訴你？」

柳西塘道：「不錯。」

沈勝衣忽然道：「很好。」

柳西塘道：「什麼很好？」

沈勝衣道：「有你這句話，已可以證明，你那位師叔並沒有參與你的行動，與這件殺人案子事實並沒有關係。」

柳西塘道：「我沒說過他是帮兇？」

沈勝衣道：「他所以發現你，追踪到這裏來，想必也是由於甘豹在今天的突然出現。」

柳西塘道：「間接是的。」

沈勝衣道：「我相信，你一定意想不到好好的一個計劃，竟壞於甘豹手上。」

柳西塘不覺點頭點道：「實在意想不到！」

他仰天一聲長嘆，道：「人算到底是不如天算。」

沈勝衣轉問道：「你是在什麼時候將鎖着那條銀狼的鐵鍊鑿斷了八九分的？」

柳西塘道：「出事之前不久。」

沈勝衣道：「當時你並沒有發覺甘豹偷進鏢局？」

柳西塘道：「也沒有發覺他在練武廳偷窺，否則當時我已經打殺了他，絕不會留到今天。」

沈勝衣道：「甘豹……」

玉凝香忽然打斷了沈勝衣的說話道：「甘豹不是寫信告密說，他看見我姊姊鑿斷了那條鎖鍊？」

沈勝衣道：「他看見的其實不是你姊姊，是柳西塘！至於他為什麼偷進雙英鏢局裏，相信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查四道：「或者是存心進去打聽玉姑娘的下落。」

沈勝衣道：「亦未可知。」

他回對玉凝香道：「他走到練武廳，看見柳西塘那樣子弄斷那條鐵鍊，一定很奇怪，而好像他那種人，當然不難推測到柳西塘那樣，必定是要害什麼人。」

柳西塘冷冷的道：「我又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應該清楚。」

沈勝衣道：「當時他是必以為你目的在殺害玉蘊芳。」

柳西塘道：「他這樣以為，也不足為怪。」

沈勝衣道：「因為玉凝香的事情，對於玉蘊芳他早已懷恨於心，是以儘管知道玉蘊芳大禍臨頭，非獨不通知玉蘊芳小心，而且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

查四點頭接道：「這所以他在街上看見我們，忍不住就透露我們知道，有一件恐怖詭異的殺人案子快將發生，可是又不肯詳細說明，估計已經是時間，才將我們引去。」

沈勝衣道：「他也許並沒有這個打算，只不過忍不住，想回去一看事情演變成怎樣。」

玉凝香奇怪問道：「甘豹怎知道當時案子已發生？」

沈勝衣道：「你不妨想想，柳西塘怎樣才能够令你姊姊接近那條銀狼？」

玉凝香思索着道：「最好的藉口只怕就是叫我姊姊拿食物去餵那條銀狼了。」

沈勝衣道：「不錯。」

玉凝香道：「但我姊姊當時却是不在家。」

沈勝衣道：「甘豹又怎知那許多？」

玉凝香點頭道：「鏢局地方很大，同時諒他也不敢到後院搜索。」

沈勝衣語聲一沉，道：「誰知道他回去一看，發覺被狼咬死的不是玉蘊芳，而是柳西塘本人，驚慌之下，連忙就轉身逃命，自然驚動那條銀狼，啣尾狂追！」

柳西塘道：「也驚動了我。」

沈勝衣道：「當時你是躲在一旁？靜待事情發展？」

柳西塘道：「不親眼看着他們兩人命喪，我如何放心，又怎消我心頭大恨！」

沈勝衣恍然道：「你將時間安排得那麼巧，原來想借商孤竹之手擊殺他們！」

柳西塘道：「我那位師叔的脾氣怎樣，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的了，一看見那種情形，不殺他們是絕不會罷手的。」

商孤竹那邊聽在耳裏，不禁苦笑。

沈勝衣道：「你却是想不到這秘密被甘豹發現。」

柳西塘道：「看見他那麼驚慌，當時我已經想到秘密可能被他發現的了，所以立即追上去，打算找機會將他殺掉，可是追到後門的時候却看見你與查四進來。」

沈勝衣道：「你認識查四？」

柳西塘道：「揚州城中不認識查四的人相信並不多。」

沈勝衣道：「也認識我？」

柳西塘搖頭道：「只看出你是一個高手中的高手。」

沈勝衣道：「所以你便退回去。」

柳西塘道：「我當然很想知道你們怎樣處理這件事。」

沈勝衣道：「結果令你大失所望。」

柳西塘道：「他們雖然被送入監牢，以查四的精明，又豈會瞧不出其中必有蹊蹺，後來知道與他在一起的是你，就更担心了。」他冷笑一聲，接道：「你的威名早就已震動江湖，我又豈會不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

沈勝衣道：「後來你當然打聽到官府到處搜尋甘豹。」

柳西塘道：「也因此我知道你們對於這件事，仍然無從解決。」

沈勝衣道：「也因此你追尋甘豹，殺他滅口。」

柳西塘道：「可惜殺得不是時候。」

沈勝衣道：「甘豹或者只是以為你是自殺嫁禍玉蘊芳鳳棲梧兩人。」

柳西塘道：「無論他知道多少，都會破壞我的計劃。」

沈勝衣道：「你的原來計劃豈非早已失敗。」

柳西塘道：「但是知道秘密可能不成秘密，我的計劃經已改變了，他們如果被官府判處死罪，在我來說經已是成功。」

他冷瞟一眼商孤竹，道：「誰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沈勝衣道：「即使商孤竹不將你阻在這裏，我們也可以將你追着的！」

柳西塘目光轉落在那條銀狠的屍體上，道：「因為有那條銀狠帮助你們？」

查四道：「相信你也不會否認牠的嗅覺非常靈敏。」

沈勝衣接道：「但即使如此，如果平日你不是虐待得牠那麼厲害，牠脫身後也只會跑入深山，絕不會對你窮追不捨。」

柳西塘冷笑道：「如果我平日不是那麼虐待牠，第一步計劃已不能夠成功！」

沈勝衣道：「你的第一步計劃就是將鎖着那條銀狠的鐵鍊鑿斷了八九分，然後拉出那個預備好了的人，換上你的衣服，先用鳳棲梧的恩怨七星針釘入他四肢的關節，才放在那條銀狠的面前。」

柳西塘道：「一些不錯。」

沈勝衣道：「那條銀狠發覺仇人就在身旁，自然掙扎撲前，鐵鍊已斷去八九分，以一條狠的氣力並不難掙斷它。」

柳西塘道：「那條銀狠的氣力本來就不小。」

沈勝衣道：「鐵鍊一掙斷那條銀狠自然就撲在穿上你衣服的那個人身上，牠經已瞎了眼睛，只憑嗅覺來辨認，當然不知道那個人並非眞的是牠的仇人，撲上去就狂咬亂抓，一直到甘豹出現。」

柳西塘道：「正是如此。」

沈勝衣道：「那個人又是誰？」

這也就是查四要問的，沈勝衣雖然問了，他還是忍不住跟着問一聲：「到底是誰？」

柳西塘瞟着查四，反問道：「近日揚州城中有什麼人失踪？」

查四的面色立時一變，失聲道：「錢天賜！」

柳西塘道：「正是錢如山的寶貝兒子錢天賜！」

查四忽然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柳西塘冷然一笑，道：「你現在一定開心得很。」

查四道：「嗯。」

柳西塘道：「銀狠殺人案與錢天賜的失踪案這兩件棘手的案子竟然一齊解決，大老爺對你以後一定更器重。」

查四淡然道：「這兩件案子不發生我更加開心。」

柳西塘道：「是麼？」

查四回問道：「為什麼你選擇錢天賜做你的替身？」

柳西塘道：「我目的只是找一個身材與自己差不多的人，誰也沒有關係。」

查四道：「那天早上你出去，第一個却是遇上錢天賜？」

柳西塘道：「你不難發覺我們兩人的身裁幾乎就完全一樣。」

查四道：「我一會一定比較一下。」

柳西塘當然聽得出查四這句話的意思，冷然一笑。

沈勝衣道：「一個殺人計劃有一個漏洞已經註定要失敗，何況有兩個之多。」

柳西塘道：「我這個計劃原是完美無缺的。」

沈勝衣道：「甘豹的出現與及鳳棲梧的底細無疑大出你意料之外。」

柳西塘道：「所以我這個計劃失敗，並不是我的錯誤！」

他冷笑接道：「我何嘗又準備官府插手這件事，現在却也是無可奈何。」

查四道：「到現在這個地步，你又準備怎樣呢？」

柳西塘道：「可以肯定的就是，我絕不會束手就擒！」

查四道：「因為拉到官府去，一定就問斬！」

柳西塘道：「但是走同樣走不了。」

查四道：「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

柳西塘道：「我雖然未將你放在眼內，總不能連沈勝衣也不放在眼內。」

查四不以為意。

事實他也沒有把握擊倒柳西塘。

「不過——」柳西塘一頓接道：「反正死路一條，即使明知道沒有希望，我也會拚命一搏！」

說着他左手鐵爪平胸舉了起來。

旁邊商孤竹這下子突然一聲輕歎，道

：「方才你對我那樣說話，眼中分明已沒有我這個師叔的了，但無論如何，你到底是飛環門的弟子，我這個做長輩的總不能眼巴巴的看着你死在別人手下！」

他左手一翻將挾在脅下那頂范陽笠子舉起，右手一抓，從笠子當中抓出了三枚鐵環，道：「我姑且以這三枚鐵環替你擋一陣，能否逃得出生天，看你造化了。」

叮噹的三枚鐵環一分，左二右一，分握在他左右手之內，那頂范陽笠子同時已落在地上。

柳西塘盯着商孤竹，終於道：「有勞師叔！」

商孤竹慘然一笑，一步橫移，面向沈勝衣查四他們。

查四雙眉一剔，道：「商老英雄可知阻差辦公也是有罪？」

商孤竹反問道：「沈勝衣又可是官府中人。」

查四道：「他不是。」

商孤竹道：「我阻的不是你是他！」

查四一怔。

商孤竹立時一聲大喝：「走！」他一面喝柳西塘走，一面飛出了左手雙鐶！

嗚嗚的兩聲，那兩枚鐵環凌空飛旋，迎頭擊向沈勝衣！

柳西塘也就乘此機會轉身奔出。

一見他動身，查四如何敢怠慢，嗆的拔出了腰間配刀，向柳西塘追過去。

玉凝香不假思索，亦放步追出。

以他們兩人之力，是否能够追上柳西塘，應付得了柳西塘？

× × ×

鐵環剎那已飛到，沈勝衣劍仍在鞘。

商孤竹那邊看見，心中冷笑道：「這一次，看你又如何應付？」

此念方動，那邊沈勝衣的身形突然暴退！一退半丈，退入了林子中！

他的輕功一向都不錯，這一次 退，竟帶起一陣勁風！

飛向他那兩枚鐵環的勢子立時更加迅速，緊追着擊去！

林中樹木交錯。

沈勝衣有眼，鐵環却無眼。沈勝衣繞着那些樹木，左一折，右一彎，那兩枚鐵環却只有擊在樹幹上！

「奪奪」的兩枚鐵環幾乎同時擊在兩株樹木上，嵌入樹幹中！

沈勝衣這剎那已穿林而出，旗火烟花一樣颼的凌空飛射向柳西塘逃走的方向！

商孤竹竟然再來不及阻止。

一見沈勝衣退入林中，他已經知道糟糕的了，沈勝衣身形的敏捷更是大出意料。他盯着沈勝衣的背影，怔住在當場。

——難怪這個人所向無敵的了。

他一聲歎息，實在有些佩服了。佩服的不單是沈勝衣的武功，還有他的智慧。

歎息聲中，他俯身拾起地上的那頂竹笠，再步入林子內，拔下嵌在樹幹上的兩枚鐵環，大踏步離開。

到這個地步，在他亦只有離開的了。

× × ×

柳西塘才奔出五丈許，耳畔已聽到頭頂之上破空之聲暴响，不由自主一矮身。

他還以為是暗器。

不是暗器！

他祇覺眼前一花，身前丈許已多了一個人——一個他不希望見到的人。

——沈勝衣！

柳西塘的脚步不由停下。

查四玉凝香隨即的雙雙追到。

柳西塘不由自主的回頭望一眼，正好望見商孤竹離開。

查四在柳西塘身後半丈收住了脚步，一聲吆喝道：「放下鐵爪！」

柳西塘沒有放下，反而將鐵爪往上一揮，抓向自己的咽喉！

柳西塘狂嗥倒地！

查四玉凝香不由都一怔，沈勝衣亦怔在那邊。他們原以為好像柳西塘那麼兇殘的人，一定會作困獸之鬥，誰知道柳西塘竟寧可自殺。

查四盯着柳西塘咽喉上那好像比狠咬過抓過的血口，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玉凝香的目光亦落在柳西塘的咽喉上，脫口道：「我姊姊根本就沒有做過對不起他的事，為什麼他要這樣？」

她的語聲已起了顫抖。

沈勝衣道：「以你所知，他們兩人平日是否有說有笑，就像是一對好朋友？」

玉凝香道：「也只是朋友而已，」

沈勝衣道：「柳西塘毫無疑問是一個天性很殘忍的人，據知很多時，他對你姊姊打打罵罵……」

玉凝香道：「過後就沒有事的了。」

沈勝衣道：「可是鳳棲梧看在眼內，私底下却替你姊姊不值。」

玉凝香道：「這是事實。」

沈勝衣道：「好像他那種性情中人，必會找機會說話，安慰你姊姊。」

玉凝香道：「這沒有什麼不對啊。」

沈勝衣道：「如果柳西塘是一個胸襟廣闊的人，一定不會將這種事放在心上，也根本就不會有這件慘案的發生。」

查四接口道：「可惜他不是。」

沈勝衣道：「他的胸襟無疑非常狹隘，在兩手姆指折斷之後，疑心更加大，終於就釀成這件慘案。」

查四道：「他用的手段却未免太過毒辣。」

沈勝衣道：「經過這次的教訓，鳳棲梧以後在關心女性的時候，一定會先考慮清楚。」

查四道：「關心他人其實並不是一種罪過。」

沈勝衣道：「當然不是，不過一個男人在關心一個女人之前，還是先弄清楚那個女人有沒有丈夫？她的丈夫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的好。」

查四道：「嫉妬的丈夫，無疑都不會喜歡第二個男人太關心自己的妻子。」

沈勝衣道：「這種丈夫事實不少。」

查四道：「嗯。」

沈勝衣忽然一笑，道：「女人打翻了醋醒固然不得了，男人打翻了醋醒，也同樣要命。」

查四道：「幸好喜歡吃醋的男人並不是每一個都有一顆狠心。」

他的目光再一次落在柳西塘的身上，又打了一個寒噤。

沈勝衣玉凝香也沒有例外。三人都感覺彷彿已置身深冬之中，寒雪之上。(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憨人憨福（一）



福深獲至寶 禍臨遇救星

武林中代有奇人異士，也代有武學奇書，藏寶，隨同一些奇人異士的遁跡隱修而隱藏於那深山大澤，叢林幽谷之間。

江湖上的事事非非，恩怨糾纏紛爭，固然大都是爲爭强鬥狠，利慾貪心和爲了受不住心理的屈辱與一口氣憤，但似乎永遠無盡無休，永遠的有那麼多！

因此，强取豪奪，報仇，索債，打打殺殺流血的慘劇，也在不斷的發生！

因此，有人說江湖永遠是血腥的江湖，永遠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江湖人過也都是刀口舔血的生涯。

江湖上要是沒有了打殺，沒有了爭强鬥狠，報仇索債的血腥，那就不成爲江湖了。

× × ×

鳴沙山，在甘肅敦煌縣東南，山麓有「三界寺」，俗稱上寺，中寺，下寺。

寺旁有石室無數，舊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中有壁畫，上截爲佛像，下截爲人像。

石室之一爲書庫，內藏書籍碑板及美術品極豐，佛經尤多，據傳說多爲唐人手寫本。

× × ×

日頭偏西，時當未正辰光。

「千佛國」外來了一老二少三個人，老的是個五旬開外年紀，灰白鬍鬚的老者，兩少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個一臉忠厚老實像，十八九歲的少年，女的則是黛眉美目，明眸秋水，瑤鼻檀口，膚如凝脂，嬌艷如花，聰明，天眞，年約十五六歲，身穿綠衣綠裙的少女。

這三個人，老者名沈兆雄，外號人稱「鬼劍手」，是個亦正亦邪的人物。

少年名叫聞玉存，是個孤兒，他除了知道自己的姓名外，對於自己的身世和父母是誰？全都一無所知。

少女複姓公孫芳名瑩瑩，是當世武林「五奇」中「畫絕」，公孫大禹的愛女。

老少三人一到達「千佛洞」外，公孫瑩瑩最是性急，立時毫不猶豫的直朝洞內奔進去。

她一進入洞內，立刻發出一聲驚叫道：「呵呀……」

聞玉存聞聽驚叫，以爲她遇上了什麼意外，連忙飛奔入洞，急問道：「怎麼？瑩瑩！」

公孫瑩瑩嫣然一笑道：「沒有什麼，聞大哥，這洞裏佛像好多，看得我的眼睛都花了。」

聞玉存游目四顧的掃視了一眼，笑道：「這洞裏的佛像要是不多，就不會叫做『千佛洞』了！」

「鬼劍手」沈兆雄也跟着快步走了進來，接口說道：「這『千佛洞』洞中有洞，佛上有佛，佛像之多足有千數以上！」

公孫瑩瑩明眸忽然一眨道：「呵！這可怎麼辦？」

聞玉存和沈兆雄不由齊地一怔！沈兆雄問道：「什麼怎麼辦？」

公孫瑩瑩道：「那麼多的佛像，我們又不知道秘笈藏在那座佛像裏，如何找得到？」

聞玉存道：「對了，這倒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呢！」

沈兆雄微微一笑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們很用心仔細的找，總會找得到的，玉存，你把寒玉七首拿出來看看。」

聞玉存連忙將寒玉七首取出，沈兆雄接過將七首鞘拿下，細心凝目的，研看了一會它之後，臉露喜色地說道：「果然不錯。」

公孫瑩瑩聞言一怔，問道：「什麼果然不錯？」

沈兆雄道：「鞘內有字跡，定與秘笈藏處有關，只是看不清楚。」

公孫瑩瑩道：「那還不簡單，把它割開來不就看清楚了。」

沈兆雄搖頭道：「這恐怕不可！」

公孫瑩瑩不由一怔！聞玉存接口問道：「爲什麼不行？」

沈兆雄道：「寒玉七首雖然鋒利非常，削鐵如泥，但是不見得能割得開這七首鞘！」

聞玉存不解地道：「爲什麼？」

公孫瑩瑩明眸眨了眨，恍有所悟地道：「呵，我明白了。」

聞玉存問道：「妳明白什麼了？」

公孫瑩瑩甜美地一笑道：「這鞘原是裝這柄寒玉七首之用，要是割得開的話，那還能作爲七首之鞘！」

這麼一說，聞玉存明白了，不由恍然地問道：「呵！我眞笨，竟連這一點都沒有想到。」

沈兆雄笑道：「這不是你笨，而是你沒有用心細想而已。」

聞玉存憨笑了笑，沒有接話。

刹時，老少三人都沉默了下來，都在沉思地想着怎樣弄開七首鞘的辦法……

忽然，聞玉存神情一喜道：「我想到一個辦法……」

他話未說完，語聲突地一頓而止，閉口不言。

公孩瑩瑩接口問道：「你想到什麼辦法了，怎麼不說下去？」

聞玉存搖搖頭道：「算了，這辦法可能不管用，還是不要說的好。」

沈兆雄道：「不管用也不要緊，你說出來聽聽看。」

公孫瑩瑩也道：「聞大哥，你就快說吧！」

聞玉存神情有點忸怩地說道：「我是想……用火燒。」

沈兆雄雙目異采一閃，笑說道：「對！好辦法！」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道：「這辦法能管用？」

沈兆雄點頭道：「越是柔韌的東西，越是怕火，這辦法八成管用！」

公孫瑩瑩神色欣喜地笑說道：「那你就快用火燒燒看。」

沈兆雄立刻由懷裏取出火熠子打着，沿着鞘背的脂合處燒了燒，然後用手指捏住鞘口一撕，果然毫不費力的撕了開來。

三人凝目一看，全都不禁皺起雙眉。

原來上面根本沒有什麼字跡，只畫了三隻眼睛，成品字形排列着。

聞玉存皺着雙眉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沈兆雄沉思地說：「這可能就是隱藏秘笈的關鍵所在！」

公孫瑩瑩沉默着沒有開口說話。

顯然，她在思索着這三隻眼睛的意思，聞玉存和沈兆雄都不打擾她的靜靜地望着她。

刹那之後，她突然明眸眨動地朝聞，沈二人嬌美地一笑，道：「我已經想到了，你們跟我來。」

她好像眞已經想到了似地，轉身朝洞裏走去。

聞玉存和沈兆雄二人連忙邁步跟隨其後。她一邊走着，一邊注視着一尊一尊的佛像。

走過十多尊佛像之後，她突然停步站立在一尊高大的佛像前，像似很有把握的說道：「這就是了。」

聞玉存目光一瞥那佛像，心中有點疑惑地問道：「妳怎麼知道這就是的？」

公孫瑩瑩嫣然微笑地道：「聞大哥，你仔細的看看這尊佛像就能明白了！」

聞玉存依言凝目朝這尊佛像仔細的看了看，心中立刻明白了地說道：「呵！我知道了，這尊佛像正好生有三隻眼睛！」

沈兆雄在旁點頭道：「這是尊三眼佛，與鞘內所畫的三隻眼睛一樣，秘笈可能就藏在這尊三眼佛像內！」

公孫瑩瑩道：「聞大哥，你快用寒玉七首挖開這尊佛像看看！」

聞玉存微一猶豫：「挖什麼地方？」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道：「可能藏在肚子裏，就挖肚子吧！」

聞玉存立即依言動手，寒玉七首揮動，石屑紛紛墜落。

這尊佛像竟是整塊實心石頭雕成的，刹那工夫，佛像肚子已被挖開了一個大洞，可是，除了石頭石屑以外，還是石頭石屑，那裏有什麼秘笈。

沈兆雄忽然說道：「玉存，不要白費氣力了，這尊佛像不是的。」

公孫瑩瑩心裏有點不服地道：「你怎麼知道不是的？」

沈兆雄微微一笑，抬手指了指另外的一些佛像道：「瑩瑩姑娘，妳看！」

公孫瑩瑩順着他手指的佛像一看，立即發覺這種三眼佛像竟有十數尊之多，神情不由微微一呆道：「怎麼這麼多……」

沈兆雄笑道：「我想事情不會那麼簡單，這三隻眼睛可能另有含意，而不是直接指的這些三眼佛像，我看我們還是再仔細的研究鞘上的三隻眼睛，看看可有什麼奇突之處再說吧！」

公孫瑩瑩和聞玉存都覺得這話有點道理，都點頭表示同意。

於是，沈兆雄攤開七首鞘，三人目光凝望着鞘上的三隻眼睛研看了良久，終於看出了一個如非十分注意，絕對難以發現的奇突之處；就是三隻眼睛看起來似是大小完全一樣，其實其間的一隻卻比左右兩

邊的兩隻要略微小了那麼毫厘。

三人雖然發現了這點奇突之處，但却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公孫瑩瑩不由黛眉雙蹙地道：「這意味着什麼？……」

沈兆雄搖頭道：「要是能够知道就沒有什麼困難之處了！」

公孫瑩瑩眨眨明眸道：「我想……這數以千計的佛像中，也許有一尊和這三隻眼睛形式一樣的三眼佛像！」

沈兆雄沉思地道：「這也許有可能，不過……」

語聲一頓，望着聞玉存問道：「玉存，你有什麼意見沒有？」

聞玉存怔了怔！搖頭道：「我沒有意見。」

公孫瑩瑩眉鋒一蹙，道：「聞大哥，這是你的事情，我們只是協助你，你怎能沒有意見，難道你不想找到那『敦煌秘笈』，練成絕世武功，去查問你的身世？」

聞玉存點頭道：「這我當然想，不過，我只是覺得人各有緣，冥冥中自有安排，不應該我得到的東西，費盡心機也是白費，强求無用！」

沈兆雄聽得不由雙目奇采飛閃地說道：「玉存，你心地實在忠厚難得，就憑你這等心胸，我相信『敦煌秘笈』就應該非你莫屬！」

語聲微微一頓，又說道：「你的話雖然很有道理，不過，你也應該明白，天下事絕無不勞而獲的機緣，雖說人各有緣，冥冥中自有安排，但是多少也得盡點兒心力才能獲得，所以，你也應該有點意見才對！」

聞玉存默然沉思地想了想，道：「你既然這麼說，那就這樣好了，我們三個人分開來在洞內找，一有發現，就立刻大聲呼叫，你們以爲如何？」

沈兆雄含笑點頭道：「這倒也是個辦法，我們就分開來碰碰運氣好了！」

× × ×

三人分開了。

聞玉存脚下一邊慢慢地往前移動着，一邊看着一尊尊的佛像；這些佛像有大有小，姿勢形態不一，有坐有臥，有跪着的，也有站着的，有寶相莊嚴肅穆的，也有拈花微笑的，有仰臉望天，也有俯首沉思的，一個個神態全都栩栩如生，顯示出雕刻這些佛像之人，實有鬼斧神工之技！

聞玉存看的不禁十分入神，心中對那雕刻這些佛像之人欽佩非常，覺得是個很了不起的人，應該稱做是一位天下第一的神工巧匠！

他左顧右盼，渾然忘記了自己進入洞中的目的，心神貫注的欣賞着這些佛像，不知不覺間信步入了另一個洞中，走到一尊十分高大的佛像前。

突然，他心中不禁一怔！暗忖道：「奇怪！這是尊什麼佛像？……」

原來這尊高大的佛像，不但左右雙肩上都坐着一尊小佛像，連頭頂上竟也頂着一尊小佛像。

因爲心中感覺奇怪，便不由得多看了兩眼，也就因爲如此，他這才發現這尊高大佛像頭頂上的那尊小佛像，竟然也是一座三眼佛像，而且中間額上的那隻眼睛也似乎略小些！

由於這一發現，他也這才恍然記起自己進入洞裏是幹什麼來了。

於是，他心念不由立時電閃飛轉地暗忖道：「難道這尊小佛像便是……」

他一想到這裏，便即情不自禁地脫口大叫道：「瑩瑩！沈老前輩！你們快來看呵……」

石洞之中回音極大，他這麼大聲一叫，頓時滿洞都起了回音，久久不絕！

片刻工夫之後，公孫瑩瑩和沈兆雄二人都疾步如飛的奔了過來。

公孫瑩瑩首先問道：「聞大哥，你發現什麼了？」

聞玉存抬手一指那小佛像說道：「瑩瑩，妳看看那小佛像。」

公孫瑩瑩和沈兆雄二人立時一齊凝目朝那尊小佛像仔細望去，沈兆雄雙目奇采飛閃地說道：「看來這回大概不會有差錯了！」

公孫瑩瑩十分高興地說道：「聞大哥，你快上去將那小佛像挖開來看看！」

聞玉存神情忽然一肅，雙掌合十的朝那小佛像拜了一拜。

公孫瑩瑩笑問道：「聞大哥，你這是幹什麼？」

聞玉存正容說道：「毀他法像，先膜拜謝罪一番！」

公孫瑩瑩雖然感覺聞玉存的這種想法憨實得可笑了，但是她怕他不高興，沒有敢笑出來。

聞玉存跳上大佛像的肩上，寒玉七首一揮，猛朝那尊小佛像扎下！

「噹！」的一聲暴响，小佛像絲毫無損無傷，聞玉存反被震得虎口和胳臂都發了麻，神情不禁愕然一呆道：「好硬！」

公孫瑩瑩見狀不由詫異地問道：「聞大哥，削不動麼？」

聞玉存點頭道：「太堅硬了！」

公孫瑩瑩心中不禁有點不相信，寒玉七首爲武林寶刃，削鐵如泥，無堅不摧，鋒利罕世，她不相信這麼一座石頭雕刻的小佛像，會比鋼鐵還硬，寒玉七首竟削它不動！

因此，她立刻嬌軀一擰，騰身躍上了大佛像，落在聞玉存身傍，伸手接過聞玉存手裏的寒玉七首，暗運內力，七首一揚，直朝小佛像扎下！

她這一七首，勢沉力猛，比聞玉存那一七首的力道强了一倍還多！

可是，結果却也是浪費氣力，情形和聞玉存一樣，而且因爲她的力道比聞玉存大，所受的反震之力更强，幾乎使七首脫手！

公孫瑩瑩怔住了！

她雖然聰明絕世，智慧過人，心中也不禁驚詫無比地望着小佛像發了呆！

沈兆雄見狀，含笑說道：「瑩瑩姑娘，你們且下來，讓我上去看看再說。」

公孫瑩瑩聞言立即伸手一拉聞玉存，一齊飄身落地。

沈兆雄飛身躍上大佛像的肩上，凝目望着那小佛像仔細地察看了一會之後，這才飄身下來。

公孫瑩瑩立刻問道：「怎麼樣？看出什麼道理沒有？」

沈兆雄微微一笑道：「看是看出了一點道理，只是還不敢斷定對不對？」

公孫瑩瑩道：「不管對不對，你先說說看。」

沈兆雄道：「如果我猜的不錯，這尊小佛像的法身，是被人用一丸神泥化開封住了，所以全身堅逾精鋼，雖前古寶刃亦難損毁它絲毫！」

公孫瑩瑩黛眉微微一皺，道：「那便怎麼辦？」

沈兆雄默然沉思了刹那，忽然伸手說道：「姑娘請把七首給我上去試試看！」

公孫瑩瑩連忙遞過寒玉七首，沈兆雄立刻又飛身躍上大佛像的肩上，一抬手，寒玉七首直朝小佛像額頭上的那隻眼睛裏刺去！

「噗哧！」一聲，七首竟是毫不費力的刺進去了。

沈兆雄心中不禁大喜，連忙拔出七首，隨手疾揮，石屑紛飛中，小佛像身子一歪，竟由大佛像的頭頂上直往地上跌落，「叭！」的一聲暴响，摔了個四分五裂！

公孫瑩瑩和聞玉存全都被這意外嚇了一大跳！

倏然，公孫瑩瑩驚喜地抬手一指，說道：「聞大哥，你快看，那是什麼？」

聞玉存順着她的手指處看去，只見那小佛像四分五裂的石塊當中，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這時，沈兆雄已經飄身落地，他也看到那本小册子了，連忙說道：「那一定就是『敦煌秘笈』，玉存，你快將它拿起來吧！」

聞玉存立刻跨身過去，將那本小册子拾起來翻看了看，雙眉不由一皺，道：「這上面是些什麼字，我一個也看不懂！」

公孫瑩瑩道：「給我看看。」

聞玉存將小册子遞過，公孫瑩瑩翻開來，沈兆雄目光銳利，一瞥上面的文字，立刻說道：「這是梵文！」

公孫瑩瑩點頭道：「嗯，一點不錯，這正是梵文。」

聞玉存問道：「可知道有什麼人能認識嗎？」

沈兆雄道：「梵文是天竺國的文字，除了天竺國的人以外，極少有人認得！」

聞玉存道：「這麼說，這書也就等於是本廢書一樣了。」

公孫瑩瑩說道：「我聽我爹說過，中原武林中只有一個人懂得梵文。」

聞玉存問道：「是誰？」

公孫瑩瑩道：「和我爹爹齊名武林的『書痴』。」

聞玉存道：「妳知道他現在什麼地方麼？」

公孫瑩瑩道：「他已經失踪快二十年了！」

沈兆雄道：「玉存，你先把它收起來，等以後找到識得梵文之人再說好了。」

聞玉存點了點頭，立刻將「敦煌秘笈」收入懷內。

沈兆雄抬手在身上撕下一塊衣襟，將寒玉七首和七首鞘包紮起來遞給聞玉存，又道：「這個你也收起來吧。」

聞玉存微一猶豫道：「這把寒玉七首你留着用好了！」

沈兆雄神色忽然一正，搖頭道：「俗話說得好『緣由天定』，這應該是你的東西，我豈可留着用，還是你收起來吧！」

聞玉存目視沈兆雄，見他一臉正色的樣子，便就沒有再說什麼地接過寒玉七首，收入懷中放好。

公孫瑩瑩美眸忽然異采一閃，道：「沈前輩，眞沒想到，你竟是這麼個人！」

這話說的雖然有點突然，有點兒令人惑異不解，但是沈兆雄心裏却懂得她這話的意思所指，不由微微一笑，說道：「瑩姑娘，我在江湖上的聲名雖然不太好，一生作爲雖然向來只憑自己性情之好惡，可是這回對玉存却完全不同，這可能也就是一個『緣』字吧，自從一見玉存以後，我就打從心眼兒裏喜愛他，只希望他有一天能回心轉意自願做我的徒弟……」

話未說完，臉色倏地一變！低聲說道：「不好！洞外有人來了，我們得趕快出去，你們小心點跟在我身後，切不可離我太遠，以免我照顧不到有失」

話落，立即快步當先往洞口走去。

× × ×

洞外，三丈多遠處，面對洞口一排站立着三個紅衣僧人，是西藏紅衣喇嘛。

沈兆雄臉色不禁微微一變！他深知西藏紅衣喇嘛個個身懷密宗奇學，無一好惹，因此他一見三名紅衣喇嘛，臉色微微一變之後，旋即强作鎮靜地領着聞玉存和公孫瑩瑩往旁邊走去。

一名紅衣喇嘛忽地横跨一步，攔住三人的去路。

沈兆雄心中暗暗一驚！停步吸了口氣，問道：「大喇嘛攔路何爲？」

那名紅衣喇嘛冷冷地道：「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沈兆雄故意裝糊塗地一搖頭道：「老朽不明白！」

那紅衣喇嘛道：「你眞不明白？」

沈兆雄道：「大喇嘛請明說！」

那紅衣喇嘛冷聲一笑，道：「你們到洞裏幹什麼去了？」

沈兆雄道：「瞻仰佛像。」

「你這是實話？」

「大喇嘛應該相信。」

「但是我却不相信！」

「大喇嘛要是不信，老朽可就無可奈何了！」

「我有個辦法可以相信你！」

「什麼辦法？」

那紅衣喇嘛道：「只要你們三個讓我搜一搜身即可！」

沈兆雄臉色一變！道：「憑什麼？」

那紅衣喇嘛道：「就憑我們是紅衣三佛！」

沈兆雄心裏不禁凜然一驚！道：「你們就是紅衣三佛？」

「紅衣三佛」是西藏紅教中身份僅次國師的扎薩克大喇嘛，也是紅教的絕世高手！沈兆雄在江湖上數十年，雖然從未到過西藏，也從未見過「紅衣三佛」，却聽說過「紅衣三佛」之名。

那紅衣喇嘛點頭道：「不錯，我法名迦達，那二位是我師兄迦克，迦高。」

「哦！」沈兆雄抱拳一拱，道：「原來是紅教的三位扎薩克大喇嘛，老朽失敬

了！」

迦達神態狂傲地道：「不知者不罪，現在你們快把東西拿出來吧！」

沈兆雄一怔！問道：「什麼東西？」

顯然，他仍在裝糊塗。

迦高喇嘛道：「老頭兒，你不必裝糊塗了，只要你把『敦煌秘笈』拿出來，我們決不難爲你們！」

沈兆雄故作驚異道：「你說什麼？『敦煌秘笈』？我們那來『敦煌秘笈』？」

迦高喇嘛突然冷聲一笑，道：「老頭兒，你想敬酒不吃吃罰酒麼？」

沈兆雄搖頭道：「大喇嘛，你錯了，老朽身上實在沒有什麼『敦煌秘笈』！」

迦達喇嘛道：「那正是老話一句，你們三個就讓我們搜一搜身，如果眞是沒有，我們決不難爲你們！」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公孫瑩瑩姑娘，她眼見紅衣三佛那種狂傲的神態，心中不禁忍不住氣憤地，突然一聲冷嗤，道：「你們紅衣三佛，有什麼了不起，要是碰上我爹在這裏，定叫你們全都扒在地上做狗爬！」

沈兆雄一聽這話，心中不由倏然一驚！暗道：「小丫頭她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知厲害，口沒遮攔……」

他這裏暗忖未已，「紅衣三佛」那裏已臉色齊地一變！迦高喇嘛雙目陡地一瞪，寒光電射地喝問道：「女娃兒，妳爹叫什麼名字？」

公孫瑩瑩道：「我爹是武林『五奇』中的第二位『畫絕』！」

武林「五奇」名滿天下，無人不知，「紅衣三佛」雖然從未在中原武林走動過，但對「五奇」的名頭都多次聞聽傳說，並不陌生！

「紅衣三佛」之首的迦克喇嘛雙目忽地一凝，道：「妳是那『畫絕』公孫大禹的女兒？」

公孫瑩瑩點頭道：「不錯，你們要是識相的，就趕快讓開路，別再攔阻我們嚕嗦個不休了！」

迦克喇嘛突然哈哈一聲狂笑道：「好極了，我們久聞中原武林『五奇』之名，却始終無緣一會，今天這可是個大好良機，我們只要將妳留下來，就不愁公孫大禹不到西藏來找我們一會！」

沈兆雄心中不禁暗自發急地道：「這下子糟了……」

他正暗自發急間，那聞玉存忽然開口問道：「你們究竟是想要『敦煌秘笈』，還是要和『畫絕』一會？」

迦高喇嘛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聞玉存道：「你先回答我的問話，我再告訴你們！」

迦高喇嘛道：「我們兩樣都要。」

聞玉存一搖頭道：「不行！佛門弟子豈可如此好貪又犯嗔戒，兩樣你們只能要一樣！」

迦達喇嘛道：「你的意思可是說我們如果要『敦煌秘笈』，就不能要和『畫絕』一會，是麼？」

聞玉存點頭道：「不錯，兩者你們只能擇取其一！」

迦達喇嘛微一沉思道：「我們如要『敦煌秘笈』，你能做主麼？」

聞玉存道：「我當然能做主！」

迦達喇嘛道：「這麼說，你已經找到『敦煌秘笈』了？」

聞玉存道：「不錯。」

迦達喇嘛道：「現在何處？」

聞玉存道：「就在我身上。」

迦達喇嘛眼珠轉了轉，道：「如此，我們就只要『敦煌秘笈』好了，你們把它拿出來交給我們吧！」

聞玉存道：「可以，不過，你們必須遵守諾言，讓我們走路！」

迦達喇嘛點頭道：「你放心吧，我們說話向來算數守信，只要你將『敦煌秘笈』交給我們，我們一定不難爲你們，讓你們走路！」

公孫瑩瑩忽然說道：「我不同意！」

聞玉存一怔！道：「瑩瑩，妳……」

公孫瑩瑩搖頭道：「聞大哥，你別管我，他們要留下我就讓他們留下我，等我爹爹來找他們算賬好了！」

聞玉存眉鋒一蹙，道：「這怎麼可以，瑩瑩，我怎能放心！」

公孫瑩瑩甜美地嫣然一笑，道：「你放心好了，他們絕不敢對我怎樣的！」

迦達喇嘛接口問道：「小娃兒，你叫什麼名字？」

聞玉存道：「我叫聞玉存。」

迦達喇嘛目光一瞥公孫瑩瑩道：「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聞玉存道：「朋友。」

迦達喇嘛道：「她是你的……」

他話未說完，突聞一聲哈哈長笑遙空傳來，三條黑衣人影身法快如天馬行空般電射瀉落兩丈開外之處，乃是三個穿着打扮和「紅衣三佛」一樣的「黑衣喇嘛」。

沈兆雄倏然輕聲一笑，道：「三位大喇嘛，你們的死對頭來了！」

公孫瑩瑩立刻悄聲問道：「這三個人是誰？」

沈兆雄道：「他們名叫天毗、天吾、天果，是與『紅衣三佛』齊名的『黑衣三佛』。」

「黑衣三佛」身形一落，「紅衣三佛」臉色立時齊地一變，三人六道目光一齊瞪視着「黑衣三佛」，迦克喇嘛沉聲喝道：「你們幹甚麼來了？」

「黑衣三佛」之首的天毗喇嘛嘿嘿一笑，道：「你們又是幹什麼來了？」

迦克喇嘛道：「你們也想奪取『敦煌秘笈』麼？」

天毗喇嘛道：「你們能奪的東西我們當然也能奪！」

迦克喇嘛沉聲說道：「我勸你們最好別存妄想，趕快離去爲上！」

天毗喇嘛道：「這話也正是我要對你們說的話，你們趕快走吧，要不然就來不及了！」

迦克喇嘛雙眉一軒，冷聲道：「看來今天我要不打發你們，你們是絕不肯干休的了！」

天毗嘿嘿一聲冷笑道：「你要是不反對，我們今天就先打出個勝負強弱來，誰勝『敦煌秘笈』就是誰的好了！」

迦克突然哈哈一聲狂笑道：「好！我們就先打一場，分個勝負高下也好！」

話落，身形倏然前飄，抬手出掌直朝

天毗攻去！

迦克這一出手，迦高、迦達二人也立刻出手，揮掌攻向天吾、天果。

刹時，六個人分作三處的捉對兒打了起來。

轉眼工夫，雙方已激鬥了三十多招。

因爲雙方藝出同宗，又都是喇嘛敎中一流中的一流高手，掌勢招式沉雄，隱挾風雷之聲，走的全是剛猛的路子。

是以三十多招下來，雙方竟仍然是個勢均力敵，難分難解的平手局面。

公孫瑩瑩目注鬥場，眼見六人這等驚心動魄的激鬥場面，這時心中這才明白先前沈兆雄爲什麼一直在裝糊塗的原因，敢情是這些喇嘛的武功身手實在高的驚人！

她眸珠兒轉動的看看聞玉存，又看看沈兆雄。

只見聞玉存臉色神情一片肅穆，全神貫注心無旁騖的目注鬥場，看的十分入神，沈兆雄都是雙眉深鎖，似有沉重心事沉思着！

她心中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不由忍不住好奇地向沈兆雄問道：「沈老前輩，西藏喇嘛敎，我只聽說有紅衣黃衣之分，怎麼又多了個黑衣的？」

沈兆雄搖頭道：「我也不太清楚，據說這『黑衣三佛』原是黃衣一脈，不知爲了甚麼脫離了黃衣改着黑衣，專與紅衣作對！」

公孫瑩瑩目光一瞥鬥場的情形，又問道：「你看他們那一邊會贏？」

沈兆雄道：「現在還很難斷料，不管那一方勝了，對我們都沒有一點好處！」

公孫瑩瑩眨眨明眸道：「我希望他們最好打個兩敗俱傷！」

沈兆雄道：「那當然是最好了，不過，這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

公孫瑩瑩眸珠兒轉了轉，忽然低聲說道：「他們雙方激鬥正烈，趁着這個機會，我們來個走爲上策如何？」

沈兆雄搖頭道：「不行！我們現在絕對不能走！」

公孫瑩瑩一怔，道：「爲什麼？」

沈兆雄道：「他們現在拚鬥激烈，完全是因爲我們在，目的在擊敗對方後，便向我們奪取『敦煌秘笈』，如果我們一走，他們雙方便會立刻停止拚鬥，轉而撲向我們！」

公孫瑩瑩一聽這話不錯，事實必然如此，也確實不能走。

她黛眉一蹙，道：「那便怎麼辦，我們總不能就這樣呆等着他們打完以後來找我們呀！」

沈兆雄忽然輕嘆了口氣，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只好等他們打完以後再作打算，見機行事了！」

公孫瑩瑩默然了，心裏在默默地思索着如何才能脫身之策？……

半個時辰以後，紅衣三佛和黑衣三佛的拚搏已過了一百二十多招，情形亦已有了變化。

顯然，紅衣三佛的功力要比黑衣三佛略高了少許，百招過後，黑衣三佛已被迫得節節後退，守多攻少！

看那情形，黑衣三佛頂多只能支持個三十多招，除非他們此刻就撤身退走，否則勢必落敗負傷當場……

沈兆雄心中不由意念電閃地暗忖道：「這情形不妙，黑衣三佛決不能落敗，我必須設法先使黑衣三佛喘過一口氣來，讓他們再打，這樣……」

他心中剛暗忖至此，突聞迦克一聲大喝道：「着！」

「砰！」的一聲暴響，天毗左胸已被迦克一掌擊實，身軀立被震得踉蹌着連退了五步，忍不住胸頭血氣上湧，張口噴出了一大口鮮血！

迦克正要跟踪出掌，施展辣手時，恰好天吾、天果一見天毗中掌落敗，心頭大驚中，疾地各自猛攻一掌，迫得迦高、迦達的掌招一挫，身形同時閃電倒縱，退到天毗身旁，二人四掌齊出，掌力威猛無倫地直擊迦克！

迦克心頭不禁一凜！連忙飄身暴退！

迦高、迦達二人攻勢被迫得一挫之後，正要飛身撲攻時，而天吾、天果已在這電光石火般一閃的一刹那間，飛快地伸手扶住天毗飄身疾退丈外。

三人一飄退丈外，天毗立時沉聲說道：「迦克，今天算你們贏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我們走！」

「走」字聲落，天吾、天果二人已架扶着天毗騰身飛奔而去！

迦克雖然明知天毗內傷不輕，他在天吾、天果以內功協助療治之下，最多三個時辰便可痊癒恢復，不久定會再找他們奪刦「敦煌秘笈」！

他雖然很想趁着天毗已經受傷之際，立刻追下去除掉這三個心腹大患的死對頭，但是爲了「敦煌秘笈」，只好眼睜睜地由三人離去！

黑衣三佛一走，迦克立即轉身目光灼灼的望着聞玉存沉聲說道：「小娃兒，你可以把『敦煌秘笈』拿出來交給我們，走你們的了！」

聞玉存還未答話，公孫瑩瑩已接口說道：「不忙，我有條件！」

迦克道：「你有什麼條件？」

公孫瑩瑩眸珠兒一轉，道：「我們冒了很多艱險，辛辛苦苦得到的『敦煌秘笈』，要是就這樣給你們，我們心中實在不甘得很！」

迦克道：「那麼妳想怎樣？」

公孫瑩瑩道：「我想你們必須在武功上讓我們心服口服才行！」

迦克道：「妳可是要和我們動手？」

元孫瑩瑩搖頭道：「不是動手，而是比武！」

迦克道：「怎麼比法？」

公孫瑩瑩眨眨眼睛道：「我在地上劃個圈子，你站在圈子裏，由我出掌打你，要是你接不下來我一掌，被震出圈外，你就算輸了！」

迦克目光一凝道：「只是一掌？」

公孫瑩瑩點頭道：「不錯，一掌分輸贏！」

迦克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女娃兒，妳認爲妳一掌必能將我震出圈外？」

公孫瑩瑩微微一笑道：「我並沒有把握，但是我一定要試試！」

迦克微一沉吟道：「妳要是沒有能將我震出圈外，便把『敦煌秘笈』交給我們

麼？」

公孫瑩瑩點頭道：「不錯，但是你如果被我一掌震出圈外，你們就必須立刻讓我們離去，不得再奪刼『敦煌秘笈』，你敢不敢答應？」

迦克倏地哈哈一聲大笑道：「女娃兒，我沒有什麼不敢的，妳快劃圈子吧！」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道：「男子漢大丈夫，可是言出如山，你可不得反悔呀！」

迦克雙眉陡地一軒，道：「妳放心吧，我不會反悔的！」

公孫瑩瑩嫣然一笑，立刻俯身拾起一塊石塊，在地上劃一個三尺大小的圈子。

迦克立即舉步跨進圈內中央站立，道：「好了，妳出掌吧！」

聞玉存和沈兆雄二人知道公孫瑩瑩聰明絕頂，心計最多，此舉必然有什麼鬼計，所以二人在旁都默默地沒有開口說話。

公孫瑩瑩神情忽然一肅，道：「你小心，我要發掌了！」

話落，緩緩抬起一隻賽雪欺霜般的玉掌，做出作勢欲拍的樣子！

迦克一見，連忙提氣凝功戒備！

倏然，公孫瑩瑩輕聲一笑，說道：「憑我的一點功力，一掌焉能將你震出圈外去，我只不過是想搔你一下癢，稍微出口氣罷了！」

迦克雙目微微一睜，道：「妳說什麼？妳要搔我一下癢出口氣？」

公孫瑩瑩嬌笑地道：「是呵！」

嬌笑聲中，玉掌拍勢突然變作搔勢，直朝迦克的腋下搔去！

迦克生平從未被人搔過癢，也最怕這個了，見狀身軀不由微微一動，心神一懈，提聚的眞氣功力也不由得立時一洩！

公孫瑩瑩實够在够鬼刁鑽的，就在她玉掌距離迦克身軀還差尺許左右之際，搔勢倏又變作拍勢，眞力疾吐，玉掌快如閃電地猛朝迦克胸脯拍去。

這一下驟不及防，「砰！」的一聲，迦克立被她的掌力拍得身軀一幌，穩立不住的後退了一大步，恰好退出了圈外。

她這一掌力雖然够强的，但是迦克的內功深厚，除了微感胸口一窒外，並沒受傷！

迦克身軀一退出圈外，公孫瑩瑩立刻拍手嬌笑道：「你輸了，你輸了！」

迦克神情不禁愕然一怔！但旋即恍悟自己上當了，雙目一瞪，道：「這不算，妳使詐！」

公孫瑩瑩道：「我使什麼詐了？」

迦克道：「妳不是說只是搔我一下癢的嗎？」

公孫瑩瑩一笑道：「我不否認我是說過這話，可是我問你，搔癢是我們的約定不是？」

迦克道：「這倒不是！」

公孫瑩瑩道：「我搔你的癢沒有？」

迦克道：「沒有。」

公孫瑩瑩道：「這就是了，我既然沒有搔你的癢，可見得我只是那麼說說開玩笑而已，豈能當眞，你又怎能說我是使詐了？」

迦克心頭一窒，遲疑地道：「可是……可是……」

公孫瑩瑩嬌靨倏地一寒，冷聲說道：「你別再可是了，如果你承認你不是個男子漢大丈夫的話，這一掌可以不算，不過，你應該想到這後果，不出三天，天下武林便會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件事！」

迦克心頭不禁暗暗一震！默默不語。

迦達突然跨前一步，沉聲喝道：「小丫頭，少逞口舌之利，『敦煌秘笈』佛爺們今天是要定了，隨便妳要什麼花招，也是不行！」

語聲一頓又起，目光如電地射視着聞玉存喝道：「小子！你快將秘笈拿出來吧，要不然，佛爺可要……」

公孫瑩瑩截口冷叱道：「你們眞不要臉，說話不算話，西藏紅衣喇嘛敎的威名都給你們丢光了！」

迦達瞪目怒聲道：「小丫頭，妳再要胡說八道，佛爺可要對妳不客氣了！」

公孫瑩瑩冷聲一哼。忽然轉向聞玉存說道：「聞大哥，你把秘笈拿出來給我，我倒要看看他有什麼辦法能奪得去！」

聞玉存聞言，立刻伸手由懷裏拿出「敦煌秘笈」交給公孫瑩瑩。

公孫瑩瑩剛一接過秘笈，迦達立即縱身閃電般撲了過來，探掌疾抓秘笈！

但是公孫瑩瑩却刁鑽地一擰嬌軀斜飄丈外，左手飛快地撕扯下二頁秘笈，揚腕拋向空中，說道：「你要搶你就搶吧！」

迦克迦高一見，立時雙雙騰身躍起，分別去抓那兩頁秘笈。

迦達口中一聲怒吼，身軀半旋，二次縱身疾撲公孫瑩瑩。

但是，公孫瑩瑩却又隨手撕下一頁秘笈揚腕拋向空中，同時嬌軀一擰，奇快地閃向聞玉存身後，說道：「聞大哥，用你的『海天三式』揍他！」

聞玉存聞言，立時一聲大喝，雙掌一揮，一招「海霧茫茫」巳經出手，勁氣洶湧如濤地直朝迦達擊去！

迦達雖是紅衣敎的扎薩克大喇嘛，功力高絕，但是聞玉存這「海天三式」招式，乃是武林罕世奇人海天老人所傳之曠世絕學，聞玉存雖因功力不足，招式尚還不够精純，只能發揮其五成威力，但迦達竟被這五成威力奇異的勁氣迫得胸口一窒，後退了一大步！

公孫瑩瑩見狀大喜，連忙又道：「聞大哥，快！再用第二式揍他！」

聞玉存立刻又是雙掌一揮，依言施出了第二式「天星漫漫」，威力勁氣更見洶湧的湧向迦達！

他這第二式「天星漫漫」剛一出手，迦克迦高恰好巳各自抓到一頁秘笈適時撲到！

因爲二人的撲勢太快，一時未及刹止，竟被這第二式「天星漫漫」的威勢勁氣震得渾身一幌，各自飄身後退了一步！

而迦達却於聞玉存雙掌一揮的一刹那，巳經閃身避開，縱身去抓公孫瑩瑩第二次拋向空中的一頁秘笈。

迦克、迦高二人身形被「天星漫漫」震退一步之後，神情全都不禁意外地微微一呆！

迦克雙目倏然一凝，問道：「小娃兒，你這是什麼掌招？」

聞玉存道：「海天三式！」

迦克道：「是什麼人傳給你的？」

聞玉存尚未答，公孫瑩瑩巳由他身後跨出一步，飛快地接口說道：「是他師父傳給他的！」

迦克道：「他師父是誰？」

公孫瑩瑩明眸一眨道：「他師父是宇內武林第一奇人！」

迦克道：「叫什麼名字？」

公孫瑩瑩忽地一搖頭道：「不告訴你，這是秘密！」

這時，迦達巳經抓到了那一頁秘笈，飄身落在迦克、迦高身旁，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小丫頭，快把秘笈全部拿來，佛爺們當饒你們不死！」

公孫瑩瑩不屑地道：「呸！別不要臉了，你們連我聞大哥的一掌都接不住，還要吹大氣唬人，眞是恬不知恥！」

迦克雙眉不由一軒，但是迦達却適時說道：「大師兄，別和這小丫頭鬥口了，我們只小心那楞小子的掌力就可以了！」

迦克聞言似乎巳知其意，立刻點了點頭，三人脚步一致，凝功戒備地緩緩直朝聞玉存和公孫瑩瑩二人的面前逼去！

「鬼劍手」沈兆雄一直立在聞玉存身旁三尺之處，他心中雖然十分驚疑，不知聞玉存從什麼地方學來的「海天三式」，掌招威猛罕世少見，他深知聞玉存功力不足，對方「紅衣三佛」這等武林內家高手，如是單打獨鬥，亦祇勉强自保於一時，時間稍久，便會支持不住！

因此，他一見三人脚步一致，凝功戒備地直向前面逼來，巳知三人心意，也知聞玉存如再出手發掌，三人定必聯手出掌硬接，以內功而言，一對一，聞玉存巳經相差甚多，妄論是三人聯手，吃虧的必然是聞玉存，也必被三人的掌力震傷不可！

他因心中十分喜愛聞玉存的忠實憨厚，一心想要聞玉存做他的徒弟，怎捨得讓聞玉存吃虧受傷？

是以，「紅衣三佛」剛前跨了兩步，他立即陡地沉聲喝道：「站住！」

「紅衣三佛」脚步不由立時一停，目注沈兆雄。

沈兆雄抬腿斜跨，擋立在聞玉存和公孫瑩瑩二人的身前，探手一撩衣襟，撤出了一柄劍身狹長，寒光森森的軟劍，正是他成名武林的兵刄「鬼劍」！

迦克深知凡是使用這種緬鐵軟劍之人，必有深厚的內功和精純的劍術造詣，因此他一見沈兆雄撤出軟劍，雙目不由寒電一閃，道：「我疏忽了，施主原來是位武林高手，請敎高姓大名？」

沈兆雄道：「老夫姓沈名兆雄，外號江湖人稱『鬼劍手』！」

「哦！原來是『鬼劍手』沈大俠。」迦克倏然冷聲一笑，道：「沈大俠可是想展示『鬼劍』劍術？」

沈兆雄冷冷地說道：「你們欺人太甚，老夫巳經忍無可忍，只好讓你們試試『鬼劍』的鋒利了！」

迦高陡地哈哈一聲狂笑道：「佛爺看你大概是吃了熊心豹胆了，來吧！佛爺成全你就是！」

話落，跨步抬手出掌，直朝沈兆雄當胸拍去！

他一出手就是密宗「大手印」掌力，顯然，他是因爲「鬼劍手」是成名中原武林道的高手，可能是個不好對付的强敵，所以他要搶得主動，爭制先機！

沈兆雄心中十分明白「紅衣三佛」全是密宗第一流中的一流高手，無一不是功力深厚難鬥的强敵，他也明白自己有多少，如是一對一的單打獨鬥，勝負誰屬雖然是個未知數，但是「紅衣三佛」要是倚多爲勝，無須三人齊上，只要以二對一，他決難支持五十招！

以他個人而言，憑他一人獨鬥「紅衣三佛」這等密宗高手，可是件雖敗亦榮之事，對他在武林中的名氣身份非只無損，且更增高！

這雖然是件不論勝敗，對他的名氣身份都是有益而無損的事，但是此時此際，爲了聞玉存和公孫瑩瑩的原因，所以他一直在忍耐着，籌思着如何脫身之策……

直到眼看「紅衣三佛」巳被公孫瑩瑩的刁鑽弄得惱羞成怒，拉破了臉，情勢巳到了非動手一戰不可的局面，他這才發聲喝住「紅衣三佛」的朝前逼近，揮劍準備全力一戰！

他久闖江湖，經多見廣，乃是塊老辣的老薑。一見迦高一出手就施展密宗絕學「大手印」功夫，立刻明白迦高的心意，旨在爭取主動先機。

這一掌，他本可輕易的閃身避開，揮劍搶攻，但是因爲聞玉存和公孫瑩瑩二人就站立在他身後三尺之處，他怎能閃身避讓？

因此，迦高一掌拍出，他口中立即一聲怒喝，右手軟劍電揮，寒光飛洒，劍勢凌厲無倫的迎着迦高拍來右掌腕臂纏去！

這是一招以攻剋攻，攻敵必救十分狠辣的招式！

迦高如不趕快撤掌，「大手印」掌力固然足使沈兆雄輕則重傷，重則魂斷當場，但是迦高自己也得付出相當的代價，起碼得斷去一條右胳膊！

是以，迦高一見沈兆雄這等凌厲狠辣的劍勢，心神不禁暗暗一凜！一聲冷笑，連忙撤右掌……

驀地，一聲沉喝倏起：「住手！」

二人聞喝，立時各自收招停手後退一步。

衣袂飄風颯然中，一條身形瘦長的人影電射劃空地瀉落場中。

來人一襲灰衣，鬚髮灰白，七旬開外的年紀，瘦高的個子，手持一根油光灼亮的紫藤杖。

此人姓凌名紀常，外號人稱「瞽目閻羅」，一身武學功力高絕，是一位江湖惡徒聞名喪胆的武林怪傑，成名江湖五十年前與「鬼劍手」沈兆雄之師「鬼影子」申艮埜是同輩人物，和申艮埜且頗有交情。

沈兆雄一見「瞽目閻羅」凌紀常，心中不禁頓時大喜，連忙抱拳拱手行禮道：「凌前輩，晚輩向您老人家請安，您老人家一向安好！」

凌紀常微怔了怔！瞽目一翻，問道：「你是誰？」

沈兆雄道：「晚輩是沈兆雄。」

「哦！」凌紀常瞽目翻動地道：「你是『鬼影子』申老弟的弟子兆雄麼？」

「晚輩正是。」沈兆雄道：「快二十年沒見您老人家了，您老人家可是風采依

舊，一絲未變！」

凌紀常忽然哈哈一聲大笑，搖頭道：「老夫老矣，餘年巳經無多，今後武林都是你們的天下了！」

沈兆雄笑說道：「老人家，今後武林該是少年人的武林，晚輩也輪不到了。」

凌紀常翻了翻瞽目道：「兆雄，你今年多大歲了？也巳不小了吧？」

沈兆雄道：「晚輩巳經五十五了。」

「呵……」凌紀常忽然感慨地喟然輕吁了口氣說道：「少年子弟江湖老，日月催人，一幌眼連你也都巳……」

他話未說完：兩道灰眉倏地一軒，沉聲大喝道：「站住！」

原來是「紅衣三佛」心欺凌紀常是個瞽目瞎子，竟於他感慨說話不注意之際，悄悄移步繞向一邊，意欲趁機撲向沈兆雄身後的公孫瑩瑩，搶奪「敦煌秘笈」！

凌紀常雙目雖盲，但聽力絕强，十丈之內飛絮落地蟻爬之聲皆難瞞過他的聽覺，是以「紅衣三佛」脚下稍一移動，他立刻發覺！

他內功深厚無匹，這一聲大喝震人心神，「紅衣三佛」聽得心神全都不禁猛然一凜！連忙停步站住不動。

凌紀常側耳凝聽了聽，問道：「兆雄，他們是什麼人？」

沈兆雄道：「他們是密宗高手『紅衣三佛』！」

「你身後的兩個人呢？」

「一個名叫聞玉存，是個憨直厚道的少年，一個是『畫絕』公孫大禹的女兒公孫瑩瑩。」

「哦！剛才和你動手的是什麼人？」

「是『紅衣三佛』之一的迦高。」

「爲什麼動手？」

公孫瑩瑩忽然嬌聲接口說道：「老前輩，這三個西域的賊和尚可惡極了，他們要搶我聞大哥的東西！」

凌紀常道：「是什麼東西？」

公孫瑩瑩道：「是『敦煌秘笈』。」

凌紀常兩隻瞽目突地一瞪，臉現驚異之色地道：「可是那武林傳說了百餘年的『敦煌秘笈』？」

公孫瑩瑩道：「是的，是我聞大哥得到的。」

凌紀常沉吟地瞽目翻了翻，道：「兆雄，你要那姓聞的少年人近前來和老夫說話。」

聞玉存不待沈兆雄開口，立即大踏步跨前三步，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凌紀常語聲溫和的道：「少年人，『敦煌秘笈』確實是你得到的嗎？」

聞玉存點頭答道：「是的。」

凌紀常道：「據傳說，必須先得到『寒玉七首』才能找得到秘笈，是麼？」

聞玉存道：「是的，因爲『寒玉七首』鞘內畫着秘笈藏放之處。」

凌紀常道：「你是怎樣得到『寒玉七首』的？」

聞玉存道：「是一位被人追殺的江湖人物在臨死之前送給晚輩的！」

「哦！」凌紀常微點了點頭，問道：「你是什麼人的弟子？」

聞玉存道：「晚輩並無師父。」

「你會武功麼？」

「只會三招。」

「叫什麼名稱？」

「海天三式。」

「是什麼人傳你的？」

「是一位鬚眉俱白，白髮如銀的老公公教的。」

「他叫什麼名號？」

「他老人家說他叫『海天老人』。」

「聽你說話的聲音中氣充足，內功巳具深厚的根基，你練過內功麼？」

「晚輩自幼由少林慧空大師撫養長大，只跟慧空大師學過打坐。」

「哦！他怎麼沒有傳你武功？」

「此事晚輩也曾求過他，他說晚輩身負血仇，仇人功力高絕，必須學得絕世武功才能有用，所以他不肯傳晚輩武功！」

「你父母也是武林中人麼？」

「到目前爲止，晚輩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慧空大師知道麼？」

「知道，他要晚輩學成天下無敵的絕世武功之後，才肯告訴晚輩。」

「紅衣三佛」自被「瞽目閻羅」凌紀常那一聲大喝之威，震懾得停步站住之後，就一直靜靜地站立當地未敢再動。

凌紀常和聞玉存如此一問一答閒話家常般，他三人心中實在不耐煩了，迦高首先忍不住沉聲說道：「瞎老兒，你們談完了沒有？」

凌紀常翻了翻瞽目道：「你們可是等得不耐煩了？」

迦高冷冷地道：「不錯，我們正是等得不耐煩了，你打算怎麼說？」

凌紀常淡淡地道：「你認爲呢？」

迦高道：「只要你不管閒事，佛爺就念你又瞎又老，餘年巳經無多的份上，網開一面，放你一條生路！」

凌紀常道：「我老人家如果一定要管閒事呢？」

迦高語聲冷厲地道：「那你今天就得登上極樂！」

凌紀常淡然輕笑了笑，聲調倏地一沉，道：「你們三個一定要搶奪『敦煌秘笈』麼？」

迦高道：「我們志在必得！」

「憑什麼？」

「就憑我們三人！」

「你們知道我老人家是誰麼？」

「你臉上又沒有寫着名字，佛爺怎會知道！」

「我老人家叫凌紀常，外號人稱『瞽目閻羅』，你們聽說過嗎？」

「沒有。」

凌紀常翻了翻瞽目，問道：「你們在紅衣教中是什麼身份？」

迦高道：「扎薩克。」

凌紀常微點了點頭道：「這身份僅次於國師，够高的了。」

話聲一頓又起，問道：「拉哈是你們的什麼人？」

提到拉哈，「紅衣三佛」心神全都不由微微一震！迦克連忙跨前一步，道：「你認識拉哈？」

凌紀常冷冷地道：「我老人家要是不認識他，問他做什麼？」

迦克道：「是先師。」

凌紀常瞽目倏然一翻，臉現驚容地道：「你說什麼？『先師』？拉哈巳經去世了？」

「是的，他老人家巳經涅槃了！」

「他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快七年了。」

「你們現在的國師是誰？」

「是拉魯師叔。」

「哦！」凌紀常微一沉吟道：「你們可是奉拉魯的令諭來奪取秘笈的？」

迦克道：「不是，拉魯師叔還不知道這件事。」

凌紀常道：「你叫什麼法名？」

迦克道：「我法名迦克。」

「他二人呢？」

「迦高，迦達。」

「現在我老人家再問你們一句，你們三個是願意聽我老人家的話立刻返回西藏去，還是要和我老人家動手一搏？」

迦克沉思地道：「和你動手一搏便如何？可是我們勝了，那『敦煌秘笈』就是我們的？」

（未完）

武林軼事

羅漢撞鐘破黑虎偷心

海雲

近代的武林英雄人物當中，黃漢榮佔了一席位，頗有名氣，本來他是王隱林的門徒，叫做黃滿榮，後來進入民國，他認爲漢族光榮，應該把滿字改爲漢字，然後改稱黃漢榮，至於他的俠家拳術，得自王隱林。

王隱林是當時廣東十虎最威猛的一個，居十虎之首，他懂得兩套手法，一套是內功，稱做內八門，傳給蔡懿恭，另外一套叫做外八門，傳到黃漢榮的手上。

黃漢榮學習多年的俠家拳，學成之後，便在廣州陳塘開設一間武館，既然教授拳脚，兼教戲劇藝術，與紅船中人一向有來往，那時他和林世榮或程華等人，都是很有名氣的，到了民國十年，漢榮可以說是最得意的一個時期了，他的太太也是紅船中人，故此，她把黃漢榮拉到紅船教授武功，許多伶稱他做老師爸，他的地位也很崇高。

當時紅船的師傅對於黃漢榮並不滿意，認爲他只是靠着太太協助，訓練人材，他却把自己高唱入雲，自稱改良粵劇，故此，有些老師爸覺得不滿意，特別是懂得武功的老師爸，更加發生反感。

某天，合當有事，堯天樂班在寶華戲院開演，那艘紅船泊在沙基，跟上陳塘相去不遠，黃漢榮因爲他有幾個得意的徒弟在班中演戲，故此，他有空閒時間就到紅船走動，跟徒弟談談，順便指點多少功夫。

堯天樂班是由一個老師爸教授拳脚的，這個老師爸的戲名叫做周浩，周浩以前是班中的二花面，亦即當時很有名氣的一個小武「大和」的得意門徒，至於周浩此人，在粵劇界中，武藝高强，屬於梨園十虎之一，因爲他的面貌很醜，聲綫也差，唱曲的時候，好像敲破鑼，故此只充二花面，活到中年，因爲酒醉失聲，索性退休，在班中教授武功。

周浩一向對自己的武功極有信心，他知道黃漢榮是王隱林的門徒，當然武藝高超，不敢輕舉妄動，可是，他看見黃漢榮俠家拳的招式，喜歡用長拳大馬，橋手打到盡，門戶空虛，看來有許多漏洞，他以爲自己能够擊倒黃漢榮的，但却沒有機會，那天黃漢榮走到紅船跟門徒交談，指點武藝，碰巧周浩也在紅船上面，他看見黃漢榮指點門人練功夫，跟其他俠家拳的招式相似，一拳打出，腰部空虛，一時忍不住，走前插嘴，說：「黃師傅，你這一下手法顯然是中部空虛，如果給人連消帶打，正面出擊，豈不是無法消解，白白的捱打嗎？」

黃漢榮平時巳經知道他看不起俠家拳，那時聽到他當面批評，禁不住臉露微笑，說：「浩叔，你以爲我的俠家拳出手打到盡，腰脇空虛，就是弱點嗎？坦白點說，這些招式是誘敵之計，如果有人向胸門發招，便會受制於我，倘若你不信，不妨彼此研究一下。」

周浩正是想找個機會跟他交手的，如果貿然挑戰，一旦打輸，面目無光，那時既然黃漢榮這樣說，他聽了進耳，喜出望外，因爲屬於玩耍性質，贏了便可以宣揚於外，使對方受窘，萬一輸了，看作彼此研究功夫，不成問題，因此他欣然點頭，說：「那麼，我就不客氣向你請教了，在船上交手抑或到岸上去呢？」

黃漢榮說：「不必到岸上了，在這裏交手好了。」

黃漢榮站着永春派的拑羊馬，兩隻手低垂下來，好像沒有橋手可言，叫周浩放胆進攻，周浩看了，便說聲：「請準備！」突然撲攻，當胸用右拳出擊，打出一招黑虎偷心來。

他這一拳是用直拳打出的，對準黃漢榮的胸部正中打去，又快又準，而且橋手堅硬如鐵，如果橫臂擋格，就會給他所制，因爲黑虎偷心一變招就是虎爪，上邊可以抓面，下邊可以向左右進攻，不過，黃漢榮早有準備，看見他衝擊，立刻微微轉身，用左臂向對方的右手橫擋，隨即打擊他的小腹，因爲這一招快如閃電，一撞就打，周浩看不清他如何發招，巳經在小腹吃了一拳。他知道黃漢榮只是跟他玩耍，這一拳是不用力的，雖然打中，不會受傷，他立刻退馬，說了一句：「原來俠家拳另有妙用，佩服之至！」

兩人就此講和，而且兩人變成朋友，至於黃漢榮擊敗周浩的一招，叫做：「羅漢撞鐘」。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雨（續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懷疑瑪莎是殺害嘉碧的兇手，設法與瑪莎親近，但查不到甚麼憑證，那晚他偕瑪莎往海灘裸泳，暗中着老莫派三個人假扮暴徒，向瑪莎施暴，瑪莎被迫，似激發狂性，司馬洛只好暗示三人撤退，而他自己也假作勉力護花，把持刀威脅他的一個暴徒，擊倒當場——

以其人之道

那兩個飛仔回轉來對着司馬洛。司馬洛小心地擺好了架式，咬牙切齒地道：「小子，來吧，過來。」

那二個飛仔分左右向他撲過。第一個到達時又是刀子先到的。司馬洛略一側身，讓那把刀子在他的腋下穿過了，然後手臂一沉，就把這隻手夾緊了。他的身子隨即一旋。

這一下不但快，而且是勁力強大的。

那人被司馬洛這樣一扭，便身不由自主地，直向旁邊飛開去，剛好與他的那同伴撞個正着，兩個人都跌倒在地，一起變作滾地葫蘆。

但是很快，他們一一跳了起來。

但是現在的司馬洛，却變得勇悍有如出柙的猛虎！他叱喝一聲，一躍而起，右脚就直向第一人撐過去。他這隻脚的脚掌邊緣，正踢中了第一人的頸子邊緣。

治其人之身

托，那人打着轉跌開了，這一次跌得重得多，掙扎着不容易起來了。

餘下那兩個人挺刀向司馬洛進攻，司馬洛却是應付裕如。事實上，就是眞的打，兩個普通持刀的人，他也不放在眼內的，更何況是這些人與他顯然是早有默契，那兩個人奮勇向他進攻，不過，所用的並不是實際的招式，只是好看，就像銀幕上那些龍虎武師。

司馬洛一面和他們耍着花招，一面低聲喝道：「逃吧！你們快點逃。」

那兩個人也很合作，其中一人詐作中了司馬洛一拳，踉蹌着跌倒了遠遠，再爬起來，叫道：「走吧！走！」

三個人分三個方向逃走。

司馬洛追了幾步，又回到瑪莎身邊去。

瑪莎在他們交手時，一直是蹲在那地上縮着一團，睜着那亮閃閃的眼睛在看着他們。現在司馬洛來到了她的身邊，她才動了。她向司馬洛一撲，倒進了他的懷中凄然地哭了起來。

「現在已經沒事了，」司馬洛安慰地摟着她，溫柔地說着，「他們已經走了。」

瑪莎只是哭。司馬洛讓她哭了一陣，以便她緊張的情緒能通過哭泣發洩掉，然後說：「現在我們穿好衣服，去報警吧！」

瑪莎又點點頭，司馬洛去替她拿了衣服，幫助她穿上了，然後把她扶了上車。這時他自己也穿好衣服了。

當他開動車子的時候，瑪莎說：「你失去了很重要的東西嗎？」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只是失去了一點錢，一支金筆，一隻錶！」

「那麼，」瑪莎遲疑着說，「可不可以不報警呢？」

「你不想張揚？」司馬洛明白地點頭，「這是有點困難的。面子上不好過！」

「尤其是我和一個男人一起，在沙灘上一點衣服不穿地游泳，」瑪莎說。

「對你的生意有影响？」

「可以這樣說。」

「那麼我們回家去睡一覺算了吧，」司馬洛說，「明天就忘記這件事好了。」

「這個世界眞醜惡！」瑪莎說。

司馬洛點頭：「是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醜惡，想避也避不開！」

× × ×

司馬洛拿着電話，搖着頭：「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麼多錯事，又弄錯了！」

「她現在怎樣呢？」老莫的聲音在電話那邊問。

「睡了！」司馬洛說，「醫生來過，給她吃了二顆鎭靜劑。」

他說着向睡房的門瞥了一眼。那房門是關着的。現在已經是天亮了，他仍然在瑪莎的家裏。

「會不會是假裝的呢？」老莫問。

「怎可能假裝！」司馬洛豈有此理地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能假裝嗎？她一邊臉都變成了藍色，一隻眼睛都黑了。如果她眞的有什麼本領，她那時已經展出來了。」

「但是，」老莫說，「一切證據都證明了，一定就是她，不會有別人的。」

「我知道不是她，」司馬洛說，「她不是那種人，我老早就覺得不是，現在，我更肯定她不是了。」

「你對女人總是有偏見的，」老莫說，「你記得有多少次，你差點喪在女人手中嗎？」

「我得到女人幫忙而把事情辦好了的次數

也同樣地多。」司馬洛說，「我接近女人的機會較多，因此我對女人也知得多，我比你更會觀察女人，我知道這個女人不是的。」

老莫沉默了下來，而司馬洛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他仍然感到很抱歉。那幾個對他們行刦的飛型青年，當然就是老莫應司馬洛的要求而派來的。司馬洛這樣做的用意，就是要把瑪莎逼到忍無可忍的程度，那麼，假如她是有什麼本事的，她也無法不施展出來，作爲自衞的。

但是瑪莎並沒有施展出來，這淸楚地證明了，她是一個不懂武技的人，如果她懂的話，她是應該早就把那幾個飛仔擊倒了。

這個計劃，是在那個派對裏碰到了那三個洋男女時悟出來的。

但是這個辦法，並沒有證實他的懷疑，而且，反而否定了他的懷疑。

「現在，你打算怎樣辦呢？」老莫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慢慢再想辦法吧！」

他的腦中也眞的是一片空白的。兩個嫌疑人物都證明了不是他要找的人，那麼，他到那裏去找他要找的人呢？不過，有一件事他肯定要做的，那就是，他要好好地爲瑪莎作彌補，他害瑪莎無緣無故地受了這許多苦，他實在抱歉。

「現在，」老莫說，「還有什麼要我帮忙你的嗎？」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說，「我再和你聯絡吧！」

司馬洛掛斷了電話，站起身來，在廳中走來走去，瑪莎正在睡覺，他當然不好去騷擾她的。於是，他踱出了屋外，到了那座花園中。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刺耳的馬達聲。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從車房中開出來，在他的面前掠過，直向花園門口駛去。

這部跑車經過他的身邊時，他可以看到，開車的人就是阿安。阿安恨恨地瞪了他一眼。然後，那跑車就不見了影子。

司馬洛微笑：「那傻瓜，瘋瘋癲癲的，希望他不要把這樣一部好的車子撞壞了！」

他走到那車房去，坐上了他那部車子，弄着車上的機件，後來，心不在焉地，他把車子開動了，駛出了園外。心情不好，他就把車子開得特別快，要在那路上發洩一下心情上的抑鬱。

那部車子好像火箭一樣飛馳着，爬上山去，在山頂上蜿蜒曲折的路上飛馳着。當他到達了山頂上最高的地方時，他忽然看見下面的路上有一個紅點在閃動着。那個紅點，就是那部野馬跑車了。

司馬洛停了下來，望着下面。他發覺阿安這個一流的機械師，駕駛技術也眞不錯，那部車子控制自如地在那裏轉來轉去，一點也不如司馬洛所擔心的，會有撞車的危險。

司馬洛微笑聳聳肩：「還好，還好！」

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在他的視綫之外消失了。

司馬洛又把注意力放回他的車子上，發動了馬達，以比較緩慢的速度下山。

當他快要下到山脚的時候，那個紅點又在後面出現了。

原來阿安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繞到了他的後面來，正在從後面追上。

司馬洛的臉上，忽然露出了一個頑皮的微笑。

他的脚在油門上一踏，那部車子，便像一支箭似的一跳而前，轉眼之間，阿安那部紅跑車，又給抛落在後頭了。司馬洛的車子以不羈的速度沿着公路飛馳，從倒後鏡中看見，阿安的車子正在極力要跟上他。其實，司馬洛那部車的價錢雖然比阿安那車子高得多，但兩車之間，性能方面的相差其實却不太大，由於同是高價的上等跑車，發揮起來，主要還是得看駕車人的技術如何。而，司馬洛的駕車技術，毫無疑問是第一流的，對於飛車追逐這件事，經驗也是十分之豐富，因此，阿安要跟上他，是並不容易的。

看着阿安吃力地在後面掙扎着，司馬洛就微笑得更加得意了。這個小孩子，現在大概知道了天下之大，能人異士是多着的，現在不敢再那麼自負了吧？

司馬洛是應該可以輕易地把阿安擺脫了的，可是他却並沒有如此。

他只是吊着他的胃口，保持在阿安的前頭一段路，阿安追得近一點，他便開得快一點。

阿安始終都無法追上。他可以想像到，阿安的臉上，現在一定是如何充滿了急怒的表情了。

但是，司馬洛也不希望太虐待這個可憐的孩子，因此，走了一段路之後，他就不爲已甚，慢了下來，而轉進了路邊一塊平坦的草地上，停住了。

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到達了一處很荒凉的地區，司馬洛是故意挑選那些難走而很少車子經過的小路的。現在，他就到了這一片人蹤罕至的草地。

阿安那部紅色的跑車也衝到草地上來，在司馬洛那車的前頭停住，打橫阻住了司馬洛的車頭。這使司馬洛的車子一時無法開動了。

阿安伸出頭來瞪着司馬洛。使司馬洛感到意外，他那張瘦瘦的臉上，竟是充滿了無比的恨意。他瞪着司馬洛，叫道：「你以爲你逃得脫嗎？」

司馬洛的心裏感到一陣抱歉，他在想：他沒有想到，這樣也會傷到阿安的自尊心的。而且傷得那麼厲害。他抱歉地說：「我並沒有逃走呀！」

阿安推開門跳了下車，跑到司馬洛的旁邊，伸出一隻手指着他。「你是來偵察我的，」他的臉上的肌肉扭曲着，「你……」

司馬洛溫和地說：「別那麼衝動好不好，阿安，沒有人對你有惡意的。」

「你這個禽獸！」阿安用拳頭一推司馬洛那部車的門，然後把門拉開了，一手執住司馬洛的衣襟，猙獰地咆哮道：「你這禽獸！我要殺死你！」說着，他就要把司馬洛從車中揪出來。

司馬洛穩穩地坐在車中，阿安感到重若千鈞。他也有點沉不住氣了，冷冷地說：「放手吧，阿安，你過份一點了！」

阿安咆哮着一發力。他的力氣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大的。

「勒」一聲，司馬洛的衣襟開始裂了，爲了保護衣服，司馬洛無法不離座而起，給阿安揪了出去。但阿安却不是向後面倒去，在地上躺了下來，使司馬洛向他身上仆下去，但同時，他的雙脚却伸了起來，把司馬洛當胸蹬住，放手，用脚把司馬洛向後面一送。

司馬洛整個人向後面飛了出去，跌在地上，跌得滿天星斗。平時他是沒有那麼容易中招的，但這一次他却是完全沒有提防。在他的心目中，阿安只是個半白痴，他做夢也想不到，阿安會有如此矯捷的身手，以及會使出如此狠辣的招數。

近來，似乎有不少事情，都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使他夢想不到的。

在滿天星斗之中，司馬洛看阿安跑到他的身邊來了。阿安提起了一隻脚，這隻脚看來就像有五呎寬。這隻五呎寬的大脚向司馬洛的臉上踏下來。

司馬洛的靈活的反應及時恢復了，猛然向旁一滾，阿安本來踏向他臉上的脚，就踏到了地上，托。

司馬洛緊接着又再滾了一滾。是豐富的搏鬥經驗教他這樣做的，而他也果然並沒有做錯。阿安一脚踏不中，便緊跟着再來第二脚，又給司馬洛閃過了。

當他跳前去再踏第三脚的時候，司馬洛已經有了準備。當這隻脚舉起的時候，司馬洛也飛起了，脚尖踢中了阿安的小腿肚。阿安大叫一聲，窒了一窒，司馬洛的雙脚，便又再換了一個招式，這一次則是好像剪刀般交叉着向阿安的脚脛部份一夾，身子隨卽滾動了。

阿安爲了避免腿子被絞斷，大叫一聲，不能不也跟着滾動，於是就打了一個跟斗，重重地在地上一摔！這次，是輪到他滿天星斗了！

阿安爬得起身時，司馬洛已經站在他的面前。司馬洛向他伸出一隻手，說：「起來吧，阿安，別做傻瓜！」

阿安抬起憤恨的眼睛瞪着司馬洛，左手拉着司馬洛的手，借他之力爬起來，右手却在身上一摸，當他跳起身來時，右手已經有了一把刀子。這把刀子一閃地向司馬洛的喉嚨橫掃。

不過司馬洛現在已不像前一次那樣沒有防備了。司馬洛敏捷地一閃身，剃刀差兩吋沒有割破他的頸子。

但跟着，阿安的拳頭却擊中了他的腹部。司馬洛踉蹌地跌後，撞到車身上，靠在那裏。

阿安的臉上現着兇狠無比的表情，一步一步上前，那把明幌幌的剃刀遞在他前面。

司馬洛搖搖頭，清一清頭腦。「別傻吧，阿安！」他說，「你誤會了！」

「你來查我，我本來就要殺你的，」阿安咬牙切齒，「你還累得小姐傷成這樣，我更加要殺死你！」

「你有什麼值得我偵查的？」司馬洛問。

「你在偵查什麼？」阿安問。

司馬洛的腦子裏好像閃過電光，忽然醒悟過來了。「你——？」

「我要割破你的血管，把你全身的血都放出來，要你的血全部流乾了才死！我要你成爲一具乾枯的屍體，」阿安繼續咆哮着，「我要看着你一點一點死去！」

司馬洛看着阿安手中那把閃閃生光的剃刀在發怔。這把剃刀，也可能造成碧嘉的死。剃刀，那部紅色野馬跑車……

司馬洛小心地說：「別傻吧，阿安，你看得電影太多了，你以爲殺人是那麼舒服的事嗎？銀幕上流的是顏料，但人流的是眞血，看見血，你會作嘔，你會暈倒的！」

阿安鄙夷地歪起咀唇：「我知道，用不着你教我，我又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

司馬洛在想：那部車子，瑪莎是隨時讓阿安拿去用的，那麼，阿安可以開了車子去做任何事情的了……

「你會做過？」司馬洛說：「別跟我開玩笑！」

「你不相信，你可以站着試試！」阿安冷冷地說，「你可以自己看着自己。」

「你知道我是來查你的，」司馬洛說，「那麼，你是承認你殺了碧嘉了！」

「承認了又如何？」阿安獰笑，「反正你也沒有機會把我抓回去的了。」

「你認識李國彬？」司馬洛問。

阿安格格地笑起了，道：「李國彬是個傻瓜！」

司馬洛的熱血沸騰起來。現在不會弄錯了。他所找的人就在眼前，殺死李國彬和碧嘉的兇手，就是阿安。沒有錯，就是瑪莎這部車。那一次他看見的，就是瑪莎這部車，不過開車的人並不是瑪莎而是阿安。阿安開了這部車去殺了人又逃了。

他當然認得司馬洛，當然知道司馬洛當日是正去找李國彬的，因此當司馬洛出現在瑪莎身邊的時候，阿安自然就知道，司馬洛是爲了偵查他而來的了。這解釋了阿安那怒恨的眼光了。

「爲什麼？」司馬洛問，「你和他們究竟有什麼地方過不去？你要這樣對他們？」

阿安微笑，但是他眼中的恨意，和他的笑容却是成爲反比例的。他似乎任何人都恨，不需要什麼理由，只要有恨的對象。他似乎是一個充滿了恨的人。

「你一定很希望知道，是不是？」阿安冷笑着，「你一定情願失去一條右臂也想知道，是不是？但是我偏偏不告訴你！我要殺死你，但我偏不告訴你！我要你死也不知道。」

他的刀子一動，又向司馬洛掃過來。那把刀子動得極快，好像閃電一樣。

司馬洛一跳向後，那刀子的刀鋒，只差半吋就割着他的鼻尖了。這是出乎司馬洛的意料之外的。他想不到阿安的身手會那麼快。這的確是一個用刀的天才！以阿安的速度，他的確是可以把碧嘉殺掉的。

但爲什麼？

「我不是女人，」司馬洛沉着說，「你不會殺死我的。」

「口講沒有用的，」阿安說，「動手就知道了。」

那把閃電般的剃刀又來了。一連兩記，司馬洛兩次向後跳，避是避過了，但是西服的肩上，已經破了一個口。司馬洛忽然覺得可惜，並沒有帶槍在身。如果他能把槍拔出來，情形就簡單得多了。

司馬洛再退了兩步，以快速的動作把上裝脫了下來，拿在手中，揮動着。這件上裝雖然不是一件武器，但起碼抵擋得住那刀子，可以擾亂視綫，就像鬥牛勇士那塊紅布。

阿安又上前來了，明幌幌的剃刀，遞在前面。

司馬洛揮舞着那件上裝。

「我也要殺死你，」司馬洛說，「而且我也能殺死你，不過在未問出口供之前，我又捨不得殺死你。」

阿安的臉上，現在就像是罩上了一隻獰惡的面具。司馬洛雖然認識了他不久，但在他的印象中，他一直以爲阿安是一個純良的青年，做夢也想不到，當他醜惡起來的時候，竟然會醜惡到這個程度，他一心以爲他是善於相人。

「我要割斷你的血管！」阿安喃喃着，「我要使你的血流乾了，然後我要剃掉你的頭髮，再把你割開成馬將牌般大一小塊一小塊！」

「也許我也會對你這樣做！」司馬洛說着，手中那件上衫一幌，阿安的刀子也反應地動了一動。

「你沒有刀子！」阿安說。

「你有刀子，」司馬洛說，「我用你的刀子就行了。」

阿安暴怒地向前一跳，又猛揮着刀子向司馬洛進攻。他的攻勢是狂暴的，但是現在司馬洛的手上有了一件上衫作武器，揮動着上衫就可以打消阿安不少的攻勢，雖然，那件上衫，却給刀子劃破得可憐了。

阿安的身手很高，但如果認眞地打起來，以司馬洛的豐富經驗，以及他所受過的嚴格訓練，他是可以打倒阿安的。

但暫時，他却無意使出殺手鐧來。

但只是動着腦筋，思索着如何可以從阿安的口中探出秘密來。爲什麼他要殺死碧嘉，爲什麼李國彬要代人受過，替他認罪？他們之間

的關係究竟是如何的？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阿安把秘密說出來？

阿安又一陣兇悍的進攻，給司馬洛用上衫打消了，而且司馬洛的上衫最後一下橫掃，掃中了阿安的眼睛。

阿安的眼睛一時睜不開，連忙跳後，順勢打着轉退開了。

他拚命揉着眼睛。

「現在是你敗仗的第一步！」司馬洛冷冷地說，「第一步，我要把你的牙齒，全部打下來！」

阿安轉身就逃，脚在地上一塊石上一踢，身子便向前仆去，在草地上仆倒了。

他聽見司馬洛的脚步聲逼近，忙一跳起身，手中的刀子以弧形的路綫劃過去，司馬洛的脚步中途窒住，略爲向後一跳，避過這一刀。

阿安又起來了，現在視綫已經比較淸楚。他又退後。

司馬洛現在發覺，阿安也是很怕死的，而且很怕痛苦。司馬洛的上裝在他的眼睛上一掃，雖然相當痛，但到底不會造成什麼很重的傷害，然而這却也掀起了阿安的一陣哀鳴，低低地發自喉嚨間。

也許他這種恐懼心理是一個破綻，可以加以利用的。

司馬洛擺好了架式，等着他過來。

剃刀又一連串地閃動。現在阿安的眼睛已經恢復了，他的刀子又可以使得閃電一般靈活和迅速了。

司馬洛一連退了幾步，接着，他在後面的脚也踢着了一塊石頭，便倒了下來。

阿安大喜地向前一撲。

司馬洛倒在地上，看來是失足跌倒，實在並不是如此，他這一跌是有意的。當他一跌倒，他就在地上抓起了一把沙，向阿安迎面撒去，這也是司馬洛在S組受訓時學到的詭計之一種。當對方用刀，而自己手無寸鐵時，第一個方法就是把上裝脫下來抵擋，第二個方法就是就地取材，抓起沙土來，破壞對方的視綫了。

這實在是相當簡單的方法。對方的視綫受到了破壞，自然再不能繼續揮刀了。

阿安掩着眼睛，大叫一聲，連忙往後跳。而這個時候的司馬洛，便像一隻巨大的跳虱般，一跳跳了起來，跳得離地有五六呎高，右脚向阿安一踢。

眼睛再度受創的阿安，連影子都沒有看淸楚，額上便給司馬洛踢中了一記。托！他整個人翻了一個跟斗，跌倒在地上。

迅速而瘋狂地，阿安再跳了起來，刀子遞到前面去，盲目地亂揮着，抵擋任何能來臨的進攻。這對付普通人是可以的，對付司馬洛就不行了。司馬洛懂得利用任何環境，採取對他自己最有利的招式和戰術。

司馬洛又跳了起來，向阿安直飛過去。他的一隻脚踢着了阿安的持刀手腕，另一隻脚就向阿安的胸前踢！

蓬！阿安的胸部又中了一脚，那响聲聽了也要使人心弦顫慄，更別說身受的人了。

阿安大叫一聲，又打了一個跟斗。這一次，他却退到了斜坡之處，滾了一滾就停不下來，而繼續滾動，直向斜坡底下滾下去。

這一連串的滾動，使他天旋地轉，當他終於停了下來時，雖然知道自己並未受到怎樣嚴重的傷害，却也暈眩到無法再爬起身了。

他擦着眼睛，拚命咬緊牙齒，使自己的神經鎭定下來。他根本忘記了手上的刀子。當他聽見司馬洛的脚步聲急急地跑下來，忙舉起刀子來抵擋時，才覺得刀子已不在手中了。

他在滾動的途中，已經把刀子丟掉了。他慌張地向周圍摸索着，要把刀子摸回。但是當然沒有那麼幸運，那把刀子，不會也是剛巧滾到了他的身邊的。

他的另一隻手則拚命擦着眼睛，要使自己的視力復原過來。

司馬洛來到了他的身邊。他的眼睛張開來了。雖然不是完全恢復，起碼看得見來者。

司馬洛來到了他的面前了。

阿安擺好了迎敵的架式。但是，對司馬洛這樣一個人，單單看見是不够的，尤其是阿安的手上，又已經沒有了刀子了。

卽使他完全看得淸楚，他也不是司馬洛的敵手，更何況他只有一半視力而已。

他看見司馬洛對他獰獰地微笑着。司馬洛說：「阿安，你想知道你的刀子在何處嗎？」

他的姆指，向後面一指。

阿安也看見了，在他後面大約五十呎之處的山坡上，一件金屬的東西在陽光之下閃爍着，就是他丟下的那把剃刀了。

五十呎，這和一百哩沒有什麼分別，他是沒有希望跑得上去把它拾回的。

「你想把刀子拾回嗎？」司馬洛吃吃笑，「那我把你送上去好了。」

司馬洛這樣說着時，阿安忽然看到他的拳頭動了一動。阿安的拳頭忙伸上去招架，司馬洛的脚，却從下盤橫掃過來了。

阿安的脚脛被掃中，整個人飛了起來，打了一個跟斗，仆在地上。嘴巴也湊到了一堆泥土上，弄得一嘴巴都是泥土！他連忙爬起身來。現在的阿安，是充滿了恐懼了。他已經招認了殺死碧嘉，如果他給司馬洛制服，那他就完蛋了。因此雖然明知不敵，他也要奮力抵抗。

司馬洛却不在他的面前。阿安迷惘地忙轉身向後看去，仍然看不見司馬洛。

司馬洛又在後面說：「唏，在這裏！」

阿安猛然再轉過身去，就看見了司馬洛。現在的司馬洛，又可以看見了。似乎，司馬洛變成了一個神出鬼沒的人，想出現就出現，想躲起來就躲起來。

阿安一看見司馬洛的時候，司馬洛的拳頭就到了。這隻拳頭的勁力猛到幾乎能使阿安的頭離開頷子，不過由於阿安的頭在頷子上長得相當牢固，所以頭沒有掉下來，只是身子給帶了起來。

他打了半個跟斗，又仆在地上。嘴巴裏覺得咸咸的，滿是液體，忙把這些液體吐出來，跟着液體出來的是一枚牙齒。

他大聲咒罵起來。失去了一顆牙齒，他感覺得像失去了一件什麼無價之寶似的！

「我說過我要把你送到刀子那裏去的，」司馬洛微笑着，「現在你已經近得多了！我看，大概再掉五顆牙齒，你就可以到達了。」

阿安顫危危地爬起身。司馬洛一跳又過來了。快到使阿安失却預算。砰！拳頭又擊中了阿安的牙床，阿安又打了兩個轉，向山坡上跌了上去。果然這一次，他又接近一點那把刀子了——又接近了十呎。

這時他距離刀子已不到卅呎，似乎，再跌兩次，他就可以到達刀子那裏的。

這一次，他吐出了兩顆牙齒。

每中擊一次就要失一兩顆牙齒，那麼，這一段路，要把它挨完，可是眞不容易的呢！

「哈哈！」司馬洛在輕蔑地笑着，「起來吧！怎麼你老坐在那裏？看你不是那麼膿胞的吧？」

阿安遲疑着，如果起來，司馬洛的拳頭就會來的。但是憤怒又使他覺得不能老是躭在那裏，所以結果，他還是一跳又跳了起來。

司馬洛一閃身就躍了起來，一隻脚踢向阿安的頭部。

他已經是够快的了，而另一方面，阿安連

番受擊，動作又變得特別呆滯。此消彼長之下，更顯得司馬洛的動作，是其快無比了。

托！阿安覺得，世界在白光亂閃之中爆炸了！

阿安又跌出了十呎之遙，再坐起來的時候，耳朶也冒出血來了，而他中踢的那一邊臉的耳朶，發出着一陣隆隆然的聲音。

「不要！」他哀鳴起來了，「不要——司馬洛先生——」

他的哀求，完全沒有令到司馬洛心軟，而且，反而更加使司馬洛怒從心起了。司馬洛喝叱一聲，又飛過去一腳。這一次，他是根本不等阿安爬起身了，

他的腳似箭的飛了出去，腳尖又踢中了阿安的頭部。

「哇！」阿安這樣叫着，又像一隻風車似的跌了開去，而這一次，他的世界，則是在一股血紅的光中爆炸了。

他的眼前是一片血色的，他懷疑他正在陷入昏迷之境。

不過，結果他並沒有昏迷過去。那一陣血色消散了，他又可以看到眼前的景物了。他看見司馬洛又是站在他的面前。

司馬洛正在說：「拾起來吧！」

這時，阿安不明白司馬洛在說什麼。

這時，阿安的眼睛，才看到了那把在太陽下閃爍的剃刀。原來他已經跌到了剃刀的旁邊了！而司馬洛距離他還遠，來不及制止他把剃刀拾起來的。

阿安一伸手，就把剃刀拾了起來。這樣做時，由於猛的一動，二顆已經脫落了的牙齒，又從嘴唇間逃出來了。

阿安忍着痛苦和暈眩站了起來，刀子遞在前面，對着司馬洛。

司馬洛的臉上，則是毫無懼色的。阿安用刀的本領如何，他已經盡見了，不錯是一個好手，不過還未至於好到非他所能控制的程度。最初的時候，他赤手對付阿安已經是綽綽有餘，現在阿安已經傷得半死不活的，本領必然打了折扣，他是更無所恐懼了！

司馬洛等着，阿安又逼近了，刀子一幌，就向司馬洛的臉上劃過來。司馬洛既不招架，亦不把他擊倒，只是伸手一執，就把他持刀的手腕執住了。

阿安發覺，司馬洛這隻手，竟然像鐵鉗一樣，把他的手腕鉗得緊緊，使他完全不能動。

阿安立即揮動另一隻拳頭，擊向司馬洛的脅下。

司馬洛也用不着看，一見阿安的肩頭一動，他便伸出另一隻手去迎接，準確地執住了阿安那隻拳頭的手腕。又是像鐵鉗一樣，鉗得緊緊的。

阿安的雙手是完全不能動了，而且他發覺，他的腿子也是動不來。他想抬腿踢去，可是司馬洛已經把一條腿伸進了他的馬步之內，所以，他的腿也是抬不起來了。

而且，他還恐怖地發覺，司馬洛正在發力把他的持刀手腕拗轉，使那把刀子向他的臉上迎過來。

「不！」阿安尖叫着，「不要！不要！」

但是，那把刀子仍然無情地向他頸子逼近，最後，刀鋒已經擱到了阿安的頸子的皮上。

「不要！」阿安又叫着，恐怖得全身都起了膚栗。

司馬洛似乎給他的叫聲刺激得更爲興奮，手上再一發力，刀子便割破了阿安的頸皮。

鮮血滲出來了。

司馬洛的手仍然緊逼着使那把刀子的刀鋒，繼續按在阿安的傷口上，使得阿安每動一下，那傷口就破得更深，血也流得更多。

阿安完全不敢動了，而且他持刀的手也不敢用力了。他正恐怕在爭持之間，司馬洛會過份用力，就會傷及他的大動脈。那時，他就眞的沒命了。

司馬洛對他獰笑着。原來凡是人類，多多少少，都總有一點虐待狂的，那就是最好虐待那些自己所憎恨的人。司馬洛發揮這種虐待狂的機會是較少的，由於他的恨意通常都不深。他對人，通常都是憐憫多於憎恨的。現在，却是一種比較特別的情形了。他是那麼憎恨阿安，他要盡可能給阿安多受痛苦，然後才把他置諸死地。

阿安的頸子破了一個口，現在血就流得更快了。他自己也知道，起碼，他就感覺到，他的一邊身子都痲痺了。

他吶吶着哀求道：「司馬洛先生，不要這樣……放開手……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吧！」

「這樣說比較好一點！」司馬洛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一定會樂意把你所知道的全部告訴我。」

「我——告訴你好了……」

「爲什麼？」司馬洛問，「爲什麼你殺死了碧嘉？」

「我……她知道了我的秘密……」阿安吶吶着，「我……是非殺死她不可的。」

「說得清楚一點！」司馬洛喝道，「她知道了你的什麼秘密？」

「我不能告訴你！」阿安哀鳴道，「如果我告訴你，你一樣會殺死我的。」

「你不告訴我的話，你會死得更快的。」司馬洛說着，手上又一用力，阿安連忙發力抗拒，一面尖叫起來。

「救命！救命！」

「只有你自己能救自己！」司馬洛說。

「我——我在到他那裏，去找李國彬——她正在洗澡——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她——誘惑我——。」

他說得沒有錯，他說出來，司馬洛就眞的馬上把他殺掉了。無論情形如何，他知道，碧嘉是不會引誘什麼人的。

「眞的！」阿安叫道，「她引誘我！我受不起，我要碰她，但是她不肯了。女人都是這樣的，跟着她就說要把我送交警局！我……得殺死她！」

司馬洛知道大概是什麼回事了。他去找李國彬，李國彬不在，碧嘉來開門，她正在洗澡，也許是穿得少一點，阿安受不住誘惑，就動手了。這是相當自然的反應，碧嘉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於是你就殺了她！」司馬洛說。

「我——也不是有意的——我只是一時錯手！」

司馬洛也懶得和他辯駁這一點了。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如果是一時錯手，怎會把人家的血都放盡呢？

「爲什麼你去找李國彬？」司馬洛問。

「我沒有錢用，」阿安說，「我常常去找他的。」

司馬洛難以置信地：「你怎會去向他拿錢的？」

「我們——是世交，」阿安說，「我們祖上對李國彬有恩，現在他以報恩式地時常帮助我。」

「怎樣的恩？」司馬洛問。

「那是我父親和他父親之間的事。那一次，鄉下裏水災，李國彬的父母和李國彬一起被洪水冲去了。父母兩個人和李國彬自己。慘事每天都有發生，我們兩個家庭之間也不是特別有交情的。但是我的父母，却盡了他們的能力去救他們。結果他們被救了起來，我的父親給

淹死了！這可以說，我的父母親就是爲了他們而死的！」

司馬洛心裏有點奇妙的感覺。這是一個相當動人的故事。他說：「李國彬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就常常接濟你？」

「他不應該嗎？」阿安憤然地說，「我的父親死了，我們就因此而家道中落，我的母親爲了養我而捱苦。她是捱不慣的，我的家庭本來很富有，她捱了兩年，便死掉了！我的生活更苦！」

「李國彬也不見得很有錢！」司馬洛說。

「他起碼比我好得多了，」阿安說，「而且，他的老頭子臨死的時候叮囑過他的，他要照顧我的生活，李國彬最聽他老頭子的話。」

「但李國彬怎會代你認是兇手呢？」司馬洛問。

「他在我殺死了碧嘉之後回家來，」阿安說，「當他看見那情形的時候，他哭了，只是哭，他能怎辦呢？他對他的老頭子發過誓，他會保護我！難道他就這樣把我抓上警局嗎？」

司馬洛可以想像這種情形的。李國彬的確是那種人，很講道義，也重諾言的。

「那他怎辦呢？」

「反正碧嘉已經死了，他沒有辦法把她救回來的，於是他叫我別擔心，他會保證我沒事！他先走了，他叫我十分鐘之後再走。」

「誰把屍體扔下去的？」

「我，」阿安承認，「他要認是兇手，我要使人的印象深一點！」

司馬洛的血液又奔流得快速一點了，他的手又想一動而割下去。「然後你就走了！」

「是的！」阿安說。

「以後呢？」司馬洛問，「以後，你又到那間小屋子去殺死了李國彬，爲什麼？」

「我不放心，」阿安說，「他可能改變主意的，他活着，對我是一種危險！」

「於是你就到那木屋去找他，」司馬洛說，「你知道他會在那裏的。」

阿安點頭。「我非如此做不可。」

「我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字眼來形容你，」司馬洛說，「最惡毒的字眼，都不足以形容你的。」

阿安仍然哀鳴着：「我不能不這樣做的，而且，他欠我家一條命，我取回他一命，那不是很公平嗎？」

「很公平，」司馬洛說，「但是，碧嘉那一命呢？她並沒有欠你！」

「別殺死我！」阿安大聲叫着，「我不想死！」

司馬洛沒有動刀。

「你知道我爲什爲不馬上動手殺死你嗎？」司馬洛問。

「我知道你是一個慈悲爲懷的人，」阿安吶吶着，「呃——呃——你——你一定會手下留情的！」

「不，」司馬洛搖着頭，「你猜錯了，我只是在想着，用什麼辦法，可以使你死得更慘！我要想一個比你那個方法更犀利的方法。」

阿安又流淚了，簡直像開了水喉似的，淚水流下去，和血混在一起。「我不想死，司馬洛先生，求你放過我吧，我——不想死！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司馬洛的臉上又露出了一個冷酷的微笑。

司馬洛的刀子，似乎在他的頸上移動了，似乎打算隨時要割下似的。阿安的喉嚨間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音，似乎他想說話然而有些什麼東西塞住了他的喉嚨，使他說不出話來的。跟着，司馬洛就覺得阿安的身子很重，就像阿安完全放棄了支持自己的體重，這就令到司馬洛想支持他也不容易了。

司馬洛低頭看看他，發覺他的眼睛已經閉上了，而且，看來他是暈了過去的。司馬洛看着他，微笑着。阿安暈得正恰好。現在，他可以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了。

× × ×

阿安的暈，並非假裝，他是眞的暈了過去的。

當他悠悠醒轉過來時，他覺得一陣虛弱，天旋地轉的。他霎了好幾次眼睛，才看得清楚周圍的環境。他發覺他是坐在那部跑車的司機位上。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

第一件事，他就是伸手到自己的喉嚨間去摸摸，發覺那裏的血已經乾了。他的傷本來並不嚴重，血一乾了，就沒有什麼了。

阿安再側頭一望，看見司馬洛就坐在他的身邊。這使他又起了一陣劇烈的抖顫，因爲他對司馬洛的恐懼，是更甚於對傷口的恐懼的。傷口可以醫好，但是，司馬洛却像是瘟疫，司馬洛跟在他身邊，他就死定了。

「你——你想怎麼？」阿安深吸一口氣問道。

「我還是在想，」司馬洛說，「我還在想一個好辦法來把你殺死！」

阿安的眼睛在閃爍着，閃來閃去，忽然發覺，情形對他還是有希望的。車匙仍然插在鏈盤上，司馬洛那邊的車門則是打開了的。太陽正在頭上蒸晒着，周圍熱得很，所以司馬洛要打開着車門，好讓新鮮空氣能夠透進來。

「我們來談談條件吧，」阿安說，「如果你饒我一命，我什麼都依你。」

「你有什麼可以給我的呢？」司馬洛說，「你又沒有錢，又沒有本領！」

「我可以爲你殺一個人，」阿安說，「你說出名字來我替你殺。」

「有什麼人是我殺不到而你可以殺的？」司馬洛問。

「不是這個問題，」阿安說，「你去殺人，你就成爲了殺人犯，但是我呢？我反正已經是——」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阿安，阿安，你眞是無可救藥！你當自己是神嗎？人是隨便讓你殺的麼？」

「我們每天都殺生果腹，」阿安說，「我們每天都殺豬殺牛殺鷄殺鴨，殺魚，爲了生存，我們就有權殺！」這個半白痴的青年人，倒說出了一些相當有哲理的話。

「但殺人是不同的，」司馬洛搖頭，「殺人是完全不同的。」

「求你吧，」阿安在司馬洛的腿子上伏了下來，「求你饒我一命，讓我能將功贖罪！」

司馬洛冷笑，正要說話時，阿安就動了。他動得很快。原來，他伏在司馬洛身上時的姿態是早有預謀的，他的姿勢擺得好，忽然一發力，便用肩把司馬洛推出了車子的外面。

司馬洛打了一個滾，跳起來，阿安已迅速把門拉上，把門閂按了下去，這使司馬洛要再拉開車門，也不可能了。跟着阿安就把車子開動了，兜了一個圈子，向司馬洛撞過來。但是沒有那麼容易。司馬洛在地上打了兩個滾，便到了他自己的車子的後面。

他也打開車門上了車。

阿安的車子差點撞到了司馬洛的車子，連忙刹車，退後，再兜了一個圈子，把油門踏盡了。那部跑車，便以很高的速度離開，駛在山路上。

這個時候的司馬洛，也已經把他的車子開動了，緊緊地追在後面。

在司機位上，阿安露出着一個詭譎而自滿的笑容。

司馬洛要追上他，是甚不容易的，大家的

車子都是那麼快，而他開車的技術，又是那麼優良的。

司馬洛眞疏忽，竟會讓他逃脫！

接着，那條路已到了一個緊急轉彎的地方，阿安把刹掣踏了下去，使車子的速度稍爲減低，以便安全地轉那個彎。

這個時候，他才覺情形不對，而且，情形是很不對！因爲，那刹掣踏下去，竟然是完全沒有反應的。車子的速度，完全沒有減低。

怎可能這樣的呢？阿安在想。這種事情，是不應該發生在這高級的一部車上呀！尤其是，這部車又是經常由他調理着的。

除非是有人有意破壞了刹掣系統——對了，司馬洛把刹掣弄壞了！怪不得他會讓他逃掉！原來早有詭計的，這狡猾的傢伙，這狗！

阿安只好放了油門，而且把手放到車匙上去，要把馬達扭熄。但他的手結果沒有碰到車匙。不錯，關了馬達，車子就會慢下來，終於會停定。但那時又如何呢？那時司馬洛會追了上來，他還是不得了的。

轉眼之間，那個急彎已經到了面前。阿安咬緊牙齒，拚命一扭軚，車子便轉過去了，轉的時候，簡直有兩隻車輪是離開地面的，車身也幾乎打了一個滾！

阿安總算轉過去了，但是也只差一點，就撞到了崖下。

他的額上凝滿了汗珠。還要多少次轉這種驚險萬狀的彎角才能回到市區呢？照他所記憶，起碼有十個。

來的時候就經過起碼十個這種彎角。而且，這一直下去，都是下斜坡的路，他的車子沒有了刹掣，根本就沒有可能在半路中途停下來的。

阿安的胃裏發緊。他從來沒有嘗試過做這樣的事情——駕一部沒有刹掣的車子，在危險山路上飛駛！

很快，第二個彎角又到了。女人的髮針形狀的彎角。阿安的汗冒得像水一樣了，他不相信可以轉得過這個彎角。

這是不可能的事！

但他還是極力扭軚。車子企圖跟隨着那公路的路綫而轉，但是速度太高了，結果是盪出了路面之外，還有一條大約十呎寬的泥地，這條泥地之外就是懸崖了。

車子在這條泥地上打起轉來，難以控制地轉向那懸崖的邊緣，後輪簡直已出了懸崖的邊緣外了，但幸而此時，衝力已經消滅了，而車頭剛好是朝着崖內的。

阿安踏下油門，車輪把沙土扒得飛向後，然後車子便駛回了路上了。

司馬洛的車緊隨而至。

阿安的心裏，又毒又急地對司馬洛再度咒罵起來了。

這個可惡的司馬洛，竟給他設了這麼險惡的一個陷阱，車子沒有刹掣，不但不容易逃走，而且連反擊的機會也沒有。如果車子的刹掣是仍然完好的，他還可以企圖把司馬洛逼下山崖去。但是沒有刹掣，則這件事是簡直沒有可能做到的。

司馬洛的車子很快地趕了上來，阿安很想刹慢車子，用車身把他一碍，把他的車子逼到崖下去，但是他却做不到。

他只能看着司馬洛的車子趕了上來，趕到與他並排了。

司馬洛通過車窗，猙獰地對他微笑，叫着：「再見，阿安，現在我送你到地獄去！」

阿安的心一動！如果司馬洛越過他，那就好極了。他可以追上去，向司馬洛撞過去。叫他落後也許他不能，但是要他加速，他却是辦得到的。反正是要死了，不如同歸於盡了！

但是，他連這個最後希望也失掉了。司馬洛並沒有越過他。司馬洛只是和他並肩行駛了一段路，一直看着他獰笑着，後來又墮後了。

阿安的心好像給一隻巨手抓住了似的。他知道他的死期將至了，這一次，是沒有脫身希望的。

他把頭一抬，對司馬洛吐出了一連串的惡毒無比的咒駡。

司馬洛只在後面笑着。

跟着，阿安又沒有機會罵了，因爲前頭又有彎角出現。

而這一次出現的，是更加險峻的彎角了。前頭固然有一個有如髮針一般的彎角，而彎角之後，又是另一個以相反方向扭曲的彎角。

阿安知道，也許他勉強可以轉得過第一個彎角，但是第二個彎角，他則是無論如何轉不過去的。

阿安的眼中，忽然淚如泉湧！他知道他是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但是他仍然盡了他的能力去掙扎。第一個彎角到達他的跟前了，這時他已經把馬達關掉了，車子只是藉着剩餘的衝力前進而已。還是衝得很快。

他扭動軚盤，車輪在身下的路面上硬擦過去，發出「哇哇」的響聲，跟着，車子就轉了過去，險得很，車子差一兩吋就要離開路面，衝出崖外了！事實上，如果不是路邊，欄桿把他的車側一撞，使他的車子彈回了路中心去，他就已經完蛋了！

車子在路中心打了兩個轉，車頭朝着路的前面，而雖然車子還沒有開動馬達，斜路却使車子又繼續向下衝去了。

阿安看着第二個彎角的最彎處迎面而來，連忙又扭軚，已經來不及了。車子直向路邊的欄桿撞過去。

由於這一次是正面直撞過去，那欄桿不會把車子彈回頭去了。

車頭撞在欄桿上，那欄桿碎作片片，向四面飛開，車子便過去了。這驚險的幾秒鐘，在阿安的感覺之中，却像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一切都變成了慢動作；那些碎片是慢慢地向外面飛開的。

車子衝下去的時候也是慢的。

車子向崖下墮去，也是慢的。他的心也跳得很慢。接着崖壁上突出來的一塊大石，很慢很慢地向他迎上來，車身在那大石上一撞，阿安受到了一下劇烈的震動。

一切就顯得更加慢了。車門很慢很慢地彈了開來，他很慢很慢地飛了出去，人與車分離了，車繼續墮向崖下，但他的人却飛到了崖邊，墮在一塊凸出來的，大致平坦的泥地上。

他以爲，他一定已經當場死掉了。死掉了是一件好事；死掉了，他就用不着受到永不完的威脅，用不着怕司馬洛了。死的滋味原來就是這樣的嗎？只是靈魂這樣飄飄浮浮的，浮上天空，既看不到什麼，亦感覺不到什麼。

但是，人家說，死亡之後靈魂是與肉體脫離了的，爲什麼他又感覺到痛苦呢？

左邊的身子痛極了，好像火燒一樣。他聽見「轟隆」一聲爆炸的聲音，大概是那部車子爆炸了，但是，他如果是已經死了的話，他怎會聽得到爆炸聲音呢？

爆炸之後，周圍就靜了下來，但是，他的耳朵內却有一陣轟鳴的聲音，如雷貫耳的。那不是外來的聲音，而是發自他的體內的。這是一個人傷重的時候才會發出的聲音。

劇痛仍然來自他的身子的左邊，他想張眼睛，却張不開，他想動，也動不來。他焦急極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等着，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好像過了很久很久，後來，他聽見身邊腳步踢着一塊石子的聲音。有一塊石滴溜溜地滾下山去了。

忽然，他發覺耳邊那轟鳴的聲音過去了，如果不是如此，他也不會聽到石子滾動的聲音了。而且，他忽然又發覺，他的眼睛也張得開來了。他所看見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司馬洛那張臉。他又大吃一驚，驚得全身都冒出了冷汗，怎麼又碰到了司馬洛？

這裏一定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人間，不然他不會碰到司馬洛的。司馬洛正在對他作着一個狡猾的微笑。

阿安要動，還是不能，而左邊身子的痛愈來愈劇烈了，就像他的身體隨時要爆炸似的，如果爆炸得開來那倒還好，但就是爆炸不開了，而痛苦在體內愈積愈多，愈積愈多。

司馬洛吃吃笑着說：「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阿安，你這個下場，就是連我也始料不及的！沒有比你的死法更慘了。」

阿安發覺司馬洛的臉是很紅，好像，司馬洛的臉上是沾滿了鮮血似的。但是，一定不是如此，因爲司馬洛的後面，那天空也是紅的，一切都是紅的，因此，這紅色一定是存在於他的眼睛裏了。他的眼睛裏面，就像隔了一層紅色的透明膜。

「你自己看得見嗎？」司馬洛說着，指指阿安的身子的左邊。

阿安極力把眼光較低望過去，就看見他的左胸突起了一條長而尖的紅色東西。那是什麼？又不是骨頭，骨頭不是這種形狀的。他的體內並沒有一條這麼粗而又尖的骨頭呀！

「你會釘在這裏，直至你的血流盡了，」司馬洛說，「沒有人能救你，因爲你是不適宜移動的，而這裏的山勢是那麼崎嶇，要把你救上去，也是十分困難的！」

阿安起先是完全不明白司馬洛在說什麼的，但後來他就明白了。那尖而粗的東西，乃是一支石筍，這支石筍，從他左邊的背後刺了進去，再從左胸穿出來。

司馬洛又在身邊冷笑了。

「阿安，」他說，「你會死的，你會流血到死爲止！」

「救我……救……我……」阿安呻吟着，哀求着。「救我……」

「沒有人能救你的！」司馬洛說。

阿安哭了起來。在那一片紅光之中，他的眼淚有如泉水一般直湧出來。

「再見，」司馬洛說，「我已經送了你到地獄門口，我不打算再陪你進去了。」

阿安哭得更厲害了。

司馬洛却已走遠了，他順着那崎嶇的斜坡爬上去，爬到了路邊。阿安睜着眼睛，看着他，咀巴在有氣無力地不斷叫着：「司馬洛……司馬洛……」

司馬洛是聽不見他叫了。司馬洛爬上了路邊，站在那裏，回頭望下去。阿安現在躺在那下面，是小如一件玩具的，而且，一大半邊身子都變成了紅色。

阿安是沒有人能救的了。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在谷底燃燒，火已差不多熄掉了，正在冒着烟。如果有人經過看見，是會發現他，替他報警之類的。但是卽使報警，也還是沒有人能救他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就走開了。

× × ×

當司馬洛那部車子回到瑪莎的家裏時，瑪莎是仍然在房中未醒的。司馬洛把車子在車房裏停了下來，走進屋中，進入了她的房間裏，脫下衣服，進入浴室裏洗了一個澡，然後在她的身邊躺下來，睡着了。

當他醒過來時，他看到時間已經是接近晚間了，因爲太陽已斜。瑪莎已經起了床，正坐在梳粧枱的前面弄着她的臉。

司馬洛坐了起身。

瑪莎對他哀鳴。「我這臉，弄不好的！」

司馬洛笑了起來。「眼睛打黑了，總要休息一兩個星期才能復原的！你就是用油漆髹上去，也遮不住了。」

瑪莎丟下了化粧品，走到司馬洛的身邊來，按着他的肩。「你累了嗎？要不要我替你按摩！」

「別傻吧，」司馬洛摸摸她的臉，「你已經够辛苦了，還要——」

「你救了我的命，」瑪莎說，「我當然應該好好服侍你的！」在司馬洛一陣慚愧之中，她又說：「噢，對了，有一個姓莫的人打電話來給你，奇怪他怎會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噢，那個是——呃——我的老板！」司馬洛說：「我不能不讓他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我的！唔——我應該打一個電話給他。」

「你打吧！」瑪莎說着，又走到窗前去，皺着眉頭向外面張望着，「奇怪，阿安到那裏去了？他又開了我的車子去亂闖了！終有一天，他會闖出禍來的。」

「說不定他已經闖了禍了！」司馬洛說。

瑪莎很通氣地出去了，讓司馬洛打電話。司馬洛打電話給老莫，自然又是馬上由老莫本人接聽。

老莫這一次顯得十分之焦急，簡直是憤怒的，他叫了起來：「媽的，司馬洛，在幹什麼了？那婊子說你睡着了，竟然不肯叫你！」

司馬洛勃然地伸直了身子：「別這樣說，她不是這種人！」

老莫冷笑：「司馬洛，我們在懸崖下找到她的車子，燒掉了，那個阿安掉在半崖……」

「他已經死掉了嗎？」司馬洛問。

「死掉了，」老莫說，「流血過多！你似乎對這件事知道得不少。」

「阿安就是殺人兇手，」司馬洛說，「現在殺人兇手已經伏法了！」

「你知道他是在那裏的，你却沒有叫人救他！」老莫說，「這是你的作風了！」

「沒有人能救他的！」司馬洛說，「反正他是死定的了！」

「你就讓他在那裏流血到死爲止，」老莫說。

司馬洛冷笑：「想一想嘉碧吧！她是怎樣死的？李國彬又是怎樣死的？」

老莫沒有做聲了。他當然記得這兩個人是怎樣死的，而他也當然會爲了這兩個人的死而痛心，雖然他在表面上不流露出來。雖然他在表面上總顯得像是一個毫無感情的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老莫終於問，司馬洛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老莫嘆了一口氣。

老莫說：「司馬洛，爲什麼你不直接把他抓回來呢？」

「抓回來沒有什麼用處，」司馬洛咬着牙，「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又不是一個間諜，你不需問他口供，那抓他回來幹什麼？」

老莫沒有做聲了。

「總之，現在事情已經解決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鬆弛下來了！」

老莫沉默了很久，想着司馬洛這句話，也許，他也認爲，司馬洛這些話是對的。

放下電話不久，瑪莎又進來了，仍然擔心地皺着眉頭。她說：「阿安不知怎攪的！」

「別擔心他，」司馬洛拍拍床邊，「來，躺下來睡一覺吧！」

瑪莎躺了下來。

（續完）

武林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盧令・圖

四大名捕會京師（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追命落在歐陽天，孫不恭，杜蓮，司馬荒墳，獨孤威等人手中，要脅無情，鐵手，冷血往勾魂谷，冀圖把四大名捕一網打盡，詎知冷柳平因念日昨暗算無情時，無情曾放他一馬，並且沒將事情揭發，冷柳平為報恩，同時也亟欲再與無情決一死鬥，乃施計救下追命，遂交無情，要求無情出轎一拚，無情答允，出轎應戰，自知武力不及冷柳平，遂努力搶先出手，雙方不停發射暗器，迫得冷柳平不但無能出招，更且難以招架，只好躍身後退，不料退至懸邊緣仍不知道，終於一腳踏空，凌空墜下——

兇徒成厲鬼　名捕變血人

冷柳平避過天松針，已退出七，八丈，避過十三點精光，又去了丈餘遠，再避過那一記穿心飛刃，又退了十餘丈，等到閃過飛鏢與鐵蒺藜，又再退了七八丈。

這一次再退，他已退出了懸崖。

他連忙收勢，憑他深厚的內力，雖硬把退勢收住，但已踏出了懸崖的脚步，便無法制止地下沉。

冷柳平這一次估計錯誤，無情這次的一撲，是想撲至他背後，截斷他退路，以使他不至跌落山崖的。

兩人身形閃動快如閃電，那時語言根本來不及。

可是冷柳平誤解了無情的意思，以為要全力出擊，於是急退，更加速下墜。

× × ×

這爿土地雖只是山腰，但離地逾兩百丈，這樣落下去，只怕未到中途便被尖稜的岩石砸死了。

冷柳平只覺一陣昏眩，重心頓失，往下落去，怪叫一聲，雙臂亂舞一通，想抓住些甚麼——左臂忽然一緊，一件東西已緊緊扣住他的左腕。

人手，無情的手！

可是無情出手雖及時，內力却不濟，被冷柳平下墜之力一扯，不禁往下沉去。

無情人已離崖，翻身下墜，但他下墜不似冷柳平那般猝變，故及時抓住崖沿的一片草根與泥土。

這一來，無情吊在崖邊，另一隻手仍緊扣住冷柳平的左手，冷柳平的身子不住搖幌。

無情勉力想把冷柳平掄上去，可是內力全無，無法辦到，想自己扳身而上，但負兩人之體，又無此功力，嘗試了幾次，手已酸痲，只怕就快撐不下去，只好不敢再試，任由吊在那裏。

冷柳平嚇得臉無人色，仍不禁問道：「你為甚麼要救我？」

無情道：「因為你連鐵鐶都未發出過，我怎能讓你死。」

冷柳平閉上咀巴好一會兒，忽然道：

「放開我吧。」

無情道：「為甚麼？」

冷柳平道：「因為我在，你撐不上去的。」

無情冷笑道：「看不出你是個婆婆媽媽的人。」

× × ×

無情與冷柳平就吊在懸崖上。

日暮猿啼急，寒鴉點點飛，翠峯九重，滿天血霞，黑夜已迫近眉睫。

而無情的手，也越來越無力。

冷柳平沉默了良久，忽然道：「你罵我沒種也好，婆婆媽媽也好，我還是要求你一件事。」

無情道：「為甚麼？」

冷柳平道：「放開你的手。」

無情煩而叱道：「閉你的口。」

這時，忽然傳來一陣沙沙之聲，脚步聲。

× × ×

風急，霞落，暮已至。

冷血和鐵手，仍是找不到冷柳平的踪跡。

幾乎在同時的，冷血和鐵手在桑樹林裏止了步。

鐵手道：「不對。」

冷血道：「冷柳平冒危險救了追命，而個人與追命又無恩怨，斷斷不會不現身相見的。」

鐵手道：「除非他另有所圖。」

冷血道：「棺材店前的一役中，無情曾激走冷柳平。」

鐵手疾道：「冷柳平誓要與無情在暗器上較個高低，決一死戰。」

冷血急道：「而冷柳平害怕無情的轎子。」

鐵手道：「他要與無情交手，就必須把無情迫出轎子。」

冷血道：「不錯。若無情在轎中，冷柳平根本沒有勝算。」

鐵手道：「要無情出轎，也是絕不容易。」

冷血道：「除非用餌。」

鐵手道：「追命是餌。」

冷血道：「我們追錯了。」

鐵手道：「冷柳平既知我們埋伏樹上，也必知無情就在我們後頭接應。」

冷血變色道：「只怕已經遇上了。」

鐵手喝道：「我們馬上趕去。」

正待轉身，忽然漫天暗器，又急又快，打向鐵手冷血。

冷血疾喝：「杜蓮！」

鐵手怒叱：「歐陽大！」

原來他們過於關切無情的安危，不意已被人釘上了。

× × ×

脚聲緩慢而輕，終於走了近來。

冷柳平喜而叫道：「救——我們在崖邊，喂！」

那人似乎歇了歇脚，遲疑了一陣子，才走了過來。

無情沉聲叫道：「這位老哥，我們並非壞人，失足落崖，請高抬貴手，拉上一拉。」

那人已走得比較靠近，這壁崖是平斜的，所以冷柳平仍可以清楚地望見崖上面的人，臉色遽變：「嗄——！」

只聽崖上的人親善地笑道：「原來是你們兩位。」

——無情的心沉了下去。

——棺材店前，他之所以被迫出轎，就是敗在一個侏儒的手上。

——他聽過這侏儒的聲音，迄今還記得。

——這侏儒當然便是九幽先生的首席大弟子，「土行孫」孫不恭。

× × ×

土行孫俯首端詳，遂而笑道：「赫，咱們可眞有緣哩。」

無情沒說話，他的手越來越酸，越來越痲。

土行孫笑道：「歐陽大，杜蓮，司馬荒墳，獨孤威去追捕鐵手，冷血，而我認為，冷柳平驃子脾氣，定必找你一決雌雄，鐵手，冷血既已跟上來，你必因行動不便而在後頭，我獨自過來想伺機下手，沒料到三大高手在這兒，却讓我老孫獨揀便宜，哈哈哈……」

冷柳平怒道：「老孫，說甚麼也得拉我上來，咱們再解釋。」

土行孫臉色一冷，咧齒而笑道：「我拉你上來，你眼睛是屁眼？」

冷柳平臉色勃然大變，土行孫冷笑，提起脚，慢慢的，緩緩的，帶着欣賞似的，用脚向無情指骨屈露的手指踩下去。

× × ×

杜蓮外號「毒蓮花」，她一出道，手上便有了一株毒蓮，心狠手辣，毒蓮花中暗器無數，而在她手上死得不明不白的人，甚至比她的暗器還要多。

杜蓮很少狙擊過人，因為她的暗器，用不着狙擊，也可以使人來不及招架。

歐陽大外號「陰陽神扇」，他是武林中唯一的把「陰陽扇法」練好的人，據說他扇子一揮，陰陽立判。

不過這終歸是據說而已，可是他「陰陽神扇」中有三招絕技，其中一招是扇中的暗器。

多而密，細如牛毛，且猝厲毒。

而今他們一齊狙擊鐵手與冷血。

鐵手與冷血正在全神貫注的對話中。

就算不是對話中，要躲歐陽大與杜蓮的暗器，也極不容易。

可是歐陽大與杜蓮也犯了一個毛病。

輕敵之心。

他們一見鐵手與冷血，便認定冷血已捱了獨孤威一記凌厲威猛的「霸王槍」，鐵手已中了杜蓮劇毒無救的毒針，所以立時各別出手。

他們沒有等司馬荒墳獨孤威也聯手。

他們甚至沒有全力出手。

要不然，縱鐵手與冷血，武功再高，人再機警，也得立即送命。

暗器漫天襲至，鐵手，冷血避無可避，猛向前衝去。

他們衝入暗器網中。

× × ×

土行孫的脚慢慢踩下去，暮色更沉，遠山重重，只見無情冷靜得悲哀的望着他，手指因過勞而抖着，冷柳平望着他，眼睛已露出哀憐之色。

人類求生存是本能的欲望。生命都是

珍貴的，你怎能這般忍心，一腳踩斷兩條生命。

土行孫忽然在半空停了腿，收回，露齒笑道：「不，不用腳，我要用手一根根把你的手指扨斷。」

說着便蹲下來，仔細地看着無情青筋暴現的手指，土行孫十指如鉤，慢慢地伸了過去，扳開了無情的食指。

只聽冷柳平恨聲道：「你這可恥的侏儒，莫要怪我不放過你。」

土行孫得意地笑道：「待會他五指齊折，你才知道甚麼才是眞正的可恥哩。」

說着，正待運力，忽然胡嘯一聲，寒芒破空而至。

土行孫根本沒有防備，兩大高手的性命在他的掌握之中，使他太過得意了。

刀鋒砍至，他不及遁土，只得飛起。

他反應快，可是刀更快！

他免去斷膝之危，但五指自第二節骨起被齊齊切去。

他的姆食二指，本要扳斷無情的食指，而今斷了，仍拈在無情的食指上。

寒芒「虎」地旋了一個大彎，沉下崖底去，收回冷柳平手上。

土行孫還來不及感覺到疼痛，及至發覺五隻手指都沒了時，另一隻手抓住自己的手腕，雙目睜大，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尖嘯來。

然後他瞪着無情！

無情冷冷地看着他。

無情身下的冷柳平，也淡淡地望看着他！

土行孫怪叫道：「你……！」

冷柳平平靜地說道：「是你先要殺我的。」

土行孫臉漲得發紫，而五指傷處才劇痛了起來。

劇痛入心入肺，土行孫反而冷靜了下來，冷笑道：「莫要忘了，你們尚在崖下，只要我一切斷無情的手，你們還是要死在我手裏。」

冷柳平冷笑道：「你敢過來，我人在崖下，但刀仍可追殺你於崖上。」

土行孫怪笑道：「反正你們上不來，我等你們疲極落崖，也不是一樣。」

笑聲一歇，擧步向右側一株巨松行去，邊道：「不過，我還是要親手殺死你們的好——而且保證不必走近崖邊的。」

無情看着巨松，冷柳平看着土行孫，臉色都變了。

× × ×

鐵手衝向杜蓮，冷血衝向歐陽大。

鐵手的手一下子變成了千手觀音。

暗器都釘在他手上，掌上，腕上，臂上。

暗器震飛，四散而落。

在這刹那間，鐵手已衝近杜蓮。

杜蓮心中一凜，一記蓮花迎頭劈下。

鐵手一手抓了過去。

杜蓮心中大喜，毫不迴避。

「毒蓮花」梗上長滿倒刺，追命就是栽在一抓之下的。

鐵手抓住毒蓮花，劈手奪了過去。

鐵手畢竟是鐵手，「毒蓮花」還奈他不何。

杜蓮一招失算，蓮花已被奪，大驚失色。

鐵手一拳擂了過去，快如閃電。

拳至半途，明明是打向杜蓮，忽然一轉，往後打出。

打出了那一拳，鐵手才回身。

那一拳是打向司馬荒墳的。

司馬荒墳正好潛到鐵手身後，正欲全力施出「三丈凌空鎖喉指」的刹那間。

鐵手那一拳往後打出，可說十分突然，司馬荒墳不及戒備，勉力一側身，「砰」地拳中其右肩，司馬荒墳立時倒飛了出去。

可是司馬荒墳震飛出去的同時，他的「三丈凌空鎖喉指」也發了出去。

鐵手也只來得及一側身。

指風鎖不中喉嚨，却鎖中他左肩。

鐵手的手比鐵還難以擊破，由指至臂，皆刀槍不入，可是肩頭只有手臂功力的一半。

「三丈凌空鎖喉指」擊碎鐵手的內家罡氣，侵入體內，鎖斷鐵手的左胛骨。

在同時間，鐵手聽到自己骨碎聲，還聽到另一種聲音。

司馬荒墳的肩頭，被他一拳打碎的聲音。

鐵手不得不作這種玉石俱焚的決定。

因爲他要以一敵二，勝算太微小了，他只好乘一股作氣，利用片刻間的錯愕，自己雙手的奇功，擊毁敵人的防綫。

他左臂已抬不起來，却吐氣揚聲，右手一揸，竟把「毒蓮花」揑得成爲一團爛鐵。

然後他衝向獨孤威。

因爲獨孤威已嚴重地威脅到冷血的性命。

× × ×

土行孫在搖着一棵巨松，才搖了沒幾下，松針簌簌而下，松根已裂土而出了小部份。

土行孫停下手來，看着位置，調整一下，換個角度，才合抱松幹，搖了一陣，樹已傾斜。

傾斜向崖邊，正好向着無情那疲憊的手。

無情瘦嫩的手，怎經得百年巨松的崩壓。

冷柳平怒叱道：「土行孫，你給我住手。」

土行孫用臂搖了一陣子，五指劇痛，收手調息了一會，又再搖動，邊道：「冷柳平，你認命吧。」

冷柳平一震手，「呼」地一聲，一道寒芒，自右手飛出。

寒芒直斬土行孫頭部。

可是土行孫這一次已受了創，學了精，身形一閃，已閃至亘松背後。

「霍」，寒芒插入樹中。

樹簌簌而動，軋軋傾斜，參天的枝椏磨擦，發出喀然雜响。

土行孫大笑道：「冷無刀，多謝你的刀。」

刀入樹幹，使將要傾倒的樹幹更危危乎。

土行孫反手拔刀，不料刀身一震，竟倒飛而出，土行孫急忙縮手，右手尾指已被削去。

寒芒倒飛，居然仍能回到崖下冷柳平手中。

土行孫痛極怒極，呱呱大叫，猛一沉身，竟遁入地去，泥塵飛揚，古松之根，轉眼已給他掘出了一半，樹隨時都有倒下的可能。

無情似疾對冷柳平說了幾句話，冷柳平一震腕，寒芒再度飛出。

無情因左手攀崖，右手抓住冷柳平的左手，所以只有冷柳平的右手能動，要不是冷柳平的刀法能飛取人之性命，只怕就連阻土行孫一陣子也妄想了。

寒芒飛出，射向土行孫，土行孫猛一低頭，沒入土中，寒芒旋劈兩圈，終於力盡，欲倒飛回，土行孫猛地冒出頭來，反手激起一大團泥土，蓋掟在寒芒上。

寒芒原來就是鐵鐶，這一下打得鐵鐶大抖，往斜裏飛出，不知落在何處，再也沒有回到冷柳平手上。

土行孫冒出半個身子在土外，大笑道：「冷柳平，看你還兇不。」

但土行孫上一次當，學一次乖，再也不走前去，雙臂合攏起松幹，大喝道：「你們去死吧——」

眼看這一拔，就要把松樹連根拔起，把無情與冷柳平，一齊壓下崖底裏去。

土行孫雖丟了六根手指，但換來了無情與冷柳平兩條性命。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土行孫忽然臉色大變。

因爲一道急風，自他背後徒然而起！

快且有力，雷霆萬鈞！

土行孫不及出土，也不及入土，只好反手一格。

但他忘記他的左手已沒有了手指，而他用的正是左手。

「砰」，手格不住，土行孫被那一腳踢個着實！

「蓬」，他的背撞在松幹上，這時他才回過頭。

追命就站在他身前，已開始踢出第二腳！

土行孫沒有招架，因爲他的功力已被第一腳踢散。

他實在不明白，因爲追命明明是被點住了穴道的，怎會站起身來給他這一擊。

土行孫是在第二腿時失去了知覺，第三腿上喪了命，而追命一共踢了四腿。

踢了四腿之後，樹已經開始倒下了。

追命衝到崖邊，用一隻腿，挑起無情與冷柳平。

兩人借一挑之力，飛身上崖，然後追命開始倒下。

這幾天來的折磨，以及受傷，使追命僅能憑一股眞氣，殺土行孫，救二人，便已力殆而暈。

冷柳平及時挾住追命，掠出三丈。

無情雙掌往地上一按，飛出四丈。

樹轟然而倒，落下崖去，帶動土行孫的屍首，消失不見，餘音仍不絕傳來。

無情冷柳平驚魂甫定。土行孫怎麼也沒料到，冷柳平那最後的一記飛鐶刀，雖給他破去了，但也是冷柳平有意帶動鐶身，使它落於追命臥地處，撞開他的穴道。

這一下揑得極準，授計人却是無情。

關鍵只剩下一個，就是追命還有沒有能力伏殺土行孫。

但土行孫的六指已被冷柳平削去，所以事出猝然，抵擋不住追命的鐵腳一輪急攻。

在追捕這十三兇徒裏，追命是首先參與也首先負傷的人，可是這是他第一個手刄的兇徒，其他薛狐悲與莫三給給，是死在無情手上的。關老爺子，武勝東，武勝西，張虛傲則是相互殘殺而死，西門公子乃死於冷血劍下。

× × ×

冷血衝向歐陽大。

他人還沒衝到，已刺出三十七劍。

他的劍招原本都是攻勢，可是他反守爲攻，三十七劍砸開了三十七件暗器。

第三十八劍到了歐陽大的咽喉。

對方人多，他必須速戰速决。

歐陽大是在他第三十七劍後才肯定了一件事，肯定了冷血絲毫未曾傷在獨孤威的「霸王槍」下。

歐陽大的「陰陽神扇」立即運聚起「陰陽神功」，斜切而出，扇面都鋪了一層淡濛濛，森幽幽的紫氣。

冷血的劍快，歐陽大的扇慢，然而歐陽大的扇却及時敲中冷血的劍身！

「叮」，劍從中折爲二截。

「陰陽神扇」天下本就沒有多少人能練得好，一旦能練成，則柔可分水，剛可斷金。

歐陽大是在武林中，「陰陽神扇」練得最好者。「陰陽神扇」所包涵的三種絕技，他都能精而透，所以他才能作爲司馬荒墳等高手之領袖。

「陰陽神功」正是「陰陽神扇」的第二種武技。

冷血劍斷，斷劍一抖，竟比長劍還快，直刺歐陽大。

斷劍本就是冷血的絕技。

西門公子就是死在這一擊之下，可是歐陽大却不曉得，等到劍斷劍光再起時，劍已離喉不到三寸！

歐陽大百忙中一偏，摺扇一張，一扇打了出去，只運得及三成的「陰陽神扇」的功力。

斷劍刺入歐陽大左肩。

扇拍在冷血胸前。

冷血倒飛出去，飛鳥投林，飄然落下，嘴角已溢血。

冷血倒飛時抽劍，歐陽大左肩創口血亦泉湧而出。

這一招平分秋色，但冷血知道，自己是出奇一刺，而對方的「陰陽神功」只聚了三成，要是七成以上的功力，他現在就斷斷挺不住。

歐陽大臉色也變了，因爲他知道，武林四大名捕當中，以無情最難對付，鐵手次之，追命再其次，冷血則較易對付。

然則冷血仍一劍就傷了他。

兩人各自心悸，正在此時，獨孤威大吼一聲，手中的長槍，如電殛一般刺了過來。

冷血想閃躲，想挺擊，但槍長勢猛，冷血根本衝不近去，只有捱打的份兒。

就在這時，鐵手已到！

鐵手一拳打出，金鐵交鳴，竟未能震飛金槍，却打歪了槍嘴。

冷血趁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衝了過去。

獨孤威本就是槍長人遠，已立於不敗之境，但冷血忽然間衝了進來，使獨孤威全不管用。

冷血斷劍直刺獨孤威的咽喉！

他受過獨孤威的暗算，也吃過獨孤威的大虧，是以他矢志要先廢掉這勁敵！

不料烏光一閃，獨孤威的左手竟還有一支槍。

一支短槍，槍尖已閃電般點來。

這才是獨孤威的絕技：「霸王槍！」槍小而細，但破空一劃，竟有雷霆之勢，才是眞正的霸王槍。

所以不少武林中人都以爲獨孤威只能長擊不能短打，往往不惜想盡法子欺近去，結果也是送死。

× ×

山谷聽來是這般寞靜，樹泥之聲沉落谷底之後，便再也沒什麼聲息。

良久，無情忽然說道：「你可以動手了。」

冷柳平道：「我已不想與你動手。」

無情冷然道：「不行。」

冷柳平道：「爲什麼？」

無情道：「十九年前，你們一十三人，是否衝入一位叫盛鼎天的家裏去，燒殺殆盡。」

冷柳平微微一震，道：「你是——」

無情道：「我便是唯一的生還者。」

冷柳平臉色在黑暗中，看不清楚，隔了一會，只聽他道：「不錯，我們遲早仍得一戰。」

無情道：「既然遲早，不如現在。」

冷柳平斷然道：「不行。」

無情道：「爲什麼？」

冷柳平道：「適才我自歐陽大手裏刼走追命兄時，已驚動冷血，鐵手二位擋駕，現在只怕——」

無情變色道：「那我先料理那兒的事，再與你決一死戰！」

冷柳平冷然道：「錯了。」

無情奇道：「怎麼錯了？」

冷柳平道：「我仍是那邊的人，我認識路途，先帶你過去那兒，屆時你做你的捕快，我當我的殺手，咱們再公私事一齊了。」

無情忽然大笑，聲音一歇，說道：「好！」

冷柳平道：「那你快把追命兄扶上轎子，只有在轎子之中，別人才不敢對他妄動。」

無情道：「我雙足不便，煩你扶他到轎中去。」

冷柳平一愕道：「你不怕我搶奪了你的法寶麼？」

無情肅然一字一句的道：「你，不是，那種，人。」

冷柳平呆了一陣子，仰天長笑，止聲而道：「我冷柳平交得着你這種朋友，雖死無憾。」說着去揹起追命，走向轎子。

無情淡淡道：「我們這就動身吧。」

× × ×

槍尖已到了冷血的咽喉！

冷血已刺出去的劍忽然斜劈，斬在槍尖上。

槍尖所蘊含的力道，搗碎細劍，但也被震得一歪！

槍尖貫入冷血右胸，鮮血尚未標出，冷血又發出了一劍。

冷血手中已無劍，他怎麼還能發劍？

獨孤威發現時已遲，冷血以手作劍，掌中隱然淡金一遍，閃電般刺了出去。

「掌劍」！

當日冷血大敗諸葛賢德的大師兄，用的就是這一式絕招！

獨孤威眼見一槍得手，正是大喜之際，「掌劍」已切中了他的咽喉。

利那間，他唾液，眼淚，糞便都流了出來，想大聲叫喊，却發現喉管乾裂，發不出一個字。

在同時間獨孤威便倒了下去。

這邊的鐵手，却已身經奇險。

因爲他迫開獨孤威一槍，但杜蓮，歐陽大，司馬荒墳已紛紛撲過去。

杜蓮憤怒若狂，因爲她的獨門武器「毒蓮花」已毀在鐵手手裏。

司馬荒墳忿恨至極，因爲他的右手已毀在鐵手的拳下！

歐陽大撲過去，但却不是標向鐵手，而是震動摺扇，攫殺冷血，因他的左肩是給冷血一劍刺得鮮血淋漓的。

× × ×

杜蓮撲了過去，十指直插鐵手臉部，她已把鐵手恨之入骨。

鐵手只做了一件事。

他把揸成一團爛鐵的毒蓮花，扔了過去。

毒蓮花中所有的機簧皆已大損，裏面的暗器正不斷的發出來。

杜蓮一見自己的獨門兵器飛過來，下意識裏便伸手去接，不料暗器如雨，向自己射來，縱退避得快，也中了幾枚。

杜蓮臉色死灰，痛癢難當，她自己對毒蓮花裏的暗器有多霸道，是心知肚明的，急忙撕開衣襟，以取解藥。但因毒花，全身抖個不停，動作更是困難。

鐵手正待追擊，猛地人影一閃，司馬荒墳左手持鈸，一鈸蓋下。

鐵手左臂受傷，只得用右臂，用力一格！

「崩」一聲，二人各退三步，俱被震得熱血翻騰。

這電光火石間的一戰內，鐵手已毀毒蓮花，碎司馬荒墳一臂，震開霸王槍，重創杜蓮，但自己一臂也爲司馬荒墳所傷，功力大打折扣。

那邊歐陽大衝向冷血。

冷血與獨孤威二人本就相隔極近，只見獨孤威烏槍陡現，冷血，獨孤威二人便僵作一團，而冷血長劍粉碎，歐陽大登時舒了一口氣。

他以爲冷血已經死了。

然而倒下去的却是獨孤威，歐陽大一驚，陰陽神扇平推而出，一股紫色的罡氣直迫冷血。

冷血已然警覺，倏然回頭，但他所有的劍招中無一招可以破這股罡氣的。

他只有把「掌劍」向紫氣刺了過去。

淡金色的劍氣與淡紫色的罡氣相碰互撞，冷血胸中的扇傷與槍傷，一併發作，後力不繼，大叫一聲，口噴鮮血，昏跌當場！

歐陽大大喜，猛前一步，摺扇一合，直戮冷血的百會死穴！

此時天色已全黑，猛地電光陡閃，烏雲密佈，傾盆大雨將下，也在同時間，一道精光，直奪歐陽大後心！

歐陽大猛地警覺，不及傷人，半空三個翻身，凜然落開丈外。

「霍」！一柄長刄，沒入桑樹幹中。

三丈外有一頂鐵黑色的轎子，轎子旁有一枯瘦清癯的老人！

× × ×

轎中飛刀的當然是無情。

而在轎旁的老人，却正是「無刀叟」冷柳平。

歐陽大倒抽一口涼氣，冷笑道：「是你們。」

冷柳平身形一閃，鷹劃長空，已立在歐陽大身邊，道：「歐陽大，我們——」

這一句話本來是「歐陽大，我們現在是同一陣綫的人——」但話未說完，歐陽大摺扇一張，紫氣大盛，「陰陽神功」已撞向冷柳平！

這也怪不得歐陽大不分青紅皂白，因爲事實上，冷柳平午間刼走追命，尚有鐵手與冷血爲他護駕，而今居然還和無情一齊回來，一回來就給他一刀，救了冷血一命，更且還過來直稱他的姓名，歐陽大只曉得「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當下全力施爲。

冷柳平之所以直呼歐陽大姓名，乃因他不想與無情爲敵，却被迫無奈，見歐陽大等重施故技，以多敵少，心中十分不快，故此直呼其姓名，不料却惹動了歐陽大的殺機！

歐陽大一扇擊來，冷柳平始料不及，倉促間飛出鐵鐶，寒芒直劈歐陽大。

歐陽大不想同歸於盡，紫氣一轉，撞向寒芒。

寒芒被紫氣一撞之下，斜飛而出，「奪」地插入了一株桑木幹上，再也沒有回到冷柳平手中。

照常理來說，冷柳平寒芒雖未必敵得過歐陽大「陰陽神扇」中的第二種絕技「陰陽神功」，但也不致於一招便丟了鐵鐶，只因冷柳平倉促飛鐶，功力未聚，故不及歐陽大全力而發的「陰陽神功」，乃爲其所破！

歐陽大一破飛鐶，「陰陽神功」大盛，再襲冷柳平！

冷柳平急飛身長空而起，歐陽大已貼身而至！

冷柳平猛吸一口氣，再昇丈餘，歐陽大龍騰而上，紫氣已迫冷柳平眉梢。

冷柳平大喝道：「好！」人在半空，一刀劈出。

冷柳平鐵鐶已失，手中無刀，何來刀芒？

刀芒來自手中，比刀還鋒銳。

這正是「手刀」，也正是「無刀一擊」的絕技！

他的刀已練得與人合一的境界，正如「馭劍之術」的最高技能。

當年「一刀千里」莫三給給，就是雌伏在「無刀叟」冷柳平這一擊之下的。

× × ×

冷柳平「無刀一擊」一出，金芒大盛，紫色冲破，「陰陽神扇」扇面粉碎，「陰陽神功」自然也運不起來了。

冷柳平飄然落地，不作追擊。

忽然烏光一閃，歐陽大手中的摺扇，扇雖已毀，數十根扇骨却完好，忽搭扣在一起，成一長鍊，長鍊射出，直刺入冷柳平心窩，快得不可思議！

電光一閃，雷聲霹靂。

冷柳平捂着心口，欲呼無聲，口流鮮血，勉力指着歐陽大道：「你，你……」

歐陽大冷笑道：「這就是『陰陽神扇』三種絕技之最後一種『陰陽一綫』！」說着手握鍊尾，用力一扯，烏鍊收回，鮮血標出，冷柳平緩緩倒地。

× × ×

冷柳平以「無刀一擊」大破「陰陽神功」，旋又被歐陽大以「陰陽一綫」搏殺的當兒，無情也遇上了事。

杜蓮中暗器後，好不容易才吞服了解藥，伸手一摸，整個臉頰都浮腫了起來，心中又急又恨，眼中鐵手猶自力戰司馬荒墳，心中大怒，猛潛身於後，意圖夾擊鐵手。

就在這時，電光一閃，杜蓮馬上看到，一黑色的轎子，擱住她的路。

她心中一凜，想起江湖上的人們對這頂轎子的傳說，可是她還沒有喫過這頂轎子的虧，所以她只是提高戒備，依然走了過去。

倏地，她雙足一點，直撲鐵手。

同時，轎中打出三點寒星！

杜蓮猛一側身，已撲向轎子，三點寒星落空。

杜蓮足尖在轎子的槓木上一點，蜻蜓點水，已撲上轎頂，正想一掌擊下。

轎頂確是打開的，可是杜蓮身影才出現，數十枚飛蝗石已射了出來。

杜蓮心中暗叫不好，鷂子翻身，斜飛丈外！

猛地一白衣人影長身而出，右手一震，一道白光，飛射而來，破空而至！

杜蓮心中一凜，知道此人便是四大名捕之首：無情。

杜蓮足尖一挑，挑起霸王槍，橫槍一格。

這一管丈二長的「霸王槍」，乃精鋼鑄成，自然犀利，白刄「噹」地打在槍桿上。

白刄斜飛而出，彈入一桑樹幹內，直沒至柄。

杜蓮虎口發痲，長槍也脫手落下。

傾盆大雨，密集而下。

周遭傳來鐵手與司馬荒墳的喊殺聲，及冷柳平和歐陽大高來低去無聲之拚鬥。

杜蓮心中大怯，電光掠空，猛見地上有一銅鈸。

這銅鈸本來共有兩面，原本是司馬荒墳的武器，但他右臂已被鐵手打碎，一鈸也落了下來。

杜蓮心中一動，一個翻身，起來時已手持銅鈸，往轎前衝去。

大雨急下，杜蓮衣衫皆濕，但銅鈸却把她身上的要害都遮住。

轎中又「奪奪」兩道精光，「登登」打在銅鈸上，被激飛了出來。

杜蓮已衝近轎前。

轎子又「颼颼」兩道小箭，射向杜蓮，也給銅鈸「叮叮」碰落地上。

杜蓮身形更快。

轎中「霍霍霍」三聲，三粒鐵胆，專取上，下二路！

杜蓮聽聲不好，雙脚騰空，兩粒鐵胆險險打過，而頭上一緊，原來髮髻露在銅鈸之外，給一粒鐵胆打散。

這一下，只差一髮，杜蓮驚魂甫定，橫空而起，鈸在身前，連人帶鈸，直撞轎子。

這一下她全身沒在鈸後，轎子中的暗器縱然再强，也奈不了她的何！

杜蓮快如閃電，鈸已撞中轎子。

轎子轟然反倒。

杜蓮心頭大喜，急風陡起，「霍」地一聲，一柄一尺一寸長的白刄，自背心沒，前胸出。

杜蓮呆住了一陣，緩緩回身，只見黑夜裏，大雨中，無情就盤坐在她身後，冷冷的瞧着她。

杜蓮這一刹那間，想起了很多事，也明白了自己何以致命。

她之所以致命乃因爲中了無情飛刀，她之所以中無情之飛刀乃因不知無情在其身後，她之所以不知無情在其身後乃因銅鈸擋住了她的視綫，她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對付那轎子上，忽略了無情。

所以她只有死。

× × ×

杜蓮緩緩的倒下去。

無情雙手往地一按，正想回到轎去，忽見身影一長，一人已攔在轎前。

無情冷然道：「你殺了冷柳平？」

歐陽大垂拖着烏鍊，道：「你也殺了杜蓮。」

無情沉默了一下，抬首，雨水流遍了他的臉：「你知道，冷柳平在死前，和我已經是朋友。」

歐陽大淡淡一笑道：「我知道，所以我才要殺他。」

無情靜靜地道：「所以，我要爲他報仇。」

歐陽大目光轉向地上伏屍的杜蓮，忽然道：「你可知道她是我什麼人。」

無情沒有作聲，歐陽大繼續道：「去年，她爲我生了個孩子。」

無情的目光閃過一絲悲憫，旋又回復平靜，一種冷酷的平靜，歐陽大目望雨天，道：「所以不管你武功有多高，我也要爲她報仇。」

無情道：「你可知我若離轎，放手與冷柳平一戰，可有多少勝算！」

歐陽大笑道：「你說。」

無情道：「六成。」

歐陽大道：「很好。」

無情道：「但你却殺了他。」

歐陽大道：「你不用担心，我對你也只有五成勝算。」

無情冷聲道：「而我現在，就要與你一戰。」

歐陽大仰天長笑，說道：「可是不管如何，你是絕不可能有機會回到轎子裏去了。」

巨雨聲中，傳來陣陣斷喝，那邊的鐵手與司馬荒墳已拚出了眞火，到了玉石俱焚的階段了。

× × ×

司馬荒墳與冷血的武功，可說是功力相當。冷血攻人每在咽喉，而司馬荒墳的「三丈凌空鎖喉指」，也專取咽喉。

可是總括來說，追命的武功，要比冷血來得高一些。而鐵手的武功，又要比追命高一些。

鐵手一開始因連戰司馬荒墳，杜蓮，獨孤威三人，所以精力大耗，後來又因心分二用，計傷杜蓮，而被司馬荒墳銅鈸取得先機，要不是他還有一隻鐵臂可用，根本不會擋得住司馬荒墳的一輪急攻。

司馬荒墳一旦佔得先手，鐵手就極難挽救得過來了，因爲他們二人功力本就相距不遠。

可是三十招後鐵手仍不倒，局勢就有了個顯然的轉機。

鐵手的肩部琵琶骨給司馬荒墳捏碎一根，但司馬荒墳也給鐵手擊碎一臂。

鐵手傷的是左手，司馬荒墳傷的却是右手。

司馬荒墳和平常人一樣，總是右手較爲靈便，何況他善使雙鈸，雙鈸本就是要左右配合的兵器，一旦少了一隻手，便使得不如意了。

鐵手喘得一口氣，便全力反攻，鐵手擂在銅鈸上，發出震天價响。

八十招後，鐵手已與司馬荒墳打成平手。

一百招後，鐵手已佔上風。

這點司馬荒墳自然清楚得很，他心頭大急，無奈下風已現，他欲敗走，但鐵手的鐵拳却把他的退路封死。

一百三十招後，司馬荒墳已是敗跡畢露，險象環生了。

司馬荒墳情知久戰下去，遭殃的必定是自己，忽然大喝一聲，銅鈸掟出。

司馬荒墳擲出的銅鈸飛斬而去，雖不及冷柳平飛鐶的迅急犀利，不及莫三給給飛刀的歹毒凌厲，却因銅鈸體積大，所挾的聲勢，更摧人心肺！

鐵手不敢怠慢，反手欲全力相接，猛見司馬荒墳姆食二指凌空一扣，竟施出「三丈凌空鎖喉指」，指風直鎖向自己的咽喉。

鐵手閃躲無及，只好招架，但招架銅鈸就格不住指風，格得住指風就架不住銅鈸的旋劈。

「三丈凌空鎖喉指」有名斷喉碎骨，一招致命，而司馬荒墳手中銅鈸，向不輕易脫手，這一擲只是拚命招式，鐵手寧願硬接銅鈸，也不願硬捱一記「三丈凌空鎖喉指」！

鐵手不退反進，猛然衝近。

鐵手右臂一招猛格，「嗤嗤」二聲，指風便扣在他的手臂上，衣衫俱焚，臂上留下兩道焦痕，但筋骨未傷！

同時間，銅鈸已劈中鐵手腰間。

鐵手在瞬息間已把一生功力，全凝聚在腰間，加上這一衝力，硬接這一鈸！

鐵手原本除了一雙鐵臂絕技外，內力也算是四大名捕中最爲深厚者。

他這一發揮，銅鈸劈中他腰間，血濺出，但銅鈸也被帶得回撞過去。

這時鐵手已衝近司馬荒墳，貼身撞在一起。司馬荒墳不料鐵手不退反進，閃避無及，銅鈸另一端完全割入他胸腹間。

司馬荒墳始料不及，是以並未凝聚內力，功力本又不如鐵手，這一下被銅鈸反割，嵌入胸際，慘呼不絕。

鐵手挾着餘勁，一拳擂下，司馬荒墳的臉上馬上一團稀爛，厲鬼一般慘呼着倒了下去。鐵手眼見司馬荒墳倒下，舒了口氣，反手拔出銅鈸，鮮血溢出，他隨手丟掉銅鈸，反身倚靠在一棵桑樹幹上，大聲的喘息着，任由大雨冲滌着他的傷口。

也冲滌這一塲如惡魔一般的拚鬥！

× × ×

大雨唱着壯烈激昂的歌，無情與歐陽大衣衫盡濕。

無情忽道：「誰是你上峯？」

歐陽大乾笑道：「憑什麼我要告訴你！」目光閃動，桀桀笑道：「只怕你回去京城之際，已見不到紫禁皇城了。」

無情道：「萬一你斃命了，十三個高手都爲了他喪命，不是太不值得了麼？」

歐陽大忽道：「好，我說——」

烏光一閃，長蛇般噬向無情胸膛。

無情右手一震，一道白練飛出，人冲天而起。

歐陽大全身蒙有一遍淡淡的紫氣，竟把「陰陽神功」不必透過陰陽神扇，亦可發散出來了。白刄飛近歐陽大，受罡氣一阻，落於地上。

無情冲天而起，也躲過烏練一刺！

「颼」，烏練又抽回歐陽大手中。

歐陽大未等無情落下，又發出了第二刺。無情在半空猛一提氣，又急昇三尺，雙手一震，雙刄掟出。

歐陽大一刺又告落空，但全身陰陽神功，也把二刄震飛！

歐陽大不等無情身形落下，縱身而上，又是一刺。

無情正想提氣再騰挪閃避，忽覺腰間一陣劇痛，他本無內勁，所以劇痛一生，換氣塞堵，便告落下。

他腰間劇痛，乃在棺材店前，被土行孫迫出轎子，給冷柳平一刀所傷而致的。

無情在百忙間還發出一刀。

刀飛向歐陽大，但半途脫了力，斜飛他處。無情唯一能控制的是使他身形往斜側落去。

歐陽大的「陰陽神刺」「颼」地刺入他左脇之中。鍊入一寸二分，無情順勢斜飛，脫鍊而出，落在地上，血流不止。

歐陽大大笑道：「你認命吧——」正待發出最後一刺，忽覺背後一痲！

一柄一尺七寸長的白刄，自背後射入，前胸貫出。

歐陽大就在這一刻，看到自己的胸前忽然冒出一截帶血的刀尖，沒有比這件事更驚疑的事了，歐陽大望着這一截刀尖，簡直不能相信。

只聽無情喘息道：「剛才……我那一刀……是掟向轎子，撞開機鈕……再彈出這一刀的……」

歐陽大聽完了無情這一番解釋，才甘願倒下去。

他最畏懼無情的轎子，所以要想盡辦法，把無情迫出轎外，但仍是死在這轎子的機關裏。

歐陽大倒下去，倒在泥濘中，雨水把他身上的血，冲到泥土裏去。

× × ×

大雨終於止息。

第一個轉醒的反而是追命。

他踉蹌地從轎子裏跨出來，只聽桑林裏鳥語花香，空氣清新，好一片嶄新的風光。然後他便看到屍體，杜蓮的，冷柳平的，獨孤威的，還有司馬荒墳的，甚至歐陽大的。

他驚震。立刻全身肌肉繃緊，尋索了起來。

只見一人慢慢扶着腰，自泥濘中掙扎而起，正是鐵手。

鐵手的左肩捱了一記「三丈凌空鎖喉指」，腰際吃了一記飛鈸，受傷甚重，但總算都不是要害，而他內力也最深厚，故甦醒得也最快。

追命急忙過去扶持鐵手，但他身受數傷，尚未復原，腳下一陣蹌踉，扶着一棵桑樹，大聲喘息了起來。

正在這時，另一個濃濁的呻吟响起，追命和鐵手一起望去，只見冷血自地上掙扎而起。冷血本就捱了歐陽大一扇，胸膛又中了獨孤威一槍，再加上曾被「陰陽神功」一激，所受的傷比任何人都重。

可是冷血的軀體就像是鐵打的。

他有鋼鐵般意志，也有超人體魄。

所以他站了起來。

就算他站不起來，只是有一口氣，他爬也得爬起來。

× × ×

鐵手，追命，冷血三人的手握在一起，良久沒有說話，然後他們都在同時間脫口而問道：「大師兄呢？」

然後他們同時瞥見翻倒的轎子，心裏已涼了半截。再看到伏在地上的無情，都說不出話來。

無情伏在地上，一身都是泥濘，伏身的泥上顯然有鮮血的痕跡。

他們沒有把握肯定，無情是不是已然死亡。他們忘了自己身上的傷，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地上的無情沒有聲息。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眼神裏都有說不出的悲哀。然後他們一齊扶起無情，把無情翻過來。無情一臉都是泥濘，手按左脇，但居然睜開了眼睛，臉上展開了笑容，緩緩地遊目看了鐵手，追命，冷血一陣子，欣然道：「我們都平安無事……可惜還不知道頭兒是誰……」

鐵手，追命，冷血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要歡呼大笑，要唱一千首歌。

只要知交都健在，天大的失敗，都承担得起！何況他們根本不能算是失敗。

× × ×

就算是失敗，也有失敗的英雄，譬如項羽。

項羽何等英雄蓋世，何等叱咤風雲，只因他剛愎自用，終於被劉邦擊潰，然而還是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性命。

他雖是被打敗了，不過被打敗的也不過是形軀而已，他的意志力，他的精神是打不敗的。

更何況天下眞英雄者，又何必斤斤計較於成敗？

（本篇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圈套（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嘯林偵查樊積雨的死因和兇手，事情不特棘手，更且令到他愈查愈糊塗，而且案情也愈來愈複雜，一度被懷疑涉嫌的王坤生、童標先後遭人殺害，岳嘯林自己也險遭人陷害，被押進捕房，幸得董更生出面保釋，樊積雨的死和一連串的命案，使一向沉着的董更生似也動了眞火，他要求岳嘯林別再管，由他親自出面，岳嘯林陽奉陰遣，當他發現董更生親率所有手下出動後，立即跟踪到辛九姑家，抵步後未見到董更生和辛九姑，却被一中年人命四大漢向他圍攻，岳嘯林眼看來勢，大吼一聲且慢——

一圈一圈套　一步一步險

中年男子問道：「還有什麼話講嗎?」

「我是來找董先生的。」

「我們這裏沒有姓董的。」

「他是客人。」

「客人目前只有一個，而且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那就是你！」

「那麼，讓我見見辛九姑。」

「小兄弟！」中年男人有些諷刺地說：「你走錯門了。現在，握緊你的拳頭吧。」

那四個大漢，似乎受過嚴格的訓練，中年男人的話聲剛剛一落，他們就展開了凌厲的攻擊。

八拳八脚，來勢洶洶。

岳嘯林雖然不主張使用暴力，但是一個練過拳脚的人，一定有一種本能的反應，當攻擊臨身的那一瞬間，他彈身縱起，閃避出凌厲的攻擊圈。雖然他還沒有出手還擊，却已顯出了他在武術上的造詣。

「哈哈！」突然响起一陣輕脆的笑聲。

岳嘯林沒有循聲去看，一回頭，他就很可能遭到致命的攻擊。

但是，那四個大漢却倏地退開了。

「岳老弟，」來人是辛九姑，長長的象牙烟嘴捏在手裏，一副悠閑自在的說道：「不錯，眞不錯！我這四大金剛在上海灘是有點名氣的，聯手攻擊，竟然沒有沾到你的衣服，眞了不起呀。」

「哦，原來是九姑！」岳嘯林不動聲色地跟對方打招呼。

辛九姑一揮手，那個中年男人跟那四個大漢都退了出去。

辛九姑道：「岳老弟！我們現在可以談談了。」

「談什麼?」

「你來幹什麼?」

「找董先生。」

「那麼，我們就來談談他。」

「可以。但是要三個人一起談。」

「你相信我的話嗎?」辛九姑坐下，也示意岳嘯林在她對面坐下。

「那也看是什麼話。」

「有關董先生的。」

「妳說吧。」

辛九姑很認眞地說：「他不在這裏。」

「他不在這裏?那怎麼可能?他的手下還守在門外，他們看見他進來的。」

「但是他們却沒有看見董先生走了。」

「一個人眼睛，難道這麼多人眼睛都瞎了嗎?」

「岳老弟，不要衝動。」辛九姑笑着說：「董先生的確來過，但他又走了。」

「可是，董先生的手下，並沒有看見他出去呀?」

「那是因爲董先生從前門進來，從後門出去的呀！」

這話似乎太玄了，董更生爲什麼要這樣鬼鬼祟祟?

「岳老弟，你不信?」

「不是不信，而是覺得董先生這樣作實在沒有理由。」岳嘯林當然不會輕易相信辛九姑的話。

「你說沒有理由，我也覺得奇怪，可是董先生這樣作一定有他的理由呀！」

「妳沒有問他?」

「好啦，岳老弟，現在談談正經事情了，董先生托我的。在上海灘我跟他雖然沒有什麼交情，却也沒有什麼難過，他交待的事我還不能推辭。」

岳嘯林沉默不語，在他想像中這必然又是另一個圈套。當他踏上上海的土地之後，他就面臨了一個圈套相接，連環不絕的局面。

「董先生很欣賞你，也就是很喜歡你。」

「嗯。」

「不過，上海灘目前風浪太大，不平靜，他不希望你捲進風浪！希望你到南京去玩幾天。爲了使你相信他此舉別無企圖，你可以帶他女兒阿蘭同去。」

岳嘯林一面聽一面在想：董更生此舉似乎眞無惡意，否則他不會以女兒爲質，問題是—

—這話是否當眞出於董更生之心?爲什麼要辛九姑轉達?

「董先生還說，要錢盡管取用，阿蘭知道放錢的地方。」

「董先生爲什麼不當面對我講?」

「他來了之後跟我談了一些事情，然後就撥電話回家，沒人接，他嘴裏連喊糟糕，然後就交代我這件事情。」

「他怎知我要來?」

「他原來留你在家照顧他的女兒的，對不對?電話沒人接，他判斷你離開，而且，肯定你會到這裏來，所以，交代我將這番話轉告給你。」

董更生派他留守，這是外人不知的秘密，由此可見，辛九姑的話應有來源。

「董先生去了何處?」

「他沒說。」

「妳沒問他，門前那羣人如何處置?」

「他說，時間一到自會散去。」

「方才對我來那一招是什麼意思?」

「哎呀，」辛九姑尖聲尖氣地嚷了起來：「小兄弟！你一點玩笑也開不起呀；我同儂打棒（玩笑）呀；同時，也想試試你的功夫。」

「九姑！」岳嘯林沉着氣說：「把那四個大漢叫進來。」

辛九姑那張笑臉，也放了下來，說：「什麼意思?」

「妳明白。」

「我不明白。」

「那麼我就告訴你。」岳嘯林一個字一個字堅定有力地說：「九姑，如果我要妳交出董先生，妳現在一定不會答應。如果我將那四個大漢一一擺平之後妳或許會改變主意。」

「阿弟，你在威脅我?」辛九姑的眼睛珠子瞪得很大。

「因爲你先威脅我。」

「如果你認爲我威脅你，那也無妨。不過，我是絕不接受別人威脅的；尤其是像你這種流浪漢。」

「那麼，妳就將那四個大漢叫出來吧！」

「我還是有點不明白。」

「說。」

「你爲什麼一定要死在我這裏?」

岳嘯林冷冷反問：「妳認爲我會死在妳這裏?」

「一定。但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選我這個地方，能告訴我嗎?」

「因爲妳爲人慷慨，一定會爲我買一具漂亮點的棺材。」

岳嘯林的話可說狂妄已極，沒有人受得了，何況是一向傲氣凌人的辛九姑。她的兩掌一拍，那四個大漢立刻蜂湧而進。

辛九姑指着岳嘯林，厲聲說：「把他渾身的骨頭拆散掉。」

那四個大漢立刻向岳嘯林圍了過去。

方才對過一招，岳嘯林已經摸透了一點他們的門路。現在，他找到了一個較爲慓悍的對手，以他爲第一對象，掄拳向他搗了過去。

岳嘯林記得他師父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一場搏鬥無法避免，你就一定要先動手；如果對方人多勢衆時，你就要選一個最狠的脚色下手。

現在正是如此。

岳嘯林不但將拳脚上的修爲全部用出，也將積壓的怒火一股腦兒後洩，因此，這一次的攻擊是凌厲的，是無法抵禦的。

四個大漢先後負創倒下，不過，勝來不易，岳嘯林也掛了彩。

辛九姑冷靜地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

現在，她還是沒有動。

岳嘯林冷冷地說：「九姑，現在我要妳交出董先生，妳該不會反對吧?」

「阿弟，你以爲我這裏只有四個人?」

「四個人跟四百個人是一樣。」

「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的決心只有一個。」

「什麼決心?」

「破你的連環套。」

「阿弟！聽清楚，你的身手我很佩服，如果你要在我的面前擺威風，你是成功了。如果你要在我九姑手下混世面，也沒問題。」

「我要你交出董先生。」

「我說過，董先生不在這裏。」

岳嘯林根本就不聽她說完，就撲了上去。

在岳嘯林的估計中，辛九姑一定會武功，因此他並沒有低估對方。可是因爲對方是女性，當然不便拳脚相加，他在出手的時候就留了分寸；只求制敵，不求傷敵。

沒料到辛九姑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岳嘯林毫不費事就扣住了她的手腕。

辛九姑沒有惱，反而笑着問道：「阿弟，儂要做什麼呀?」

這一招很厲害，雙方並沒有搏鬥，教他抓着一個女人的手腕，那實在有些難爲情，因此，他連忙鬆手。

「阿弟！」辛九姑臉上的笑容更濃了，明顯的含有嘲弄意味：「儂還是一塊嫩薑呀。」

「九姑，我不想傷害妳，快一點，交出董先生來。」

「儂這樣講，不是侮辱我，而是侮辱了董先生；他是上海灘上的聞人，那能會被我控制呀！」

「九姑，妳不要賴，我不喊進董先生的手下搜查妳的住處，妳就難看了。」

「沒關係，盡管搜。要是搜不出，難看的

是儂，勿是我。」

岳嘯林眞是一時難以下決定。若說董更生前門進，後門出，瞞騙他的手下，那是不可能的事，也是沒有必要的事。可是辛九姑的神色，語氣又是如此篤定泰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見他猶豫，辛九姑又趁機開了口：「阿弟，人生在世要處處先爲自己想，爲什麼老是爲別人忙呢？憑你的本事在上海灘混一把金交椅坐坐，是很簡單的事，又何必蹧蹋儂這塊好材料。」

「九姑，妳要明白我今天來此的目的，我要找董先生，他到底在不在？」

「不在。我已經說過無數遍。」

「好，我再請教一件事，昨天晚上你派人誣陷我入獄，是什麼意思？」

「聽到儂的話，我很感覺意外。昨晚你會入獄嗎？」

「不錯。進了巡捕房，差點被送到工部局。罪名是當街搶刼。」

「我相信儂的話，儂以爲是我佈下的圈套嗎？」

「有人這麼說。」

「阿弟，儂聽淸楚，我要是看什麼人不順眼，只用兩種方法去對付他，一是派人打他一頓；另一是把他丟進黃浦江，從來不用第三種方法。」

岳嘯林楞住了，董更生言之確鑿，難道都是無稽之談？如果辛九姑的話可信，董更生的話豈非就不可信了？他肯將獨生女兒托付給自己，難道不會假心假意嗎？他沒有考慮到萬一被自己發現其詭詐，將有什麼後果？

「阿弟，什麼人告訴儂是我佈的圈套？」

「董先生。」

「當眞？」

「我從來不說假話。」

「阿弟，儂放心，董更生不會死，也不會失踪，這可以對質。現在，儂可以走了。」

「憑你一句話，我絕不會一走了之。」

「儂要怎麼樣？」

「我要搜。」

辛九姑仍然同意他搜，岳嘯林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召來幾個董更生的手下，搜得很認眞，結果是一無所獲。

辛九姑不可能在殺了董更生之後還毀滅了屍首。再說，董更生應該可以考慮到自己的處境，如果沒有絕對的安全感，他不會單獨進來和辛九姑會晤。

現在，岳嘯林相信辛九姑的成份遠遠超過了相信董更生。並非他善變，而是情勢在變，情況在變。

「九姑，如果妳說的都是實話，我豈非很冒失？」

「你的確很冒失。」

「妳會原諒我的冒失嗎？」

「不會介意的，從初見面到現在，我就對儂印象蠻好。」

「剛剛我一進來就教四個大漢對付我，是什麼意思呢？」

「考考儂的膽識，也考考儂的身手。假使儂要在上海灘作白相人，我希望儂與我一道混世面，我絕對勿會虧待儂。」

「我會考慮，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呀，此地由儂來去。」辛九姑臨了還加了兩個字：「隨時。」

岳嘯林告辭出來，吩咐所有的人先回董宅，董更生不在場，他的指揮還很有效。然後，他趕到大光明，稍稍等了一下，電影就散場，他很順利地接到了董桂芬。

現在，又使得岳嘯林有點兒猶豫了；董更生所有行動，難道連他女兒都瞞住了嗎？當然這也是可能的，女兒一向不管事，只知吃喝玩樂，告訴她又有什麼用？

董桂芬倒挺關心她父親的，一見面就問：

「儂尋到阿爹了嗎？」

「沒有。我們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好嗎？」

對這一方面，董桂芬是熟門熟路，立刻就在大光明戲院附近找到了一家紅屋西餐廳。

拿刀叉，吃牛排，岳嘯林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但也只有將就了。

「阿芬，」岳嘯林把握情緒，開始旁敲側擊：「妳對令尊了解多少？」

「阿爹的事體我向來勿問。」

「令尊好像有麻煩。」

「什麼人敢找他麻煩？」董桂芬滿腔自負的神情。

「不是有人找他麻煩，是他自找麻煩，也就是說，他一定作錯了什麼事，沒有勇於認錯的勇氣，只想掩蓋，結果是愈弄愈糟。」

「儂勿會問問他？」

「他不會告訴我，因爲我是外人。」

「儂是要我去問阿爹？」

「是的。找個機會跟他好好談一下，告訴他，我們都關心他。任何一件錯事無法隱瞞，遲早會被別人知道，到那個時候，就無法收拾了。」

「阿爹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曉得。不過，我猜想他早晚總要回去，不會從此不見的。」

「好吧，阿拉喫飽了就回家——岳先生，阿爹講過一句話。他說儂如果是朋友就是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如果是敵人也一定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敵人，這話什麼意思？」

「最好去問妳父親。」

董桂芬掏出錢來付賬，岳嘯林沒有跟她爭；他並不認爲應該由千金小姐付賬，而是他明明知道爭來爭去她還是會堅持要付賬。

「儂阿要送我回去？」現在，董桂芬變得非常柔順，她好像在一瞬間成熟了。

岳嘯林想了一下，終於還是點了點頭。

回到董宅，岳嘯林當然不會在大門口與董桂芬告別。他深信董更生現在一定不在；董更生如果回家，一定在今天深夜。

兩個人來到客廳，却發現了一件令人非常意外的事情——方君前坐在椅子上，其實是靠在那裏，他滿身，滿臉都是血汚，使人無法在一眼之下認出他是誰。

方君前的眼睛是閉着的，但他的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他的傷勢，當然很重，但他並沒有死。

當董桂芬正要張嘴驚叫的那一瞬間，岳嘯林立刻伸手掩住了她的嘴。

他掩得很緊，使她不能發出一點聲音，並頻頻施以眼色，同時在她耳邊輕輕說：「不要出聲，嗯。」

她點點頭。

岳嘯林這才鬆開了手。

「阿芬。」岳嘯林的聲音仍然非常輕微：「小方傷得很重，不可能自己走回來，鐵柵門是鎖着的，如果小方有鑰匙開門，門上會有血汚的痕跡，像他這個樣子根本就不可能翻牆爬進來。很明顯，是別人把他送回來的。」

她又點點頭，同意了岳嘯林的看法。

「送小方來的人也許還藏在甚麼地方，妳盡量將身子靠在門邊，不要動，我去搜查一下，如果有甚麼情況，一定要大聲呼救，知道了嗎？」

她用力地點頭，表示她很有勇氣。

岳嘯林開始搜索，當然不會進客廳，他從外面的花圃繞過去。

戶外都看過，沒有，現在，他從廚房進入了戶內，開始逐屋搜索，他剛看過兩間屋子，突然聽到前面傳來一聲驚心動魄的尖叫。

毫無疑問，尖叫聲是出於董桂芬之口。

岳嘯林像箭矢般往前面衝，當他將要進入客廳時，聽來大門口响起一陣汽車引擎聲。

他現在想起來了，他們回來的時候，曾看見對街停着一輛黑色轎車，只是當時沒有留意而已。

他衝到大門口，那輛黑色汽車已絕塵而去，大門口留下了董桂芬一隻高跟鞋。

又一次綁架，這一回是他親眼看到的。

他竭力使紛亂的情緒穩定下來，細思細想，突然發現了件非常不近情理的事，他曾吩咐董更生手下那帮人先回董宅，他們應該先到，可是一個影兒也沒見着，他們上那兒去了呢？

現在，唯一的綫索就是小方了，岳嘯林希望小方能夠開口說話。

不幸得很，他的希望落了空。

他細心地檢查方君前的傷勢，是受到了嚴重的毆打。面部，兩肋的傷勢最爲嚴重。

他叫了兩輛車，在車夫的帮忙下，先將方君前送院急救。這方面他是內行，遲一分鐘傷者就少一分活命的機會。

岳嘯林傾其所有繳足了保證金，口袋裏只剩下幾個零角子了。

坐在醫院的長廊裏，突然有一種孤寂的感覺襲上他的心頭，他從來沒有如此徬徨過，四顧茫茫，白色的牆，白色的人影，陌生的面孔，他現在亟需找一個人談談，而他不知道該找誰。

現在唯一可以談談的只有小方，希望他在醫生的救治之下可以及早醒來。

因此，長廊上那一排長椅就成了岳嘯林暫時休憩的地方，他感到有些疲倦，就索性閉上眼睛衝個盹兒。

這個盹兒衝得很長，一覺醒來，長廊上的燈光，已經亮了。還是一個白衣護士將他搖醒的。

「你的朋友已經淸醒了。」護士說。

「哦，我可以看看他嗎？」

護士作了一個手勢，轉身帶路。

在病房門口，岳嘯林遇到了主治大夫，後者向他說：「你可以和你的朋友說幾句話，但不要說得太多，他的身子很虛。」

雖然身受重傷，方君前的目光仍然非常有神。當他看見岳嘯林進來時，流露出訝異的神色。

護士帶上房門走了。

「董先生呢？」方君前聲音微弱地問。

「我也不知道他身在何處。」

「不是董先生送我到這兒來的？」

「是我。」

「謝謝你。」

「小方，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低估了童標。」

「怎麼呢？」

「我釘上他不久，他就發現了，可是我不在乎，想不到中了他的埋伏！」

「有多少人一起對付你？」

「大概有七八個。」

「在甚麼地方？」

「在蘇州河畔一個廢鐵堆集場，後來我躲進了一輛破汽車才算逃脫了，不然，童標一定會教他的手下拆散我渾身的骨頭。」

「小方，你肯定是童標幹的？」

「不錯。他根本就沒有理由上那種地方去。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他在一家藥房打了一個電話，那時他就將陷阱安排好了。」

岳嘯林問道：「在那一夥人圍毆你的時候，童標在場嗎？」

「不在。」

「如果是他佈的陷阱，他一定會在場。」

「他也許怕日後不好交代。」

「看樣子他們下定決定要當場把你收拾掉，既然打好主意要你死，童標就不會有這種顧忌了。」

方君前默然，他顯然也認爲岳嘯林的判斷合情合理。

「小方，圍毆你的人有認得的嗎？」

「沒有一個認得。」

「小方，那夥人分成了兩組，一組在前面截住了童標，另一組截住了？」

「你是說，童標也挨了揍？而且還在同時同地？」

岳嘯林道：「是的，但他運氣比你壞，他已經死了。」

「眞的？」方君前吃驚地想坐起來，渾身的傷痛使得他齜牙咧嘴。

「他的弟兄們在龍華公園發現了他的屍體……對了，這件事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昨天傍晚。」

「童標的弟兄以爲是你殺了他，但是他們也懷疑，因爲，如果是你殺他，你一定會用斧頭。」

「嘯林，這麼說來，還有另一起人馬跟董先生作對？又在跟童標他們作對囉？」

「應該說是有人故意挑起童標跟董先生之間的磨擦，不過董先生也作了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事。」

「甚麼事呢？」

岳嘯林就將上午在辛九姑那兒所遭遇的情況叙述了一遍。

「嘯林，你相信誰？」

「我相信事實。」

「聽你的口氣，你好像在懷疑董先生？」

「小方，我懷疑任何人。」

「嘯林，你應該懷疑辛九姑。」

「爲甚麼？」

「她是上海灘混混的女人，見多識廣，董先生帶了許多人去，她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董先生從前門進，後門出，她一定不答應，因爲很可能造成誤會，萬一董先生的手下找她要人，她怎麼辦？」

方君前的話不是沒有道理。

方君前又說：「嘯林，你拜董先生作『先生』，上海灘的人都知道了，辛九姑爲甚麼擺出那種陣仗來接待你，這內中一定有名堂。」

「唉，小方，後來發生的怪事還多哩。」

「哦！甚麼怪事？」

岳嘯林道：「當時在辛九姑那裏搜不出董先生，我們只好退回，因爲我要去大光明接小姐，就教大家先回公館，過了兩個多鐘頭我跟小姐再回去，就發現了你，那些人一個也沒有回去。」

「上那裏去了呢？」

「是呀……當我發現你之後，從你所受的傷勢判斷，一定是別人送你回來的，我怕有埋伏，就到後面去搜查，我一離開，小姐就被人家刼走了。」

「哦？」

「小方，不瞞你說，我懷疑是董先生派人帶走了他的女兒。」

方君前很認眞地說：「嘯林，你不應該懷疑董先生。」

「爲甚麼？」

方君前道：「這些行爲都是卑鄙齷齪的，我認識董先生許多年，聽說他絕不是一個卑鄙齷齪的人。」

「有時因情勢所迫……」

「不，嘯林，你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唉，我現在又不能動，我眞恨不得立刻就將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小方，你別激動，我並沒有肯定地說，董先生作了甚麼卑鄙齷齪的事……我會查，我相信一定會將眞實情況查明白。」

「唉，我眞担心。」

「担心甚麼？」

「担心董先生也會遭遇甚麼不幸。」

岳嘯林深受感動，方君前實在是一條血性漢子，他忘了自己的傷痛，却在記着別人的安危。

「小方，你該休息，我明天再來看你。」

「嘯林，你一定要來。」

「一定。」

方君前伸出顫抖的手，岳嘯林連忙握着那隻手。

走出醫院，一陣孤單的感覺立刻襲上了岳嘯林的心頭，十里洋場，繁華異常，他却不知道何去何從。

站在醫院門口猶疑了一陣，突然想起方君前的話，他決定到辛九姑那兒去看看。同時，他也認爲自己這種蠻幹，硬幹的作風需要修改，做人，做事都應該講究一點兒技巧。

摸摸口袋，剩下的零角子僅够買兩個麵包，坐一趟車。要是在辛九姑那兒得不到要領，那就要凍餓街頭了。

正在胡思亂想，突然一輛汽車駛到他面前停下，駕駛座上坐的竟然是阿根。

有人說，溺水的人卽使看到一根水草，也會牢牢抓住。現在，岳嘯林就是這種心情，他根本就沒有考慮阿根的突然來臨，是不是有點兒蹊蹺。

阿根向他招着手，示意他快上車，岳嘯林也就很快地坐上去，車門都沒有關好，車子就開動了。

「阿根，你是無意間碰到我的嗎？」

「我是專程來接你的。」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

阿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小方住在醫院裏，你知道嗎？」

阿根也沒有回答，他好像專心一致地在開車。

「阿根，你要載我上那兒去呀？」

這一次，阿根開口了：「董先生要見你，他已經派人找了你一下午，剛剛才得到消息說你在醫院。」

「董先生在甚麼地方呢？」

「快要到了。」

不久，汽車駛離熱鬧的大馬路，進了寧靜狹窄的巷口，最後在一座西式的洋樓前停了下來。

立刻有兩個人跑了過來，岳嘯林認識他們，他想：狡兎三窟，這句話的確有些道理，這裏一定是董先生另一處秘密的大本營。

這座洋樓的格局比起董宅要小一些，却很有氣派，進門就是花園，然後是寬敞的大廳，陳設都是西式的傢俬。

董更生坐在客廳裏，他的衣裳整潔，不像是經過甚麼災難，不過，他的面容却顯得憔悴和衰老，這絕對不是僞裝出來的。

「嘯林，坐，坐！」董更生見到他的時候顯得格外高興。

岳嘯林坐下，不發一言，不作一聲。如果董更生是在耍花樣，他倒要看看對方能玩出個甚麼花樣來。

董更生道：「嘯林，你甚麼話也不必講，我都知道了。」

「董先生，你是指小方的傷跟阿芬的被綁架？」

「是的，還有更多，更多的事情。」

「董先生，你明白了許多事情，而我却對許多事情不明白，比方說，你到辛九姑那兒去，前門進，後門出，這到底算甚麼名堂？用意又何在？」

「嘯林，我慢慢告訴你，那是眞的，辛九姑沒有說半句假話。」

岳嘯林對於董更生的坦率承認的確有些驚異，但他並沒表露出來，甚至沒有問爲甚麼。

當然，董更生自己會說明爲甚麼。

「這是我跟辛九姑商量好了的。」他說。

「爲什麼？」岳嘯林現在開始問了。

「昨天，你被誣告進了巡捕房，後來我查出其中有兩個人是辛九姑的，所以我去質問她，她矢口否認，並帮我急查，結果發現那兩個人已經在暗中被別人收買……」

「被誰收買？」

「嘯林，聽我往下說……辛九姑是條女光棍，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了解她，也相信她，當時就跟她研判情況，我們發現，暗中有人在跟我過不去，存心要我跟上海灘的每一路人馬都發生磨擦，於是，我就悄悄從後門溜走，而辛九姑也對他的手下宣佈，因爲我無理取鬧，而暫時將我緩禁。」

「哦？」

「我故意將我的人全部留在那裏，讓別人覺得我跟辛九姑之間的情勢很緊張，這時，辛九姑的一個手下，立刻跑去報信……」

「跟誰報信？」

董更生道：「嘯林，我說出來，你一定會大吃一驚的。」

「董先生，那倒未必，這幾天令我吃驚的事情已經太多了，我已習慣。」

董更生壓住了聲音，說：「那個人是阿桂姐。」

岳嘯林果眞吃了一驚，而且還立刻提出了疑問：「那怎麼可能呀？她根本就不是上海灘的白相人，充其量她也只是一個白相人的情婦，她跟你也不可能有甚麼過節呀。」

「嘯林，不相信是不是？」

「不是不相信，是不敢相信。」

「當時我也不敢相信，在電話中，跟辛九姑一商量，我們又再試驗了一次……辛九姑裝成很生氣的樣子，派人去綁架阿芬，結果，你猜怎麼樣？那個人又連忙跑到阿桂姐那裏送信去了。」

「辛九姑已經肯定這兩個人被阿桂姐收買了？」

「肯定，江湖帮派自有一套辦法來試驗門徒是不是還忠心耿耿。」

「我看，目前就是將這兩個人的秘密戳破，然後質問阿桂姐……」

「嘯林，這樣作不妥當。」

「爲什麼？」

「我跟辛九姑分析過，阿桂姐出身風塵，不可能有這種野心，也不可能有這種膽子。她的背後一定有個大亨撐腰，換句話說，她也是被別人收買的。」

岳嘯林點點頭，贊成董更生的看法。

「如果我們急着動手，最先倒楣的一定是阿桂姐。那個大漢一定殺她使我們斷綫。」

「可能。」

「嘯林，這不是憑空推想，我跟辛九姑是化過一番腦筋的。昨晚你在外灘公園發生的事，他們的人手已經够用，按常情說，爲了不使九姑那兩個手下的身份暴露，應該不讓他們出面，却偏偏用了他們。這就是故意製造我跟九姑發生磨擦，太明顯了呀。」

「是的。」

「嘯林，現在又要你出馬了。」

「去找阿桂姐？」

「是的。我相信，該如何進行，不用我教，你也會明白。」

「我會。阿芬她在……？」

「在九姑那裏，害得你白担心事，眞不好意思。」

又是一個套子，岳嘯林不禁皺了一下眉頭。北方人都爽直，有什麼不對勁，就明着幹。上海灘的白相人却喜歡擺圈套，害得岳嘯林累得七葷八素，暗暗叫苦。

「董先生，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新房子，原準備阿芬出嫁的時候作嫁粧的，如今情況緊急，只有先派派用場。」

「小方那邊……」

「我已經派了好幾個人在暗中保護，當他傷勢稍稍好轉，就把他接回來。」

岳嘯林站起來，打算就走。猶豫一陣，還是說了老實話：「董先生！我身上車錢都沒有了。」

「我這裏有……何不吃了飯再去嗎？」

「我立刻就去，說不定到了阿桂姐那邊正好趕上她夜飯哩！」

岳嘯林估計不錯，當他登門時，阿桂姐正要吃飯，問他用過沒有，他老實回答，阿桂姐就爲他盛了飯。二人邊吃邊談。

根據岳嘯林的觀察，阿桂姐雖不像初見時那樣沮喪，神情依然愁苦的情緒籠罩着，他有點懷疑董更生對她所作的估計和判斷。

「你這兩天在忙什麼？」還是阿桂姐先開口問。

「我還在繼續調查樊先生的死因。」

「有頭緒了嗎？」

「有了一點。」

「講來聽聽。」

「外面流傳一個謠言，說樊先生是被董更生一個用斧頭的手下方君前做掉的。」

「可能嗎？」阿桂姐的神色很平靜。

「爲什麼不可能？」

「聽說，董更生早就退休了，而且，積雨生前常常誇讚董更生，說他是個很够義氣的江湖朋友。」

「據我調查，董更生退休是表面上的，他暗中仍有活動，也許接近樊先生是有目的。我們假定董更生要樊先生跟他合作一票生意，被董更生拒絕了，董更生爲了防止秘密外洩，是不是要做掉樊先生？」

「講到這裏，我要問你一句話了……聽說，董更生收你作了學生。」

「是呀，這就是令我生疑的地方，我是一個小人物，剛從天津來，在上海灘根本就沒有作用，他爲什麼如此看重我？答案只有一個，因爲我正在全力追查樊先生的死因。」

阿桂姐道：「那麼，你又爲什麼要拜他作先生呢？」

「將計就計呀！」

「那麼這兩天你查出什麼來了嗎？」

「他表面上在追查岳先生的死因，其實，他暗中在作另外一件事。」說到這裏，岳嘯林故作神秘地壓低了嗓門：「如果有誰說他是殺害樊先生的主謀，他就立刻剷除誰，童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阿桂姐很注意聽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這當然不能表示她有什麼意圖；她關心樊積雨的死因是理所當然的事。

「今天，董更生又和辛九姑幹上了。」

「哦？楊樹浦的辛九姑嗎？」

「阿桂姐認識她？」

「以前聽積雨講過。」

「董更生的人傾窠而出，圍住了辛九姑的住所，後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沒有火併。下午，辛九姑的人綁架了董更生的女兒。」

「爲什麼緣故呢？」

「不知道。」

岳嘯林等待對方發出更多的問題，可是阿桂姐却是一個問題也沒有提出來。

「阿桂姐！我現在已經是百分之九十肯定董更生是謀害樊先生的主謀。」

「阿弟！沒有百分之百的肯定，最好還是不要亂說話。」

「只要董更生親口招認，就是百分之百了呀！」

「這個百分之十就難了，你一無憑，二無據，他怎麼會承認呀？」

「只要董更生落到我手裏，我就有辦法讓他講實話。」

「哦？」阿桂姐以詭異的目光看着他。

機會已經到了，岳嘯林當然不會放過：「阿桂姐，我現在缺的是人手，曹家渡那邊坤生阿哥一死，剩下的人，根本就不足以成大事……如果有幾個好帮手的話，馬上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那怎麼辦呢？」阿桂姐似乎也在帮他着急。

「阿桂姐！你是老上海，你認得幾個白相人，替我找幾個人帮帮忙好嗎？」岳嘯林終於說出了最主要的一句話。經過一番鋪陳之後這句話已經不太容易引起對方的注意了。

答案却非常令岳嘯林意外，她搖搖頭說：「阿弟，我帮不上忙，在上海灘，我認得的白相人除了積雨之外，再也沒有別人。」

在意料中，如果阿桂姐眞的被某人收買，而那個人也一心一意想置董更生於絕境，她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爲某人引見岳嘯林的。

岳嘯林雖意外，却並不失望。他有另一種想法：阿桂姐是一個謹愼的人；或者她無權作主，需要幕後的主使者去決定這件事。

「那麼我就另想辦法吧！」岳嘯林開始收束。

「阿弟，聽我一句勸，」阿桂姐很溫和地說：「積雨已經下葬，人死再也不能復生，你就不要去追究了。」

「阿桂姐！你這種說法跟當初不同啊，以前你不是力主爲樊先生報仇嗎？」

「那是一時的氣話，阿弟，你想想看，陸陸續續又死了多少人？你現在還活着，算你運氣。如果你也跟進去，恐怕積雨在九泉有知，也會不安。」

「阿桂姐！我這個人一旦下了決心，是不會中途更改的，你等着看吧，我遲早要用董更生的心肝五臟來弔祭樊先生的亡魂。」

阿桂姐不再說什麼，只回以苦笑。

岳嘯林辭了出來，方才來時那股子興緻勃勃已經消失了，嚴格地說，他此行是失敗的。

岳嘯林在街頭緩步徜徉，他想給對方一個機會。如果眞實情況如同判斷那樣，阿桂姐一定會將他的話轉告幕後主使人；幕後主使人經過分析後認爲岳嘯林是一可用之兵，一定會追趕前來。

結果，這都是他的空想，根本就沒有人來追趕他，也許阿桂姐早就上床睡覺了。

他跟董更生曾經有約定，離開阿桂姐的住所之後，就一直往大自鳴鐘的方向走，阿根會找機會接他。當時董更生還告訴了他應該怎麼走法。他所企盼的人沒有出現，阿根也同樣沒有出現，他還得繼續走下去。

這時，已經是九點多鐘，行人已經很少，突然，他聽到有人逐漸接近他的身後。

岳嘯林心跳逐漸加速，他故意將步子慢了下來。

終於，那人趕了上來。

可是，那人又超過他往前走去：可能有什麼急事，但與岳嘯林毫無關係。

岳嘯林感到非常失望，就在他一口長氣還沒有吁出來時，那人又轉回來了。

岳嘯林以最快的速度打量對方：三十歲不到，身胚很粗壯。雖然路燈很昏黯，岳嘯林還是看得相當清楚。

那人走到岳嘯林面前時，突然掏出一包香烟，很客氣地說：「老兄！借個火。」

「對不起，我不吸烟。」這時，岳嘯林眞後悔自己爲什麼沒學會那玩藝兒。

「哦？聽口音你好像是北方人？」

「是呀！」

「府上那裏呀？」

「原籍山東，自幼在天津長大。」

「可巧啦，我正是天津人。」那大漢開始以家鄉話跟岳嘯林鑾談：「你好像來上海不久哩！」

「剛到幾天。」

「老鄉貴姓？」

「我姓岳。」

「哦！岳飛的岳，我姓耿，耿耿於懷的耿，岳兄，這麼晚了，你不該一個人在這條路上走。」

「怎麼呢？」

「你身上的衣服是新的，這條路上經常有小癟三埋伏着打悶棍，剝豬玀，弄不好把你一身衣服剝得清光，人還要喫虧。」

「哦！那我們正好結個伴了。」

「老鄉要去那兒？」

「想去兆豐公園散散心。」

「老鄉，在那裏得意呀？」

「不瞞你說，還是馬路上的遊魂。要不然，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步了。」岳嘯林有一搭沒一搭地扯閒話，到此刻爲止，他雖然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漢子有些生疑，却還摸不透對方是否眞有什麼企圖。

「老鄉，當初來上海總有一個目的呀！」

「我是來投靠親戚的，想不到那位親戚剛巧在我到達上海的前兩天過世了。」

「眞不巧，老鄉能幹什麼？」

「我想幹保鏢。」

「保鏢？」

「嗯，像你這種個子，我可以對付三，五個。」

既然大家都設圈套，岳嘯林也就如法泡製了。

果然，對方的一隻脚就跨近了岳嘯林擺設的圈套之中：「老鄉！你沒有吹牛吧？……」

岳嘯林以行動代替了回答，他出手如電，一把扣住了對方的右腕，一曲，一扭，就使對方翻了個身，再一推一送，對方踉踉蹌蹌地衝了出去。

「老鄉，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你還眞有一手哩！」

「你有路子爲我介紹工作嗎？」

「我可以帶你去見一個人……」姓耿的另一隻脚也跨近了圈套。「不過，他會不會用你，却沒有把握，這要看你運氣！」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各人，成了，我謝你！不成絕不怪你。」

「好！跟我來。」

岳嘯林心中暗笑，圈套可眞管用！

姓耿的漢子沒有叫車，仍然向兆豐公園的方向走。

走到十六路無軌電車的站牌處，剛好電車駛來，姓耿的一拉岳嘯林，跳上了電車。

姓耿的詭得很，他這一招很明顯是在防備岳嘯林還另有同伴潛伏在暗中。

而且，電車駛動後，他還一再回頭察看，有沒有汽車跟踪。

岳嘯林眞担心阿根會開着汽車在後面追。

沒有。岳嘯林放了心，姓耿的更放心。

電車到下一站，姓耿的又拉着岳嘯林下車，改乘一輛三輪車，途中，姓耿的仍然頻頻回首。

岳嘯林根本就不聞不問。

車在一條弄堂裏停下，姓耿的付了車錢，等三輪車離去，又看清楚弄堂裏絕沒有第三者，他才舉手敲門。

門上沒有門牌號碼，是後門。

門很快打開，他們進去之後，門又很快關上。

現在，岳嘯林有點兒弄不清楚了！到底是自己鑽進了別人的圈套，還是別人鑽進了他的圈套。

姓耿的將他帶進一間沒有人的屋子，敎他稍坐片刻，然後退了出去。

大概過了五分鐘，進來了五個人，四個都是年輕慓悍的大漢，一個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一進門就問：「你想幹保鏢？」

「是的。」

「保鏢這一行不但要能打能捱，還要賣命，懂嗎？」

「我知道。」

「你肯賣命？」

「沒有問題。」

「你看這四個人怎樣？」

岳嘯林看了一眼，點頭說：「還不錯。」

「我將這四人交給你，由你帶頭，今天晚上幹一件漂亮案子，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要試試你的本事。」

岳嘯林很用力說：「我要殺一個大亨。」

岳嘯林心中有一股報復的快感，他上圈套上得太多，現在他設的圈套也有人鑽進來，這不是太美妙了嗎？

「你要殺一個大亨？」對方謹愼地重覆着。「爲什麼殺他？財？」

「不是。」

「仇？」

「不是。」

「那爲什麼？」

「什麼都不爲，只是要亮亮我的功夫和膽子。」

「能够先說說是誰嗎？」

「董更生。」

「哦！」中年人好像很意外的樣子。「你來上海才幾天，你怎麼會知道這個人？」

「這……你就不需要再問了。」

「好吧，我不追問……不過，我有一個建議。」

「說吧。」

「如果你有本事殺他，就一定有本事捉他，我認爲暫時不要殺他。」

「爲什麼？」

「因爲他的性命很値錢，老弟，你冒險，你賣命，總要有代價，你說是不是？」

「你教我幹綁票？不幹。」岳嘯林故意拒絕，藉機會探出對方的秘密。

「不是綁票。」

岳嘯林道：「你說他的性命很値錢，不是綁票是什麼？」

「不是。」

「我不想跟你猜啞謎，因爲，我的頭腦很簡單。」

「那麼，你就不要問，將董更生逮來就行了。」

「不！我需要知道理由。」

「你只管幹活兒，不必問理由。」

「不行，」岳嘯林表現得很堅持。「除非是我自己決定事，要不然我一定要知道爲什麼敎我那麼幹……你應當弄清楚，殺人容易，捉活人却很困難，如果我不知道董更生的性命値錢値到什麼程度，可能會失手。」

中年人在猶豫了，因爲岳嘯林的話很有道理。

他考慮了很久，終於讓步了，說：「好吧！我只能告訴你一個大概……早在董更生對外宣佈退休之前，他以黑吃黑的方法，吞進了一票貨……」

「什麼貨？」

「黑貨。」

「往下說，」岳嘯林根本就不相信有這回事。

「因爲董更生以往沒有這種路子，所以一直沒銷出去，後來他跟樊積雨走得很近，根據判斷，他一定想拉攏樊積雨作他的中盤，可能被樊積雨拒絕，董更生唯恐秘密外洩，就殺了他。」

岳嘯林的神態很平靜，一副漠不關心狀。

「你如果能將董更生捉來，就可以逼他交出那票貨。」

「那票貨値多少錢？」

「你們在北方待慣了，都喜歡用大洋計算，這票貨大槪値五，六十萬塊大洋。如果你辦成功了，你一個人獨得十萬塊，我們一向是賞罰公平的。」

是眞有這回事嗎？岳嘯林心中暗暗打轉。

中年人催着說：「你現在可以立刻動手了吧？」

「這件事好像沒有聽人提起過呀！」

「董更生不會講，被他吃掉的那一邊爲了面子當然也不會講，所以別人都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的呢？」

「你問得太多了。」

岳嘯林的確問得太多了，不但使對方生疑，也使對方厭煩，那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於是，他在對方還沒有深究之前，很快地將話題一轉：「他們絕對聽從我的指揮嗎？」

「那是一定的，任何人也不敢違抗。不過，其中有一個人接受了我的密令，萬一你有異心，或者你失敗的時候，他就代表我對你加以制裁。」

岳嘯林心中難免打了一個寒顫，不過，他一點也沒有表示出來。

五個人仍然從後門出來，岳嘯林打算把這個地方記下，最後他放棄了，他對上海的地形不熟，而且天色又黑，那是白費心機的事。

來到弄堂口，岳嘯林停下來，轉身問道：「你們都帶了武器嗎？」

「有。」其中一人回答。

「是什麼武器？」

「刀！」回答的仍然是那個人。

既然兩次答話都是他，岳嘯林當然掂出了他在四個人當中的份量，他也就特別注意這個人了。

「我姓岳，老兄貴姓？」

「大家都叫我姜太公。」

「姜太公，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現在我要到董公館去，我們坐什麼車呢？」

「岳老大！」姜太公冷冷地說：「董更生家裏一個人都沒有，你去幹什麼？」

這句話就露出破綻了，岳嘯林並沒有說出詳細地方，而且，他們又怎會知道董家沒有一個人呢？現在，岳嘯林已經肯定挖到了一個金礦，只要毫不猶豫地往下揮動尖嘴鋤就行了。

「姜太公！你能肯定董公館沒有人嗎？」

「聽別人這麼說的，」姜太公似乎也發覺他說溜了嘴，在想法子掩飾，補救。「也不知是不是可靠，要不要去看看？」

「免了，」岳嘯林一副很信賴的神態。「你們對地方上的情況都很熟，你所聽說的事絕對不會錯的。」

「那……我們上那兒去找董更生呢？」

「跟我來吧！」岳嘯林領頭往前走去。

其實，現在他就是眞要去董更生新換的落脚地點，他也未必找得到，因爲連絡的方式是董更生派人跟着他，在適當的時、地接他回去。看樣子現在已經脫了綫。

他只有漫無目的地走着，一方面藉時間來思索對策，另一方面則希望董更生散佈在各處的人能跟他再度接上頭。除此之外，他實在也沒有好的方法了。

突然，橫巷中穿出來一個人，雖然夜色很暗，岳嘯林也一眼看出那人是董更生的手下。

「朋友，停一停！」那人神氣活現的說。

他並沒有表示出他跟岳嘯林是熟人的樣子。

岳嘯林心頭放鬆了，因爲董更生的援兵已經到了。

那四個人很有默契地站在一邊，讓岳嘯林一個人去應付，實際上，對方也只出現了一個人。

「你姓岳？」

「是的。」這種對話，是不需要事先排練的。

「聽說你這幾天一直在打聽一個人，那個人是……？」

「董更生。」

「他是你的親戚？」

「不是。」

「他是你的朋友？」

「也不是。」

「那麼，你打聽他幹什麼？」

「因爲他是上海灘有名的大亨，我只打聽有名氣的人。」

「這話什麼意思？」

「我來上海灘闖天下，當然要投奔一個很有名氣的人呀！」

「原來如此，可是你又如何能肯定董先生一定會收留你呢？」

「我年輕有爲，一表人才，文能誦聖賢書，武能打拳動刀，董更生一定會收留我。」

「哦！他們四個是幹什麼的呀？」那傢伙生怕岳嘯林會不過意來，還特別眨眨眼睛。

其實，岳嘯林早就安排好了「放下金鈎釣海鰲」的妙計，他回答得極其自然，「他們四個是我來到上海灘之後新交的朋友，他們跟我打賭，如果我去找董先生，董先生會一脚把我踢出來。」

「實不相瞞，你四處打聽董先生，他已聽說了，現在要請你去一趟，當面談談。」

「他們四個人也可以一起去嗎？」

「歡迎一起去。」他說完之後掉頭就走，還留下一句話：「請跟我來。」

岳嘯林打了個手勢，那四個大漢立刻來到他的身邊。

他悄聲說：「記住！什麼話也別說，一切聽我的號令行事，要不然，出了漏子，你們負責。」

姜太公輕聲問道：「岳老大，你眞認爲你能將董更生活活逮來？」

「沒問題。」

「董更生也許防備森嚴……」

「不可能……瞧吧！他只派了一個人跟我接觸，像他那種大亨，那會將我這種無名小卒看在眼裏呀！」

很快地，就到了董更生新的落脚地，仍然是後門，仍然只有那個引路的人在照拂他們，倒茶，拿烟地忙了一陣，請他們在一間小廳房

奇招絕技

李白櫻踏繩過招

希華

一向在江湖上賣武的人，往往有些絕招，等閒之輩，看不出來。本文所說的櫻娘，湖南人，姓李，叫做李白櫻，她跟隨父親李鐵翁賣武，初時不過十三四歲，過了幾年，就是十八歲了，貌美如花，她的父親李鐵翁，覺得很難處理她的婚事，如果找一個普通的白面書生作爲佳婿，對方一定覺得她是江湖賣藝之流，看她不起，再者，找個富戶，似乎不能够門登戶對，亦是不美，跟着想到另一方面，找一個武藝高強的人聯婚，如果對方家無恒產，仍是一生賣武，反之，對方是個拳師的話，便又担心夫婦兩人都靠拳脚爲生，將來必有禍苗，想來想去，仍是想不通。故此，李白櫻愈來愈加嬌艷，他就愈覺担心。

使他担心的事情還不止此，因爲李白櫻太過嬌艷，到處都有些無賴之徒想加以輕薄，總是給她殺退的，因此到處賣藝都有寃家，總之，女兒的婚事，使他感到十分麻煩。

有一天，父女兩人到蘇州賣藝，當地有一個武舉人姓孫，叫做孫遲，既然賞識李鐵翁的武功，而且看中了他的掌珠，認爲李白櫻天下無雙，是國色天香，借故讓他的黨羽跟李鐵翁周旋，晚晚陪他喝酒，從旁說些好話，無形中把孫遲推舉，說他是當地的富豪俠士，實則孫遲此人只是一名惡霸。

後來有兩個口舌特別凌厲的朋友，向李鐵翁直言孫遲喜歡他的女兒白櫻，願意以一千兩黃金相贈，娶白櫻爲偏房。當時李鐵翁略爲心動，但却沒有肯定的答允，談過此事，喝酒歸來，跟女兒細談，李白櫻很不高興，却又不忍心令父親失望，說：「女兒雖然沒有學習過相人之術，但因近年走江湖，看見的人漸多，我想找機會看看孫遲，但却不必令他知曉，看了我然後決定是否嫁他。」

李鐵翁說：「這個辦法都好，孫遲的朋友正想找個機會讓我跟孫遲會面，我可以約他在杏花樓喝酒，屆時你在附近走過，便可以暗中看到他的面目。」

李白櫻聽了，點頭稱善，於是，翌日中午，就在杏花樓人多聲雜之際，飄然而過，正如父親所料，順眼看看。

李白櫻當晚對父親說：「孫遲的眉目間有兇氣，額上有皺紋，而且雙眼突出，顯然不是善類，不必聽別人的閒言閒語，千金退回可也。」

李鐵翁無可奈何，聽了細想女兒之言，並非空說，孫遲可能是惡人之類，並非一般人所說的那麼厚道，於是，翌日就約孫遲的朋友共飲，婉詞退婚。

孫遲那班人怒形於色，却又無可奈何。

三日後，兩父女照常賣武，李白櫻忽然在看熱鬧的人叢中走出，大聲發言，說：「我一向沒有談及婚事，因爲我敬重江湖人物，並不計較金錢，現時有一條繩子橫過兩邊，長達二十尺，我在繩上賣武，如果有人能够站在繩上跟我交手，把我推倒，我就嫁他作爲妻妾均可，反之，給我推倒，以後不必再談。」

跟着她在繩上走動，略爲顯些武功，似乎並不出色，孫遲看在眼裏，喜出望外，立刻撥開衆人，走前報到，自稱想跟李白櫻交手，李鐵翁知道女兒的意思，便讓他到繩子上面去跟她遙遙相對。

孫遲是個武舉人，雙臂能舉五百斤，他以爲對方只是女流之輩，不堪一擊，無論如何鬥不過他的，殊不料他走到繩子上面，兩人動手之際，他却感到白櫻姑娘好像一條魚似的滑不留手，無法捉住，一進一退，突然他認爲有機可乘，雙手齊出，向她胸部使勁一推，殊不料白櫻苦練走索多年，早就有了很深的基礎，只憑一雙脚踏在繩子上面，有如踏在平地，只見她的嬌軀向後一仰，就此避過那雙掌，再又因爲孫遲推出去的時候太過使勁，身體微微向前傾，她順勢抓住他的手，向後一拉，孫遲就整個飛身跌下來，獲勝的一方面竟然不是武舉人，而是走江湖的賣藝小姑娘，看熱鬧的人紛紛鼓掌，至於孫遲的黨羽和家丁，黯然失色。幸而繩子離地不過八尺，跌也不會跌傷，孫遲練習過武功，就地一滾，便即站起，因爲他覺得輸給女流之輩，面目無光，不願再談此事，悻然離去，他的黨羽看見孫遲都鬥不過白櫻，他們沒有一個人斗胆到繩上去跟她交手，索性伴着主人一起前呼後擁的離去。

李鐵翁認爲孫遲那帮人的勢力龐大，確是一方之霸，激怒他們，總是一條禍根，他們走後，便即收拾賣藝的檔子，回到旅店，當晚天色入黑，就趕着上路，寧願吃些苦頭，行了一整晚然後休息，避過孫遲那帮人的威脅。他們父女兩人浪跡江湖，很容易就碰着這種是非，得罪了惡霸，隨時惹下殺身之禍，故此，事後李鐵翁選婿之想，就更加濃厚了，他渴望女兒有了歸宿，生活安定不必担此風險。

第二年春季，李鐵翁把女兒跟一個姓徐的公子撮合，以後他就住在徐公子的家裏，安享晚年，不必細表。

裏稍坐片刻。那人離去，片刻之後，又去而復回，很客氣地說道：「這位岳朋友，董先生請你進去談談……」

岳嘯林剛站起，名叫姜太公的突地抽刀抵住他的背脊冷冷地說：「站好，別要花樣。」

另一個大漢也把引路的漢子制住了。

岳嘯林非常吃驚，但他的語氣還算平穩：

「這是幹什麼呀？」

「姓岳的，你跟董更生已經來往了好幾天，上海灘誰人不知？你以爲這種把戲能够騙過誰？老實告訴你，一見面就知道你是在玩花樣，我們故意不拆穿，只是將計就計把你當個引路人而已。」

另一個大漢也在逼問手中的俘虜：「老實說，這裏一共有多少人？」

「董先生，我，一個老傭人，就是剛才開門的那個，一共才是三個人。」

「你說一共才三個人？」

「是呀！」

「假使我發現多出一個，你立刻沒命。」

「姓岳的！」姜太公冷冷地說：「現在請你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個字，你帶我去見董更生，老老實實的一點花樣也別要，否則，這把刀子就會對你不客氣。」

「姜太公！」岳嘯林已經逐漸鎭定下來。「你可要想想清楚，你要見董更生，人家又不願見你，要是你吃了閉門羹，那可不干我的事呀。」

「據說董更生很器重你，你也很敬重他，好多人在你面前說董更生的壞話都沒有用，看在你這樣一個忠心耿耿之門徒的份上，他也會安份一點的。」

岳嘯林沒有吭氣，他望向另一個與他遭到同樣命運的伙伴。現在這裏的情況如何，他比自己更清楚，應該由他來決定。

岳嘯林叫不出那人的名字，但他可以想像得到那人在董更生的手下中必然有相當重的份量，因爲那人一直表現得很冷靜。

「朋友！不管你們要見董更生的用意是善是惡，如果你們想用這種方法去見董更生，你們一定見不到的。」

「爲什麼？」

「董更生是上海灘的大亨，他對自己的安全必定有相當秘密的防範，這還用得着我多說嗎？」

領頭的姜太公猶豫了，沉吟半晌之後才抬頭問：「那麼，你說如何才能見到董更生？」

「報上你的名姓，說明你的來意，我先去通報，說不定董先生還會答應見你。」

「廢話！」姜太公低聲咆哮：「趕緊帶路，不然我們就先將你們兩個幹掉。」

「你就是把我們幹掉，你也照樣見不到董先生，說不定連這間屋子你都出不去。」

姜太公又猶豫了，想了一想，他又低聲對另外兩個空着手的同伴說：「你們去搜查一下，除非受到攻擊，絕不要亂動手。」

他那兩個同伴立刻遵命走了出去。

「姜太公！」岳嘯林開始展開心理攻勢，「你這麼賣勁拚命，會得到什麼代價？」

「閉上你的嘴！」

「現在不說，待會兒也許沒有機會說了。」岳嘯林仍然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千里馬要遇百樂，姜太公要遇文王……你老兄就是沒有遇上文王。所以呀，你只有在渭水河畔釣你的魚。」

「閉嘴！」

「老兄！我是爲你好呀……」

「你再不閉嘴，我就用刀子……」

「怎麼？你打算用刀子割掉我的舌頭是不是？你不敢，我打賭你絕不敢，你要是敢割我的舌頭，我就跪下跟你叩三個响頭。」

姜太公左手捏着岳嘯林的後頸，用力將他的身子扭轉過來，不過，那把鋒利的七首也離開了他的背脊。

這是一個稍縱卽逝的機會，這也是岳嘯林存心激怒對方的目的，只要那把刀暫時離開他的背心窩，他就有辦法扭轉危局。當然也有顧慮，就是另一個被挾持者是否會在這一瞬間被殺害，不過岳嘯林已經無法顧及了。

岳嘯林學過擒拿之術，而且還非常精湛，只不過眨眼間，就主客易勢，姜太公反而成了貓爪下的鼠子。另一個大漢似乎還沒有看清楚情況的變化，事實上他也不可能殺死手中的俘虜，因爲那毫無價值。

「姜太公，」岳嘯林沉聲喝道：「敎你的同伴丟刀，記住！我只說一次。」

岳嘯林借用了對方的七首，而且還用鋒利的刄尖抵在對方的咽喉上。

姜太公還沒有作出任何決定，他的同伴已經就將手裏的短刀扔掉了。

就在這個時候，董更生走了進來。

他一進來就說：「嘯林，幹得好，剛才那一招漂亮極了！」

岳嘯林疾聲說道：「董先生，外面還有兩個人……」

「都已經解決了……嘯林，你可知道他們四個誰是頭子？」

「就是我手裏這個。」

董更生揮揮手，進來兩個大漢，將另外一個人帶走。只留下了姜太公。

「嘯林，放手。」

岳嘯林放開了手，不過，他仍然站得很近，隨時防備對方的蠢動。

「朋友，請坐。」董更生很和氣地說道：「我們好好的談談，我看得出，你是一條血性漢子。」

姜太公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口氣非常强硬：「你不要想在我口中問出什麼，我不會破壞江湖規矩。栽了觔斛，算我倒楣。」

「朋友，我明白，不過，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是在爲某一個人賣命，他給你的代價是多少？」

「一百兩黃金。」

「付了多少？」

「付了十兩。」

董更生道：「很可惜，另外九十兩黃金，你拿不到了。」

「算我倒楣。」

「不過，我有個亡羊補牢的辦法，可以使你得到另外的九十兩黃金。你可以回去謊報，就說已經把我做掉了。」

「董先生！」岳嘯林插嘴說：「也許你還不明白情況，對方是要把你逮回去，不是要殺死你呀！」

「哦？」董更生顯得有些意外，「是這樣嗎？」

「是的。」姜太公點點頭。「因爲你的性命非常值錢。」

「那麼，你們就把我帶回去。」董更生說來非常平靜，就像閑話家常似的。

這不但使得岳嘯林大吃一驚，連那姜太公也大感意外。

「我董更生是大亨，那麼，我就要跟大亨直接去鬥，不跟你們這種跑腿的料子鬥，那會減低我的身價。帶我回去，你們好交差，好拿錢。」

姜太公猶疑地說：「你在吃荳腐。」

「不！我是很認眞的。」（下期續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文·倪匡　圖·盧令

血雷飛珠（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英傑從金虎堡逃出返回金龍堡，方幸脫出生天，詎料橫禍連踵而至，先是他被鐵髯老人和銀姑強行擄走，說要帶他往就親，繼而金虎堡少堡主追踪至金龍莊，謝天向少堡主出手攻擊，被少堡主反震而死，再後，謝英傑也被少堡主追到，在鐵髯老人和銀姑兩大高手之間，強將謝英傑搶走，謝英傑被少堡主用分筋錯骨手迫供，但他咬緊牙關，不認自己曾化名鍾大白投身金虎堡，少堡主見他不肯招供，再次用刑，使得謝英傑身上發生一陣一陣奇癢，却又無力去抓，不由自主身子慢慢地蜷曲起來——

怪誕的遭遇

謝英傑起先以爲，將身子蜷曲着，那種奇癢之感，會稍爲好一些，可是身子越是彎曲，却越是來得癢，謝英傑無法可施，只得將曲起來的身子，硬生生彈了開來。

這一彈的力道頗大，使他的身子彈起了兩尺來高，又直挺挺地，「砰」地一聲，跌在地上。

破廟的地面上，本來是鋪着磚的，那些磚頭，本已碎裂不堪，再經謝英傑的身子，向下一壓，有幾塊碎磚，壓在謝英傑的身上，起了一陣疼痛，雖然，那只是杯水車薪，但對於全身癢得出奇的謝英傑來說，却也像是快要渴死的人，突然伸舌舐到了一點甘露一樣。

謝英傑又喘着氣，身子再度彎曲，然後又陡地挺直，再重重撻在地上。

他不斷彎着身子，挺直，再撻下去，看他這時的情形，簡直就像是一條離了水的魚兒一樣，不住地在蹦跳着，直到死亡爲止。

但是，他身受的苦楚，只怕遠在離水的魚兒之上，他喘着氣，雙眼幾乎凸得要從眼眶之中，直跳了出來，喉際發出一陣又一陣的怪聲，全身的汗漿，已將衣服濕透，以致每一次當他直挺挺撻在地上，重又彎起身子來的時候，磚面之上就出現一個由他的汗水印成的人影。

詭異的奇人

謝英傑這時，因爲那種攢心攢肺的奇癢，弄得他甚至沒有辦法去想別的事了！

謝英傑在這時，如果能靜下來想一想的話，他一定會想到，與其身受這樣的苦楚，眞還不如死了的好，那他一定會將一切經過全講出來了！

謝英傑不斷蹦跳着身子，直到大半個時辰之後，他全身的動力，幾乎都已使盡，躺在地上，再也不能動了，幸而這時，那種入心入肺的奇癢，也在漸漸消退，謝英傑喘着氣，又過了一盞茶時，奇癢之感消失殆盡，他整個人，就像是個進了鬼門關，又爬了出來一樣，伏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

這時候，謝英傑眞有點不信，自己何以能夠捱得過剛才的那種苦楚！

他伏着，喘着氣，好半晌未曾聽到少堡主的聲音，正當他想勉強抬起頭來，看個究竟之際，突然，又一股力道，拂了過來。

那股力道一拂了過來，令得他陡地翻了一個身，那股力道，實在對他，並未造成任何的傷害，也沒有使他感到若何痛苦，但是，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謝英傑突然想起第一次徹骨的奇痛，和第二次難忍的奇癢，他不禁亡魂皆冒，任何英雄好漢，忍受苦楚，在當時，憑一股勁，可以硬挺下去，但是過後再想想，却很少再有勇氣來承受第二次同樣的苦楚了！

謝英傑就在身子被那股力道翻過來的一剎那間，心膽俱裂，連聲叫道：「我說了！我說了！」

他聲音發着顫，連叫了三四聲，身子滾到了牆角，喘着氣，在黑暗之中，只聽得少堡主冷冷地道：「早就叫你說，告訴你，沒有人可以忍受我的分筋錯骨手！」

謝英傑將臉貼在磚地上，在經過了兩次折磨之後，他已將自己事先打定的主意，一筆勾消了，人也沒有了絲毫豪氣。

這時，他的情形，如何還像是一個武林高手？就像是一條被人剝了皮的野狗一樣，軟癱在地上，除了身子發顫喘氣之外，什麼也不能做。

少堡主的聲響，又在黑暗之中，響了起來，道：「你是怎麼進金虎堡來的，在金虎堡中，如何知道了堡中秘密的，快說！」

謝英傑略側轉了頭，只見少堡主那張慘白的臉，就在離自己不遠處，就像是一張鬼臉，淩虛在飄浮一樣，也又接連打了幾個寒戰，才道：「我……我聽說金虎堡中，有一樣寶物，叫作……。」

他講到這裏，想到自己難免一死，眞是心如刀割！

少堡主冷冷地道：「說下去。」

謝英傑連連點頭，唯恐自己說得稍慢了些，對方又要下毒手，一面又喘着氣，道：「是以，我先在七十二變大聖門之中，學了易容之術，又化名鍾大白，假作是投靠金虎堡……才進了堡中的。」

少堡主冷笑一聲，道：「你進了堡中的情形我知道，多少武功比你高出不知多少的人，在受了一次警告之後，無不死了逃出金虎堡之心，你何以能不怕？」

謝英傑苦笑着，他何以能不怕，何以還會動念頭逃出金虎堡來，這一點，可以說連自己，也說不上來。

他自然還記得，他在受了第一次警告之後的情形，那些日子之中，他還不是和其他在金虎堡中的人一樣，準備就在金虎堡中，過一輩子？

但是，他却有一點，和別人不同，那便是，他遇到了那個戴人皮面具的女人。

他又喘着氣，道：「我……遇到了一個女人，她……告訴我在甚麼地方可得到寶物。」

少堡主略呆了一呆，仍是語音冰冷，道：「你倒眞肯說老實話了，這女人，可是戴着一張很拙劣的人皮面具的那一個？」

謝英傑在受了剛才兩次折磨之後，當眞成了驚弓之鳥，唯恐對方不信他的話，再下毒手，是以，此際一聽得對方說他在講實話，心中竟爾一陣高興，忙道：「是！是！我如何還敢瞞你。」

少堡主冷冷地道：「少廢話，以後你怎麼樣？」

謝英傑道：「當晚我就照她所說的地方去下手，得了寶物，怎知我才得手，那女人便突然出現，搶了我已到手的寶物，我見有機會逃，就逃了出來。」

少堡主「哼」地一聲，道：「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謝英傑深深吸了一口氣，說道：「上個月十五……」

他講了這一句之後，陡地想起，今日是三月十四，月色明亮，從破廟的屋頂之上的隙縫中射了進來，自己從金虎堡逃出來，恰好已是一個月了，是以他又補充了一句，道：「恰好一個月了！」

少堡主道：「當時我曾追到渡頭，你那時扮成了何人？」

謝英傑苦笑道：「我扮成了一個年輕農民，僱了一個土娼，算是妻子，追來的人，都被我瞞了過去。」

少堡主冷笑道：「不但天地雙殺手叫你瞞過，而且你還救走了女霹靂？」

謝英傑閉上了眼睛，一聲不出。

這時候，謝英傑聽到少堡主提到了女霹靂，他心中，不禁一陣難過！

因爲少堡主居然找到了他，那麼女霹靂一定也已遭了他的毒手！謝英傑當日咬着牙，離開了女霹靂，心中一直在感到自疚，他曾幾次替自己解釋，像女霹靂這樣的女人，有甚麼可愛之處，可是每一次想到女霹靂的純眞無邪，總覺得她可愛一分，心頭反倒更不舒服。

謝英傑喘着氣，道：「她——怎麼了？」

謝英傑以爲自己一問，少堡主一定會得意洋洋，敘述自己如何找到她，處死她的經過了，却不料少堡主只是悶哼了一聲，並不搭腔。

謝英傑睜大了眼，望着少堡主那張慘白的臉，只見那張鬼怪也似的臉，在黑暗之中，漸漸在向上升，那顯然是他已站了起來。

謝英傑勉力掙扎着，也想站起來，可是他明知少堡主一站起來，自己就性命難保，那一陣死亡即將來臨的恐懼，竟使他無力站起，他只是尖聲叫道：「你答應給我一個痛快，切莫食言。」

在他叫出了一句話之後，只覺得耳際，「轟」地一聲響，似乎三魂七魄，已離體而去，整個身子，都有飄飄蕩蕩的感覺。

謝英傑這時候，當然還沒有死，但是死亡離得他已越來越近，而且，他自己知道，決然無可避免，只有眼睜睜地等着死亡來臨，那種滋味，確然不好受之至，剎那之間，不知有多少事，一起湧上心頭，想起自己年紀輕輕，便要離開人世，更是心如刀割，他雙眼睜得極大，眼看少堡主的身子站直之後，那張慘白的臉，像是在黑暗中飄動一樣，一下子就飄到了他的身前。

謝英傑在那一剎間，不由自主，自心底發出了一下絕望的呼叫聲來。他那一下呼叫聲，聽來十分短促，當他的叫聲完畢之後，忽然聽得少堡主，也發出了一下怪異之極的叫聲來，緊接着，少堡主的雙眼，突然閉上，慘白的臉上，少了綠幽幽的兩點精光，看來更是駭人。

謝英傑的身子，把不住在劇烈地發着抖，緊接着，只見少堡主那張慘白的臉，在黑暗之中，漸漸消失，就像是冰塊放進了水中一樣，轉眼之間，只剩下了一隻白色的鼻子，又轉眼間，連白色的鼻子也看不見了，那情景實是詭異之極，看得謝英傑毛髮直豎，根本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當少堡主的整張臉，盡皆不見之後，只聽得「咕咚」一聲，有人倒地，再接着，便是一陣濃重而急促的喘息聲，起自身邊。

當少堡主那張慘白的臉，當一點接一點，在黑暗中消失之際，謝英傑的確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直到這時，他才陡地省起，在黑暗之中，甚麼都看不見，單單看見一張臉，自然是因爲少堡主的臉色，特別慘白之故，而他的臉，在黑暗中消失，也不是眞正的消失，一定是他的臉色，起了變化，所以在黑暗中看不到之故。謝英傑絕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但是求生的本能，使他立即感到，自己有了一綫生機。

他一想到了這一點，全身力量陡生，雙手一按，身子一挺，一躍而起，居然直立了起來，當他直立之後，雙腿仍在不住發着抖，膝蓋骨相碰，不住地發出「得得」的聲响來，但只要再略定定神，他就可拔脚飛奔了！

也就在這時，黑暗之中，濃重的喘息聲，似乎越來越甚，夾雜在濃重的喘息聲之中，居然是少堡主斷斷續續的聲音，道：「你——別走，你——」

謝英傑剛才，雖然曾聽到有人倒地之聲，但是絕不敢希望突然跌倒在地的會是金虎堡的少堡主。

因為，自從他在金虎堡之中，第一次接受警告起，直到現在為止，所看到的少堡主，武功之高，實在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別說謝英傑自己，瞠乎其後，萬萬不及，在謝英傑可以想得出來的武林高手之中，似乎也沒有可以與之一較高下。

但這時，斷續的語聲，喘息聲，這一切，都表示少堡主已經倒在地上。

謝英傑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閃電般想到的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發出了一下尖叫，一抬脚，一步便跨了出去，緊接着又跨第二步，他雙腿還在發抖，跨得又實在急了些，黑暗之中，看不真切，不知絆到了甚麼東西，才跨出了兩步，「叭」地一聲，便跌倒在地。

謝英傑一跌倒在地，也不急着爬起身來，手足並用，疾向外爬去，一口氣爬到了破廟門口，才站起來，却再也無力去開廟門，只是倚着門喘氣。

而在那時，黑暗中濃重的喘息聲，也越來越甚，謝英傑全身汗出如漿，用力推開了堵門的大石，一伸手，將門拉了開來，一陣清風吹來，他的身子，向着廟門之外，直仆了出去，又跌倒在地，接連又向外爬了幾步，又伏在地上，不住喘氣。

這時候，若不是謝英傑實在太以緊張，全身神經，就像綳緊了的弓弦一樣，他實在是可以拔脚向前飛奔的，但是他却實在不能相信，自己居然從少堡主的手中，逃了出來，他伏了片刻，才又掙扎着站起身，起身之後，又禁不住回頭看去。

剛才，廟堂之中，一片漆黑，這時門已被他拉開了半邊，月色明亮，映了進去，他一眼就看到地上蜷着一個人，那人的身子蜷得極緊，還在不住顫動，看那情形，就像是他剛才受了「分筋錯骨」之術，痛苦無比一樣。

而那種濃重的喘息聲，也正是由這個人所發出來，謝英傑本來是準備看上一眼就走的，可是一看到這種情形，揉了揉眼，再定睛看去，雖然看不到臉，那蜷在地上的人，不是金虎堡的少堡主是誰？

謝英傑的心中，實是疑惑之極，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也就此際，只聽得少堡主又發出了斷續的聲音，道：「你——別走——這一次——我——發作得厲害，藥就在——我懷中——」

看蜷成一團的少堡主的情形，像是一面在說話，一面勉力想轉過頭來，可是却又在所不能，以致他全身骨骼，都發出「格格」一陣响來。

謝英傑畢竟是十分機靈的人，雖然那樣的處境之下，他再聽得少堡主斷斷續續，講了那幾句話，心中也有點明白了。

他立時想到，少堡主一定是有着甚麼極其厲害的怪病，平時雖然武功蓋世，但是一發作起來，却是不可收拾。連自己伸手往懷中取藥的氣力都沒有。

他又立時想到，這種怪病，一經發作，既然如此之甚，那麼，若是不及時吞服藥物，一定會性命不保，他更想到，金虎堡少堡主一死，等於自己去了心腹大患，這實在是意想不到的好事。

一想到這裏，他立時轉過身去，只聽得少堡主發出一下淒厲的叫聲，道：「快來。」

謝英傑的身子，陡地一震，這時，他心中實在是亂到了極點，他要救少堡主，只不過是一舉手之勞，要由得少堡主病發身死，也只消拔脚奔逃就可，但是他却決不定自己該如何做才好。

少堡主厲聲一叫，他又不由自主，轉回身來，只見少堡主的身子，蜷得更緊，全身骨節所發出的「格格」之聲，也像是爆豆子一樣，謝英傑只呆了極短的時間，便大踏步走回了破廟之中。

他剛才在猶豫不決，一進了破廟之中，行動却快得出奇，一俯身，看到少堡主的一張臉，漲得血似紅，緊閉着雙眼，一雙手却交叉放在胸前，少堡主的身子，蜷成一團，謝英傑想在他的懷中取藥，非將他雙臂拉開不可，可是謝英傑一伸手間，少堡主的雙臂，却像是生鐵鑄成一樣，拉之不動。

謝英傑無法可施，只得用力一扯，扯開了少堡主的衣服，才能自脅下伸手進去。

謝英傑才一伸手進去，便不禁陡地一怔，他伸手觸及少堡主的胸脯，只覺得軟綿綿地，無論如何，那絕不是男人的身體。

然後，他眼看少堡主的臉，越漲越紅，看來已不能再就擱了，他手再[illegible]胸伸向前，抓到了一隻玉瓶，也管不得對方是男是女，抓出了玉瓶，伸手扳開少堡主的口，打開玉瓶，便將玉瓶中幾顆翠碧色的藥丸，一起傾了進去，再托上了少堡主的下頦，人向後退了開去。

他退到了牆前，倚牆站定，不住地喘氣，心中似是一片混亂。

他剛才，輕而易舉地救了一個人，在他出手取藥，救人之際，他根本未及想到其他，直到此際，他才全身冒着冷汗，想到自己可能做了一件大錯事。

但是想來，天下當無自己才將人救轉，被救的人，便要取自己性命之理，而他剛才，也是由於一念之間，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才奔進廟中來的。

謝英傑貼牆站着，只聽得少堡主的喉際，響起了一陣「咯咯」聲，接着，他蜷曲的身子，已慢慢舒展了開來，不消片刻，已變得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這時候，在月色之下，只見他的面上紅色，在漸漸消退，眼皮也在不住顫動。又過了片刻，面上的紅色褪盡，又越變越白，變得和以前一樣，像是搽了不知多少重鉛粉一樣，雙眼也睜了開來。

少堡主雙眼一睜開，立時一躍而起，行動快絕，一躍起之後，身子向後一縮，縮進了一個黑暗的角落之中，謝英傑看去，又只可以看到一張慘白的臉。

當少堡主一躍而起的時候，謝英傑還曾想到逃走，可是他的身子却一動也沒動過，因為他看到對方的身形，已如此靈活，他知道自己是逃不出去的了。

他只好站着不動，望着黑暗之中，少堡主那張詭異絕倫的臉，少堡主也望着他，雙眼中在暗中閃出了一陣極其詭異可怕的光芒。

謝英傑和少堡主互望了半晌，才聽得少堡主道：「我小時候，我父親中了人家暗算，將一種劇毒藥物，混在七色靈芝之中，給我服了下去！」

少堡主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謝英傑站着，本來只覺得四肢發僵，頭皮發麻，根本不知道是福是禍，直到此際，一聽得少堡主開口，講起他自己的事來，謝英傑才鬆了一口氣。

少堡主在略頓之後，又道：「自此之後，我功力雖然大進，但是每月一次，毒便發作，我父親用盡方法，也未能將毒驅走，只能配了丸藥，在毒發之際，立時吞服，方可免死。」

謝英傑口唇顫抖，過了半晌，才算是發出聲音來，道：「那害你的人，也太陰毒了。」

少堡主發出了兩下聽來像是無可奈何的笑聲，道：「你逃出金虎堡的那夜，也正是我毒發之時，不然你何以逃得出。」

謝英傑一聽得他提起那事，心頭又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可是少堡主立時道：「你走吧，你在這樣的情形下，居然還出手救我，真是難得，你走吧！」

謝英傑直到此際，才真正鬆了一口氣，刹那之間，只覺得全身，無比輕鬆。

他知道自己已可以離去，反倒不急於奔出去了，他望着少堡主笑道：「你武功如此之高，真是罕見，也真想不到原來你是位姑娘。」

少堡主厲聲叱道：「還不快滾，莫要又惹了殺身之禍。」

謝英傑嚇了一跳，急急向外走了兩步，又分辯道：「剛才我要在你懷中取藥，實在沒有法子。」

他一面說，一面仍在向外走去，可是少堡主却又道：「回來。」

謝英傑一怔，站定了身，緩緩轉過身來，只見少堡主在想些甚麼，謝英傑也不敢走，呆了半晌，才聽得少堡主道：「你去吧，你不可將我的事，對任何人提起。」

謝英傑忙答應了，又道：「金虎堡中的寶物，我的確是一到手就被人搶走，並不在我這裏。」

少堡主一直低着頭，又道：「就算在你那裏，我也算了，你快走吧。」

謝英傑又站了片刻，才轉過身，向外走去，他才走出廟門，身邊一陣輕風掠過，只見人影一閃，少堡主已疾閃而出，轉眼之間，沒入了黑暗之中。

謝英傑呆呆地在廟門口站着，剛才的一切，猶如是一場噩夢一樣。

這時，少堡主早已掠得踪影不見，謝英傑閉上眼睛，那張慘白的臉，似乎還在眼前幌動，普通人的臉決不會白得如此可怕，那自然也是中了奇毒之故，想及自有金虎堡以來，他可能是第一個進了金虎堡，還能逃出來的人，心中又不禁一陣高興。

接着，他又想到，自己離開了金虎堡之後，為了怕被人發覺，將那柄七星刀藏了起來，現在，少堡主已不再追究，自然可以將之取出來了，這柄七星刀再現江湖，自己的身份，自然大不相同，要是父親還在——

一想到父親慘死，他心中又是一陣難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直向前走去，一直到了天亮時分，才進了一個小鎮，胡亂找了一家客店投宿，這一日夜來，他實是心神交瘁，疲倦不堪，一進了客房，倒頭便睡，他是準備睡醒之後，立時便回飛龍莊去的。

這一覺，一直睡到紅日西沉，他才醒了轉來，伸了一個懶腰，只覺精神充沛，腹中饑餓，大聲叫道：「店家。」

他張口才一叫，便陡地一怔，一時之間，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早上，在晨曦朦朧之中，他投到這家小店來，進入這間客房，分明是一間極其簡陋的房間，可是現在，他彎身坐了起來，只見斜陽西照，珠簾低垂，不遠處的一張桌上，放着一爐燻香，自己是躺在一張象牙精工雕鑲的大床之上，室中陳設，華貴絕倫，他父親的飛龍莊，已經算是豪富之家，可是比較起來，却還大有不如。

謝英傑呆了一呆，又揉了揉眼，一點也不錯，自己是在一間陳設得極其華麗的房間之內，而這時，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傳到，珠簾掀處，只見一個十六七歲，貌相極美的少女，掀簾進來，垂手而立，恭恭敬敬道：「少莊主有甚麼吩咐？」

謝英傑一挺身，自床上直跳了下來，雙眼瞪得老大，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那丫鬟却是抿着嘴兒笑，謝英傑連問幾次，她才道：「少莊主既來之，則安之，何必多問？」

謝英傑一聽這話不對，急忙向外走去，那丫鬟也不阻攔，謝英傑一甩珠簾，走了出去，只見外面一條長的走廊，廊廡之外，是一片碧綠如茵的草地，雜生着許多不知名，顏色極其艷麗的野花，有幾隻雪也似白的孔雀，拖着長長的尾翅，在高視闊步。

謝英傑看到這等情形，更是呆了，他一縱身，出了廊廡，來到草地之上，向前又走出十來步，再回頭看時，那幢房舍，極其精緻華麗，映着夕陽，看來如同仙境一樣。那一大片草地，也沒有圍牆，放眼向前看去，遠遠可以看見一點山影，但是雲海起伏，映着餘暉，閃起萬道金光，映得連眼也睜不開來，看這情形，這幢房倉，竟是建在高出雲表的山峯頂上。」

謝英傑實是難以想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這幾天，他遭遇之奇，已然可以說是無可喻言的了，但是和如今比較起來，以前的那些遭遇，簡直不算是甚麼了。

他又轉回身來，只見那丫鬟，已從房中走了出來，謝英傑忙走了過去，道：「這裏是甚麼地方，我是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那丫鬟笑道：「少莊主，你來的時候，睡得好沉。」

謝英傑明知，自己睡得再沉，也不會被人整個搬了地方還不知道的，那一定是沉睡之間，着了人家的道兒，自己以為從旭日初升，睡到了夕陽西沉，實際上，可能不省人事，已有許多天了。

他越想越是莫名其妙，只見那丫鬟一直似笑非笑地望着他，謝英傑向前走了幾步，一伸手，向那丫鬟的手腕抓去，他出手極快，唯恐那丫鬟閃避，可是那丫鬟却沒有躲開，謝英傑五指一緊，已將她的手腕，緊緊扣住。

可是，就在謝英傑手臂一縮，想將那丫鬟拉近身來之際，只覺出那丫鬟的手腕，其滑如油，手臂一縮，五指竟然滑了開來，一拉拉了個空。

謝英傑嚇了老大一跳，心知在這種地方，主人一定非同小可，就算是一個丫鬟，也一定不可輕侮，這一次，一定還是人家手下留情。

他吸了一口氣，又道：「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

那丫鬟仍是不出聲，而在走廊上，忽然傳來了另一個極其清脆的少女聲音，道：「姐姐，講給他聽，又有何妨？還怕他逃走麼？」

隨着聲音，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如在水面飄行一樣，在走廊中滑了過來，一閃之間，就到了謝英傑的身前，看她滿臉稚氣，十分可愛，睜大眼，瞪着謝英傑，道：「這裏是血雷宮三十六別莊之一，這山峯叫天老峯——」

她語音清脆，講到這裏，伸手向遠處的山影一指，道：「你看到的，是高黎貢山。」

謝英傑呆在當地，作聲不得，一時之間，實是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他剛才已經想到，自己可能不止睡了幾個時辰，而是睡了幾天，但現在看來，只怕還不止幾天，而是幾十天，想那高黎貢山，在滇之極南，他一直只是聽人說過，與中原相距，怕

不有數萬里之遙，沒有三兩個月，怎能到得？而甚麼「血雷宮」，更是聞所未聞！

謝英傑像傻瓜一樣地站着，那兩個少女，望着他笑了起來，謝英傑苦笑着，道：「我是怎麼來這裏的，莫非是在做夢麼？」

那年幼的一個少女，看來很喜歡講話，立時道：「銀姑和鐵臂老人怕你路上再不老實，是以一直不叫你睡醒，將你送到這裏來的！」

謝英傑一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本來，謝英傑對於身在何處，完全不知，這時他雖然仍一樣不知道，但是一聽到銀姑和鐵臂老人的名字，事情總算多少有一點眉目了。

因爲這兩個人，正是將他從家裏帶出來的，兩人打着前來提親的旗號，却又神秘地不肯將女家的名字說出來，那樣想來，現在所在的地方，竟有可能，就是這家定要納自己爲婿的女家了。

謝英傑心中疑惑不定，勉力定了定神，道：「這裏的主人呢？」

在他面前的那兩個少女，都抿着嘴，笑了起來，年輕的那個，笑得更是大聲，向年長的那個道：「你看看，聽銀姑和鐵臂老人說，叫他來這裏的時候，他還老大不願意哩，可是現在，却心急着要見主人了。」

謝英傑聽得那少女這樣說，心中又好氣，好又笑，大聲道：「我莫名其妙，來到這裏，心急要見主人，又有甚麼不對了？」

那年輕的一個少女，瞪大了眼，道：「老實告訴你，你現在滿面病容，而且你像是吃過甚麼高手的虧，元氣大傷，得好好養上些時，到時，樣子也好看了，內功也增强了，再見我們主人不遲。」

謝英傑聽得對方如此說，更是啼笑皆非，但是心中也不禁暗暗吃驚，因爲他在那破廟中，曾兩次遭金虎堡的少堡主，用「分筋錯骨手」一折磨，事後雖然逃出了生命，但胡裏胡塗，來到了這裏，究竟是不是受了內傷，連自己也不知道。

他一面心念電轉，一面已在暗中，運轉眞氣，他不運氣還好，一運氣，只覺得四肢百骸，全如同針刺一樣，奇痛難忍，登時之間，出了一身冷汗。

謝英傑在剎那間出了一身冷汗，一半自然是由於那陣難忍的疼痛，另一半，也是由於心頭的驚駭，因爲，那分明是他受了極重內傷。

謝英傑呆住了說不出說來，那年輕的一個立時道：「是不是，現在你相信了？還不老老實實，回到房間去，好好調養練氣？」

謝英傑一生之中，也很少給人家這樣呼來喝去，而且，對方明明只是一個丫頭，可是這時，他心中亂得實在可以，是以他也不與對方計較，低着頭，慢慢向內走去，走進房間，頹然坐下。

他才一坐下，只聽得「拍」地一聲，一樣東西，落在他身旁的桌上，謝英傑回頭看去，只見是一串十來片竹簡，那一串竹簡，想來不知曾經多少人的撫摸，光潤得成了紅色。

謝英傑一抬頭，只見那兩個少女，也跟了進來，年輕的那個道：「主人說你的武功，實在太差，學得又雜，要從頭練起，這裏一十八片竹簡，全是上乘內家氣功的入門姿式，你慢慢練吧。」

她說着，便和另一個，咭咭咯咯笑着，一起走了出去。

謝英傑聽得她那麼說，心中陡地一動，伸手拿起那一串竹簡來，只見每一片竹簡之上，都刻着六個人形，刻在竹簡上的人形，全是苗人裝束，幾條簡單，而栩栩如生。姿勢之怪異，有匪夷所思者。

謝英傑匆匆將十八片竹簡看完，以他的見識而論，根本說不上這是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他心中亂得可以，也無法照之練功，在屋中團團轉着。

過了不多久，那兩個丫鬟，又端着食物進來，揭開碗蓋一看，是一碗黑糊糊，漿一樣的東西，奇辛撲鼻，根本不知道是甚麼，謝英傑腹如雷鳴，饑餓不堪，可是對着這樣的食物，也有難以下咽之感，勉强皺着眉吃了，看那兩個丫鬟的神情，倒像這碗東西，是天下美味，看着謝英傑吞了下去，有不勝欣羨之情一樣。

謝英傑這時，心中却只是苦笑，因爲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除了任人擺佈之外，可以說別無他法了。

一連幾天，謝英傑都吃着同樣的東西，他也不理會那十八片竹簡，只是照自己的辦法來練功，可是却越練越是心煩意亂，全身刺痛，毫無進境。

一直到了第七天頭上，謝英傑又將那十八片竹簡，看了一遍，依稀悟出些好處，姑且照着練了兩式，只覺奇妙無窮，心中不禁大喜。

謝英傑悟到了那十八片竹簡上，一共一百單八式內家氣功秘訣的妙處，一式接一式練下去，只覺得每天都有進益，不知不覺之間，又過了三個月，那山頂之上，却是四季如春，謝英傑感到自己功力，與日俱增，想起那是學武之人，千載難逢的機緣，他也不作下山之想。

在這三個月來，他和那兩個丫環，也已十分熟絡，只是問起名字來，那兩個丫環，却堅稱一個叫「大鬼」，一個叫「小鬼」，謝英傑也無可奈何，只得以此相稱。

三個來月後謝英傑已將竹簡上一百單八式練完，當時正是午夜時分，月白風清，謝英傑伸拳舒腿，只覺得神清氣爽，信步走了出來。

他自一覺睡醒，便在山巔上之後，從來也未曾作下山之想，這時，他信步走着，來到了懸崖的邊上，向下看去，月光之下，雲層就在脚下翻滾着，極目看去，也望不出七八尺，景色奇詭之極。

謝英傑沿着懸崖，向前走着，忽然看到一抹打橫伸出的大樹上，繫着一根直向下伸去的野籐，謝英傑的心中，不禁一動，心忖在山頂上住了三個月來，主人家究竟是甚麼人，全然不知，雖然這三個多月來，自己身受的好處，難以言喩，可知對方對自己絕無惡意，但是就這樣任人擺佈，却也不是味兒，何不下山看一看？四面峭壁，既然沒有山道可上，看來從山籐攀下山去，是唯一的辦法了！

謝英傑略想了想，身子一縱，抓住了那根山籐，身子便向下疾滑了下去。

他才滑出了丈許，人已進了雲中，只見一團團雲絮，撲面而來，又在身邊滑過，簡直就如同在仙境一樣，四周圍甚麼都看不清。

他向下滑了約有百十丈，雙足才點到了實地，四面一看，在一片雲絮之中，依稀可以看出，所在之處，是一個小小的石坪。

謝英傑略停了一停，正在不知該如何進退之際，忽然聽得左首有人聲傳了過來。謝英傑立時向右閃去，閃到了一塊大石之後，蹲了下來。那石坪上，可能因爲終年有雲霧籠罩之故，是以石上，都生着厚厚一重青苔，摸上去滑膩膩地，十分異樣。

謝英傑才躲起不久，語聲已漸漸近了，聽來却正是大鬼，小鬼的聲音，只聽得小鬼道：「眞奇怪，昨天我們明明捉了七八十隻，怎麼今天全不見了？難道有識貨的人摸上來，全偸走了？」

接着，便是大鬼的聲音，道：「或許是逃走了！」

小鬼「哼」地一聲，道：「我們是用主人留下的奇涎香將牠們引來的，香未焚完，牠們如何會逃走？這一來說不得只好做做假了！」

大鬼「哧噗」一笑，道：「你就多鬼主意，如何做假法，說來聽聽！」

小鬼嬌笑着，道：「他每天要吃三大碗，每碗本來是四隻搗爛成糊的，現在，給他一隻，再加些山芋下去，看起來，不一樣是爛乎乎地一大碗？」

大鬼笑着，接着便是「拍」地一聲，像是大鬼打小鬼一下，兩人一起笑了起來，語聲更近，在雲絮之中，已隱隱可看到兩人的身形！

剛才兩人的對話，謝英傑每一個字，都聽得十分明白，他心想，原來兩人給自己吃的那辛辣難以入口的東西，是一種動物搗爛了製成的，看來這種東西，還十分難捉，要用一種奇涎香引了來，昨天她們捉了一大批，今天却又不見了！

謝英傑心中在忖，謝天謝地，三個月來，一直吃着那麼難以入口的東西，眞要有山芋來換換口味，還好得多了，只是不知道那是甚麼東西，還要特地去捉了來？

謝英傑正在想着，大鬼，小鬼已越走越近，只見小鬼的手中，提着一根山籐，在山籐上，串着七八隻似蟹非蟹，似蠍非蠍，每一隻，有拳頭大小，身子兩旁，生滿了五色斑斕的觸鬚，脚爪，足有七八十隻，那些脚在劃動之際，腥涎滴下來，發出嘖嘖的聲響，醜陋無比的東西。

謝英傑一看清小鬼手上的那種東西，想起自己三個月來，所吃的全是這種玩意，眞是險險昏了過去，只覺得一股噁心之感，直湧了上來，忍不住哇地一聲響，乾嘔了起來。

他這裏突然間出聲，將大鬼，小鬼兩人，齊嚇了一跳，大聲喝道：「甚麼人？」

謝英傑心知自己一出聲，再也躲不過去的了，一手掩着口，站了起來，指着小鬼手上的那一串東西，想說話，又說不出來，只是不住地乾嘔心。

小鬼揚了揚手，道：「怎麼，你嫌這東西不好吃？別不識好歹了！」

小鬼一揚起山籐來，謝英傑將那些怪物看得更清楚，眞是毛髮直豎，忍不住叫了一聲。而就在這時，忽然聽得雲團之中，有人發出了一下陰惻惻的冷笑，道：「眞是不識好歹之極了！」

謝英傑看看那一串幾乎揚到他臉上的東西，已是渾身皆起鷄皮疙瘩，而那一下冷笑，更叫人全身直冒冷汗。

謝英傑陡地一怔間，只見大鬼，小鬼兩人，神色也陡地大變，謝英傑自和她們相識以來，只見她們整日嬉笑，從來也未曾見過她們的神色，如此凝重過。

謝英傑忙向發出聲響之處望去，只見雲絮之中，隱約可見一個灰白色，又瘦又長的人影，雲團是灰白色的，那人的身上，又是一身灰白色的衣服，連臉面也看不清，只覺得他的身子，也像是雲絮飄動，隨時可以散了開來一般，實是詭異之極。

謝英傑看到這個人影間，那陰惻惻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這百足星蛙，是道家四十九靈物之一，你連服了三個多月，如今還來嫌牠長相難看麼？」

謝英傑皺着眉，他家學淵源，父親是武林中極有名望的人，自小見的武林高手極多，見聞自然也非同凡响，「道家四十九靈物」自然是聽說過的，也聽人講起過，「百足星蛙」乃是在極南之地，卑濕陰森之極的稀泥潭中所出的異物，這種山嶺中的稀泥潭萬千年以來，不知有多少枯枝敗葉，動物的屍體，在其中腐爛，乃是百十種毒物的源地，但是生長在毒泥潭中的百足星蛙，却是補氣益身的靈物，乃是學武之士，夢寐難求的異寶！

謝英傑雖然知道了那種可怕的東西，對自己大有用處，但是一轉念間，看到小鬼手中所提的那兩隻，腥涎滴答，身子蠕蠕而動，心中的那股作嘔之感，仍然不免直湧了上來。

而就在他才回頭間，只覺得身後，忽然飄過了一陣其寒徹骨，陰森森的寒風，同時，大鬼，小鬼，一起驚呼了起來，謝英傑連忙回過身去，只見那灰濛濛的人影，正在向着自己，直欺了過來。

那人影在欺向前來之際，所捲起的那股寒風，帶得大團雲霧，四下流動，來勢奇詭之極，謝英傑根本不知那灰濛濛的神秘人物是甚麼人，但是這百餘日來，他和大鬼小鬼相處，雖然未曾和兩人動過手，却也可以看出，兩人的武功之高，決非一般武林中人，所能比擬，如今她們兩人，一起發出如此駭然的呼叫聲來，可知事情一定極其凶險，心念電轉間，謝英傑已陡地向前，拍出了一掌。

他那一掌才拍出，只見對方，彷若未覺，仍是向前直逼了過來，剎那之間，謝英傑只覺得脈門之間，一陣涼意，直透心肺！

謝英傑在一掌拍出之際，已覺得自己功力大增，心中還在想，存身之處，只不過是一個小石坪，要是一發掌，就將對方震得自石坪之上，跌了下去，連對方的來歷都未曾弄清，便丟了他的性命，未免說不過去！可是，電光火石之間，他掌力才吐，脈門之上，便已一陣發涼，急切間低頭一看，只見三根鳥爪也似，又瘦又長的手指，已然搭在自己的脈門上！

謝英傑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趕緊縮手間，那三隻手指，却也已縮了回去，看來對方的目的，只不過在他的脈門之上，略按上一按而已。

謝英傑陡一抬頭，只見那灰濛濛的人影，就在自己的面前三兩尺處，那一張臉，灰慘慘地，了無血色，頰肉深陷，雙目幽光閃耀，樣子可怖之極，看得謝英傑遍體生寒，便立在當地。這一切，原只不過是一眨眼間的事，就在這時，只聽得大鬼、小鬼兩人，齊聲呼喝，兩人已自那人的背後，疾撲了過來，各自伸手，抓向那人的背後。

大鬼，小鬼的出手極快，那人却只是一眨不眨地望定了謝英傑，也不轉身趨避，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得「拍拍」兩聲响，大鬼小鬼已然將那人的兩邊肩頭，牢牢抓住，謝英傑看得十分清楚，兩人的手指，深陷進那人的肩頭之中，可見她們出力之大。

然而，也就在那剎間，只聽得那人一聲冷笑，雙肩突然向上，略聳了一聳。

當那人雙肩向上略聳之際，謝英傑又覺得一股奇寒之氣，撲面而來，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一步，他脚跟還未曾站穩，就聽得「格格格」一陣骨裂之聲，只見大鬼小鬼抓住那人肩頭的手，已被彈了開來，而且在轉眼之間，只見兩人，青葱也似的十根手指，登時腫了起來，分明是那人一聳肩間，已將兩人雙手的手背，全然震碎！

事出倉猝，謝英傑實在呆了，他連大鬼，小鬼斷手之後的神情如何，也未曾看清，只見那人的手臂略縮，又是「砰砰」兩聲响，他的雙肘，已撞中了大鬼，小鬼。只見兩人的身形，向後疾退而出，隱進入雲霧之中。

大鬼和小鬼的身形，雖已隱進入濃雲之中，但是兩口鮮血，却是透雲而過，向前直噴了出來，就像是在濃雲之中，忽然洒下了一陣血雨一樣！

那人仍然望着謝英傑，並不轉過身去，陰惻惻地說道：「留着你們兩人的命，快回去報信！」

雲中，只聽得大鬼小鬼，一起發出一下驚呼聲。

大鬼，小鬼兩人發出的那一下驚呼聲，迅速無比地自近而遠，向外傳了開去，顯然兩人是在受了重傷之後，已經疾逃上山去了。

她們兩人雖說受了傷，但是去勢還是快絕，直到她們的驚呼之聲，已然聽不到，才又聽到「拍拍拍」一陣响，她們噴出的那口鮮血，才如同驟雨一般，一起洒落在石坪之上。

那人瘦削的臉上，現出一個冷森的笑容來，仍然望定了謝英傑，忽然咧嘴一笑，現出了一口，其黑如漆的牙齒來，道：「你就是老怪物的新女婿麼?」

這一句話，謝英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他在天老峯上，雖已有三個來月，但是所謂血雷宮主人，究竟是什麼人，他一無所知，這時，那人口中的「老怪物」，可能就是指本處主人而言，「新女婿」云乎哉，却更是令謝英傑啼笑皆非！

謝英傑在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間，只聽得那人又冷笑道：「你有什麼好處，老怪物竟會看中了你?我看，他是千揀萬揀，揀着了一個爛燈盞！」

謝英傑勉力定了定神，道：「閣下何人?我實在不知道閣下在說些什麼！」

那人一聽，陡地仰頭，「哈哈」大笑了起來，別看他形容行動，猶如鬼魅一樣，但是這引吭長笑，却如同龍吟虎嘯一樣，剎那之間，雲團翻滾，四下山岳，齊起响應，震得謝英傑心頭打震，那人已一伸手，抓住了謝英傑的手腕，道：「跟我來！」

謝英傑才一被他抓住了手腕，還想掙扎，可是那人的出手極快，一抓住了謝英傑，身形略轉，向前便疾掠而出！他們存身之處，本來只是一個小小的石坪，那人身形向前一掠間，已然越出了石坪之外，謝英傑和那人的身子，立時向下跌下去。

謝英傑大吃了一驚，非但不敢再掙扎，反倒緊緊抓住了那人的手，兩人的身子，穿霧過雲，越墮越快，轉眼之間，怕不墮下了十百丈，才見那人左背略舒，抓住了一根由一株古松之上，倒掛而下的山籐，穩住了身子。

謝英傑嚇得一身冷汗，除了急速地喘氣之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人抓住山籐之後，向謝英傑看了一眼，搖了搖頭道：「非但沒有膽子，而且笨得出奇，我和你一起下山，要是你跌死了，我豈能活命，連這點都想不到，眞是其蠢如豬，我看，老怪物這次看走眼了！」

謝英傑聽得那人如此說，不禁滿臉通紅。

謝英傑在飛龍莊中，從小就不知聽了多少稱讚的話，不是說他聰明伶俐，便是說他年輕有爲，可是那人，却毫不留情，把他說得一文不值，他究竟年紀還輕，羞慚難當之餘，想爲自己，掙回一點面子來，是以立時道：「誰說我沒有膽子?多少年來，能混進金虎堡去，又逃出來的，就只有我一個人！」

那人眨着眼，聽謝英傑說着，陡然之間，左手一鬆，兩人的身子，又向下直跌了下去，謝英傑話才講完，身子又陡地向下沉去，事出意外，不由自主，又發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聲來。

那人又是一陣大笑，說道：「還說自己膽大?」

那人話才出口，身子一頓，腳已踏到了實地，謝英傑更是滿面通紅，而他的一生之中，也沒有再比曾混入金虎堡，更可以値得誇耀的事了！

謝英傑窘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人却又「呵呵」笑了起來，伸手在謝英傑的肩頭上，連拍了三四下！

當那人才出手向謝英傑的肩頭拍來之際，謝英傑便想避，可是，對方的出手，實在太快，謝英傑念頭才起，便被拍中，那還可說，然而接下來的三下，謝英傑已有了準備，閃避騰挪，轉眼之間，掠出了三丈有餘，可是那人就像是黏在他的身旁一樣，看來他只是隨隨便便地舉手，但還是每一下都拍中了謝英傑。

謝英傑雖然看出對方並無加害之意，只不過是在對自己表示親熱，可是仍然不免冒了一身冷汗，心中暗暗叫苦，因爲這些日子來，他連連受制於人，先是銀姑和藏髯老人，再是金虎堡少堡主，現在又是這個形容詭異，身份莫名的怪人，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些人的武功，似乎一個比一個更高！

謝英傑在發怔間，那人已笑了起來，道：「你別怕，我帶你去瞧一場大大的熱鬧！」

謝英傑除了苦笑之外，仍是無話可說，那人道：「聽說你的易容功夫很了得，幾個月前，自金虎堡中逃出來，就是使的這門功夫?」

謝英傑一聽，不禁「噢」地吸了一口涼氣，他對那人，一無所知，但是那人看來，對他的一切，似乎知道得十分之多，謝英傑翻着眼，那人又道：「來，試試你的本領，將我化爲一個老太婆，將你自己化爲一個老頭子，那麼，在這場熱鬧之中，我們可以冷眼旁觀，更有趣味！」

謝英傑聽了，不禁呆了半晌，一時之間，心亂如麻，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謝英傑初見這個怪人之際，自然不明他的來歷，就是這時候，他也一樣不知道。但是怪人才一現身，大鬼，小鬼那麼可愛的兩個女孩子，便如見鬼魅，花容失色。接着，怪人出手，又是狠辣之極，雙撞肘出，便撞得兩人口噴鮮血，重傷逃遁，那麼，這怪人應該是一個極其兇狠可怖的人物了。

可是，現在看來，他倒像是童心未泯，好像存心要和甚麼人開個玩笑一樣！

謝英傑呆了半晌，才道：「要易容倒不難，但有些用品，我並沒有隨身携帶，這些東西，只有大市鎭才有得賣。這裏深山大野——」

謝英傑話未說完，那人已道：「這容易，我帶你去。」

他一面說，一面逕自向前掠了出去，謝英傑呆立着，剎那之間，心念電轉，但還是立時跟了上去，因爲他想到，對方雖然沒有强迫自己同行，但是對方的武功之高，要拉了自己一起走，眞是易如反掌，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還是自己跟了上去的好。

謝英傑跟着那怪人，在深山野嶺之中，足足走了三天，在這三天之中，那怪人的形容聲音，自然一點也沒有變過，可是謝英傑却越來越覺得對方非但不陰森可怖，反倒十分令人親切。

在這三天之中，那怪人對謝英傑所說的，盡是些蠻荒之中，千奇百怪的事，可是每當謝英傑問起他天老峯上的房宇，「血雷宮」究竟是甚麼人主持之際，那怪人却只是顧左右而言他，只告訴他，那十八片竹簡上的武功，是上乘內功的根基，非每日勤練不可。

而在那三天之中，謝英傑也有好幾次機會，看那怪人飛身擒獐、生裂虎豹，每一次，都看得他矯舌不下。

那一天黃昏時分，謝英傑和那怪人，一前一後，上了一條官道，漸漸可見行人車輛，來往的人，漢人苗人都有，越向前走，越是熱鬧，到了天色全黑下來時，已進了一座極大的鎭甸。那鎭甸在一道江水清澈的大江邊上，遠遠望去，房屋極多，臨江居然還有好幾座高樓，及至來到了大街之上，行人更多，比諸中原的大城，竟是不遑多讓。

一進了鎭，那怪人便拉起了衣領，半遮住了臉，低着頭向前走，謝英傑跟在他後面，心中暗自奇怪，也不知他武功那麼高，究竟怕些什麼。正走間，只聽得一陣馬蹄聲响，一隊人馬，緩馳了過來，爲首一個，是一個紫膛面皮的老者，左右腰際，各貼身繫着一隻滿是尖刺的金輪，謝英傑一看，便吃了一驚。

謝英傑一看那老者，便認出這老者，是大河以北，武林中身份極尊，爲人也自傲之極的日月金輪秦天時秦老英雄。也是自己父親的至交。這秦天時爲人，極其高傲，武功又高，一身橫練外功，已到了第七重境界，堪稱天下無雙，這座市鎭，雖然繁華，但離中原，不知有多遠，他如何會到這裏來?

謝英傑心中疑惑着，剛想揚聲呼喚，忽然脈門上一緊，那怪人已反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低聲道：「見到熟人，千萬別出聲，一出聲，熱鬧看不成了！」

謝英傑手腕被那怪人扣住，身不由主，向前走去，只見跟在日月金輪後面的，一共有七個壯漢，正是秦天時的七名得意弟子，其中有幾個，和謝英傑還時相往來，十分熟稔的。

可是那怪人拉着他，向前疾步走出，那一隊人馬，也已經馳過，竟連個招呼的機會都沒有。

謝英傑正想對那怪人說，看不看熱鬧不要緊，遇到了熟人，豈有不相認之理。可是他話未出口，已見到在一家酒樓之中，搖搖幌幌，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身形矮小，一身衣服，也只是粗麻褐衣，赤着一雙其白如玉的腳，可是偏偏有一股目中無人，不可一世的氣概。

謝英傑一見這個人，心中更奇，同時也忙不迭低下頭去，他一眼就認出這個人，乃是西川怪傑，胡三先生，而謝英傑一看到他，就趕緊低頭的原因，是因爲有一年，胡三先生突然駕臨金龍莊，硬要收金龍莊主謝天爲徒。謝天在武林中已有極高地位，如何肯隨便拜人爲師，自然一言不合，便動起手來。結果，謝天大敗虧輸，已然心悅誠服，願意拜在他門下，胡三先生倒又嫌謝天太不成材，不顧而去了！

這件事，外間極少人知，那年謝英傑只有十六歲，胡三先生臨走時，還曾指着他，叫他「徒孫」，如今謝英傑忽然在這裏，見到了這位「師公」，如何不驚?

他低着頭，一直走出了十幾步，才敢偸偸轉過頭去看，只見胡三先生，仍然大搖大擺，在向前走着，斜刺裏，却有一個文士打扮的人，走了出來，在胡三先生的肩頭之上，重重拍了一下。

這一掌，雖然是拍在胡三先生的肩上，但是謝英傑却着實嚇了一大跳，心想甚麼人這樣大膽?敢去撩撥胡三先生?及至胡三先生和那文士一起半轉過身來，謝英傑一看之下，不禁呆了！

只見那文士一襲青衫，看來約有五十上下年紀，方面大耳，一雙手，手指又長又細，白得出奇，雙眉之上，疏疏生着七顆紅痣，雙目閉闔之間，精光四射，謝英傑自然認得，那是武當棄徒，後來，自創武斗劍法，將武當四大長老，盡皆擊敗，武當派徒衆，重又想擁他執掌武當派，他却哈哈大笑而去的武林怪傑，北斗書生！自然也只有北斗書生這樣的人物，才敢出手拍胡三先生的肩頭！謝英傑嚥下了一口口水，忍不住低聲道：「那麼多武林高手，何以全到這裏來了?」

那怪人「哼」地一聲，道：「我早對你說，有熱鬧可看，難道還是騙你的?你看看，迎面而來的是甚麼人?」

謝英傑抬頭向前望去，一看之下，不禁遍體生涼，只見前面，一個大漢，肌膚如鐵，一身黑衣騎着一匹烏光油亮的黑馬，緩步而來。

那大漢鬚髮蝟張，眼如銅鈴，眼珠大得出奇，簡直見不到眼白，簡直混身上下，無處不黑。謝英傑以前未曾見過這個人，但是聽也聽說過，自然知道這人，乃是黑道之上，獨來獨往，號稱手下無活人的獨脚强盜，鐵閻王尉遲烏！謝英傑略停了一停，那怪人已拉着他，在尉遲烏的身邊，走了過去。

謝英傑心頭，怦怦亂跳，他依然不知道那場「熱鬧」，究竟是甚麼，但是就巳經見到的這幾個人而言，就算根本沒有甚麼事發生，也巳是武林之中，非同小可的一場大事情了。

謝英傑被那怪人拉着，貼着街，雜在行人之中，不一會，又見迎面一輛馬車，駛了過來。馬車上，鑲着一條金光閃閃，足有五尺來長的一條金鯉，馬車兩旁，各站着四個人，全是一色的淡青緊身水靠，那分明是大河上下，最神秘，勢力龐大的龍門幫中的人，看這排場，還可能是龍門幫幫主親自來了！

要明白龍門幫在中原武林中的地位，只消從當日謝英傑自金虎堡中逃了出來，逃到河邊，追踪而來的人，便懷疑他是被龍門幫接應了去，便可而知，能和金虎堡作對的，不是沒有人，但也屈指可數，龍門幫便是其中之一。龍門幫勢力極大，但神秘的是，現任幫主究竟是甚麼人，竟然武林之中，沒有人知道，但是既然能統馭這樣的一個大幫，自然非是一等一的高手不可！

在這輛馬車向前駛過之際，有不少一望而知，也是武林高手的人，一起都避了開去，看來他們也絕不敢招惹龍門幫中的人。

謝英傑不由自主，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時，他已被那怪人拉着，進了一條小巷。

在走進小巷之際，謝英傑還看到巷口，有兩個人席地倚牆而坐，那兩個人，其中一個，左腿齊股而斷，形容古怪，將一根漆黑的拐杖，靠在牆上，翻着一對怪眼，也不知他在望些甚麼，另一個，却是個瞎子，手中不斷在搓動着兩枚晶瑩光滑的石子，發出「格格」之聲。

謝英傑又不禁苦笑一下，這兩個人，瞧這模樣，分明便是名震天下的天南雙殘！

那怪人拉着謝英傑，走了過去，才在這兩人的身邊走過，就聽得那瞎子道：「拐子，過去的是甚麼人，這份輕功可眞好！」

那斷腿的仍翻着眼，道：「誰知道，我老子眼中，沒一個是人！」

謝英傑心中，暗吃了一驚，心忖那怪人武功如此之高，豈是隨便容人口中不乾不淨奚落的人，只怕立時就要有事發生！可是，那怪人却只是拉了謝英傑走，轉眼之間，又走出了三五步。

那瞎子像是唯恐天下不亂似地，又道：「拐子，你聽聽，人家當我們不是東西，我剛才那一句話白說了，眞是虧大本了！」

那斷腿人道：「是啊！」

別看那人斷了一條腿，可是動作之快，却無以復加，就在他一個「啊」字才出口之際，「錚」地一聲響，謝英傑回頭看時，只見他點着鐵拐，身子貼着牆，向前疾掠了過來，來勢之快，難以形容，而且還湧起一股勁風，令得謝英傑的身子，一個不穩，撞在那怪人身上。

眼看那斷腿人，要在謝英傑和那怪人的身邊，掠了過去，忽然聽得牆頭之上，有人冷冷道：「各方高手雲集，人家都不生事，偏是你們這兩個殘廢要現世，眞是丟臉！」

謝英傑想抬頭看去，但是那怪人手一緊，拉着謝英傑，巳然掠出了巷子。

謝英傑竟未曾看清楚，在牆頭上發話的那個是何等樣人！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劍底釋虎倀　陣內遇强仇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甘十九妹以蒙城九醜和金刀盟的人盡皆爲對方所殲，遂卽親率花二郎等人，登岸破陣，直搗黃龍，佔據了銀心殿外的分水廳，在大廳中盤踞下來，銀心殿與分水廳只不過隔着百十丈長廊，此際驀見有二少年在長廊中將懸掛着的燈籠點起，甘十九妹看出長廊中設有六合奇門遁影奇陣，遂吩咐阮行以五五進身之法往綴二青年，詎阮行貪功，竟向二青年撲擊，甘十九妹睹狀心知要糟，花二郎請命往援，卻又爲甘十九妹美色所迷，呆呆站住，甘十九妹以用人之際不忍苛責，只畧數說花二郎不脫男人通病——

花二郎吶吶的道：「這只怪姑娘長得太美了，屬卜無心冒犯，尙請姑娘海函！」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我當然不會怪你，只是爲你可惜而已！」

「屬卜不明白姑娘言中之意！」

「這個道理很明顯，」甘十九妹那雙眸子，仍然一瞬不瞬向着廊子注視着：「我雖然對你認識不深，可是觀你氣宇根骨，以至於出手威儀，都頗有可觀，如能善加培育，前途誠乃未可限量，但是一旦你沉淫于女色……」

說到這裏，她的臉色微微紅了一卜。

當然，隔着這層面紗，花二郎是無所發現的。

甘十九妹苦笑着搖了一卜頭，接卜去道：

「要是那樣，你就完了，而且，在本門之中，這種所爲是極端犯上的——一旦觸犯，你只怕性命不保。」

花二郎聆聽到後來，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索，臉上一紅道：「卑職不敢。」

甘十九妹反倒有些不忍的笑了笑道：「什麼事情，越是神秘，也就越能啓發人們的遐想，其實揭穿了，往往不過如此，對我的容貌來說，也是如此。」

花二郎唯唯稱了聲「是」，卽又大着膽子道：「那麼姑娘妳——？」

甘十九妹緩緩的道：「江湖武林之中，形形色色，什麼人都有，而我却常常發覺到自已並不能適應這個環境，所以希望自己在這個圈子裏，越不爲人所知，才越理智，基於這個原因，我才不希望人家看見我的臉……」

「可是姑娘甘十九妹……甚至於甘明珠三字大名，江湖武林中卻是無人不知。」

「名字只是代表人的一個符號而矣！」她那麼侃侃而談，似乎並不會把阮行的單身入困看在眼睛裏：「有一天我放卜了手上的劍，改換另一個不爲外人所知的名字，那麼再也不會有人認識我是誰了。」

一剎那她那雙美麗的眸子裏，湧現出一派和諧與無限的嚮往……似乎對於她嘴裏所說的充滿了深深的憧憬與期盼……

「黃面太歲」花二郎頓時吃了一驚……

「這麼說，姑娘妳莫非又有退出武林的打算？這……似乎太不值得了！」

「爲什麼不值得？」

甘十九妹美麗的眸子斜過來看着他。

「因爲，」花二郎結巴的道：「姑娘如今正逢大業告成，如日中天，只須登高一呼，普天下將是唯我獨尊之勢，此時此刻，輕言退出，豈不是太……？」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水滿而溢，月圓卽蝕，人也是一樣的，看好八分就收，才是最最聰明的！」

花二郎揚了一卜眉毛道：「這……對姑娘來說，卻是太划不來了！」

甘十九妹腦子裏原有許多話想說，忽然她發覺到「此論非人」「此論非時」，此時此刻暢談這些，簡直不切時際，簡直不智之極。

以她之明智，竟然會在這個時候說出這種傻話，豈非大悖常情？

她立刻警覺到了不妙，因爲花二郎無異眼前這些人中的首領人物，對他攏絡尙恐不及，豈能在他面前，吐露眞意，而動搖他的歸順之心？

這麼一想，她頓時改口笑道：「你切莫把我剛才說這些話當眞，慢慢你卽能體會到。」

「體會到什麼？」

「體會到我們丹鳳軒的紀律嚴明，絕不容許人叛離，」微微一頓她卽接卜去道：「甚至於對之心生貳念也是絕對不容許的。」

花二郎心中一懍，抱拳道：「姑娘但請放心，只要姑娘不輕言求去，屬卜永遠是姑娘忠心不貳之臣！」

聽他這麼一說，甘十九妹那雙眸子，倒不經意的向他看了過去！

她的心未始不曾爲花二郎的至誠所動！

花二郎六尺開外的身材，闊眉豐神，長眉俊目，古銅色的肌膚，顯示着另一形態的男性美，雖不及那個「尹心」給自己的印像那麼深刻，到底在芸芸衆多男士之中，稱得上是一個別樹典型的人物。

甘十九妹情不自禁的動了動心！

然而，立刻她又警覺到這種情緒的滋長的不智，她一向目高于頂，尤其是對於自己未來所屬的對像，一定要定卜一個非常非常合乎自己理想的對像。

這麼一想，腦子裏情不自禁的浮出了一個人的影子——「尹心」！

那眞是「陰魂不散」的一個影子！

她眞不知這個鮮明的印像，是什麼時候種卜來的，如其說那一夜與他交手對搏，發覺到他的武技至爲傑出，倒不如說是夜更深時與他的兩情繾綣。

必然是後者了。

簡直是難以相信的事情，「尹心」那個人是眞稱得上是當今的柳卜惠！

想到這裏，她的那顆心只管怦怦的跳得厲害——羞死了，窘死了……抑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怨氣！

正因爲如此，那「尹心」也就在她內心裏留卜了更深刻的印像。

得不到的，永遠是美的！

不知是誰說過這麼一句話，可算是富有極高的人生哲理，也許是基於這個原則吧，那個「尹心」，已經根深蒂固的長在了她的心裏！

想得太痴了，太過了，太不合時際了！

甘十九妹那雙眸子慢慢的由「黃面太歲」花二郎的臉上轉過來，再次投落向外面長廊。

「啊……」花二郎驚道：「阮總管呢，怎麼看不見他了！」

甘十九妹淡淡的道：「無妨，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對方這遁影陣勢，只是防守性質，而無攻敵之力，阮頭兒平素剛愎自用，今天叫他嘗嘗苦頭也好！」

花二郎道：「可是萬一敵陣裏出現了高手，阮總管說不定可就要吃虧了！」

「那還不至於，」甘十九妹道：「我之所以把阮行調進去，並非沒有作用，我們等着瞧吧！」

她的話果然有些道理。

事實上，阮行眼前，確實已經遭遇到了困難！

他原是循着那一雙銀衣童子前進，只是走到了一段相當距離，忽然就見二童子一左一右，霍地躍向長廊兩側，遂卽消逝無踪，

阮行冷哼一聲，心忖道：「你那裏走？且待我擒卜一個，回去也好交差……」

心念微動，可就忘記了長廊內外有着顯著的差距，甘十九妹囑咐他其實是限於跟踪於長廊之內，並不包括廊外。

阮行一心一意只想着擒卜敵人陣營之內一人，好在甘十九妹面前表功一番，却沒有顧慮到廊外重重危機！

心裏這麼想着，遂卽不再遲移，瘦軀輕飄，已掠身於廊道之外。

他身子方自一落下來，就覺得足下一墜，彷彿落身于十數丈的一座深淵之內，同時眼前一片漆黑，如墜五里霧中，登時心知不妙，急忙回身，再看那道燃有明亮燈光的長廊，平白無故的似乎高出了足足有數倍之多，以阮行之輕功造詣，竟然不能一次縱落其上。

乍見如此，阮行禁不住心裏大吃一驚，這才知道自己好強逞能，眼前只怕着了對方的道兒！

心念方動，正待施展功力，向廊上躍登上去，不意就在這時身後一股金刀劈風之聲，直襲向頭頂之上。

阮行身子向左面一個快閃，手中木杖施了一招「橫架鐵門栓」，只聽見「噹」的一聲，已把來人掌中一口鐵劍擋開一旁！

那人冷笑道：「你個活殭屍，我看你眞是找死！叫你來得去不得。」

說話之間，他身子向下一塌，掌中劍橫掃過來，劃出了一道碧森森的光華，直劈阮行上胸！

阮行只覺得對方少年劍術不弱，只是要想制勝自己卻是不易，當時閃身避開，掌中木杖第二次遞出，卻是貫足了內勁之力。

這隻木杖一經揮出，頓時形成了一股巨大力道，銀衣少年登時被這股杖上力道逼得後退了一步！

阮行也測出對方功力較諸自己要差得多，決心要把他擒到手裏，冷笑一聲，足下一墊步，右手「雲龍探爪」直拍對方後脊！

那名銀衣少年擋不住如此巨力，頓時被這股力道衝擊得向前一蹌，幾乎栽倒。

阮行再一墊步，掌中木杖，朝着這人背後就點。

可是他的木杖方自遞出一半，猛可裏背後一股生平絕少領受的巨大力道，直向他後脊樑上襲了過來。

阮行一驚之下，再也顧不得傷害地上的銀衣少年，慌不迭疾點足尖，「颼」一聲把身子飄了出去！

饒是如此，背後的那個人却較他更加快捷十分，那隻遞出的手掌，簡直如影附形，阮行雖然用足了全力縱出了丈許，依然擺不開背後追附的掌力！

這一掌，顯然因爲阮行的奮力縱前，而避開了身後掌力的主鋒，只是儘管如此，卻也令他大大的吃受不起。

當時只覺後心上猛力的震動了一下，由不住向前一栽，差一點跌倒在地！

這一掌有如一個晴天霹靂，登時把阮行由夢中驚醒，才想到了敵人陣營裏，敢情還藏有如此罕世的高手。

他嘴裏怪嘯一聲，就勢一個滾身，右掌斜着向後面推出，卻由五指之內發出了「一掌金錢」！

這一手暗器，端的稱得上十分高明，一出五枚，由上而下，事實上卻已將對方這人全身上下都罩實在內。

借着暗器出手之勢，他身子已閃出了丈許以外，等到站實身子之後，才看到了來人面紮黑巾，身軀偉昂，背後緊紮着一口長劍，卻並未出鞘。

他似乎只是抬了抬手，已把阮行所發出的一掌暗器接到了手上。

阮行驚心之下，木杖平直，怒聲道：「什麼人，膽敢襲擊你家阮二爺？」

「阮二爺？」那人有意壓低了喉嚨：「不過是人家一個支使的奴才，也敢在我面前叫賣字號！」

阮行怒哼一聲，足下一墊步，再次把身子衝了過去，掌中木杖使了一招「撥風盤打」，直向對方腦門上猛揮了下來。

幪面人淺笑一聲，身子說蹲不蹲，說站不站，兩隻手交揷着比了個姿式，向外一送！

阮行來得快去得更快，登時就像是撞在了一個彈簧墊上一般，霍地摔了出去！

雖然摔是摔着，出醜却是難免！

他在地上打了個咕嚕站起來，心裏那股子納悶與窩囊可就別提了。

「姓阮的，你家大爺最近學了幾手新鮮玩藝兒，很想拿你來試試手兒。」那人笑嘻嘻的道：「你要是不怕摔的話，咱們就比劃着來玩玩！」

拍了兩下手，這人身子微微一蹲，隨時等着阮行的上前。

阮行眞是氣炸了肺，偸眼一瞧，四下裏黑黝黝的，倒不見什麼外人，他要是不掙下這口氣，簡直不如一頭撞死算了！

心裏一經動念，那裏顧及其它，怪吼一聲，霍地身軀騰起，掌中木杖高高的掄起，其力至猛的直向着面前幪面人頂門上力打下來！

「哼！」那人冷笑一聲，道：「這一手更差了！」

眼看着他佇立的身子，忽的扭了個轉兒，就勢左手向外虛推一掌。

虛實之分，阮行自然是分得淸的。眼看着這人遞出的手掌軟綿綿的簡直不着絲毫力道，他也就不會特別注意，掌中杖往側面一掄，改向幪面人腰上搗去。

那裏知道，對方那隻看似無力的虛有掌勢，忽然指尖一挑，變虛爲實，速度之快，簡直出人想像。

「噗哧」一聲，阮行手中的木杖實實的搗在了地上，同時腰側上一陣發痛，已吃那人一把抓了個結實，就勢向外一掄，「噗通」給摔了出去！

阮行的臉可眞丟大了。

自從他有記憶以來，固然吃過幾次敗仗，但是敗得最慘，最莫明其妙而又最丟人的，却只有兩次，一次是在「積翠溪」吳老夫人手中吃過一次敗仗，再就是眼前這一次了。

他簡直不敢想像，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打法，似乎對方的防守攻擊大脫當今武術的畦範，舉手投足都令人莫測高深！

一剎間，阮行眞有點害怕了！

他雙手握杖，虎視眈眈的瞪着正面的這個幪面人，吶吶道：「你這小子……你是誰？」

幪面人冷冷笑道：「姓阮的，你何以如此健忘，我們不是見過面麼？」

「見過面？」

「不錯，」那人眸子裏湧現着凌厲的顏色：「非但見過面，而且還曾蒙手下留情，那一丹鳳毒鏃，差一點要了我的命，今天特地等着來會你來的。」

阮行登時神色一驚，睜大了眼睛——

「哦——」他退後一步道：「這麼說，你就是依……？」

「依劍平——」幪面人冷笑着道：「奴才，你們不是正要找我麼？」

阮行嚇了一跳，左右看了一眼，急呼道：「甘姑娘——」

「沒有用的，」幪面人冷冷的道：「這裏附近已爲主人迷宮遁影封鎖，你錯在不聽你家小姐的話，不該離開長廊，現在就算你叫破了嗓子，也不會有人聽見你的。」

阮行嘿嘿一笑道：「放屁——我才不相信你這些鬼話。」

說時，他遂卽展開身法，很快的在這附近轉了一週，果然只是在這附近打轉，等他站定了身子之後，才發覺到仍是站在原來地方——心中一驚，這才曉得對方「依劍平」所說的果然不錯。

「你……你這小子，眞他媽的是陰魂不散！」阮行緊緊的「咬」着一嘴牙：「你到底打算怎麼樣？」

「我想怎麼樣，你難道還不明白？」

一面說，這個幪面人，緩緩向前跨進一步了。

雖然他身上一切，看上去都是黑的，但唯獨他那雙眸子看起來却是黑白分明，映着星月閃閃而有光度。

阮行退到了一個相當程度之後，遂卽立定了架式，腦子裏却在盤算着應對之策。

幪面人冷冷的道：「丹鳳軒早年在武林中聲名狼藉，如今不思反悔振作，反而大肆屠殺，扳盪中原，不才有生之日，絕不容你輩如此猖狂——那甘姑娘雖是手段狠辣，倒還有幾分人性，不似你這個狗才，專門爲非作歹，狗仗人勢，今夜落在了我手裏，却是饒你不得！」

說話之間，阮行早已蓄勢以待，忽然怒嘯一聲，陡地躍起身來，掌中木杖摟頭蓋頂的直向幪面人當頭頂門上猛地直揮了下來。

然而幪面人此刻顯然已摸淸了一種新的出手形態，每出一招看似平常，其實無不怪異十分。

眼前就在對面阮行忽然撲進的一剎，驀地雙手交揷着向外一遞，一掐對方面門，一抵對方小腹——

顯然又是一招前所未見的怪招。

阮行來得快退得更快。

不知怎麼一來，他騰身在空中的身子，竟然會自行亂了陣脚，驀地一個倒折，掌中木杖，幾幾乎砸在了自己頭上，身子一個倒仰，「噗通！」一聲，倒摔了出去。

這一次又摔了個不輕！

就見他身子在地上迅速的打了個滾兒，驀地躍身而起——頭上的帽子也歪了，衣服也髒了，由於這一後胯撞着了石頭，痛得他齜牙咧嘴，看樣子確是不輕！

「好，你個小子！」

到了這個時候，這小子還忘不了發威，總以爲對方不是憑眞功夫取勝，心裏自然是老大的不服氣！

當時定了定神，雙手握杖，把全身內力貫注於木杖杖身，忽然向前跨進了三步。

幪面人冷冷一笑道：「你還不服氣麼？這一次我將要取你性命，你要注意了。」

「一面說時，他的一隻手已經緊緊抓住身後劍把。

一蓬寒氣，陰森森的直襲了過來。

須知匿名爲「依劍平」與「尹心」二人者，實只是一個人——尹劍平？

——他必須要試着在不同場合出現，而亦須以不同的裝扮，身份，甚至於還必須以不同的聲音出現，這樣才能予對方以錯覺，達到他混淆敵人的目的。

準乎此——尹劍平時時都必須提高警覺。

卽以眼前而論，卽使是最細小的關鍵，他都必須要顧及——他備有兩口長劍，一口劍是傳自師門，也就是「岳陽門」長老冼冰臨終時所授予的「玉龍劍」，另一口劍是得自巨寇「雲中鶴」手中的寶刃，「海棠秋露」，兩口劍分別代表了他不同的身份。

如果說他是以「依劍平」身份出現的話，那麼就必須持「玉龍劍」應敵，反之，如果以「尹心」而目出現的話，則就須持「海棠秋露」應敵。

雖然這是很細小的問題，可是尹劍平得知敵人甘十九妹是個十分細心的人，所以絲毫也不敢馬虎大意。

眼前，他顯然是以「依劍平」其名出現，是以所佩之劍，也就是當初得自師門的那口「玉龍劍」了。

阮行猝然受襲於對方劍上寒氣，不禁心中一驚，立時明白到眼前自己所處的困境，可是目前已是勢成騎虎，後退無路，說不得也只好放手與對方一搏了。

心裏這麼盤算着，右手悄悄探入胸衣，摸索住了纏在腰間的一條「蛇骨索子鞭」。

自從他此次陪同甘十九妹出道江湖以來，還不曾施展過別的兵刃——

這條蛇骨鞭由於其上招式獨特狠厲，出手卽有制對方死命之危，是以他輕易不會一用。

眼前面臨大敵，他已別無選擇。

當下，一面聚力於木杖之上，一面觀查着對方動靜——他在想，如果一杖不中之後，卽使改換一個姿態，仍可以及時將腰間的「蛇骨鞭」遞出。

他是這麼打着他的如意算盤——

兩個人四隻眼凝視在一起，彼此注視了一段相當時候。

阮行嘿嘿笑道：「姓依的，你可知我家姑娘已率領衆家英雄押陣在後，哼哼……你眼前已是『甕中之鼈』，想要逃命，看來是千難萬難了！」

「你說的也許不錯，」尹劍平冷冷的道：「但是如果眞的我活不了，你就更活不了，而且一定還會死在我的前面，你可相信？」

阮行心中又是一凜，可是轉念一想，這人武功雖然不錯，到底也不見得比自己強多少，且昔日還中了自己一丹鳳毒鏃，雖說甘十九妹對他評價極高，但是到底如何，自己却還是不知，不過數月不見，也不見得他就眞的強到了那裏。

心裏想着登時膽力大壯，手中木杖忽然向上一抬，高高指向對方的眉心。

尹劍平冷笑一聲道：「奴才，你想以『氣杖』之術點我氣竅可是？」

阮行登時一楞，趕忙垂下杖棍，心中不勝狐疑，却將眞氣分向木杖兩梢，他流目四盼，找機會向對方身上出手。

不意此舉亦落在了對方眼睛裏——

「還是一樣——」尹劍平緊握劍把冷冷的道：「你不妨放棍過來試上一試，看看能奈我何？」

阮行早已按捺不住，霍地足下一頓，身如箭矢似的撲了過去，掌中木杖上擊天庭下搗丹田——這一式棍招的確施展得高明之極！

無奈尹劍平智珠在握，他如今已陸續對於吳老夫人草堂壁畫秘功，漸有心得，很多奇招異式，亦都能隨機運用。

這些奇招的映現，正如前文所叙，常常是得力於智靈的湧現，乃先前不能確知——

卽以眼前情形而論。

就在阮行的杖勢方自撲上的一剎那，尹劍平似乎才得到了反應自然的暗示。

卽見他身子一個快速的旋轉，就在旋轉中途的一剎那，右手已向外揮出——好漂亮的一式風扯大旗——就在這個姿式裏，只聽見「嗆啷」的一聲龍吟脆響之聲，身後那口「玉龍劍」已經展出劍鞘。

阮行只覺得身上一陣發冷，已吃對方長劍所泛出的一片劍氣將身子緊緊纏住。

阮行只感覺到彷彿身上忽然加多了一面鋼箍，簡直一時連轉動也是不易。

這一驚，由不住使得他嚇出了一身冷汗。

所幸他早已有備在先，就在身形側滾的一剎，左手驀地抖出去，「唰啦啦？」一片串響裏，已把盤繞在腰間的一根蛇骨鞭抖了出來。

他的鞭身出得快，對方的劍勢，似乎較他更要快上一籌——兩個人交會的一剎那，無論攻防閃躲，看來都快到了極點。

耳朵上只聽見「叮噹！」一聲金鐵交鳴。

霍然，隨着尹劍平拉開來的劍勢，空中洒起了一片血光，阮行的身子一溜子翻滾，忽然被拋了起來——「噗通」摔出了丈許以外。

這一劍雖然沒有當場要了他的命，可是却也够厲害的，足足在他小腹上開了七八寸長的一道血口子，只要劍尖再挺進半寸，阮行可就保不住要肚開腸洩，當場死於非命了。

阮行嘴裏發出了一聲怪嘯，身子在地上一溜子打滾——他們「丹鳳軒」的「閉氣」「閉血」之術，獨領武林一格，確實有驚人之效。

這時阮行一發覺不妙，迅速手掌拍腹，閉住了氣血——儘管這樣，對方這一劍也在他身上構成了厲害的創傷，護身的一片眞氣已經破了。

「懶驢打滾」似的，阮行在地上一連打了幾個滾兒，却還沒來得及躍身而起，已吃尹劍平迅速的躍身而上，一脚踏了個結實！

烏黑淨亮的一口「玉龍劍」向前一指，已經點在了阮行的咽喉之上——

所謂「劍以氣使！」玉龍劍的劍尖未至，先就有一股冰寒至冷的劍氣，如矢如箭，直透向阮行喉結部位，阮行只覺得喉頭一緊，簡直就像是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阮行，你這個奴才，今天該是你的死期到了。」

嘴裏說着，尹劍平再也不思留情，玉龍劍劍身微微一抖，正待直向對方喉結上刺去。

就在這一剎間，只聽見一人粗聲道：「慢着，打！」

不見暗器，先聞風力——

「哧——」一股子勁風，直襲在向尹劍平身後。

如果僅僅只是頭上的這一枚，對尹劍平來說，那是絕對不難閃過！

事實上在對方「打」字出口的當兒，尹劍平同時感覺到全身上至少有五處穴道吃緊——

換句說話，至少有五處穴道，已經暴露在對方暗器的照顧之下，如果說尹劍平仍然不放棄殺死阮行的原則，那麼他自己全身五處穴道無可置疑的已經暴露在對方暗器之下，只要有其中之一擊中，他活命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

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也都不會再多攷慮，自然是救自己性命要緊。

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尹劍平只得把幾乎已將出手的劍硬硬的收了回來。

回身，掄劍，閉氣，封穴——

看似四個迥然不同的動作，但是尹劍平行來却是如出一轍，是以，當他回過身來之時，以下掄劍，閉氣，封穴等三個動作，已同時完成。

「叮叮」火星四濺裏，來犯的五枚暗器全數被磕上了半天——

五枚「喪門釘」。

江湖武林中，暗器一門稱得上是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多不勝數，可是「喪門釘」這一門暗器，顯然算得上是較爲奇特的一種，那是因爲這個暗器每一枚都將有五寸長短，一頭大一頭尖，如果沒有很恰當的甩手功力，暗器一經出手馬上就能失去偏差——所以在暗器手法上，這是一種較難出手的打法。

因此，觀諸來人竟然能在出手之間，一連打出了五枚喪門釘，這種手法顯然是稱得上高明之至了。

尹劍平磕飛暗器後，已立刻體會到對方沉實的手掌之力，足尖輕點，已閃出丈許之外。

是時地上的阮行早已亡命似的旋身滾出。

不容尹劍平身子站定，一條疾勁的人影，快同夜鳥穿簷般的已襲到了他身子後面。

這人身高體長，一口精鋼長劍，看來較諸一般長劍最少要長出半尺。

他身子一偎上去，掌中劍織女投梭，陡地向着尹劍平背後就扎。

尹劍平身軀向下一矮，對方長劍走空。

那人——「黃面太歲」花二郎，顯然不是

一個弱者，一劍走空之下，反手一擰劍把，「唰！唰！唰」一連揮出了三劍！

看來，三劍連成一式——「劈中喉，掛兩臂」。

就動手論劍來說，這一手玩藝兒稱得上是相當高明了，尹劍平雖然不識得來者何人，可是觀之對方身形面影，以及出手之劍勢，却也猜出了一個大概。

就在對方這般快速的三式劍招之下，只見他身子霍地向下一矮，不倒翁似的搖了幾搖。

不要小看了這搖上兩搖——花二郎那麼疾快的三式劍招，竟然雙雙走了個空！

所謂「出手容易，收手難」！

大凡一個擅於用劍的人，俱都應該明白這個道理，「黃面太歲」花二郎當然也明白這個道理。

是以，就在他三劍一經落空的當兒，頓時知道不妙，當下再也顧不得出劍傷人，足下一點，倒出如箭，「颼」地飛縱出丈許以外。

也就在他身子方自站定的同時，對方尹劍平却也同時站在了他面前。

二人之間的距離，簡直不及三尺。

這麼快速的「依附」功力，在花二郎的感覺裏，除了那個甘十九妹以外，還不曾發現過第三個人——

眼前這個幪面者——何許人也？

這麼一想，「黃面太歲」花二郎幾乎呆住了。

然而這只是一剎間事，對方既然未曾即時向他出手，無形中就等於給了他一個喘氣的機會。

花二郎身子倏地後退一步，單掌向上一提，掌中劍平舉當胸，却暗提眞力，將之貫注劍身，一時那口寶劍上光華燦爛，光可鑑人。

冷森森的劍氣一泛泛向對方逼侵過去。—

—這麼做，無非是表明了他的强者風度，旨在示意對方出手之前，務必要衡量一下自己。

尹劍平自然不會爲他上來的這種排場所逼退，他同時運聚內力，掌中玉龍劍也同對方一樣，逼出了冷森森侵人力道。

由於這口「玉龍劍」上，昔日曾經甘十九妹藏於指甲之內的「七步斷腸紅」劇烈毒丸所染，無異經過特別的毒性淬製——

是以，這股劍氣一經逼運出來，花二郎立時有所驚覺，他眉頭微微皺了一皺，足下迅速的向後退了一步。

「足下到底是什麼人？請報上萬兒來，也讓花某人長長見識！」

「花某人？」幪面的尹劍平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你就是那個橫行『阜陽』，人稱十三把刀的瓢把子『黃面太歲』花二郎了？」

花二郎倒是怔了一下，想不到對方一照臉的當兒，居然把自己摸得如此清楚，實在有些出人意外！

「不錯——足下又是那個？」

「我？——」尹劍平一笑道：「就目前而言，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我也是爲人家帮忙來的。」

「爲人家帮忙的？」

花二郎一時爲之大惑不解！

「不錯，」尹劍平微微一笑：「不過，我這個帮忙是出自自願，全然不收報酬，這一點也許與閣下略有不同。」

「黃面太歲」花二郎冷哼一聲道：「你報個萬兒吧！」

一旁的阮行帶着傷蹣跚站起來，手指向尹劍平道：「千……千萬別放過他，這個人，就是那個依劍平……花當家的，你……看着他，我……」

花二郎冷冷一笑道：「阮老兄你大概傷的不輕，快回去吧——這裏的事交給我好了。」

一面說時，他力注劍身，寶劍上溢出了冷森森的劍氣，繼續向對方身上逼運過去。

尹劍平所以到目前爲止，還並沒有向這個花二郎出手，那是因爲他對花二郎認識不够清楚——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在他來說，認識敵人還比認識自己更爲重要。

「黃面太歲」花二郎果然像是很高明的樣子——

「阮總管——」他眼睛看向尹劍平，却在向阮行說話：「這裏埋設的陣勢，是『八八迷踪步法』，你只消用鶴行進身之術，即可原路返回。」

阮行手按傷處，頻頻點頭道：「多謝花兄——如果不是你提及，我幾乎都忘懷了，多謝了！」

一面說，狠狠的盯了尹劍平一眼——

「金磚不厚，玉瓦不薄——姓依的，咱們早晚還會碰上的，走着瞧吧！」

尹劍平輕睨的看了他一眼，並不攔阻——

眼看着阮行的身子歪斜着縱身而起，在廊壁之間略一攀附，利用「鶴行」之術，果然攀上了長廊，一路跟蹌着循着原來路途向「分水廳」返回。

容他走開之後——

尹劍平向着花二郎點了一下頭：「花當家的看來武功智力都有過人之處，當得上人中之俊，只可惜——」

冷笑了一聲，他接着道：「如此人才，竟然屈居人下爲虎作倀，實在是自甘作賤——」

花二郎長眉一挑道：「胡說，丹鳳軒爲當今武林第一盛門，人往高處走，水往低下流，花某以此進身，博上一個盛名，又是有何不好？姓依的——廢話少說，我久仰你武功出衆，今夜咱們就決上一個雌雄勝負！」

尹劍平冷冷一笑，哼道：「不是我小看了你，花二郎，你想跟我動手，只怕還差得遠！爲你保全盛名着想，你還是速速退下，我要會的人不是你……」

「是誰？」

「甘明珠——」

花二郎一聲朗笑，說道：「你還不配，要想與甘姑娘動手之前，先要勝過了花某這雙吳鈎！」

一面說，他左臂再翻，「錚！」然聲中，另一口長劍又撤在了手裏。

他雙劍在手，劍氣上溢，大有不可一世之感。

尹劍平回頭打量了一下「銀心殿」那邊一片漆黑，但憑窗一面，却顯然亮有一列燈光。

事實上銀心殿這一方面的人，當然都在嚴陣以待，而且更顯然是他們已有自知之明，深深知道自己這方面絕非敵人的對手，由是他們只得暫時採取觀望的態度——

尹劍平很樂意此時出現。

他更樂意能在適當的機會裏，帮助銀心殿這方面一臂之力，因爲帮助「銀心殿」也就等於是帮助自己！似乎雙方已經沒有再多拖延不戰的理由了。

尹劍平那口「玉龍劍」緊緊的貼在手腕後側方，他足下非但沒有前進，反而向後面徐徐的退了一步。

花二郎雙手緊持着一雙長劍，那雙脚步，就像是釘在泥地裏的一雙鐵樁……紋風不動！

他下盤根基極爲穩固。

尹劍平只需一眼，已可斷定此人之內功已臻至一個相當的水平，似乎不可以「等閒」視之！

花二郎的招子當然更是不空！

「姓依的，」花二郎說：「你的劍術門路特異，我預感着我們的交手不會超過三招——然後——」

說到這裏，他的臉上，似乎現出了一副淒慘——

「……然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你說錯了，」尹劍平一直保持着十分自信，「我是不會死的，死的，應該是你——但是——」

他微笑了一下接道：「……我有個預感，即使你落敗，也不見得就會死在我的劍下！」

「爲什麼？」

「因爲你主子會爲你保鑣，她不會讓你就這麼死的！」尹劍平一笑道：「因爲能够吸收到你這樣的幹部，到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聽了尹劍平的話，花二郎怔了一下，趕忙的四下瞟了一眼，却是什麼也看不見。

尹劍平冷哼了一聲：「花當家的，你可以放劍過來了！」

花二郎一哂道：「你可知道我這雙吳鈎有上下之分麼，上斬咽喉下點玄關，三尺之內，你休想近身！」

「啊——是麼？」

說話之時，尹劍平已經向前一連跨進了兩步。

花二郎頓時身子大搖兩下，可是他足下仍然同如打下的一雙鐵樁，絲毫也不曾移動。

尹劍平冷笑一聲，鼓足內勁，陡地再次向前踏進一步。

花二郎登時臉上一陣發紅——

很顯然的，尹劍平已經踏進了他所設限的「戰圈」之內，也就是進入到三尺範圍之內。

這已是極有明顯的挑戰行爲——花二郎自是難以忍受。

他嘴裏怒叱一聲，兩口長劍同時掄起，同時揮下去。

兩道銀光發出了尖銳的破空之聲，陡地向着尹劍平兩肩上劈下來。

尹劍平「玉龍劍」向上一挑，「嗆啷！」一聲，與對方雙劍迎了個正着。

他已試出了對方花二郎雙手劍勢極沉，而且想到了對方必有妙手。

果然，一念方興，花二郎已喝叱了一聲，只見他身子霍地向下一塌，一雙長劍一奔咽喉，一射小腹，簡直是快到了極點，呼嘯聲中，已雙雙遞到。

尹劍平早已料到他有此一手——

事實上他腦子裏正在反覆的思索着一式怪招——這式怪招毫無疑問的得自於吳老夫人的「雙照草堂」，是屬於該草堂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秘功之一！

——那眞是一種巧妙的絕藝！

當他腦子裏方自一經思及這手怪招時，手底下已情不自禁的施展了出來——

舉劍，拱身，疾旋，斜撩！

四式呵成一氣！

無可否認的，又是武林中一招前所未曾見過的奇異招法，但是這種招式的威力，竟是大的出奇，巧妙得令人難以思議！

花二郎撲得快，退得更快。

不知怎麼一來，他的一雙長劍已雙雙落了個空，非但如此，尹劍平的那口長劍，竟然巧妙的伸展到了對方雙劍之中，怪的是，花二郎的雙劍竟然一時之間抽不出來。

耳聽着一陣金鐵交鳴之聲，花二郎的一雙長劍已高高的被崩得彈了起來。

若非是他生就是神力驚人，這兩口長劍萬萬是把持不住！儘管如此，那種沉實的上彈之力，已使得他雙臂發麻，雙手高舉，無異門戶大開。

尹劍平把握住此一刻良機，身子猝然如同閃電般的湊了過去，長劍一抖，已指在了花二郎心窩，後者登時身子一陣發呆，動彈不得！

一股冷森森的劍氣，直透進花二郎中衣，如此情形之下，尹劍平只需劍勢向前一挺，花二郎必死無疑！

就在此一剎那，一條人影，捷如飛星玉墜般的直由長廊上躍身直下。

那是一條纖纖美妙少女身影！

尹劍平簡直不須多看一眼，即知道是誰到了。

然而，他絲毫也不驚惶！

因爲就此時而論，他已穩操勝券——起碼眼前這個花二郎的生命，已經操諸在他的手上，只須手腕微振，花二郎必將穿腸貫腹而亡！

目睹及此的來人——甘十九妹，顯然也呆住了！

對於眼前她手下數百個人的生死，也許她在必要的時候，她都可以置之度外，然而這個花二郎，却是她一名頗爲得力的愛將，況乎此人的存在，對於今後她用以聯繫整個皖境的黑道組織，都顯然具有非常的作用——是以，就其私心而論，她是極不願眼看着他死於對方之手。

眼前時刻，當眞是間不容髮——

甘十九妹雖然身子一經落下，却也發覺到無論她身法如何之快，都已無能救助花二郎的性命。

她忽然佇立原地不動了。

「依劍平——你……」

說了這幾個字，她一時啞口無聲，簡直不知道要怎麼說下去。

尹劍平目光裏隱隱現出了笑意！

「怎麼樣——姑娘，妳有什麼囑咐？」

這幾個字，他有意壓低了音調！——並且自信絕不同於「尹心」的口音。

爲了這兩個人的不同口音，他甚至於下過一番苦功，刻意的練習過一個時候，是以有把握決計不會被甘十九妹聽出什麼不同。

甘十九妹顯然有些爲難了！

「依劍平，你……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尹劍平冷冷的道：「爲什麼？」

「因爲……」甘十九妹苦笑了一下：「不爲什麼，我只是不希望看着這個人死！」

「嘿嘿……這是妳的請求麼？」尹劍平覺得很新鮮，「像妳這樣自負的人，竟然也會出口求助於人？太不可思議了！」

甘十九妹顯然被觸怒了，冷笑一聲道：「我不是求你，你要弄明白！」

尹劍平冷冷一笑道：「那是什麼？」

「是……」甘十九妹足下緩緩前進一步。

尹劍平冷哼一聲，說道：「妳最好站住別動。」

甘十九妹果然就站住不動了。

「依劍平，我們總算又見面了！」

「不錯，我們是見面了。」

「何以你臉上仍然還幪遮着蓋頭？」

「這句話我正想也同樣的詢問姑娘！」尹劍平吶吶道：「好像就我記憶所及，我還不曾見過姑娘妳的廬山眞面目！」

甘十九妹冷冷的一哼，道：「我有我幪面的理由！」

尹劍平一哂，說道：「彼此彼此，我也一樣。」

他嘴裏說着話，那口劍始終並沒有放鬆了當前的花二郎——對於花二郎來說，這可眞是要命頭痛，窘迫尷尬的一刻。

「姓依的，少婆婆媽媽！」花二郎怒聲道：「就來個痛快的吧，姓花的絕不會向你開口

討饒的。」

尹劍平冷哂道：「你當然不會，但是看來你家女主人却是不大願意要你死！」

甘十九妹恨恨的道：「姓依的，我承認你是我所遇見過最刁鑽厲害的一個敵人——如果你不健忘，你應該記得在『福壽居』那個小客棧裏，我們見過一次。」

「對於我來說，宛若是昨日之事，我當然不會忘記。」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很好，既然如此，你應該還記得，那一次我對你特別手下留了些情！」

「是麼？」尹劍平腦子裏思索着：「我好像已經不太清楚了——因爲在我印像裏，妳甘明珠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女人，你殺了許多人，却很少聽見妳饒過那一個人。」

「不錯！」甘十九妹說：「但是那一次我却莫明其妙的饒過了你。」

「你能夠說清楚一點麼？」

「當然可以，」甘十九妹侃侃而談：「你知道我們丹鳳軒的七步斷腸紅是無孔不入的劇毒吧！」

「我領教過，名不虛傳！」

「那就好……」甘十九妹說：「通常在我十指之內，都藏有這類劇毒的特製蠟丸，那一天你我徒手互搏時，我並沒有即時施出，否則，你命休矣——」

尹劍平微微一頓，點點頭道：「這話倒也不假，可是賁價始終還是代妳發出了暗器『丹鳳鏃』，事實上我並未受惠！」

甘十九妹眸子裏流露出無比的費解——

「依劍平——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你眞是一個相當奇怪的人，唉！我眞後悔那一天對你的手下留情。」

「甘姑娘——」尹劍平哈哈的道：「妳無須後悔，其實後悔的應該是我。」

說到這裏，他目神裏情不自禁的流出了一份傷感！

甘十九妹哈哈的道：「說下去。」

尹劍平點點頭：「好，既然妳提到了『福壽居』那件事，我也不妨告訴妳，那一次我原可在妳背後發劍，只是我於心……不忍……否則妳應該不會再有今天的活命了！」

甘十九妹呆了一下！

良久，她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所以我一直把你看成一個特殊的敵人，你是個君子，你有智慧，武技高超，稱得上是一個可敬的對手——」

說到這裏，她微微嘆息了一聲：「可是命運的安排，却讓我們成了敵人——」

苦笑了一下，她接下去道：「——也許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

尹劍平點點頭道：「我同意你的說法。」

甘十九妹一雙眸子裏，流露出難以訴說的衷情——

「依劍平，既然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何必多殺無辜，花二郎的人尚算正直，頗有可取之處，你就放他一次吧！」

尹劍平在攷慮。

花二郎却不領情，冷笑道：「這算什麼，甘姑娘如果你把花某人看成了怕死貪生之輩，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喂！姓依的，來個痛快好吧！」

尹劍平凝視着他，微微一笑，忽然撤回了劍。

劍勢一收，花二郎立刻閃出丈許以外。

他立刻轉向甘十九妹道：「姑娘吩咐，是否還要與此人一拚？」

甘十九妹搖搖頭，淒然道：「敗軍之將，已不足言勇，花兄，你的武功固然很不錯了，只是比之這位依兄，還差得太遠了——況且，他已對你特別留情，你覺得你還有與他一拚的必要麼？」

花二郎當然明白她話中之意，臉上一紅，遂即抱拳道：「姑娘明示，那麼屬下這就告退了！」

甘十九妹道：「分水廳那邊，仍須你多多支配，對於他們，你應該比我清楚得多，還有阮行的傷，也請你費心照料一下，這裏沒你的事了。」

「遵命！」

花二郎轉身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打量着幪面的尹劍平道：「依朋友劍下留情，花某沒齒不忘，不過這是私誼，論公却又另當別論了！」

尹劍平點點頭，說道：「我很明白你的意思。」

花二郎抱了一拳，躬身殺腰，用「鶴行」之術，幾個閃縱，已翻上長廊，頃刻無踪。

眼前是出奇的安靜。

皓月當空。

虫聲唧唧裏，兩個人彼此對看着。

甘十九妹忽然一笑道：「一句題外的話，想問問你，不知可否賜答？」

「請問吧！」

「有一個叫尹心的年輕人，你可認得？」

「尹心？」尹劍平搖搖頭：「不但不認識，甚至於沒有聽過。」

「我也同你一樣，根本沒聽過這個人。」

但是她馬上補充道：「我是說過去沒有聽過這個人，不是現在。」

「現在呢？」

「現在他就住在這裏——住在碧荷莊。」

「碧荷莊？」尹劍平點點頭：「我知道，那是一個很雅緻的地方。」

微微一愕，尹劍平皺了一下眉：「你提到這個人，他與我有什麼相干？」

「沒什麼相干……」甘十九妹眼神裏充滿了紊亂：「只是說不出來，我總像覺得你們兩個人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在某些動作上……反正我說不出來就是了。」

尹劍平冷笑道：「在下走南闖北，多年來，倒還不會遇見過一個與在下相彷彿的人——哼哼，姑娘這麼一說，在下有機會倒要去碧荷莊會會那一位朋友了！」

「很好——你記住，他的名字，叫做『尹心』！」

「尹心？」尹劍平一笑：「別是『隱心』吧？」

甘十九妹笑了，如非是她臉上那一襲面紗，這種笑一定很美——雖然如此，尹劍平仍能體會。

「不！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在我看來他的武功不在你之下——甚至於和我也在伯仲之間！」

「你與他比過了？」

「比過了！」甘十九妹道：「而且他還有一口斬金截鐵的寶劍，如果你遇見他要特別小心！」

尹劍平點點頭，忽然一嘆道：「姑娘自丹鳳軒出道以來，一路所向無敵，已毀了許多名門大派，依在下之見，很可以罷手了——銀心殿如今已難自保，姑娘莫非是眞要對這裏所有的人趕盡殺絕不成麼？」

「我沒有這個意思——」

她的那雙眼睛微微現出了一些悲憫：「上峯交付給我的使命，我必須執行！」

「那麼說，樊氏父子是死定了！」

甘十九妹緩緩點了一下頭：「不過——如果你站在他們那一邊，這件事就很難說了。」

「爲什麼？」尹劍平語詞淒厲的道：「以姑娘之智勇雙全，怎會把我這樣一個人看在眼中。」

「哼！你用不着客氣！」甘十九妹冷峻的目光盯着他：「你的聰明才智，絕不在我之下——也許還高過於我！」

「姑娘太謙了！」

「一點也不過謙，」甘十九妹道：「依兄——我有幾個問題，請你據實賜告！」

「那要看當言不當言了。」

「我想你沒有瞞我的理由！」

「如果那樣，我知無不言。」

「好！」甘十九妹說：「你可認識一個叫吳老夫人的人？」

尹劍平想了一下點點頭道：「認識。」

「僅僅認識而已？」

「不！」尹劍平儘量掩忍住他內心的淒愴：「她老人家與她家令郎，稱得上是在下的救命恩人！」

「僅僅是救命恩人？」

甘十九妹眼睛睜得極大，像是要看穿了他的心似的。

「不！」尹劍平苦笑道：「當然不止如此，但是這些事我却不便奉告。」

「雖然你不說，但是我却知道甚詳。」甘十九妹冷冷的說道：「那個吳老夫人稱得上是當世一個奇人，據我所知，她研究了許多當世還不會爲人所知的奇怪武功招式——這些招法，如果一經流入武林，勢將在武林中別開生面，獨樹一格——」

「哦——！」

尹劍平儘量展示出一副旁觀的姿態！

但是他的眼神早已不自在了。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道：「我懷疑，甚至於可以認定，這些奇怪的武功，她已經傳授給了你可是？」

「傳授？」尹劍平搖搖頭：「姑娘可曾目睹過那些奇妙的圖譜？」

「我親眼看見過。」

「既然這樣……」尹劍平冷冷一笑：「姑娘似乎就不應該用傳授這兩個字來形容！」

「噢——」甘十九妹回憶着那日草堂焚燒的情形，微微點頭道：「這話不錯……」

「姑娘以爲那些圖畫，是屬於那一類？」

甘十九妹話到唇邊，心中一動，暗忖着：好小子，你不要是別有用心，想利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吧！

心中一動，遂即搖頭一笑道：「不瞞你說，當我進入草堂時，老夫人已放了一把火，連帶着草堂的一切都已付之一炬，當然包括那四面的功譜也在內！」

尹劍平冷冷的一笑，道：「這麼說老夫人死了？」

「她是自己引火自焚的。」

「她兒子呢？」

「逃走了。」

「還算好！」尹劍平喃喃道：「吳門有德，有子克紹箕裘，總算皇天有眼！」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你好像並不十分難過！」

「不錯。」

「爲什麼？」

「因爲人總是要死的！何況吳老夫人年歲已太老了，又罹患了『風毒怪症』，即使不爲你所逼引火自焚，看來也是如同風中之燭，活不了多久了！」

「你是一個很冷靜的人，也是一個很可怕的人！」

「姑娘你又何嘗不是？」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難道你沒有一點遺憾？我是說對於吳母的死，以及草堂被焚！」

「我確是沒有一點遺憾！」

甘十九妹道：「我想你是應該有的。」

尹劍平冷笑道：「舉個例子。」

「你應該知道，」甘十九妹像是很得意的道：「吳家草堂被燒了，換句話說，繪製在四壁的那些曠世奇招異功也同時被付之一炬了，難道這些對你不可惜？還構不成你最大的遺憾麼？」

尹劍平搖搖頭：「很不幸，我不得不令妳失望！」

「爲什麼？」

「因爲那草堂秘功，早已在前一晚，經我苦力參透，包括其中的每一個細節，都已深深的記憶在我的腦子裏，我想儘管歲月無情，這些記憶也不會在我腦子裏消逝分毫，我統統都記下來了。」

這一下該甘十九妹吃驚了。

足足有老半天的時間，她一句話，也沒有說。

忽然，她手握劍把，道：「依劍平，拔劍吧！」

尹劍平道：「你要和我一拚？不錯——這倒是時候！」

甘十九妹冷笑道：「我想現在殺了你，應該是最聰明的辦法——」

「爲什麼？」

「那還要說？」甘十九妹冷冷一笑：「乘着你還沒有把這些武功消化以前，殺了你，豈不是最聰明的辦法？」

尹劍平冷冷的道：「果然是個好辦法，但是却也不一定能稱得上是最聰明。」

「哼——」甘十九妹那雙眼睛異常的亮：「依劍平——你是一隻刁頑的鷹！」

「妳呢！」尹劍平反唇相譏的道：「妳是一隻狡猾的狐狸！」

「廢話少說，」甘十九妹道：「我要問你的是，爲什麼現在殺了你不是最好的時候，什麼時候殺你才算是最佳的時候？」

「上次在福壽客棧，那一次你不該放了我，那一次才是最佳時候！」

微微一頓，他冷笑道：「當然對我來說也是一樣，那一次我也不該放了妳！」

「過去的還談來幹什麼？」

甘十九妹緊緊的握着胸前的劍把——一股冷森森的劍氣直溢了過來。

可是就在這一剎，尹劍平的手也握在了「玉龍劍」的劍把上，同樣的透出了一股劍氣！

然而在功力上，兩種劍氣，顯然都有很大的區別——

就在這兩種迥然不同的劍氣接觸之下，尹劍平立刻覺出了難以抵擋的趨勢！

他心裏當然有數，論功力，他根本還不足以與甘十九妹相抗衡，可是，若論武術技藝——由於他新自草堂圖案中悟出了許多新招，却足可與她一分雌雄，甚至於很有可能勝她的機會。

所以，他眼前雖然在劍氣功力上，明顯的顯示出不敵對方，但是他却仍能保持鎮定，表面上看起來，他絲毫也不顯得驚慌。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依劍平，你還有自信與我一拚麼？」

言下之意，很簡單的是在告訴對方說：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還敢與我一拚？

尹劍平冷靜的道：「我不否認，妳的功力比我強得多，只是眞正動起手來，功力只能發揮一半的威力！」

「另一半是什麼？」

「是技巧，劍技！動作——還有冷靜的頭腦，以及瞻前顧後的智慧分配！」（未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雖明知隨同卜風和景四前往，定會跌入陷阱，但他抱着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之心，率同王平、周横及成方華圓，進入對方所設下的陷阱，卜風帶楚小楓進入的茅舍，四面均埋伏有強弩和燐火筒，確令人有插翅難飛之感，楚小楓仍不屈服，首先發動攻勢，與卜風鬥在一起，而王平等也四人聯手合攻景四，纏鬥下，對方果不敢發動暗器，未幾，楚小楓詐作不敵被卜風扣住腕脈，迫得聽命着王平等放下武器，王平等四人佯作遵命，但當四人剛在放下兵刃的一刹，竟各自滾身，避開暗器的射向——

勇闖包圍網　智使離間謀

楚小楓也同時一翻被扣的右手，四指反扣在卜風的腕上，加上一拖，把卜風拖了七八尺遠。

拖出了七八尺，而且，又把卜風拖的擋在身前。這時，楚小楓已然大部份躲開了暗器的射向，尚餘下一點空隙，却被卜風給擋了起來。

卜風睜大了雙目，望着楚小楓，臉上是一片訝異的神色，說道：「你……你怎麼會……」

楚小楓接道：「我能殺死了景二公子，自然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卜風道：「但我扣住了你的脈門。」

楚小楓道：「可惜，我學過移穴換位的手法，我讓你抓住手腕的時候，我已經移開了穴脈的位置。」

卜風道：「你很狡猾。」

楚小楓道：「你不覺着自己更狡猾麼？把我們引入到這樣一個地方。」

這時，他忽然想到了拐仙黃侗，這移穴換位之術，是他所傳授。

他忽然有悽傷的感覺，那個老人，胸羅玄機，卜人休咎的老人，他洞悉了天機，但却把自己陷入了痛苦中，他在逃避天命，使自己過的很苦。

他本來，可以好好的享受幾十年的，因他知道的太多了，所以，苦了幾十年。

他的武功，和他的爲人一樣，都是一些走偏鋒，詭秘的路子，楚小楓實在從那裏學得了不少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不是一蹴可就，也不是人人可以練成。

但黃侗能，他一生專走偏鋒，捷徑，不但瞭解了天命休咎，而且，對人體的構造，也有深刻的瞭解。所以，他的武功不正宗，但却很速成。

卜風神情冷厲的說道：「楚小楓，只要我一聲令下，他們不會顧及到我的生死，他們會盡快的射出那些兇毒的暗器。」

楚小楓道：「卜風，縱然他們肯射，但那些暗器也未必能夠射得到我。」

卜風道：「我和你同歸於盡。」

楚小楓道：「要他們試試看吧！」

這時，二劍童和神出，鬼沒，又向後退出了五六尺遠。

他們已可以脫離險境，退出圍牆。

但爲了楚小楓，他們却一直的站着不動。

一直很少說話的景四，突然開了口，冷厲的說道：「卜風，你太大意了，你自命老江湖，却栽了在一個初入茅廬的小子手中。」

卜風道：「四公子，這也不能怪我，瞧他這個年紀，他應該不會練移穴換位的手法才是。」

景四道：「他能殺死我二哥，自然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你竟不知留心，爲他所乘。」

卜風道：「四公子的意思呢？」

景四道：「你只好陪他們殉葬了，我要下令他們射出暗器。」

只見他舉起彎刀一揮，高聲道：「四面包圍。」

但見窗門閃動，隱藏於茅屋中的暗器殺手，全部飛躍而出。

楚小楓道：「快退出去……」

王平接道：「主人你……」

楚小楓接道：「不用管我。」

王平一揮手，成方，華圓，周横，齊齊飛身而起，躍出窗外。

楚小楓道：「卜風，你小心了。」

右手加力，拖着卜風直向後面退去。

卜風並未掙扎，竟然隨楚小楓向前行去。

但表面上看出，楚小楓仍然是拖住卜風而退。

雙方的動作都很快速，一瞬間，楚小楓已然追到了門口處。

但茅舍中埋伏的暗器高手，也都躍入了庭院中。

他們沒有出手，似乎是在等待景四公子的令諭。

景四怒聲道：「你們還不出手，等待什麼？」

但聞金風破空之聲，一排弩箭，當先射來！

這時，籬門已被王平打開，楚小楓用力一帶，和灰鷹卜風，一起脫出了籬門。

他動作雖然很快，但卜風後背上仍然中了兩枝弩箭。

那弩箭一排射來，不下十餘支之多。

楚小楓閃入籬門之外，段山，夏海，劉風，馬飛已然趕到。

這四人也是暗器高手，不待楚小楓吩咐，手中已握了暗器，閃在籬門兩側。

楚小楓一瞥間，發覺了劉風，馬飛手上都已經戴了鹿皮手套。

顯然，這兩人用的是很惡毒的暗器。

目光匆匆一瞥，立刻又轉到卜風的身上，道：「我點了你的穴道，讓你們自己的人救你吧！」

出手點了卜風的穴道。

這時，四傑已同時打出暗器。

但見一團黑砂，一蓬銀芒，再加上四點寒星，由籬門中飛了出去。

暗器飛射之中，響起了幾聲慘叫。

楚小楓沉聲喝道：「退！退到東北方的樹林中去。」

喝聲出口，人已當先向前奔去。

華圓，成方，王平，周横，緊追身後而行。

四傑又打出一排暗器，才斷後而行。

那樹林距離茅舍，不過二三十丈，幾個飛躍已入林中。

景四和一批暗器高手，本來可以追出籬門的，但因四傑連續施放了暗器，傷了對方十餘人，使得對方心中，有了很多顧慮。

所以，他們沒有追出來。

等景四追出籬門時，楚小楓已躲入了樹林之中。

景四目光轉動，瞧到了倚在竹籬上的卜風，不禁臉色一變，冷冷的說道：「你還沒有死。」

卜風道：「楚小楓沒有殺我。」

景四道：「灰鷹，你可知道，他爲什麼不殺你？」

卜風道：「我想，他要我擋住你們射來的暗器。」

景四道：「楚小楓本來應該死的，但他却沒有死，都是因爲你自作聰明。」

卜風道：「四公子，我實在想作好的，但是，我沒有作到。」

景四道：「卜風！如非你上了楚小楓的當，怎會落得這般下場。」

卜風歎息一聲，不再多言。

景四並沒有立刻解去卜風身上的穴道，但見他雙臂流血，不停的滴了下來。

在他的身側地上，放着兩隻弩箭。

冷笑一聲，景四緩緩說道：「什麼人傷了你。」

卜風道：「四公子下令施放暗器，在下被咱們自己的弩箭所傷。」

景四公子冷聲道：「誰替你拔出了弩箭？」

卜風道：「楚小楓。」

景四公子道：「看來，楚小楓很體恤呢！」

卜風道：「四公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景四道：「楚小楓恨你入骨，他應該殺掉你的，可是他不但沒有殺你，反而，拔了你身上的弩箭。」

卜風道：「四公子，難道你對我起了懷疑。」

景四道：「事實如此，不能不叫人生

疑了。」

卜風道：「四公子，你……」

景四接道：「我很冷靜，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懷疑，說！你用什麼，換得了性命。」

卜風道：「什麼也沒有，也許楚小楓不殺我，早就想到了這一招？」

景四道：「那一招？」

卜風道：「你的疑心。」

景四神情肅然的，冷冷道：「卜風，你如不肯說實話，四公子今天可能會殺了你。」

卜風道：「你……」

景四接道：「我不信楚小楓那麼仁慈，你告訴了他多少秘密，才換得了你的性命？」

卜風道：「四公子，你這麼多疑心，只怕很難服人。」

景四緩緩揚起了右手，道：「卜風，我再給你一個機會，說實話。」

卜風索性閉上了眼睛。

景四冷笑一聲，一伸手抓起了卜風，道：「卜風，你很英雄，不怕死是麼？但我不會讓你死的很痛快。」

右手一抬，卜登一聲，扭斷了卜風的左臂。

這是武功中逼刑最慘酷的手段之一。

卜風臉色一變，出了一頭大汗。

但他却咬咬牙沒有叫出聲。

顯然，他忍受着極大的痛苦。

景四神情冷肅，緩緩說道：「有種，我看你能撐到什麼個時刻？」

伸手又抓起了景四的右臂。

卜風霍然睜開雙目，冷冷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景四道：「你說實話……」

語聲一頓，接道：「你經驗多，見識廣，我才跟着你出來歷練，想不到，你竟是這樣一個沒有出息的人。」

卜風道：「四公子，你這樣待我姓卜的死難瞑目。」

景四道：「我要逼不出你的口供，我坐不安心。」

卜風道：「四公子，我實在沒有口供，你知道麼？你四公子這樣對我，我可以忍受下去，何況，楚小楓根本就沒有逼過我。」

景四道：「那是因為你心中有一個錯覺，這個錯覺，使你感覺到楚小楓眞的可以殺了你，所以，你才害怕，他問什麼，你就說什麼。」

卜風冷笑一聲，道：「四公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這不是逼供……」

景四道：「不是逼供是什麼？」

卜風道：「是强入人罪。」

景四道：「說的好。」右手一招，格登一聲，又扭斷了卜風的右肘關節。

卜風身受兩處筋創，血流不止，再加上幾處穴道被點，使他也無法運氣行功，抗拒這一些痛苦。

兩個手肘被扭斷，這場痛苦，使得他極難忍受。

所以，痛的他一身大汗。

卜風道：「四公子，你不能這樣整治我。」

景四道：「說，告訴我，你對楚小楓說了什麼。」

卜風道：「什麼也沒有說，眞的四公子，你沒有想想看，這中間有好多時間，我能和他說些什麼？」

景四道：「其實，重要的話，只要三五句就行了。」

卜風道：「四公子，你想殺我，就出手吧！用不着這樣多的花招。」

景四淡淡一笑，道：「我如是殺了你，豈不是死無對證了。」

卜風答道：「你聽着，景四，我不知道你是眞的有此疑心，還是要找個殺我的機會！」

景四道：「眞的疑心。」

卜風道：「那很容易，咱們這個組合，有着很嚴苛的規法，我不敢跑，也跑不了，只要你把我的罪行，向上面報告一聲，執法如山的秦掌刑，決不會放過我！」

景四道：「你很希望落在秦掌刑的手中。」

卜風道：「不論何人，只要落在秦鐵手中，不死也要脫一層皮，但我自己覺着，落在他手中還比此刻的處境好一些。」

景四道：「這麼說來，我比秦掌刑還要嚴格一些了。」

卜風道：「不是，如論施刑之惡毒，逼供手法之高，你不及秦掌刑十分之一，但他有一點比你好。」

景四道：「哦，那一點？」

卜風道：「他講理！也有着比你精明，深入的判斷力。」

景四呼一口氣，道：「也許我眞的不如秦掌刑，不過，我是親眼看到的——」

卜風怒道：「你看到了什麼？」

景四冷聲道：「看到了你和楚小楓的事。」

卜風道：「我們有什麼事？」

景四道：「人性上很多的缺點，怕死是最大的缺點之一。」

卜風道：「所以，我用本組合的機密，交換了我的性命。」

景四道：「不錯，正是如此。」

卜風道：「因為，我怕楚小楓殺我，我又怕你懷疑，所以，我用短短幾句話的時間，就把我們的內情說了出來。」

景四道：「唉……你要早些如此說，豈不是免去了分筋錯骨之苦。」

卜風道：「我現在想明白了，與其現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苦，倒不如實話實說，死了的好。」

景四道：「是，你眞是明白人。」

卜風道：「四公子，咱們可不可以說說條件？」

景四道：「可以。」

卜風道：「我如承認了這件事情，四公子要如何發落我？」

景四道：「那要看嚴重到那程度？」

卜風道：「好，我承認了。」

景四道：「好！卜風，能不能告訴我，你洩漏了本門中多少隱密？」

卜風道：「可以，但我雙臂疼的厲害，你可不可以把我錯開的關節接上。」

景四道：「行！」

伸手接上了卜風被錯開的關節。

景四笑一笑，道：「現在你可以說了吧？」

卜風道：「我背上傷處，疼的厲害，可不可以替我敷點藥。」

景四道：「可以。」

立刻招呼了兩個人來，替卜風敷上了藥物。

卜風伸動一下雙臂，道：「唉！現在舒服多了。」

景四道：「卜風，我對你不錯吧？」

卜風道：「好，簡直好極了。」

景四道：「唉，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知過能改，仍是一樣。」

卜風苦笑一下，道：「四公子，我犯了很大的錯，我不該放了楚小楓，更不該告訴他咱們組合中的隱密。」

景四道：「你却告訴他些什麼。」

卜風道：「我眞的該死，凡是我知道的，我全部說了。」

景四道：「你知道的不少吧。」

卜風道：「很多，我加入咱們組合十餘年，聽也聽到了不少的事。」

景四道：「如不是你的錯誤，咱們早就制服了楚小楓，對不對？」

卜風道：「對，我的疏忽，實在太大，大到，不但使楚小楓死裏逃生，而且，反使我們幾乎傷在了他們的手中。」

景四公子滿意的點點頭，說道：「卜風，你這樣自承錯誤，倒是一件很有勇氣的事。」

卜風道：「四公子，所有的罪狀，我都承認了，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說？」

景四道：「我們該去追楚小楓，但你受了傷，似乎是沒有法子去追他了。」

卜風道：「對，在下犯了嚴重的戒律，所以，我應被送入刑堂受審。」

景四笑一笑，道：「說的也是……」

突然舉手一招，叫道：「你們却出來吧！」

籬門中魚貫行出了數十個勁裝大漢。

他們手中執着各種不同的暗器針筒。

景四笑一笑，道：「你們都聽到了沒有？」

數十人齊聲應道：「聽到了。」

灰鷹卜風心中忽然一動，道：「你們聽到了什麼？」

一個執掌陰燐雷火筒的大漢，道：「聽到你的自白罪狀，你放了楚小楓，使我們受了很大的傷害。」

卜風道：「哦？」

景四道：「卜風，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處置你。」

卜風道：「我已經招認了罪狀，所以，最好能把我送往掌刑那裏受罰。」

景四道：「應該送你去的，不過，强敵當前，只怕我們沒有這個時間。」

卜風道：「四公子的意思呢？」

景四道：「咱們相處一場，又有這麼多人，目睹你放走了楚小楓，使得我們的人手，有了很大的傷亡，又都聽到了你自白的罪狀，就算我有饒你之心，他們也不會答應……」

卜風臉色大變，接道：「四公子，可是想殺了我。」

景四道：「不，我不殺你，你自己想個法子，自絕了吧！」

卜風點點頭，道：「四公子，我們之間，是有寃，或是有仇。」

景四道：「已無寃也無仇。」

卜風道：「既然無寃，無仇，你為什麼一定要加害我呢？」

景四道：「我不是加害你，只是秉公處事罷了。」

語聲一冷，接道：「卜風，你是自己動手呢，還是一定逼我們出手？」

卜風暗中一提眞氣，道：「好，四公子定要殺我，在下就只好讓你稱心了。」

突然一伸手，拔出了一柄七首，指在前胸處，黯然說道：「四公子，我這一畏罪自絕，你是連一點責任也不用負擔了，我三個義兄，也不會追究我的死因了。」

景四道：「你放走敵人，自白罪狀，有這麼多人聽到，就算他們追究這件事，我也不怕。」

卜風道：「四公子說的是，但我一直想不明白，四公子為什麼要殺我。」

景四臉色閃過一抹獰笑，冷聲道：「你已經決定要死了，多知道一些，又有何益。」

卜風道：「四公子，這把鋒利的刀，很快的可以使我死去，難道，我死了，也要胡胡塗塗麼？」

景四笑一笑，道：「卜風，我的年紀輕，江湖上的閱歷不够，但我絕對不會上你的當，我不會留下任何的把柄。」

卜風高聲說道：「這就是你的把柄。」忽然一提氣，飄身而起。

他早已作好準備，身子一翻，人已到了庭院之中。

景四公子道：「施放暗器。」立刻有部份暗器手，衝入籬門。

只聽機簧聲，弓弦聲，不停的傳入了耳際，流矢，飛針，夾雜着幾道陰綠光芒，交錯而出。

卜風早已算好行動就地一滾，避開了一排弩箭，十支飛針，和兩枚陰燐雷火彈後，人已到四五丈外。

對一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而言，闖過了一個暗器殺他的機會，就很難再用暗器殺他了。

景四眼看卜風已經脫出暗器可及的射程之外，心中大急，怒聲喝道：「卜風，你敢逃麼。」

卜風道：「我為什麼不敢逃，景四，你要殺我，也該用的高明手法，如此低劣的手法，豈不要明眼人一看就穿了。」

他口中在答話，人却隱入一處屋角之後。

那是一處死角，暗器無法可以射到的地方。

景四冷冷說道：「好，卜風，你敢逃走，我就下令追殺了。」

他一連喝問數聲，不見有人回答，已知卜風逃走，心中悔恨不已。

且說卜風忍着滿身傷疼，緊咬着牙關，飛身而起，逃入了樹林之中。

他心中也明白，那樹林之中，隱藏着楚小楓等一般人，但這座茅舍的四週，只有一面有草有樹，另外三面，却是一片空蕩，如若不隱入林中，那就很可能無法逃過景四的和暗器手的追踪。

卜風明白這些暗器的厲害，機簧控制的毒針和陰燐雷火彈的厲害，只要進入三丈距離之內，逃脫的機會，實在不大。

所以，他逃入了林中。

果然，隱入在樹林中的楚小楓，看的十分仔細，眼看卜風循着草叢，進入了樹林之中。

王平低聲道：「公子，江湖上四隻鷹，個個的輕功都很好，不是很好對付的人物，看樣子灰鷹似是受傷不輕，咱們說不定，可以活捉了這一頭灰鷹。」

楚小楓笑一笑道：「別傷害他，傳我令諭給四傑，想法子保護他，別讓他落入了景四公子的手中。」

對楚小楓放了卜風這件事，王平的心中，本來充滿着懷疑，但此刻，他却不得不佩服楚小楓的高明了。

一個很普通的離間之計，立刻發生了很驚人的效果。

王平快步行了過去，發覺灰鷹已然在段山等監視之下。

事實上，他逃入了樹林中之後，已因失血過多，和傷疼的折磨，有些承受不了，心中一鬆，人就躺了下去。

王平和四傑打個招呼，緩步行了過去，行到了卜風的身側。

卜風笑一笑，道：「好！你來的好，拔出刀來，割了我的頭吧！」

王平搖搖頭，道：「我們要殺你，早就取了你的命，怎會等到此時。」

卜風道：「那你來幹什麼？」

王平道：「奉命來此保護你！」

卜風四顧了一眼，道：「你……」

王平道：「我和很多別的人。」

卜風看了段山等四人，果然都隱在附近樹後。

沉吟了一陣，卜風冷冷道：「去告訴楚小楓，我姓卜的用不着人來保護。」

王平笑一笑，道：「是否保護你，是我們公子的事，不用閣下多言……」

卜風道：「爲什麼？……」

王平接道：「小聲些，景四公子正率人向林中行來，死雖不可怕，但活罪却能使百鍊鋼化作繞指柔。」

卜風吃過了景四的苦頭，餘悸尤存，沉吟了一陣，道：「你主人，究竟用心何在？」

王平道：「沒有用心，閣下要作的一件事，就是放心休息，盡快的恢復你的體能，然後，想法子離開此地。」

卜風有些意外的哦了一聲。

王平道：「卜風，我們莊主只是覺着，你很委屈，貴組合中人，也未免太過嚴苛。」

卜風道：「只是如此。」

王平冷冷說道：「時間會證明咱們莊主的博大，仁慈……」

語聲一頓，接道：「在你左面一丈左右處，有一個土坑，荒草掩沒的土坑，那裏面可以使你安靜的坐息一陣，動作最好快速一些，景四似乎是決心要追殺於你，他已經帶着人進入樹林中來了。」

卜風似乎已經被王平說服，强行站起身子，左行一丈，躲入了土坑草叢之中。

茂密的草叢，掩護住了那天然的土坑，除非一脚踏上，否則，很難瞧得出來。

王平和段山等四人，就在附近掩起了身子。

很顯然，楚小楓等並沒有退走的打算，準備在林中，展開一次決戰。

景四沒有進來，只到林邊，停了一會，率人退走。

待景四帶人去遠，王平才緩步行到土坑前面，道：「灰鷹，景四率人走了，咱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吧！」

灰鷹卜風道：「慢着。」爬上土坑，接道：「我要見你們莊主。」

王平道：「莊主已走多時了。」

卜風道：「那你們……」

王平道：「我們是奉命留卜來保護你的。」

卜風道：「唉！這叫人如何敢當。」

王平道：「卜風，你現在明白了吧！咱們莊主年紀不大，但他是天賦奇才，胸襟，氣度，都有過人之處，咱們接觸，就願意受其驅策，爲其効命，時日愈久，此志愈堅。」

灰鷹卜風點點頭，道：「貴莊主楚小楓，姓卜的永遠記卜了，在下告退了。」

轉過身子，向外行去。

他步履有些踉蹌，顯然，他的傷勢還沒有好轉。

但他很倔强，不願別人看到他承受痛苦的形相。

望着了卜風的背影去遠，王平才招呼段山等四人現身。

夏海道：「那小子本來已帶着人入了林子，可以好好的放開手大殺一場，想不到，他竟然會突然退走。」

段山道：「王兄，公子眞好心，叫咱們來保護敵人。」

王平笑一笑，道：「本來，我也是有些奇怪，但現在想一想，公子眞是天生絕才，超人一等，像卜風這等人，殺了他對他們那個組合，並沒有什麼大的傷害，但如留卜他，所能發生的力量，那就無可計數了。」

段山道：「對！」

劉風笑一笑，道：「其實，這道理很容易明白。」

馬飛道：「什麼道理？」

劉風道：「公子如和咱們一樣，咱們不叫四傑，應該改叫五傑了。」

段山微微一笑，道：「劉風，這話不對。」

劉風怔了一怔道：「怎麼不對了？」

段山道：「公子是什麼身份，怎能拿來和咱們比？」

劉風道：「大哥教訓的是。」

王平笑笑，道：「咱們公子是個很隨和的人，這些事，他不會放在心上。」

劉風笑一笑，道：「是！公子是大人大智，怎會和我一般見識。」（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奇巴南京街5號